



錄中國通供小說書目卷二明清講史部七十二頁

鄭振鐸。黎錦熙。孫楷第。著。國立北平圖書館華忠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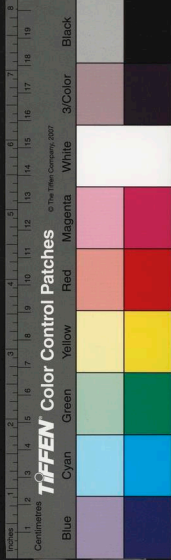
于少保華忠全傳十卷四十條。卷四條。亦名護功華忠全傳。  
存。明萬曆刊本。未見。孤本。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孫。楷。第。復。重。刊。本。  
。生。葉。九。行。二。廿。二。字。首。于。忠。肅。像。必。簡。榜。刊。本。務。本。堂。本。  
。明。孫。高。亮。撰。題。後。學。孫。高。亮。懷。石。甫。贊。卷。述。道。光。十五。年。  
。刊。本。有。華。曆。辛。巳。林。從。吾。序。道。光。元。年。十一。月。孫。懋。駿。道。  
。光。十五。年。十一。月。外。孫。朱。增。專。跋。

孤本于少保華忠全傳十冊

明萬曆刊本  
校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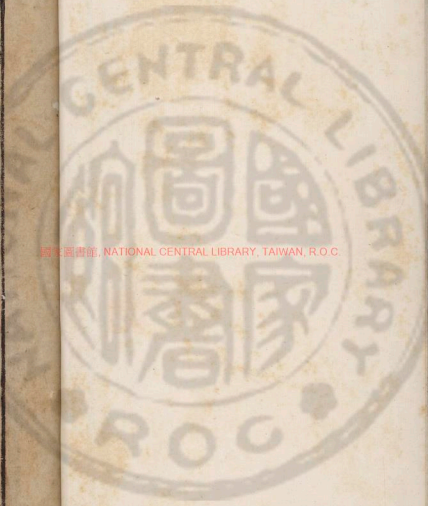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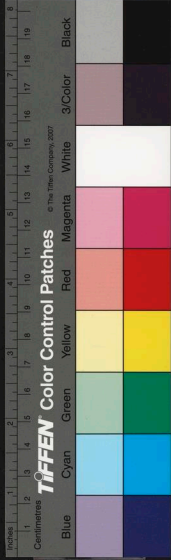


旌功萃忠全傳原叙

予族世居吳山下與忠肅公同里先府  
 丞公為公始構得公居鄉立朝事甚核  
 居恒竊念公熟著天壤忠塞宇宙今勿  
 論海內學士有未居學物而仰河嶽即  
 田夫野叟粉黛弁帟三尺童豎語公事  
 業則顯開談公完憤則色變百世之  
 過 里謁公之像有不覺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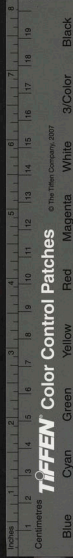


國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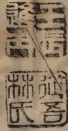


蠶笄補三尺童豎一覽了了悲泣感動  
行且徧四方矣初孫君之方纂是錄也  
患疽病亟公見夢焉戰冠盛服如所塑  
者撫孫之背曰吾與若祖故冬來祛汝  
孫疽遂愈公之精爽預知孫君之意  
勤而假靈以顯其事耶四方垂慕一徵  
之公若此豈不獨然也孫君附公而名  
著其子姓等為諸生又藉公之靈而翻

社本動想見其人者予獨公生平事  
繁豈未打完書四訪者建建隨恨里  
友孫懷石君其地為公石爰傳其事與  
予所聞懸合因錄其蹟於此也歷寒暑  
為旌功華忠錄大萃者衆也聚公之精  
神德業種種叢脩與夫國事及他人之  
交涉於公者首尾紀之而後公之事蹟  
無弗究也蓋雅俗薰馬庶田夫豎嬰粉



翻藝文孫君之獲報寧翁既序予嘉而  
叙諸簡首為異忠者欽  
萬曆辛



予少保孫忠全壽圖叙



第一卷

第一傳

予少保韶年出類

爾昔驟風鏗起祥

第二傳

張代延骨挺連浩

芝方柏交觀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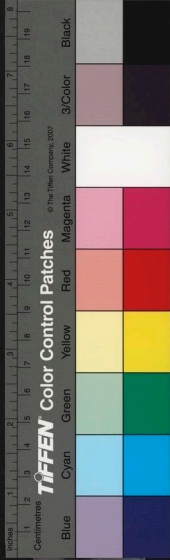
第三傳

虎丘山良朋相公

星宿閣歎鹿鳴延

第四傳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二卷

聞仁里夫妻合卷

山東蘇州相奇逢

第五傳

于廷益大比全釋

蕭雲舉承赴會試

第六傳

趙廣東洛陔臨晚

桂江而鞠明好惡

第七傳

于侍御薦友赴京

高徵君辭岳賜省

第八傳

鹿卿駕議救漢厥

陸卓橋諫克題聖

第三卷

第九傳

史漢廉驟陞辛品

誰最雙全活萬民

第十傳

于院水捐資示諭

庶民誦賑濟歌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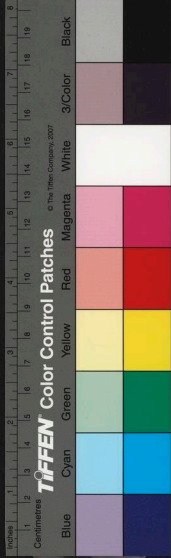
第十一傳

敬深督救全少婦

於老嫗親諫賢王

第十二傳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四卷

化盜辦寃真盜慈

刑殿故吏見無私

第十三贊

王振恃權誅餘孽

朱右塞怒奪胸脛

第十四傳

橫塘蒙蔽勸親征

星師敗績於土木

第十五傳

正統蒙塵北地

于謙扶掖朝綱

第十六傳

第五卷

孫春帝題徒登極

于尚書用計破兵

第十七傳

徐程首倡南遷

于謙力爭北守

第十八傳

舊宮反赴京于謙

西和尚驚死教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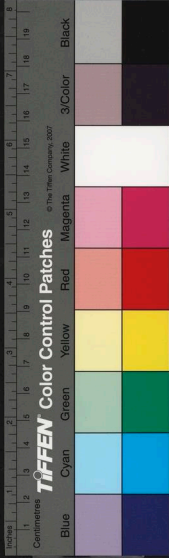
第十九傳

也先擬和索登香

高鑾判臂勦輪番

第二十傳

國立國會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第六卷

子公相器置地鏡

驛使誘從喜寧回

第二十一傳

外國結連歸和好

朝廷允奉遣臣餘

第二十二傳

李侍郎出使沙漠

羅少卿奉命返荒

第二十三傳

連使迎歸上臺

晏棟永杜邊象

第二十四傳

于公薦賢置州縣

徐程改謫治張耿

第七卷

第二十五傳

神僧示冰怪行藏

少探舟海湧相康

第二十六傳

江胡為親訪留家

景泰立子建東宮

第二十七傳

兩忠臣上章履謹

女奴驚遇正現彰

第二十八傳



國立國史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八卷

神卜李應元帥麗

忠臣得賜御醫者

第二十九傳

良醫診出病原

御手親統竹濩

第三十傳

英宗廢南宮復位

李士格比斗登臺

第三十一傳

遂相意誑上奏跪

吐丹忠親寫供狀

第三十二傳

西市上原殺忠臣

魯天門忠形觀前

第九卷

第三十三傳

天順帝評功悼枉

徐武功被勘作法

第三十四傳

有貞雲陽誦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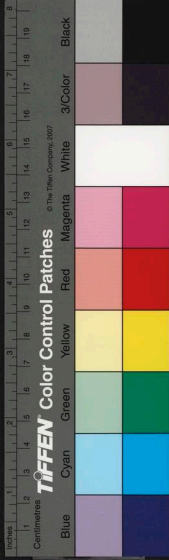
石亨謀逆弒身

第三十五傳

童先開鑿得漏網

曹欽大亂反京外

第三十六傳



國立國會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忠公傳

五

第十卷

王師駢集論好堂

翁貞無法喪林泉

第三十七傳

孝子初止陳功

忠臣如卷贈藥

第三十八傳

張庠生修神公像

姚莖莖建忠節坊

第三十九傳

盧進士陳坊亭表

傅巡撫上改謚疏

第四十傳

劉聖啓忠知誼蔭

諸賢晏疏表旌功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第二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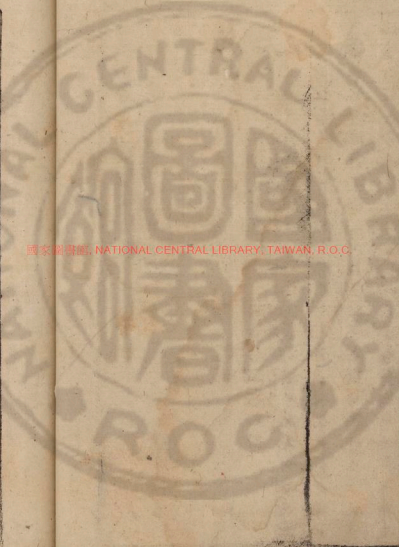
于少保顯年出類

蘭古春風鏗超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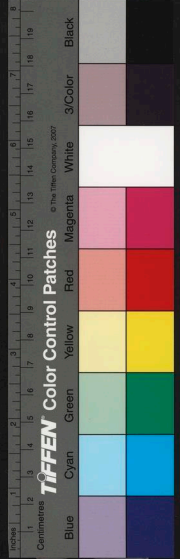
少保公姓于名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也先世守為顯  
 宦公之祖名文大官工部主事嘗念宋朝丞相文天祥死極忠  
 烈侍奉其遺像甚虔公之父名彥昭字英復乃篤厚君子也累  
 德積行好善喜施年近四旬每以無子為憂忽一夜夢一神人

于少保浮海陸陸得兼之二

後學孫竊亮懷石甫纂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八

少保公姓于名謙字廷益號節庵浙江錢塘人也先世守為顯  
烈侍奉其遺像甚虔公之父名彥昭字英復乃篤厚君子也累  
德積行好善喜施年近四旬每以無子為憂忽一夜夢一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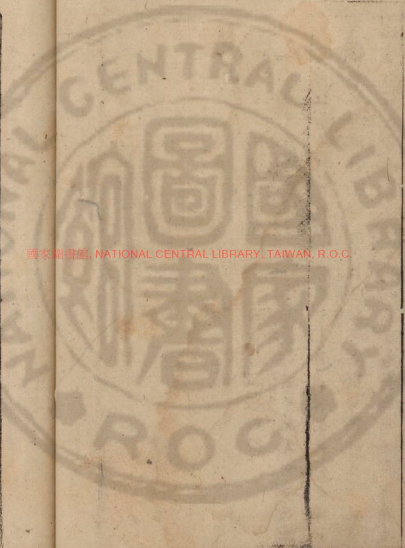
第二傳

于少保顯年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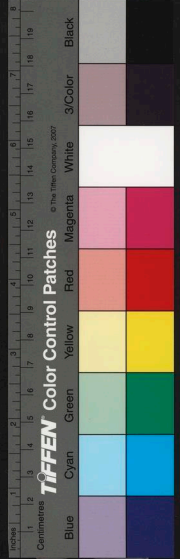
蘭古春風鏗起群

從學孫竊克懷石甫纂述

于少保浮處陸精義記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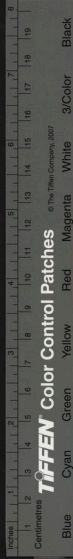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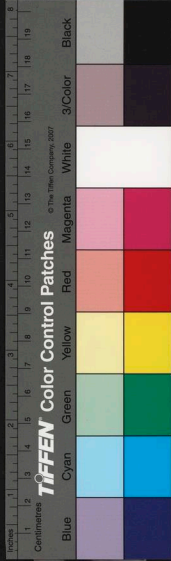
紅袍金履立於彥昭前曰吾家汝祖父侍奉之誠頃嘗為汝之  
嗣汝宜勿泄彥昭辭謝不敢當神用手一指覺來忙對妻劉氏  
說知劉氏曰我遠緣亦得此壽自後劉氏有孕臨產之際正值  
大雨如注雷電交加偶然三司參謁巡按一時驟雨手下人從  
不曾帶得蔽雨之物因而警愾彥昭門首候雨住而行當時于  
公產下少刻晴朗日麗中天此是洪武戊寅年四月二十七日  
午時也三司見雨霽遂行于公生下旬月之間果然容貌魁偉  
呱呱之聲洪朗異常枕族有隔月之慶鄰里親友俱來賀喜彥  
昭乃抱公出來與衆親友觀看有鄰老見之嘆羨曰此子真英

物也惜吾年老不能見其顯達為可嘆耳自後彥昭極其珍愛  
撫養至四五歲時遂取名曰謙因夢中謝神不敢當之意故名  
曰謙一日清明節楊彥昭同弟彥明稚族人領公同往祖塋祭  
掃因過楓風臺其叔携公之手同止臺觀着叔曰今朝同止風  
風臺公即應聲吞曰他年獨占麒麟閣其叔弄諸戲又聞言悉  
皆驚嘆曰此吾家之神童也後于公七歲又聞叔父等祀祖回  
家路從葵弄街過見牌坊上寫着葵弄街三字其叔彥明對公  
曰葵弄街三字止二聲合着甲子支子下二字又合着街道地  
名吾一路思量不能有對汝若對得好時我做一件小圓領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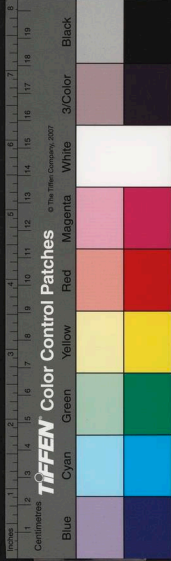
你于公笑而答曰。此對何難。於幸街可對于午谷。其叔曰。此真切對。但于于谷偶忘出處。公即答曰。三欄志內蜀將魏延對諸葛亮道。延頗得精兵五千。由陳倉道而東。當于午谷而西。不消十日。可到長安。通鑑上亦有之。叔與衆聞說大驚。謂兄曰。此子必昌吾家。宜善育之。彥昭與弟并族。入領公回家。明日彥明果製一小紅圓領與公。乃曰。晚日服此。以耀吾門。公答曰。敢不佩服。惜乎彥明早亡。不及見公之功業。亦可恨也。父彥昭一日同公立在門首。聞說少刻見一老婦。挑担薪白。蒼來賣。彥昭見之。喚此老問價。因價還得少。那賣薪老書口中。即嘖叨曰。你如何

實得成。翰白蒼彥昭見說。面色通紅。未及回言。忽然公從父腸下。立將出來。說我偏要叫你這老烏龜賣蒼老者。見公是箇孩子。便能罵人成對。心中驚異。乃大聲罵曰。小猴猴開口傷人。公反應曰。老畜生閉嘴。說你傍人見蒼。通笑起來。皆稱奇異。賣蒼老者見公有此口才。心中驚服。彥昭送公去學。公在學讀書。一日先生出外訪友。不在館中。同窓學生與公跳躍。共作放牒頑戲。忽然先生走到。一時迴避不及。先生看見。恨要責罰。于公忙上前稟曰。先生不必加責。學生輩功課皆完。一時乘閒戲耍。如今任憑先生背書寫字對課。若有一毫差錯之時。任從先生責



罰先生見說有理。即曰：吾方經見汝旋轉跳，甚是頑劣。吾即將此為題，汝若對得好時，方免責罰。如其不然，必當重責。公曰：請先生出題。先生曰：手攀屋柱，欄圍轉。公即對曰：脚踏樓梯，步步高。先生又出一對曰：三蹴跳落地。公又答曰：一飛飛上天。先生見對大喜，免責。欲責諸生，公復稟曰：學生蒙師寬恕，亦乞一視同仁。先生見說，擊几嘆曰：此子長大，非凡品也。翌日，其父彥昭來拜先生，先生極口稱公，因與父談久。公巍然端坐讀書。先生見之曰：子坐父立，禮乎。公開言，即出位而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先生驚喜，謂其父曰：令郎真英才也。公父答曰：不敢，皆彼罰

師訓誨之功。言畢，作別而回。延過數月，先生解館。于公忽然病，目其母與公，分開頂心，挽一了髻，取其潛口之意。公乃開步，見前街一夥人叢聚鬧嚷。公即往衆人中，按身進去，看見一僧與人相面，衆皆稱曰：呆神相也。于公聞言，乃慢慢捱到此僧面前。此僧一見公容貌，乃大喜，遂用手捫其首髻而戲之曰：蛇頭且喜生龍角。公即昂而答曰：狗口馬能出象牙。衆人見回此言，盡皆大笑。忽然天暗，漸下雨。衆人一齊走散。公亦急上回家，不意眼痛路滑，蹣跚地，衆人見了，一齊開笑起來。公雖跌倒在地，顏色不變。因見衆人笑，即坐地吟詩一首以誌之云。



雨落忽綳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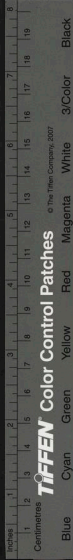
天街潑似油

麒麟跌在地

笑殺一群牛

衆人見于公口中念出詩來各各驚異稱羨。公亦回家。明日辰  
起梳頭。謂其母曰。今日眼目甚痛。乞母親再挽一髮。道散頂心  
之火氣。母遂依公乃梳三髮於上。早飯罷不多時。公又見一叢  
人圍遶。昨日那僧仍在此處相面。公即往入叢中揀身進去。有  
人認得于公。皆讓地進圍。公遂立在此僧當面。那僧一見喜動  
顏色。即捫其首而祝之曰。三了如鼓架。公即答曰。一禿似橋樑。  
衆人見說。一齊大笑。那僧見笑。即對衆曰。諸君莫笑。此子骨節

非凡。人莫能及。他日乃救時宰相也。言未畢。只見傍邊立着一  
人。綸巾羽服。手按飄逸。氣宇軒昂。乃大聲言曰。和尚汝之相術  
甚佳。惜未盡其真理。那僧見其人之容貌語言。即忙施禮。衆人  
見僧不相面。與那人會禮。皆散去。公亦回家。此僧就收拾相面  
行裝。即請那道人同行。行不百寸餘步。早見一處雅致酒肆。僧  
人堅請尊者進內而坐。不知道者何人。觀後猶可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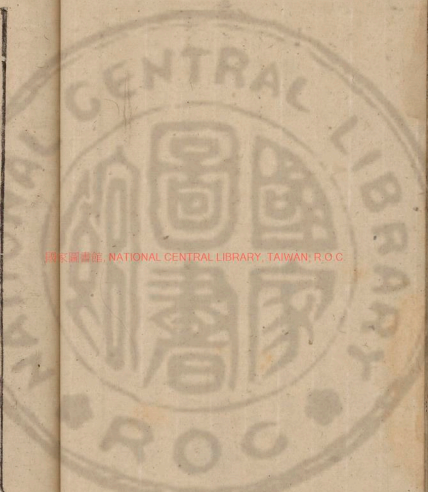


第二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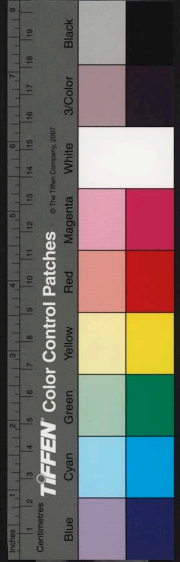
張代巡持撰進泮

范方伯交配資家

當日僧人同道者共至肆中坐下。僧人乃叩問道者曰：敢問仙翁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道者答曰：吾乃四明人氏，姓名忠徹，柳庄吾之父也。僧人見說大驚，忙拜於地曰：原來是太常翁聞名久矣。今幸一見，足慰生平之願。吾聞老師在朝，為何至此？忠徹悲徹笑而答曰：汝不知吾父子之輩，吾前蒙皇上聖恩，陞授為太常卿之職，不願在朝為官，甘乞遊遊江湖，以開明吾父子之術，從蒙聖恩，着吾馳驛還鄉，隨處遊說，吾喜發政人殺，統統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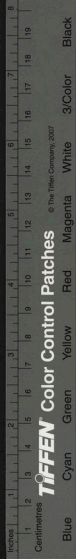
西湖之景。留連月餘。因到城中。偶然遇汝。亦是有緣。就問此僧  
法名。出家何處。僧人答曰。小僧法名蘭如。號字古春。俗居富陽。  
出家極小寺。自幼慕老師喬梓麻衣之術。惟以度日。何幸相逢。  
真天假其緣也。當日古春就在肆中拜袁公為師。坐飲之間。古  
春細觀袁公。果然丰姿瀟灑。談論風生。二人坐飲多時。古春問  
曰。適聞所見孩童。果有貴相。未審弟子有何失黜之處。乞吾師  
指示。忘微笑曰。汝相不差。此兒真濟世宰輔之器。但惜乎不得  
善終。古春忙叩曰。吾師此相見於何處。袁公曰。此子兩目烟上。  
陰忽有時朝止。名曰望刀。眼日後為國家。必然犯刑。亦其數也。

國嘆曰。忠臣烈士。必不得令終。又曰。此子之貌。確肖宋朝文承  
相之儀容。古春見說。以首肯之者。數次復叩問袁公相中秘要。  
遂邀袁公到寓。再四懇求。袁公見其真誠。遂將心法一一傳與。  
古春。古春後來相術甚高。名聞海內。至今有袁柳序父子相書。  
蘭古春歌訣行世。于公自從相面之後。心覺欣悅。眼目亦好。明  
春仍就學讀書。瞬息之間。不覺又過十年。乃是永樂元年正月  
初一日。皇家賀年。其父乃會公往親友家拜節。公乃穿其叔  
所贈紅團領。乘一匹俊馬。着一僕隨行。公正騎馬往新宮橋小  
路衝出。不期巡按從新宮橋大街而來。公一時迴避不及。代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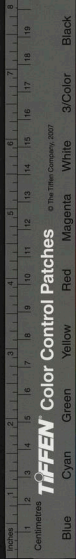
資仍送提學考試。至歲考時，遂補弟子員。入泮時，當永樂七年。公年方十歲也。于公蒙按院送考進學，自後只在山中讀書。二月間，清明節至，公欲回家祭祖，取路投照慶寺米，聞得三司在寺內飲酒，公乃徐步進寺觀看。有書吏人等，認得于公的，皆沸言說前月巡按送提學考選進學的小秀才在此觀看。三司聞得此言，乃問衆吏役，吏役人皆稟說是。三司曰：快請來見。衆吏役等上齊來請于公，公昂然過來，相見三司。三司見公俱出位，即叫長揖，不必行禮。于公禮畢，三司見公儀表舉止，盡皆敬重。三司問曰：小生員，就是張代巡送學考取的麼？公曰：然。其時

見是箇孩子，喚手下人役，勿令驚嚇。又見公容貌端莊，舉止自若，並無畏懼之態。即問曰：小子何敢衝吾節，于公即答曰：良。稟欲上進，而難拔，正望前釋耳。代巡見其出語不凡，心甚奇異。乃問曰：觀汝此言，亦是讀書之子。公答曰：頗讀書，幾行巡按曰：汝既讀書，吾出一對與汝，若對得好時，重賞，如其不能，加罰。于公即請出題。巡按因見公穿着紅色衣服，遂曰：紅衣兒騎馬過橋。公即應聲答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巡按乃大驚異，即問從役是誰家之子。左右有識者稟曰：此是太平里于主事之孫。于彥昭之子。巡按奇賞者久之，即令人到縣取銀拾兩，作為讀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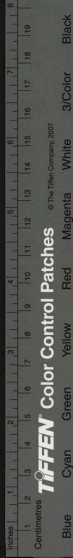
有范方伯就道向聞生員才思敏銳予有一聯口對敢煩一對  
何如子公即請示題范方伯乃拈佛坐言曰三尊大佛坐獅坐  
象坐蓮花公即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三司開對皆  
大驚喜噴之者救聲即令吏役携酒一樽研折席銀三兩送公  
回家公乃辭謝出寺寺門外有詩多軍兵一見公得賞酒席禮  
儀一齊圍住問曰小先生作何文何對有此厚席禮物子公曰  
三司出一對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吾即對曰一顆小  
軍偷狗偷鷄偷蔥菜衆人聞言知其譏侮皆大笑不敢復問吏  
又送公回家明日即將席儀買辦物品祭奠祖宗祭畢公竟到

館中讀書又不覺八個月矣時當歲畢公乃收拾書籍回見父  
母省拜畢擡起頭來看見父面有愠色公即跪下復問其故其  
母劉氏以藏迫家窘之事言之公即起慰曰父母且請寬心兒  
自有措置乃別父母一逕行到布政司來正值范公坐堂公即  
趨見范布政布政一見公謁心中甚喜忙問曰生員為何事到  
此公即稟曰生員向蒙老夫人珍惠數月在遠處攻書未及叩  
謝近因歲過回家省親生員見父母有憂色知為家寒歲迫百  
物無措不瞞老夫人說雖薪水亦不能給生員心下慙慙敢求  
叩謁大人聞老夫人今年黃曆頗多欲求數親贊費聊充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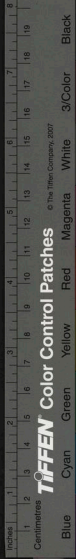
供膳二親。乞老大人憐而賜之。范公聞言。即令書吏取綿紙黃  
曆數十塊送公。公正欲辭謝而出。范公又曰。春間昭慶寺中所  
對。足見賢契奇才。今日予見曆相思一聯。請教。公即請示題。范  
公即將黃曆為題曰。二羽春分。八月秋分。晝夜不長不短。于公  
即對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陰陽無錯無差。范公見對。極加稱  
賞。即命庫吏取銀十二兩。送公為薪米之費。公乃辭謝而出。歸  
家奉養二親。明歲仍往湖州讀書。荏苒間。不覺又過三載矣。一  
日。勸提學到任。人傳言宗師頗立崖岸。甚是嚴肅。于公聞知。急  
趨回。連值提學落學。公忙整衣巾進內。參見禮畢。見諸友排

立兩傍。無一語。若有所思。于公心中默忖曰。人言宗師頗作  
嚴峻。今日親之。信不誣也。提學者見于公大聲言曰。此生員何  
獨未遲。于公上前稟曰。生員處館湖州。故此來遲。乞宗師情諒。  
提學曰。此事吾已不較。遠緣吾進學官。見泮池中一小蛇浮游  
水面。灣曲之形。有類帶草之字。因出一聯與諸生對。出之久。  
尚未有人對。汝能對得。即為優等。于公曰。請宗師示題。提學曰。  
吾所出者。蛇游水面。斜灣一似草之形。公不待思索。即對曰。鴈  
步沙堤。倒駕兩行真个字。提學與眾友聞對。盡皆欽服。提學即  
令生員皆要背誦太祖卧碑。著幾個生員背誦。又優掣戴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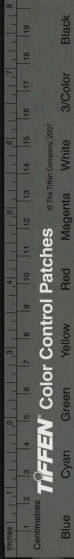
頭一籤掣着孔宗道諸中庸天命之謂性三節第二籤剛掣于  
公公見掣着即上前稟曰蒙宗師命諸生講書不過恣下記熟  
套幾章虛應故事遂繞蒙宗師已命諸生們背誦太祖卦碑而  
我朝太祖之聖訓大誥諸篇正當令諸生們捧誦講習他日出  
仕勤導循聖典望宗師少假片時待生員宣講了聖誥以新諸  
生耳目稟畢公即將箭太祖大誥首篇朗誦背誦大開洪猷引  
諸一切聖典聲若洪鐘談如懸河壺壺不僂聽者凜然提學初聞  
諸大誥間亦起身立聽不意于公聞發與音諱論不息提學自  
已身體覺倦乃命止之公曰此聖誥不可中輟言罷又諱精神

培增言言不謁提學見之詞色甚溫謂公曰子青年若是英才  
也宜自慎重遂給紙十刀學于數帖與公深加愛敬諸友亦皆欽  
羨而退候過年餘時永樂十二年聖壽節國初習儀拜牌不限  
定禮生贊禮亦不拘增廣糜膳但學中選聲音洪亮者唱禮時  
學中遂推于公孫祐二人贊禮正拜舞之際忽然一憲官失途  
傾跌在半邊于公一見即大聲喝某官失儀斯言一出衆官相  
顧驚駭此官回歸不出理事恐撫按有說當日提學亦在見公  
喝出心甚不安即令人喚公到校曰汝才思雖宏宜自慎緘為  
何把一憲官迅口胡言憑自己意喝將出來於學校體面何如



童從內出來問道相公何來于公曰從杭州而來小童忙道我家相公今早對唐相公說昨蒙甚佳今日必有遠客到臨如今果然于公乃謂小童曰煩汝通報一聲小童領諾進不多時少刻走出兩人唐巾素服儒雅超群不知何人觀于得可知也

于公見說即忙咨曰生員一見動歸於中自古云天顏萬里欲如咫尺為臣子事君朝拜當藏戰兢兢如臨如在若其不敬徒有設拜之儀矣今承宗師教戒敢不惟命是從生員不與為証便了提學素奇公才又見公皆是滿腔事君忠義之言遂以好言慰之而出于公此後自知豪氣太過恐又暗擠遂辭告父母往姑蘇游學帶一僕子康來到蘇州虎丘山簷桓數日行過虎丘數十里之程忽見小橋曲徑樹木幽靜之處聞得朗朗讀書之聲公遂與僕尋徑而進果然好座山莊清幽書館于公着畢乃曰此處幽雅正是讀書之所咳嗽聲則見衛門嚮响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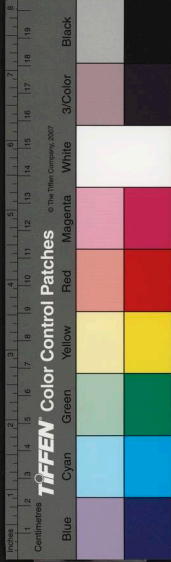
第三傳

兗丘山良朋偶會

星宿闌妖魅驚逃

于公現內邊走出二人甚是儒雅忙整衣冠相見二人接進館中各施禮畢三人分賓而坐于公曰小弟因避虎丘不意往貴館經過聞得書聲清朗必有良友讀書遂爾輕造多罪多罪二人答曰蒙兄遠臨垂顧實乃三生有幸于公即問曰二兄尊姓大名右首者答曰小弟姓徐名理字元玉這位是吾表兄姓段名民字濟世因承外祖之姓姓唐故鄉人稱為唐濟世皆此處人氏于公聞徐程之言即問徐曰小弟嘗聞姑蘇稱徐奇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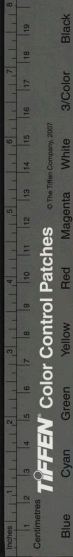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是兄也。徐程曰：不敢。唐段氏即答曰：此正是表弟。唐徐二人聞曰：敢問尊兄高姓大名，何處人也。公荅曰：小弟弟姓于名謙，杭州人氏。唐徐聞言，忙趨問曰：莫非遇仇，應對赤帝子斬蛇當道之子神童乎。公曰：不敢。唐徐稱曰：聞名久矣，何幸有緣得兄遠顧。實乃三生有幸。二人復問曰：尊兄遠臨，必有何事。于公即將前事說知。二人曰：足見兄忠心觸發，豪氣逼人。若如此，兄居鄙館月餘，何如。于公曰：貴館清幽，二兄高品，正是讀書有益，全得請教，何幸如之。遂喚于康，行裝內取銀伍兩，送與徐。唐曰：微物，權為薪水之費。二人再三固辭不受。于公曰：若不肯受，是見却

弟也。二人方始受之。于公遂與徐段二友，或論論經書，或商確古典，或作文章，皆有高出人意表之才。彼此深為有益。在館三月，將近年終。于公欲回家來，二人固留不住，只得餞別。于公曰：在此相擾多時，何以克當。又喚于康取銀貳兩，送與徐段二人。二人立誓不受。曰：蒙兄雅教，感念多矣。安敢受此。如兄不棄，明春專候兄來教。蓋足仰盛情，遂相送數程。各各相別而歸。徐段二公送于公回至中途，忽見一道流，牛神秀麗，骨格清奇，飄飄然若當地之神仙。道流對二人曰：二公送一友去，又有一友來，陪伴也。二人聞言，顧明流曰：仙長何來，有何見教。明流曰：二公



肯留小道時。當避府稟知。二人允諾。即與同行。羽流心悅。即與到館。施禮畢。徐唐二人問曰。仙長何處人也。高姓尊號。羽流答曰。小道終南山人也。姓烏名元運。號玄虛子。徐段二公見烏道。手安磊落。談論多玄。遂留而館穀之。不題。且談于公自回家中。過了新正時。永樂十四年也。意欲復往姑蘇。時有朋友高得陽。王大用。王尚質。李潛。劉士亨等。來拉公於慧安寺看書。遂不復遊蘇州。當日眾友初集。各出分金。治酒于西湖舟中。酒至中廵。眾友齊上湖堤。少步片時。公至原林之間。因見人剪伐桑枝。于公有感於懷。遂吟詩一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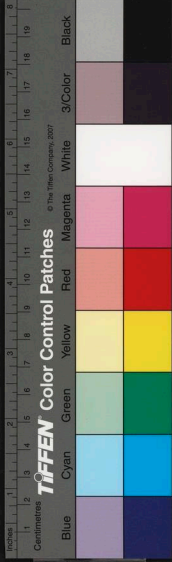
一年兩度伐枝柯

為國為民皆是汝

萬木叢中苦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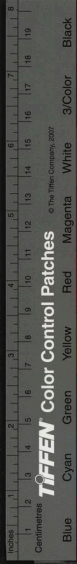
却教桃李聽笙歌

公吟詩畢。復同眾入席飲酒。是日暢飲。大醉而歸。來到寺中門首。有一太保神塑像於門首。公乘醉中見之。乃大喝曰。如何見我。來不跪接。可惡。可惡。明日罰你到嶺南充軍。于公一頭說。一邊走進書房中。去安歇。不題。且說這太保神。頗有靈異。因于公醉中要罰之言。其夜本寺住持兩池和尚。正睡中。夢見太保來見曰。今晚宰相要罰我嶺南為軍。恐不能在此久居。但未有發牒耳。若有牒文。即當去也。唯吾師爾來。或者可免。西和尚就問



宰相是誰。太保用手指著于公書房。西池覺來，乃是一夢。曰：奇哉！此夢我想起來，此必于相公也。觀此一落，于公日後必然大貴。待他起來問之，便知。遂到于公書房門首，問曰：于相公起來否？可使人送茶來。于公在內應曰：茶到甚好。西和高即令人送茶湯進房。待于公梳洗畢，西池過房相見曰：夜來相公好醉。公曰：昨晚試醉，不曾有甚觸犯。於久善。西池曰：夜間相公醉中曾發落部寺監門太保嶺南擺站，小僧夜間得此一臺，望乞相公恕饒。于公見說，大笑曰：果有此事。吾常見彼立在當門，故此酒後戲言。不料形于夢寐，遂乃同出寺前，指太保曰：吾之戲言不

足為慮。是夜西池又夢太保來謝罪，蒙吾師諒過。宰相已饒我矣。奈我常直立門首，宰相屢傳吾之不恭。今後吾師可望一隻脚，屈膝者，如迎接之狀，庶可免也。西池見夢甚奇，其事翌日即令人另塑一屈膝之像守之。至今神像猶存本寺。自後西和尚日加恭敬于公，凡百事皆措置以待公，不時之需，公亦深感其惠。謂之曰：若果身榮，決不有負。一日公會文於吳山之三茅觀中，眾友因談起，聞得寶樞觀星宿閣，卷言有鬼，久不敢獨自歇宿。我等素知于廷益最有膽量，若能獨宿一夜，我眾友當出一兩銀子，設席湖中。何如？于公見說，欣然允諾。當晚眾友一齊送



公到觀中閣上歇宿。反鎖了閣門。衆友各自回去。惟于公獨宿閣上。坐之良久。不見動靜。時及四鼓。公正欲睡。忽聽遠遠一簇人。從空中而來。將入閣中。于公驟見。大喝一聲曰。是何妖怪。敢來至此。鬼怪驕喝。一時驚散。只聽得空中有言。宰相在此。顯些被他識破。少刻寂然無聞。公乃推窓看時。星月明朗。見窓口失落一物。公拾而視之。乃一銀盃也。遂袖而藏之。以為旣照心中。思忖曰。未審是何妖怪。乃能移人之物如此。遂安然睡去。少刻天明。衆友一齊在閣下喊叫曰。于廷蓋于廷蓋。公聽得。佯為不應。諸友彼此埋怨曰。甚麼要緊。賺他在此。倘或被鬼迷死。不是

要處。有孫菊庄曰。于廷蓋平素有胆量。決然不妨。料他故意不應。衆人開了閣門。一齊擁上。只見于公大笑曰。快辦東道。落湖。還有好處。衆人見公大喜。問曰。廷蓋昨夜有何聞見。公即將昨夜所見之怪說了一遍。即於袖中取出銀盃對衆曰。此乃天賜之物。衆友忙問此物何由得之。公曰。昨夜鬼怪被吾喝散。失落。因而拾得。衆人見說。齊曰。此怪甚異。乃能善移人之物。真亦奇也。衆乃一齊拉公下閣。同出觀門。王彬曰。吾等先到泰安橋下。楊飯店酌些早飯。然後買物置酒湖中。衆人一齊皆到楊家坐下。只聞得人言昨夜何顏色。家因女兒患病。酌獻五聖。忽然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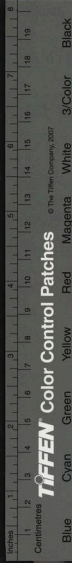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七



子上一箇銀盃。其寔怪異。衆人聞言。乃曰。此必是何家之物也。吾等飯畢。即到何家付還此物。然後落潮。衆人飯罷。一運投何顏色門首。訪問鄰居。皆言果有此事。早有人報知何家。只見何老出來相見。請問到係先生何來。于公應曰。聞知令愛有貴恙。學生有一方特來醫治。何老對曰。小女果有賤恙。未審有何妙方。可能痊愈。且請進內。于公等一齊進內坐下。于公曰。昨夜府上曾失甚物否。何老答曰。老拙因小女有恙。將及兩月。諸藥無効。昨晚請祝獻師酌獻五聖尊神。正獻酒之際。忽然臺上燈滅。不見一箇銀盃。想是老拙不虔之故。以致神怒。所以有此。

于公聞說律笑。即於袖中取出銀盃。問與何老曰。此盃是宅上之物否。何老上見連聲曰。正是。正是。先生從何得之。衆人以昨夜之事談了一遍。何老大喜。遂款留衆人待了午飯。又邀進後廳坐下。少刻太開筵席。厚待諸人。于公曰。今日深擾。無以為報。吾知令愛必為鬼怪所迷。吾有上方可能醫治。何老曰。先生有何妙方。乞即示教。小女寔安。自當重謝。于公曰。可寫賤名貼於令愛房門之上。自然安妥有効也。何老見說。即取紅紙一張。遞與于公。于公即題筆在手。大書于錄在此四字。遞與何老曰。可將此貼於房門之上。自然痊愈也。何老再三致謝。又敬數盃。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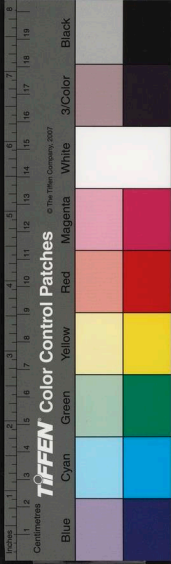
人辭謝而出。何老即將于公所寫之字貼於此女房門之上。其女果然安妥。並無顛狂之態。其母早聞來問女之身體。夜來何如。女答曰。見夜間見兩人到房門邊。欲進欲不進。只見那右邊一人說道。即是昨夜神官被他識破我們之事。今日在此鎮守。我們從此去也。說了數句。倏然不見。其母聞言。心中甚悅。自後此文漸漸身安。一家安樂。深感于公之德。其母見于公有此神異。忙出堂前。對何老議事。不知所議何事。

夢四傳

同仁里夫妻合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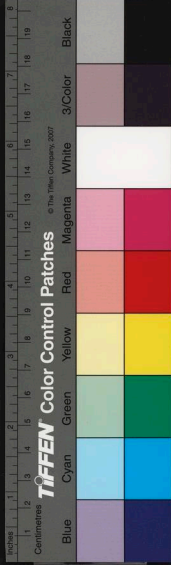
山東旅將相奇逢

何家老嫗。因見于公留名。誠鑿邪怪。故好其女。心中暗想。此人。有此奇異。必定非常。即到堂前對何老曰。前日所見于秀才之容貌。決非凡品。且又蒙他救女兒之命。足見他英氣所感。邪怪亦且畏他。日後必然顯達。奈吾女已許王家。難以再議。我恐得董家外孫女。端莊有福。何不說與他為妻。況我女婿董鏞。又是進士出身。家貧領厚。止生此女。若去說親。無不諧矣。何老聞之。心中甚喜。曰。我前者設席待他。已有心問他。曾有親否。彼言尚



未。或者是姻緣也未可知。若果應成，不枉了我夫妻識人。明日正是吉辰，吾就去議。何老果然。明日早晨到于公家來。適值于公衆友請去完前日湖中之席，不在家中。其父彥昭忙出迎進。禮畢，何老深謝曰：前者多蒙令郎驅散妖邪，小女身康，感情不淺。今日老拙一來叩謝，二來特送一佳偶與郎君。未知肯容納否。彥昭吞曰：只恐家寒難以仰攀。何老曰：兩姓皆是名門，不必太謙。此女非別人，就是老拙外孫女。故敢斗胆作伐。但小婿董鏞為劾當道被黜，為山東教官，奈無子嗣，惟有此女。老拙見令郎人才英俊，異日必然大發，且小婿亦素仰重令郎，冀嫁早隨。

物却拿得。彥昭曰：只恐家寒一時之聘，難以相求。何老曰：不必過謙。但求一叙為聘。小婿些少家資，自行嫁聘，萬勿見却。公父見何老來意甚誠，即時允諾。何老辭歸，與姬說知，心中甚喜。于公父親，明日行聘，擇日啟親。果然董氏夫人嫁到于門，孝敬公姑，親主中饋。宗族稱其賢。鄉里羨其德。于公岳丈董鏞，因到山東作教，將及半年，朝廷令下，陞為永豐縣知縣。未及到任，不期患病身故。董公雖有一子，尚在襁褓，無人撫養。回葬。何老與諸親皆來，况于公一行。于公乃帶二僕于康于淳，拜辭父母，諸親多帶盤費，往此而行。經過蘇州，遂到徐理舊館相探，致謝徐啟。



二友徐段見公臨甚喜曰往年多蒙指教不覺又間闕兩年矣今日何幸到來甚慰鄙懷行公把從別後諸友相留畢姻後因岳丈病故特往山東搬喪便道經過特來拜訪之意一一詳叙徐段二人曰不知兄畢姻又喪了令岳種種缺禮負罪良多欲留公數日公力辭要行徐段不敢強留俱送驢賸之儀而別徐段二人送公一程回到館中此時烏全真亦回到坐下徐段二人問曰仙長連日何往烏元運曰小道連日在嘉興遊戲就問曰今日二兄出外何幹徐段就是日常所言于廷益兄為搬岳丈之喪在此經過特會一以叙閒關因令別去特送一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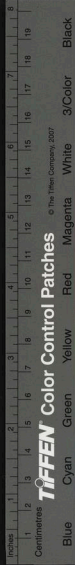
西回烏元運見說連頓足曰吾正欲見他只是無緣難會罷了罷了吾之叔必勞二公矣明日晚間烏道對二人曰今夜吾要與二兄同榻而卧甚當居中又囑曰夜間若有大雷雨震動二兄諒不是懼切不可起身事亦無害二人見說只得依允三人共榻徐段二人心下疑惑不知為何時值三更忽然雷雨大作閃電交加霹靂之聲若將打下而又止者數次忽聽得空中道快下手快下手又聽得人道下手不得恐驚動外貴人反取羅衣涕涕震震多時又聽得說罷了罷了又被他閃過一難矣少刻風清雨息將至天明烏道起來相謝徐段二人二人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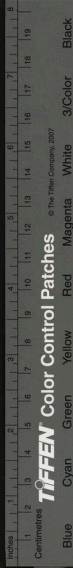
夜間這景態不知為何為全真曰昨夜之事此乃天真雷火之  
劫也。某因忝識元機頗能吐氣納元修真養性煉陰濟陽但未  
能昇舉為恨。今幸延過三甲子某親如壯年亦可謂達到全真  
之境。但過一甲必有天降雷火震轟交加打竊天地元炁之人。  
此時必須明心見性預笑甲子年月日時使真火寂靜則天火  
難加矣。昨夜即是某又逢一甲之日。仗二兄貴人正是少年元  
神足俗不為驚駭所動。因此暫借庇過此劫。即於袖中取出  
卷秘書度於二人曰。某在此相授年餘無以為報。此書非但能  
降雲降雨亦可以解難脫厄。聊為共處相酬之意。先願徐理曰。

公大貴必有次難是術可解。唐况真誠無慮仍再三叮囑此書  
法不可輕泄。輕泄者必受天譴。復謂理曰。他年金齒相連也。言  
畢鳥道即拂衣而去。飄然長往。不知所之。徐唐二人自得秘  
書。在館中演習得其元妙。唐段氏即於是年得中鄉科。明年登  
第。徐理直至宣德丙午年中鄉試。次年亦中會魁。不談二公登  
第後事。且談于公自別徐段二人離了蘇州來到山東青州地  
面。忽聞得人心亂傳道。近有妖婦唐賽兒作亂。佔奪了青州并  
萊陽等縣。過往客商不得前進。恐防有害。于公聞言不敢前進。  
即喚于康尋一寬大客店安身。一夜。明早梳洗飯罷時。正欲出



門探聽唐賽兒事情。只見闌外走進兩位太漢。于公見二人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先行者方面巨耳。鬚長至腋。後隨者虎頭環眼。狼背熊腰。體貌魁觀。于公見了。即與施禮。就拉同坐。問曰。足下何求。高姓大名。尊表其發長者。荅曰。某渭南人也。姓石。名亨。字大通。此乃吾之姪也。名彪。字伯虎。世家軍籍。因伯父若岩在此石棚寨為把總。與姪同來探望。欲圖進身立業。到此店中。吃些酒飯。然後再去。不期有緣相會。兄長。于公遂與酒家排酒。三人同桌而坐。石亨亦問曰。兄長尊姓大名。何處人氏。到此貴幹。于公荅曰。小弟姓于名謙。字廷蓋。杭州人也。因岳父在此作教

習。不期病故。特來搬喪。偶值唐賽兒作亂。不能前進。正欲思一計以除一方之害。幸遇二兄進店。莫非天與相會乎。三人坐間。談論些文章武藝之事。忽見一僧進店而來。坐在下首桌上。口中急急酒家快將酒飯來吃。口內說着。一邊又看着于石三人。乃大聲曰。好奇怪。好奇怪。為何店中有此三位將相在此相叙。于石聞言。一齊問曰。老師莫非能風鑑乎。僧荅曰。然也。于石即邀老僧同席而坐。于公認得老僧。這老僧亦認得于公。各各拍掌大笑。于公曰。老師曾認得學生。幼年在杭州布政司前戲言相識否。老僧曰。是也。記相公總角時相識。所許日後乃台輔之



器斯言可記得否于公曰不敢恐老師過獎之言因顧二石曰此老師相法果神非他人所及小弟幼年相會老師不覺又過十年矣老師真得禪養之妙尊顏不老二石遂問老師法名尊號老僧答曰山僧法名蘭如號古春二石聞言忙下禮曰聞名入矣今幸有緣敢煩老師別鑑指示前程蘭如笑而答曰遠聞風三位尊容使小僧甚是驚異所以言為何有三位將相叙於此店二君日後公侯之相此位相公日後宰輔之相也古春仍嘆曰當今非亂世何乃出此將相日後俱成救亂之人二石再三求古春細鑑一鑑古春遂問二石高姓大名于公一一述其

姓字古春曰三君不信吾言特止僧寫出他年貴顯留此字為左券以神吾術古春遂寫詩一首此寫與石亨詩云

眉如劍楞眼如虹

耳大相方漢昭烈

時來仗勇誅秦騎

觀此儀容誠可羨

凜凜身軀體貌豐

鬚長堪比美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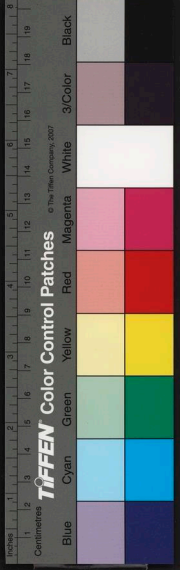
運至憑威破萬雄

後來品爵極尊崇

石亨觀之心中大喜曰老師褒之太過恐其不能到此地位古春答曰山僧不謬言日後自顯又寫三詩遞與石彪其詩云

鬚鬚一部茸而滑

狼背熊腰似虎形



燕頰當年同翼德

輕舒兩臂真驍重

邊塞他年人畏伏

石虎看畢稱謝不已古春初寫一詩送與于公其詩云

魏魏體貌若天鍾

聲似洪鐘欺項羽

擊開赤子安邦國

他日殺時真宰輔

于公看罷曰重蒙老師獎許恐學生無有是日古春春曰山傷

虎頭今日類班生

獨立雙眸甚猙獰

元戎掌握顯身名

一詩送與于公其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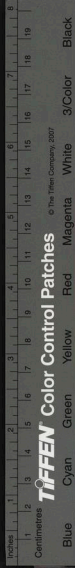
炯炯雙眸耀朗星

面如冠玉賽陳乎

擊展丹心柱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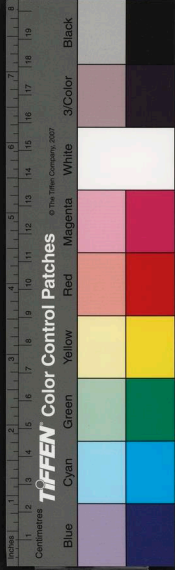
後人誰不羨忠貞

昔年詩公嘗讚今日月崖肯謬言日後三君貴頰方知山僧之言  
不妄後嘆曰山僧聞人多矣不意今日持相奇逢於此又嘆息  
者數聲三入見方春三嘆遂問其故古春曰山僧嘆息者奇三  
君之數耳四入正談飲之間只見一機情後生顧着一披髮女  
子進店來後生胡唱一曲謳音清亮女子亦吹一曲簫清韻可  
人于公問後生曰汝是何方人姓甚名誰後生答曰小人姓蕭  
名龍原是北方人氏父親因到南邊教演吹唱年老欲還家鄉  
不料病故母親又三年前已死遺落我兄妹二人不能還鄉幾  
次欲賣身葬父小妹又無倚仗幾欲欲賣妹撥袋又不忍同胞



分散只得趕趁慶日不料於今唐賽兒作亂米粟甚貴難以度日若得達官稍助盤費我兄弟二人帶得父母靈柩回家存殮感恩非淺于公見說心中惻然曰觀汝所言一點孝心吾欲助汝盤纏奈賽兒作亂關河阻隔難以回家汝能依吾一事令汝忠孝兩全石亨聞言問曰于凡如何令他忠孝兩全公曰吾聞賽兒作亂昨夜正惡欲施一計以除之今見蕭韶伶俐又能吟唱觀他是孝心之人此事可托吾欲授一奇計于蕭韶令他潛地投入賽兒營中使其內中取事以除一方大害除了賽兒就是盡忠那時纔飛回去就是盡孝即喚于康取銀伍兩付與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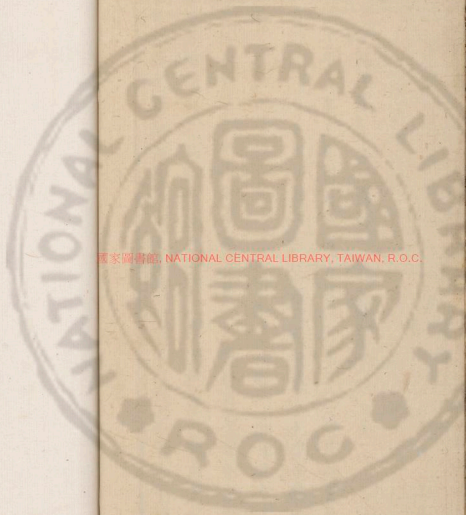
韶曰汝將一手銀子托父母靈柩埋寄在寺院或墳塋空地之處吾今後汝一計必然成功蕭韶見公恩此大恩即拜於地自榮達官厚德使蕭韶赴湯蹈火亦不敢辭公曰吾有一友姓許見任滕縣知縣我修書一封附一奇計在內汝與妹子即投賽兒營中依計而行無有不中公遂修書附計令蕭韶同妹子前去蕭韶領了即解于公往別徑取路到滕縣呈上于公書計許知縣見了暗羨曰吾友此計果奇即令蕭韶與妹子投入賽兒營中行陽施陰奪之謀用裏應外合之策許知縣會合傳糧兵之軍殺了賽兒踏此一方便害寔于公指示史謀其計甚秘功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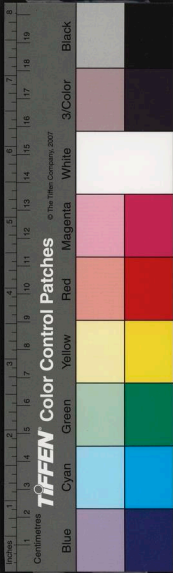
許知縣所得故槿又有言公初出衙門第一功者即此之謂也  
于公即還蕭詔去後二石與古春不知所附何計各各暗中釋  
蒸俱皆作別而行石亨與石彪往別路來投見其伯石岩石岩  
一見大喜曰吾正思汝二人今日到此足慰哉懷因領亨彪來  
投見傅樞兵傅樞兵見亨彪英勇貌體遂留於麾下後因收妖  
賊有功陞亨為鎮撫之職不數月其伯石岩病故無子亨遂解  
其指揮之職石彪亦有功遂授把總之職且視于公自別古春  
與石亨叔姪取路徑到濟南府來收拾岳父董鏞靈柩董鏞原  
中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居位不數月因劾嘗道反被當道

言官劾其越職論事遂降為濟南府府學教授在學三年陞為  
永豐縣知縣未及到任病歿董鏞為教官時甚得諸生之心雖  
上司亦皆敬仰于公因撤喪到彼三司府縣諸生皆有祭賻之  
儀公該受者受該卻者卻一惟以禮自處諸生亦皆雅重于公  
公即辭諸友衆官撤喪而回拜見父母安葬岳丈已畢諸親友  
皆求弔奠事完當有良友高孟升吳彬庵兵雄劉貞父等來拉  
于公同去看書水知在於何所後篇可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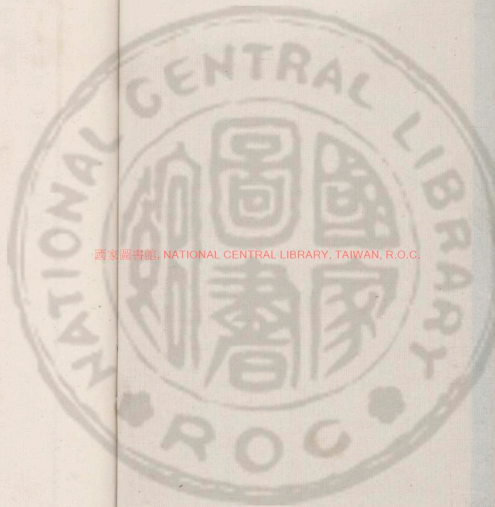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于少保原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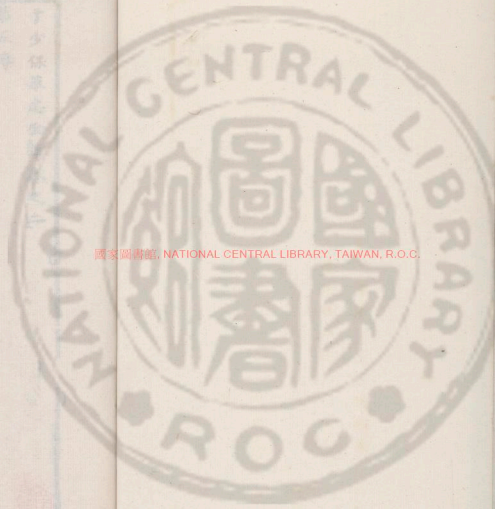
于北流大北營誌

高正升整辭會誌

漢及後漢諸公皆富公亦同其志  
之其同到富德山中讀書其氣  
致身一日聞步利曉石成其之  
詩一首云

于鏡寫琴山深山  
念音味名合不語

烟火焚燒苦等閑  
豈留得即在人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7511 v.2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二  
第五傳

于廷益大比登科

高益升堅辭會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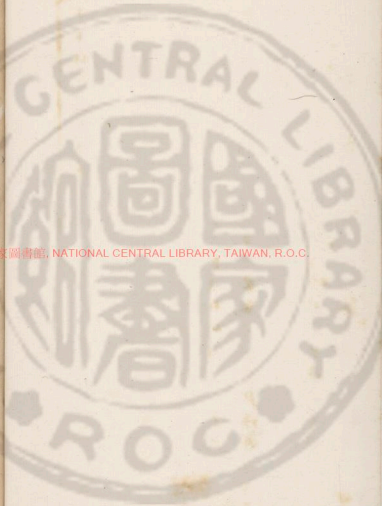
諸友復來請公看書。公亦因科舉在明年。遠不遠去。乃從眾友之請。同到富陽山中讀書。與眾深相砥礪。甚為有益。公在館中數月。一日閒步到燒石灰窰之麓。觀見燒灰。因清燻於懷。遂吟詩一首云

于鈍萬擊出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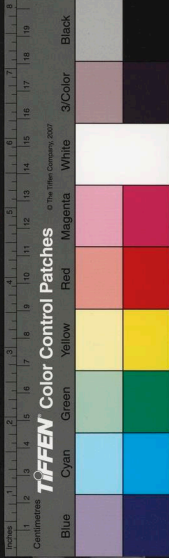
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惜

要留清白在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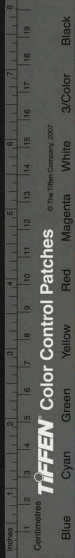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後人觀此詩謂云文章發自肝胆詩賦關乎性情觀公咏  
秦咏灰足見其憂國憂民自甘蕭潔全忠全節之印証也  
于公吟畢仍到館中與朋友會文詳論經史將及年終回家來  
一路與吳大器同行各將爰曲細談于公曰明秋正當大比之  
年不知我得中否亦不知我日後事業成就否吳大器曰兄之  
英才廣學何愁事業不成功名不就明秋決中高魁無疑矣兄  
知有疑可曉得聽倩語之事乎公問曰何謂倩語大器曰倩語  
者乃聽他人之言語以決一生之窮通書上謂之响卜又謂之  
藏語即此意也于公猛省曰妙妙待我藏為之選與然器分購

各自歸家延至第三日乃是臘月二十四日之夜公乃依法至  
二更時分悄悄地潛行出門而去行不半里之程至一家門首聽  
得一小兒討豆吃一婦人回言你去問外婆討就有了于公聞  
言即往脚暗想曰此分明叫吾去問外婆討識語之兆乃即忙  
回家要歇一宵明早起來細思曰吾外婆平日素不喜我我去  
討識語必無好言乃挨至午後一運來到外婆家來相見外婆  
禮畢便曰外甥向在富陽山中看書不曾探望得外婆乞恕罪  
外婆曰你讀書正理日後好做尚書閣老于公聞言心中甚喜  
外婆遂留公飲酒外羹家中有兩箇小廝斟酒伏侍甚是懇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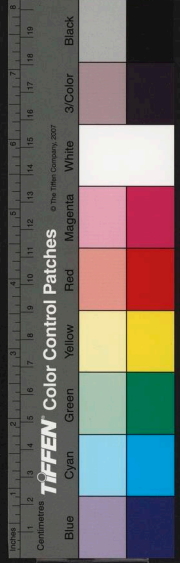


把大盃連敬公三四盃。公不覺大醉。就喊叫曰。好兩箇小廝。吾日後做到尚書閣老時。我一人賞你一箇官做。這外妻見公酒醉狂言。便說道。尚書閣老。有你分。只是恐朝廷要砍你這花天說大話的人。于公忽聞外妻說出此言。心中大驚。不覺酒氣潛消。即辭外妻回來。一路思量曰。吾日後雖然貴顯。恐不能得善終。既而嘆曰。吾若得盡忠報國。死何足懼哉。急急回家。過了除夜。明春正是永樂十八年二月間。于公蒙提學。已取了正科。舉至八月。終于公果中高科。同館高符賜亦中魁。二家果然賓客駢門。親疎擁戶。于公見俗態浮薄。心甚非之。杭俗之風。極其

炎涼。惟于公與同年高符賜二人。視富貴若浮雲。甘守廉潔。不與衆同。一應賀禮。堅却不受。于公世事已畢。數月不見高符賜。出來會友。公乃親造高若之門。欲拉高若同赴會試。只見高若謝絕親友。不樂仕進。因處同年輩來邀會試。乃先題詩一首於屏風之上。以明其意云。

今秋僥倖步雲臺  
勉強俯成場在處  
隨時暫爾棲蓬蓽  
即此認為終老對

明我面當遊鷗鷺  
自慙愧乏廟廊才  
無量灰心謁帝臺  
親朝何用苦疑猜



子公看詩罷。嗟呀良久曰。若如此說。高君不欲進取矣。乃大料  
數聲曰。高兄小弟。倏見多時。何故不出相見。高君知公候久。只  
得出來相見。各施禮畢。公曰。小弟特來約兄同赴會試。兄何故  
題詩於屏風之上。甘守衡門。徃日所讀之書何用。高君答曰。兄  
素抱經濟之才。當養生平之畧。此去京師。必然連捷。小弟學疎  
才淺。德微命薄。不求進取。甘守清貧。以遂所志。于公聞言。復勤  
曰。兄讀萬卷經書。久抱經綸。不干仕進。則所學皆成虛耳。况兄  
正當盛年。何故退若下。甘老蓬衡。誠所見之偏也。高君答曰。今  
秋勉強赴試。不意僥倖登科。且小弟頻年多疾。倦於進取。弟與

兄相知最久。豈不知弟之愚衰。今日之不赴會試。即兄向同整  
却山東救唐賽兒之功同也。當日公遺計救唐賽兒。傅搖兵欲  
表叙公指示之謀。公聞知。親往傳公營壘。却故不叙公功。皆做  
為許知縣之錯。于公見高君同却。知不可強。但曰。兄如此固執。  
弟不敢再強。即此告辭。再圖相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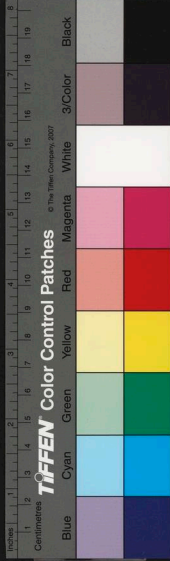
第六傳

海廣求脩陳猿疏

接江西鞠明奸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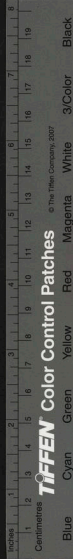
發利了高得賜回家。即整裝拜辭父母。帶領二僕。前往京師。赴試。不消兩月。起岸到京。二月內。即中會魁。三月。殿試畢。時永樂十九年。吏部點選人才。即奏授公為在京監察御史。不兩月。奉旨。差往廣東。揭察官軍功過。并招輯猿獠。公承恩馳驛。運到廣東。未至猿獠地方。公即令舟人拍舡於岸。改換衣巾。潛往猿獠之處。察其動靜。行了半日。並不見人跡跡。公心甚疑。又走多時。緣見一村岩。撞見一老猿。一老嫗。那老猿見了于公。久暫。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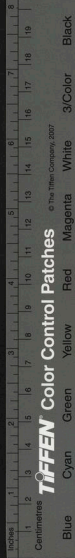
蔡某叫乞饒老命。公聞言即曰：我非是官軍，乃是商人，困到廣  
中生藝。去年有兩箇夥伴，挈些貨物，到你這地方貨賣。不料這  
裡反亂起來，至今不見音信。未知生死若何。今見官軍平定了  
這裡，因此我特來訪問箇消息。這老獠吞道：客官不要說兩箇  
夥伴，便有一二百個，已沒有了。我這裡官兵，惟貪功績，不分好  
歹，不辨賢愚，盡皆殺害。搜掠金銀入己，獲及多多少少，無辜之  
人，朝廷那裡知道。公聞言甚憫，乃復問曰：你這裡皆可營生為  
活，何苦作亂，自取滅亡。那老入曰：客官，我這裡雖是搖擻地方，  
亦曉得人倫道理，自洪武爺爺歸服以來，並無歹惡，各自營生。

耕種過日，間或一二夥賊人，不過因缺少些鹽米，出來掠些，聊  
救一時之急，非敢為反亂之事。就是客官那邊，已有此鼠竊狗  
偷之徒，不過捉拿為首為從之賊，或打或殺，決不連及好人。無  
辜殺害，如今官軍稍聞有些聲息，即大肆搜捉，轉相挾害。況我  
這邊，人與獠狔切近，為首賊徒怕死，因而煽動獠人，遂相連結。  
拒守官軍，使善良者不得安生。賊首又勾引獠狔，或出或聚，反  
驅人東擄西掠，不料黃賊乘時擾亂，且我這裡不過擾掠賊徒，  
又非有弓馬熟閑之人，又沒有大刀闊斧，純剛鋒利之器。所有  
者，不過是苦竹鎗、箭弩、子藥箭之物，怎當得官軍大隊火銃、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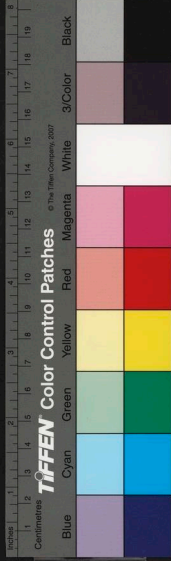
砲剛刀鉄箭快利器械賊首正該誅殺安靜地方今官軍及把  
我們守分之人無辜妄殺邀功請賞那老孫與老姬說到傷心  
之處痛哭起來訴道我老身已有三個兒子三房媳婦那日晚  
間正在家中煎豆腐煖熱酒共坐吃酒忽聽得砲聲發頃刻  
間官兵殺進見子與媳婦俱被殺害只得我两口老身虧了這  
頭白髮饒得性命如今林市之中又烟絕少客官今日你好大  
胆獨自一人到此幸喜如今平靜還好切須仔細于公見說深  
自嘆息乃曰聞你這等說我那夥伴必死于官軍之手老孫還  
留公歇宿公乃權宿一宵明早起來吃些早飯公送些銀子與

老孫作別而行行不三五里路又見一老孫那老孫見公亦哀  
乞求饒公曰不必驚恐我非官軍是經過客商因問老孫事情  
老孫之話與昨晚老孫之言相同公乃嘆曰那朝廷何由知之  
今將臣惟貪一時之功利不顧人類之性命將無辜之人枉殺  
自然不報於今日必報於子孫也吾想秦將白起無辜坑卒四  
十萬後自身刎死杜驛子孫盡遭屠戮天豈無報乎一路嗟呀  
急急回到船中催人抵任官軍各各出接公遂令各將官俱進  
軍冊上一一開報明白公乃查得功少而行事不妄者重賞功多  
多而殺及無辜者次賞於是一軍皆稱慶明無不畏服公仍着



土官土兵招致猺獠論以禍福。守明昏朝廷矣。猺人無不感  
達。事畢乃回京復命。遂上疏。歷陳猺獠情俗之苦狀。朝廷見疏  
大悅。即勅廣東將臣。自後撫馭得宜。不許邀功妄殺。若仍棄職  
無辜者。着撫按官查實。來說不饒。以後廢蠻地方。漸得安生。亦  
于公之恩也。時都御史顏休見公青年如此。慮明仁惠。甚相敬  
重。即奏差公巡按江西。公聞聖旨。下星夜到任。時江西宜春縣  
鄉民董山。五年前。之本營生。乃央中將田產文契。戲借隔村豪  
民王江處。本銀三百五十兩。每兩加利三分。董山借銀到手。即  
置貨物。前往營生。出外年餘。不能獲利。家中食用。反使費些。素

了董山。思得生藝艱難。利銀又重。只得收拾衣飾銀鍾銀釧之  
物。同中人到王江家來奉還。三百五十兩本銀。尚欠利銀二十  
五兩。王江當日收了銀兩。即設酒厚待董山。并中人。酒畢。王江  
曰。今戲契一時尋覓不見。待明日還足利銀時。一併交還。董山  
見說。乃曰。兄長恐小弟不還。這些利銀。便是明日想還取契。罷  
了。即同中辭別歸去。山因利銀一時湊不起。遲延了半月。不期  
中人患疫。三日而死。董山只得自帶了利銀。來到王江家裡。江  
家推說不在。次日山又到江家。江家又推不發。連走六七次。將  
及一月。董山心疑。只得坐候。在江兩日。江推托未過。出來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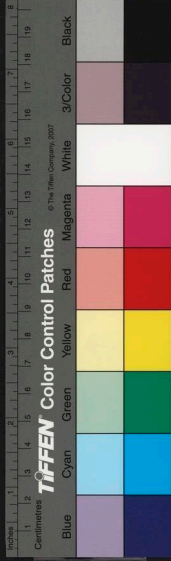


董山即奉上利銀取討文契。王江見說即變了面喊曰汝本銀不曾還只付得這些利銀就要還你錢契山聞言大驚曰見長莫非酒醉未醒何出此言前月本銀通奉還你今見中又身死反說此言蒼天在上不可欺心王江連聲喚道誰是欺心汝倒見中人死了反來賴我本銀山忿怒不語連聲叫屈即與王江毆打起來衆鄰一齊來勸解開彼此告訢一番衆又不知真情皆說董山折本反來欺心賴債董山見衆人爭說氣得不能言語難以分辯只得回家明日運到本縣告理縣官拘王江并鄰里究問逼吳迎顧王江一輪之詞皆曰此者賴債之情並無虧

賴之理問官審畢即擬筆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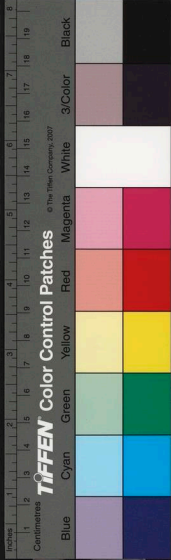
審得董山往年原借王江本銀三百五十兩當日有契有約據山此時還銀無証無中豈有三百金之資交還不即索契取明而延至兩月後與詞此分明欲圖賴債者也情屬可惡去官上控以警刁誣

問官判畢即將董山重責二十又禁獄中待完江本銀方纔擬罪放免董山冤屈無伸委委令子姪到上司去告理皆以前招為証反坐越告之罪董山累得人家破召保出外聞得子公巡按江西董山籲天禱告曰山聞新到巡按于爺自幼神奇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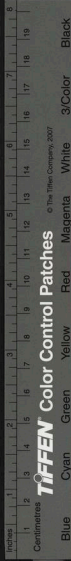
日為官必如明鏡。山之冤屈，只在此詞。懇乞神天昭鑒，被校舍  
冤之苦。于公初臨馬頭，董山拚命擁住轎，傍高聲哭告曰：青天  
爺爺，小人三年冤屈無伸，只得拚命伸訴。非爺爺明鏡，不能察  
此冤枉。于公見其迫切之狀，非假態也，喝令取詞上來。公看畢，  
即問曰：還銀之時，有中還利取契之時，中人病死，事之不明處  
在此。董山即叩頭訴曰：青天爺爺，正是王江見中人病死，以為  
無了見証，問官又提王江隣里一編之詞，把小人壓臨三年，累  
得人家破，冤屈無伸。今日爺堂親提究問，便知明白。于公遂  
准了詞狀，喝令董山退去，亦不差人去掣王江，亦不發落董山。

與別室究問。程過月餘，董山又苦苦哀告于公，公佯為不理。董  
山情極，叩頭流血。于公問曰：汝還時，銀子共有幾錠，何處傾銷。  
原有何物抵足其數。山忙訴曰：小人銀子共四十六錠，二十四  
塊碎銀，因不足，還有銀盃四箇，銀釧二副，衣服二套，抵足其數。  
這釧打邊甚精，于公見說，乃曰：吾已知道，仍發放山出。于公遂  
留記在心。忽一日，行牌到宜春縣，竟掣王江到來，不問起董山  
之事，反究起強盜事情。公特喝曰：王江爾為何為盜，打劫某家。  
今盜首在吾案下，即差捕官二員，隨即帶王江到家，協同地方  
鄰右，將王江家內一一細軟之物，盡行用箱櫃封記取來，以為



起贓之物。各有號封記。不消半日。盡將所起之物。一一擺列堂中。其文契財物。見在。公令王江一一說從何處來的。及至銀盃銀釧二物。于公見了。即曰。此正是贓物。王江聽說。這是贓物。不覺放心。進前辯曰。此非是劫盜贓物。乃是前村董山欠小人銀三百餘兩。因本銀不足。將此物抵償其數。實不是劫盜贓物。于公見說。乃曰。是了。這田契是董山之名稅的。鐵契又是山名。他既還你本銀。你又賴他田契不還。觀你之心。比劫盜之心尤狠。即令人帶董山過來而証。王江無辯。叩頭伏罪。于公大怒。重責王江三十。開徒二年。將江家資判二百兩與董山。作為三

負累之苦。董山叩頭不已。冤獄分明。一省稱為神明。將前問官參論。俟三月。又皆稱仰。不敢為不義之事。時有宰府中官屬。平素驕橫。每遣人和買帶物。或其價銀。若有不肯與者。即強取之。若與爭奪。即袒府中。搥之致死。有司不能禁止。民不勝其苦。無所控訴。公按臨。民皆遮擁馬前。怒聲如雷。懇告之紙。堆如山積。于公檢視其事之重大者。即時題奏。付法司。掌問。點其尤者。數人。寘之法典者二人。但民有不便者。盡為革除。仍立碑垂戒。於是奸吏巨族。素強梁者。悉皆縮首。不敢妄肆於民。人皆仰公之德。即祀享公於學宮。公按事已完。正欲回京復命。忽有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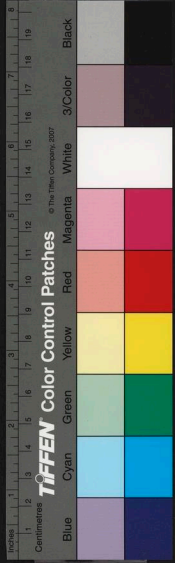
因事來捕。詔有養羞十帶馬快艇。艇中竟夾帶私鹽萬萬。公亦不避權貴。悉置之。以法。至今河通肅清。皆公之德。一省聞公回京。皆挽留不住。有號泣相送者。皆欲望公復至。公遲辭謝百姓。回到京都。復命。每奏事。聲如洪鐘。時朝廷聞之。欽聽。班寮亦皆諫然。時永樂二十二年。不兩月後。永樂賓天。於是洪熙登極。乃下詔。或在朝。或在野。不拘緝紳儒流耆碩之人。但晚典故。博覽古今。錄達時事者。有司當即奏聞。徵聘到京。纂修前太祖太宗實錄。子公聞得詔下。心中甚喜。乃曰。吾每欲薦吾友高節。感高得既不得其由。實有蔽賢之罪。今乃得其所矣。即上表保奏其友。

第七傳

于侍御保友赴京

高徵君辭爵歸省

于公即日具表。奏上於洪熙帝。帝覽表畢。有旨下。即勅禮部。蓋官徵取到京。此時閣下楊士奇楊榮尚書蹇義都御史王佐。各舉所知之人。當有陞任杭州府通判朱耀在京。未出都門。于公聞得。即見禮部堂官。禮部官遂奏朱耀。即帶勅書徵聘。高得賜到京。朱通判領勅詔。即馳驛到杭州武林驛下馬。府縣官出接。宣讀畢。府官即同朱通判。造高君舊宅。有人稟曰。高君不樂仕進。別築室於西湖鎖鑰橋傍。三府聞言。即同齋齊到西湖上來。





造高君之壙，只見門前題。咏甚多，雜若首一詩，乃高君自詠者。其詩云

五年築室傍西陵

最喜門庭無苛客

南陽諸葛三椽屋

今日更無塵事擾

晚柳為牆竹作屏

每逢時夕有嘉賓

西蜀楊雄半詠臺

懸琴絕罷閱諸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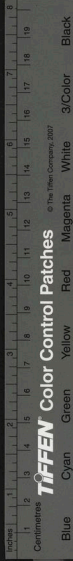
未府判與衆看詩畢，皆羨高君有知。請所錫之雅操。其時早有  
人報知高君，高君忙整衣冠出迎，令排香案，接聖旨，宣讀畢，府  
判與高君各相見禮畢，分賓而坐。高君曰：不肖匪才，素無學術。

適跡西陵，不料乎聖上過臨于侍御之薦，有勞諸公，相光顧華  
慮，恐此行有辜，冀聖恩寬難應聘。三府曰：徵君不必拒辭。今日  
朝廷求賢之意，急於飢渴，特下詔起英耆於側陋，訪碩莪於岩  
棲，今閣下楊榮尚書，義等皆舉相知，俱已應聘，就道况于侍  
御之薦，決無謬也。且士當為知己者進，今相國楊士奇先亦  
以儒士應聘，纂修我太祖實錄，如今已作台輔，徵君豈宜若是  
之執乎？高徵君仍固辭不就。三府又曰：吾聞鶉鳩不止園池，騷  
騷志在千里，徵君抱經濟之才，當展經綸之志，何自貽隱，堅却  
如此，上奪了朝廷隆聘之感，豈可負良友特疏之美舉。徵君聞



說方始允聘次日高徽並同府官並戴林驛中與府官作別  
夜馳驛到京此時楊閣老薦胡儻舉尚書薦李勉俱到齊觀君  
朝廷即用胡儻為翰林檢討李勉為國子監學錄高得賜  
為宗人府經歷不旬月之間朝廷取在京學士劉穆之楊士奇  
等為經筵禮部尚書蹇義保檢討胡儻李勉高得賜等為副經  
筵高得賜同象翰苑官在院中采然博聞洽識文理純正議論  
合宜雖總裁劉勔蹇夏諸公亦皆仰重閒常時每與于公議論  
政事真有經國遠猷安邦宏器惜守不熱仕進每題詠之作  
然贈灸人口京師盛傳了高公文詞清麗得一詩一詞者購

如得金其文詞頗多不能備述高微君同衆纂修國史已完畢  
朝廷俱加陞職因陞高徽君為編修高君再三固辭不肯就職  
叩乞致仕歸故鄉以遂所志幸朝廷見其固辭方准所請高君  
心悅來辭于公即日就欲起程于公仍勸渠就職高君曰弟棠  
兄誤薦於朝國史已完安敢貪貪天祿弟志已決不煩苦留于  
公乃設席款待高君各言衷曲并談國家政事高君曰吾昨夜  
觀天象不出二十年之間朝廷多事非濟世之才不能破定安  
知其不在兄乎幸朝廷有福乃生我兄非兄不能匡濟也遂別  
公而出明日高君亦歸青下即與二僕潛回留書一紙詩一首



與寓所之人。囑付曰。明日子翁來時。汝可將此呈上。寓主人領諾。高君遂不別于公。飄然長往。于公連日不見高君動靜。乃親到寓所探望。寓主人稟曰。前日高翁去矣。有書與詩在此。即時呈上。于公遂取詩拆開看云。

典在思懸不可留

昨宵已定將來事

報國丹心君自得

謹將治世安民策

爰灘孤月照羊裘

今日難羈欲去謀

獲岩素志我何求

符與金蘭細玩籌

于公看詩。嗟呀不已。曰。高兄果有飛陵之志。吾不及矣。于公因

高君去後。國事少暇。乃差人悲請父母。并家眷人等到京。司事天祿。差人去不三月。父母家眷皆請到。于公大悅。得盡溫清之禮。正是居家行孝敬。在國盡忠貞。不數月。忽報云。洪熙駕崩。京城軍民人等。若喪考妣。盡皆慟哭。明日乃宣德登基。大赦天下。恩封諸藩王勳戚。次封在京官員。于公生一子。因逢朝廷恩賜。父母冠服之日。即取所生子名曰冕。于公正欲奉養二親。忽報漢王作亂。於是朝廷特取公扈從駕行。公聞報。忙辭父母。隨從而行。不知若何。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八傳

從御駕議收漢表

至單橋諫免趙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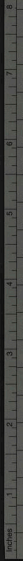
宣德元年，朝廷乃恩封大小官員，并藩王勳戚臣寮。永樂帝生三子，長即洪熙，次漢王，封於樂安。三趙王，封於彰德。洪熙自幼仁德孝敬，慈愛好文。漢王自幼性高剛，狠好騎馬射箭。及長，甚有膂力。永樂因漢王出兵有功，心甚喜之，初封為天策土將軍。王得此職，心中大喜，誇示左右曰：「昔唐太宗曾封為天策上將軍，吾今得此職，豈非天意在哉乎？」遂造謀有奪兄之意。時常在永樂前譁毀洪熙，洪熙仁厚，不與為較。反加友愛，後永樂察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欺遂大怒改封為漢王勅於雲南建國漢王哭訴曰子有何罪置於萬里之外永樂乃改封於樂安封不數年永樂崩洪熙即位漢王心甚不安洪熙待之益厚比往時更加優待不期洪熙在位一載而崩洪熙之子宣德登極漢王聞知心中不樂後朝廷加漢王封爵又不上表謝賀乃與護衛指揮王斌朱恆盛監侯海等共為逆謀暗令人到山東約都指揮靳榮及濟南仍四下裡發遺弓刀手於真定河間諸衛所盡奪鎔郡地方又遣枚青到京暗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張輔見枚青問其來意青遂遞上漢王密約之書英國公見了大驚暮夜即挈枚青見宣

德上一見大怒曰朕惟至親只有二叔今至親如此他藩何如朝廷有王國法安在乃指枚青誓曰俱是汝等奸臣離間致傷骨肉之情即命掣青下獄待朕擒了漢王然後處置明日旨下勅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都督萬勳守居庸關又盡釋放京城軍旗刑徒俱令隨駕親征宣德元年九月初三日命廣寧伯劉瑞守內城定國公徐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守護內外城初四日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璉督管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凌留守北京武安侯鄭亨都督山雲尚書黃福同守輔京師初五日率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元吉少傅楊榮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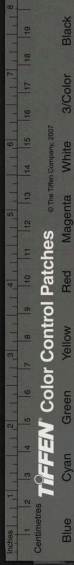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不直起南京足知展轉無能今漢王寔不料度陛下親征量得  
朝中將帥無與為敵乃敢如此悖逆今日我陛下親征城中聞  
知膽落必成擒矣宣德聞言大喜曰觀卿所言正合朕意急令  
將士前進早有探事人入城報知漢王曰聞朝廷差大將武陽  
侯領兵到此漢王聞報攘臂大喜曰吾何懼哉吾何懼哉此易  
為退耳復顧左右曰吾料朝中無我對手今果然矣正欣喜之  
間又有人急報曰今上親征我國漢王聞得親征二字半晌無  
語面如土色心中大懼護衛指揮朱恒即忙進曰夫王勿驚來  
此南京無倫可急起兵直至南京若得南京號令文武誰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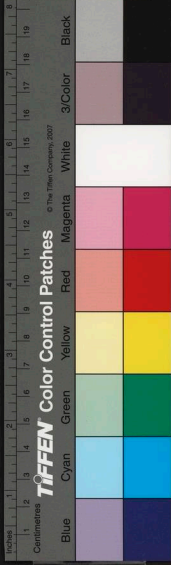
尚書胡濙通政楊善都御史陳山顧佐監察御史于謙王翱等  
扈從御駕親征今武陽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為先鋒廣平伯袁  
容都督張昇為左右翼軍容甚盛初六日駕出都門行至中遂  
上顧問從臣曰卿等試度漢王計將安出少傅楊榮進前對曰  
臣料樂安城小漢王必先起南京無疑上曰二卿所料未必其然  
王曩時不肯離京今必起南京無疑上曰二卿所料未必其然  
今濟南雖近未易攻打聞服大軍至亦無暇攻擊且漢王并護  
衛家小俱在樂安未必肯棄此聖言未畢忽侍御史于謙前奏  
曰臣度漢王外多誇飾內實懦怯又且臨事狐疑無有斷決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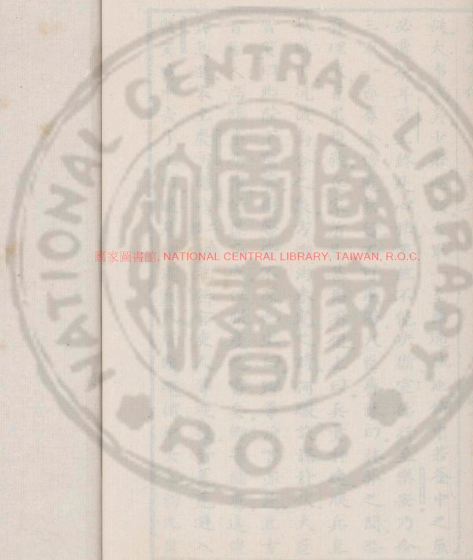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從大事成矣。少若遲疑，大軍一至，圍遶城也。城中若釜中之魚，必遭擒耳。漢王終是心怯，果然不能決斷。宣德行至樂安，乃命三軍一齊蓐食，倍道兼行，不可遲滯。大臣齊諫曰：「林莽之間，恐有埋伏，百里趨戰，兵家所忌，甚為不便。」上曰：「兵貴神速，朕兵直抵城下，况彼烏合之衆，方洶洶未定之時，何暇設謀計伏？」大臣皆賀曰：「此陛下聖筭，臣等皆不及也。」上曰：「卿等所言亦是，且古昔聖人尚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但朕度之審矣。卿等無慮，遂催兵急進。來至慶雲陽信名二，並無官吏人等迎接，皆荒荒避入樂安城中去了。上曰：「朕見彼處兵民皆遁避城中去也。初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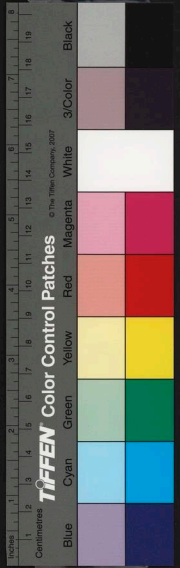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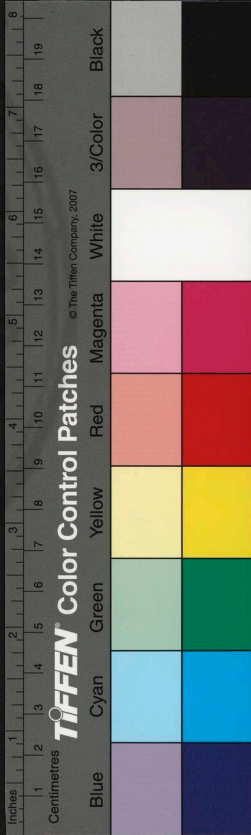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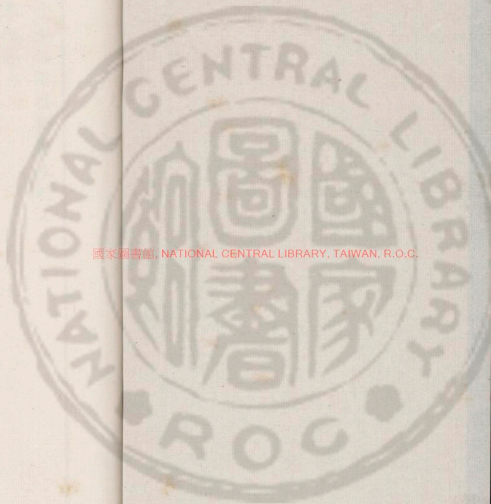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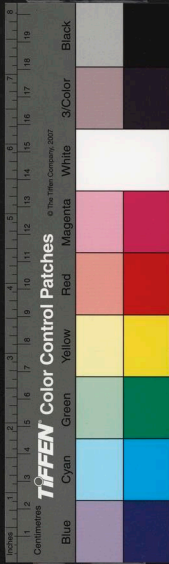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九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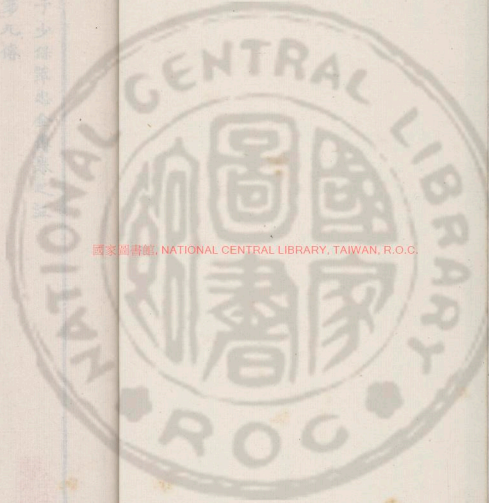
此歷久難能三品

茲為安全所為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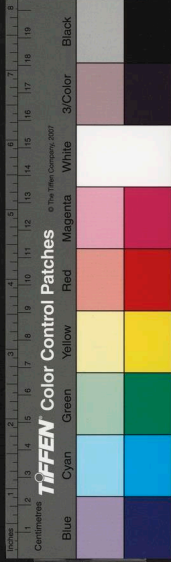
至德會日今漢曆人及延朝見新入籍茲非不服在左班中  
出一員官來求視之乃天符物史皆謀謀當撤大樂此曰漢  
人不將後所台令與汝明正堂並汝且慈著

天子之心昔者先帝臨御特政是隆無此今日陛下即位  
今歲定上庚汝名雖以越分實若臣既有君臣之分當盡臣  
天子之心昔者先帝臨御特政是隆無此今日陛下即位

3437512-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三  
第九傳

此庶人驟陞三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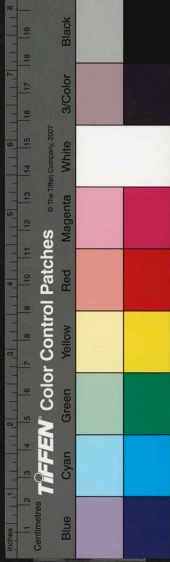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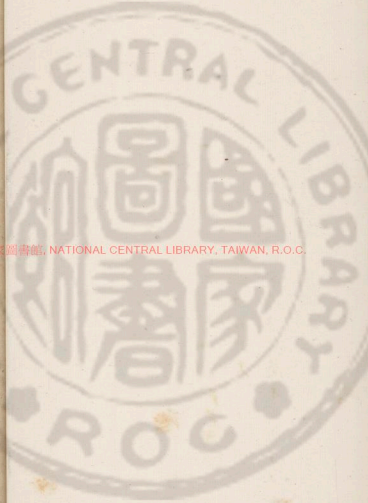
旌義叟全活萬民

宣德當日令漢庶人殿廷朝見。庶人猶強辨不服。忽左班中閃  
出一員官來。衆視之乃是侍御史于謙。謙當殿大聲叱曰。漢庶  
人不得強辨。吾今與汝明正其罪。汝且聽着。

天生蒼民。立君為億兆之主。海內諸侯。莫不臣服。欣戴奉命。  
今我皇上與汝名雖叔姪。分實君臣。既有君臣之分。當盡臣  
子之心。昔者先帝臨御。待汝恩隆無比。今日陛下即位。首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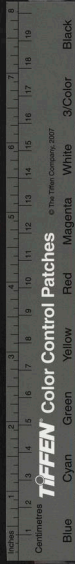
汝之誓封。惟願共輔邦家。睦親骨肉。豈意汝不思盡忠報國。輒敢謀為不軌。初令徐願四出劫掠。復遣枚青潛結勳臣。用鉄爪撻死指揮徐即。而多營求護衛。陳盛兵赫叔中官侯泰。而強邀絕馬駝。贍坊是汝之孖。寵妻而殺其母。仍絕其嗣。父子夫婦間。乖恩絕義。亦已甚矣。且先帝是汝之兄。說排百端。謀奪儲位。寔欲推刃向氣。大城晏倫。何忍為哉。散騎軍叔奪傍那。卷亡命橫殺士民。如此逆惡。死有餘辜。尚何強辯。漢唐入聽于公。喝出平日所為。心膽皆顫。不敢復言。兩班文武。見于公言詞嚴凜。聲若洪鐘。大口發出。唐入真正情狀。皆暗將

稱羨他。宣德帝聞于公之言。觸起雷霆之怒。曰。朕苟得汝。國洪不能容也。即令金瓜武士。挈唐入幽於逍遙城中。過數日。夕朝廷令排宴。大宴唐入三日。令其自盡了。宣帝日前因于謙。卷車駕從征之際。料度唐人之謀。灼見無差。合文証唐人之罪。言詞嚴厲。如此震畏大喜。乃為意用公。不數月。忽者奏山西河南二省荒亂。有內旨特差侍御史于謙。即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明朝御史竟陞侍郎于公二人起也。于公聞旨。即辭別父母。并夫人董氏。單騎帶二僕人前往到任。公時年三十二歲。行香畢。乃立二本牌於院門首。一寫着求通民情。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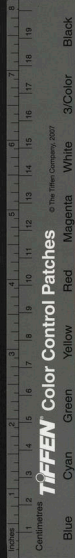
寫着願開利樊。仁省里老皆道遠來迎。公公皆和顏悅色。款問風俗。里老見公開誠不詞。無不悉言風俗。公曰。今二省飢荒最甚。此為急務。吾欲與諸里老議平糶之法。汝眾里老俱將吾善言勸諭富豪之家。將所積米糶與粟。先扣足本家食用之數。其盈餘者。照依時價糶與飢民。以救其急。自善貧富相用。有無相濟。此亦一鄉一邑鄰里之通義也。若有仗義者。每石肯減價二錢。減價至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榮身。免其終身差役。併雜色差役。若一二千石以上者。奏請建坊旌表。若不願減價者。勿強之。但行平糶之法。若有奸民擅富要利。坐視飢民。不與平糶者。

汝等里老從寔舉呈。吾當重罰不恕。諸里老唯唯領諾。公又謂里老曰。今蒙朝廷發一十三萬銀兩賑飢。吾盡發於二省州縣官員。分給賑濟。中間多有豪富奸猾之徒。不思飢民得銀。止可苟延數月殘喘。反恃強扶逼賑濟銀兩。以償往日拖欠私債者。汝等里老并飢民被扶逼者。即時鳴告。吾當重治不貸。凡有欠私債者。俱候年豐。漸漸還納。諸里老唯唯聽命。公又囑曰。今凶荒之年。多有骨肉至親。不能保全。有遺棄子女者甚多。汝等里老當即開報州縣等官。務要設法收養。俟歲熟。查訪還之。若汝等里甲地方賢良之民。能收養四五口者。吾即犒以羊酒。給



尚義之區十口以上者加彩銀免其各差役三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茶身汝泉里老當聽吾囑勿使遺失泉里老聞囑領諾而出公即領各府州縣一一開報明白分止中下三戶造冊限半月之間掛門冊籍俱赴本院稽查然亦不時縣訪乃大開倉廩發粟出穀賑濟飢民先將前朝廷發十三萬銀兩分賑二省仍每里煮粥於通衢如窮鄉村落之處亦每里給米四石令四人兼押一缸粥每一飢民來就食者止許吃四五碗即令止之後令他行動半日再與之食此乃是公為民深慮恐一時食之過多久不得食之飢民反傷脾胃損命者有之故令行動不使

過傷寔救飢民之良法也於是飢民扶老攜幼俱來就食有惜鉢面者有年老并少年婦女不好出外就食者着查寔計口給米或給粟麥或頒與粥食不使失養公又思飢民雖目下得食延生奈倉庫空虛倘再遇凶荒何以接濟乃大書榜示告諭富家巨族勸其捐貨資粟以裕倉廩以濟飢荒告諭詭出早有河間富民趙守賢者家資巨萬年近七旬無子乃親赴院中投詞案下情愿將家資悉捐到官糶穀賑飢餘者存之義倉于公見詞親令起來以禮優待之看府官設席款待加以賓禮令馨花賜酒仍備鞍馬旗鼓旌匾迎送街衢又以花紅羊酒彩緞犒賜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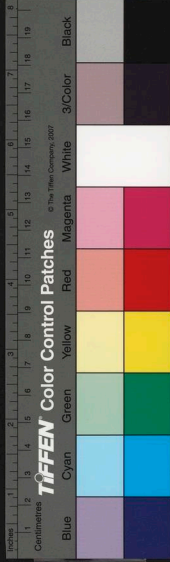
© Juh Tijen Company 2007



其家即星夜資本奏聞不一月昏下着有司建坊旌表義民於  
閏巳仍月給米一石冠帶紫身當時趙老冠帶到院拜謝于公  
公令免拜曰此是朝廷旌尚義之典何勞拜謝因問趙老汝年  
幾何着幾子趙守賢稟曰甚今年正七廿歲並無子嗣于公曰  
吾觀汝首龍尚義陰德不小年雖七旬躡貌健厚非無後者乃  
勸其納妾以律後嗣公令里老擇一貧家女到院命趙老納之  
趙老領謝而出後趙守賢將及一年果生一子至院中叩謝于  
公公心甚喜以為天之報施善人如此之速于公思吾德出告  
諭趙守賢先來損資賑濟亦良民之豪傑也嗟美久之仍大張

榜文勸示各處張掛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TAIWAN-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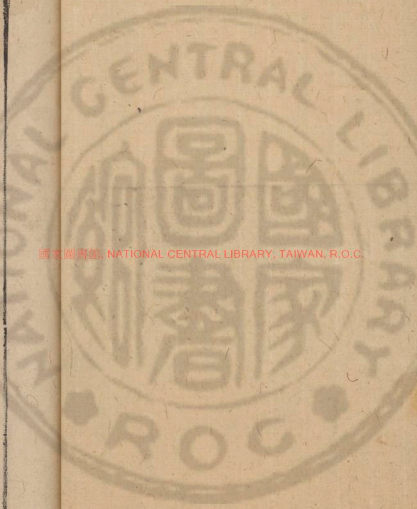
第十傳

于院示捐資勸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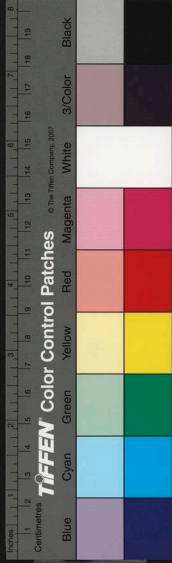
衆民誦派齊歌謠

公即令出榜大書勸示于諭張懸掛通衢其畧云

巡撫河南山西都察院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于為承奉  
朝命撫濟飢荒事照得河南山西二省飢荒為甚貧民流散  
缺食數載本院蒞任以來即將勸欵賜賑濟銀兩并各府州  
縣無得錢糧及預備倉糧盡行蠲散以濟其急難日下少甦  
民間將來猶恐不支實是看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無  
袴腹而啼飢號寒者其數何也能預為備耳今本院即捐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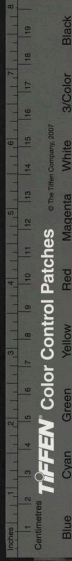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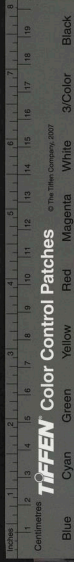
資二千五百兩。復蒙賢有司主高、孫、李、劉、楊諸公各捐俸資五百金。為善舉要之本。然雖有此。尚未克盈。倘遇凶年。將何週濟。本院懇訪民情。頗知閭閻之事。今特出榜勸諭。爾等賢良富家巨室。有能捐二百金以上者。當即與札帶獎勳。有能捐四百金以上者。當即奏開錄為義民官。建坊旌表。或本身原有官職者。即恭封其祖父。或錄其子之名。衣巾寄學。有昔年賤價糶米。今肯輸千百石。仍照昔日賤價賣於民間者。亦用前樣旌獎。或收留遺棄子女五六口。并十口以上者。或肯減一二錢時價糶賣者。本院已前日面諭。

衆里老。昏照前給賞旌表。不謬。有賢士大夫能捐貸者。亦即保奏。不時擢用。本院每思富貴之家。如有三千金家資者。可捐貸百金。有萬金者。可捐貸三百金。亦不過三十分中出其一分。况捐一分之資。而活數千人之命。除功豈淺淺哉。後必有報之者。本院常見有司官因飢荒之歲。每令州縣官督察里閭勸報大戶。其富豪大戶不知捐貸賑濟之德。甚洪。而反百計蠶絲。用錢賄賂。求其脫免。里胥得遂其奸。脫上戶而報中戶。有司不查其寔。又不再三閭諭。往往轉相擾害。亦何上下之愚哉。假如用蠶絲賄賂之費。孰若捐貸以賑飢貧。上舒



朝廷之隱憂。下為子孫之積福。中又不致為里甲之科需。本院今論捐資賑濟。定勸汝等為此好事。汝等反吝財難捨。及一聞僧尼設法化緣。遂能捨大資財。以邀來世福德。豈非妄謬乎。孰若捐數千百金。以濟嗷嗷飢苦之民。寔有見在無量功德。故西蜀張詠能立法捐資濟貧。子孫數世榮貴。浙江蔣氏以平糶賤穀。兄弟三代為神。所謂仁人者。其利甚溥。其報甚隆。生前則萬人感戴。死後則百世流芳。多有富彙之家。平昔慳吝不肯捐資賑濟。行此美事。是誠愚而不悟者。嗟乎。眇眇一身在世。食用有限。死又將不去。且終日營營。千謀百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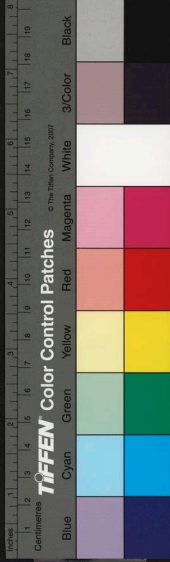
作牛馬不肯少輸一二。為此美事。今本院每縣置二倉。一曰尚義倉。一曰平準倉。義倉即賢良捐資輸穀之倉。平倉即豐年贖價買進。若遇凶年。照昔賤價乎糶者。即於倉前立碑。勒名。大書某人捐資若干。某人輸粟麥若干。計全活人若干。不但立碑建坊旌獎。亦在在口碑。為人傳誦。賢良仁富。見此荒年。豈無惻隱良心。欲捐輸濟困。又有好徒。不思本院推誠勸諭。反設言阻塞。其尚義良心。且言今捐百金不難。恐他日又有別項大役。又有言捐資不難。倘又要人去買穀輸倉。則人財兩為賠累。今本院一心為貧民甦困。勸爾賢良。既肯捐資。



資穀又豈復勞汝買輸決無是理切不可聽奸徒或阻本院  
所以立碑勸名留後者一則旌賢良尚義之功二則杜後不  
許再將尚義之家有別項大役索援也本院亦思爾等富家  
巨室皆辛苦營生成家立業必不強致之但本院推誠待人  
諄諄勸示爾衆當以本院之心為心待後豐熟必計數給還  
安肯欺謬今出示後爾衆若不與本院之誠他日府州縣官  
詳定報名到院是頑民也反為丕美故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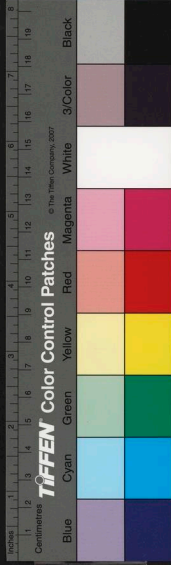
二省人民見于院榜示開誠勸諭有富豪良善莫不欣然樂捐  
實粟以尊明示其最高義者河南則趙守賢高從善孫祖楨劉

德洪山西則楊有年王永李文科邵承芳朱朝卿至今高孫楊  
王朱五宅皆奕世簪纓趙李劉邵四家子孫蕃盛可見濟人活  
命之功天必陰祐其後也公乃着縣官每里選忠正耆老二人  
協同里中照舊日冊籍查計人口給與半年粟穀銀兩仍着縣  
官不時稽查不許里書作弊徇私如有別省流民飢餓到來亦  
令隨在地方就食度命不可趕逐此法行之民沾實惠而得全  
生公即每縣置二倉立碑刊諸尚義之名又給與冠帶奏聞建  
坊旌表給匾賜其家免後各色差徭冗役二照示與而諭  
里老之言一毫不謬公又是人於成熟處收買粟麥如湖廣四



川等處皆起本院勘合公文，備書較糶郵鄰，無過糶等語。俾獲朝廷德意，皆吾赤子，若分彼此，大非仁人君子之心。若有以到貴省糶買米麥，及貴省之米搬運來麥前來者，俱不許恃強之徒，過關攔截。若貴省有此之徒，係是刁惡害民之蠹，希重治之。若州縣官有過問者，當為推情毋阻。其差人輪買之處，是以無人敢過。其買糶來江倉粟穀，公算其盤費點折虛耗，皆公自獨資賠補其數，置之倉廩。若遇凶年，乃分次貧極貧，諒人計口給與。後兩年之間，時歲成熟，公即查計先年捐資資糶之家，各照數算明給還。有尚義者，處以大德，不願領者，仍貯庫貯倉，又

有幾處倉廩，如先年賤價買糶者，資本三錢，加利五分，六七錢者，加利八分。給還原糶之家，故富家巨室，并小戶貧家，無不感德思恩。公又訪得鰥寡孤獨者，皆查養於卑田院，亦月給米粟。二季與布疋，並無遺失。仍令各處設醫藥局，以療疫疾。蓋大荒之後，必有飢傷之病，公乃究軒岐之奧旨，極斯民於壽域。又設社學於里邑之中，令教孤寒子弟，使教讀者，令其自洒掃應對，出恭入敬之禮，循循道之。其教諸生儒，每月給米一石，銀一兩，作為教育子民之儀。自此數年，全活萬萬，教育萬萬，百姓深感公恩，有歌謠一篇，以見當時公之德政云。



凶年飢歲貧無粟  
兒女賣與富家翁  
春來只有四斗糧  
失妻共食一河盤  
引領着看作餓草  
惡聞巡撫至此却  
示民出粟自捐俸  
幸蒙尚義諸耆俊  
大家小戶皆得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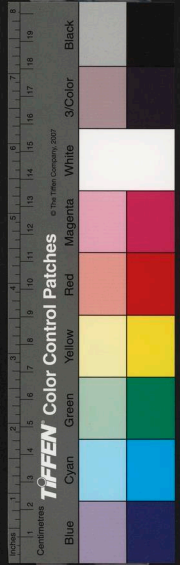
囊空入抵臂髀  
男止換六斗穀  
粟糶夾糠煮薄粥  
而漸毛羸皮搭骨  
精液耗乾無淚哭  
聞倉賑濟飢與荒  
諄諄復諭富賢良  
資資輸穀到官倉  
頃然而邑生容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寡孤獨俱有養  
趙父杜母今復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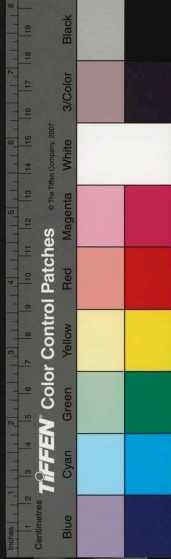
醫藥調理救災傷  
天遭恩官拯二方

歌謠至今誦之。于公每巡視。日見河南地方。逼近黃河水勢。極  
洶。每留心計畫。待百姓農事完。平少暇之時。乃親自令民採取  
青柴蘆草等物。堆積近水之處。以備捲掃之用。仍築數處大堤。  
以遏水勢。堤傍種樹。以固根基。每五里立一舖。專又看守。少有  
坍塌。即時修補。至今保全水患之功甚大。公每見河南山西大  
路遙遠。當暑熱災天之時。商賈往來。又無遮陰少息之處。多有  
喘渴中暑而死者。公甚憐之。乃使人夾道兩傍。栽種柳樹極多。



不三五年間。柳樹漸長成陰。公又於大路中築高墩數十處。傍邊多開淺塹。亦種柳樹萬株。或三里五里。濬開一井於路。連開數百餘井。一則透泄黃河水勢。一則住民與行人得水以濟其渴。又於井畔通造一亭。與往來之人憩息。至今柳樹合圍成陰。行人得水以舒吻渴。古跡猶存。實萬代之績也。公又見大同山西行都司十三衛。俱在大同地方。富遠。巡按御史不能一一遍歷。軍備并伺。事多不法。以致老弱充當。冗食者衆。及聞警報。不能騎刻猝至。為害不小。公乃上本。奏請專差監察御史一員。於大同屬門等處。控壓邊境。庶不致邊政廢弛。軍皆精練。至今

遵守。公又見山東陝西亦連歲凶後。多有逃移到山西河南二省者。恐日後貽患地方。即令住居相近者。編成里甲。另立鄉都。若住居星散者。就於各鄉都附近處安插。亦各立里長管束。仍復墾農荒田。退灘餘地。開計畝數。令其耕種。躬生業。又奏河內懷慶陝州等處餘糧。有見在倉五七年之上者。奏聞量減時價。糶與陝西山西飢民。并直隸潼關軍餘與河南安插逃民等象。全活億萬民命。于公處置飢流之民。皆得其所。地方果然寧靜。家家樂業。皆公撫勸之績也。公一日出巡過城南。忽見旋風驟起。吹得隨後之人。眼目難開。少刻捲起一堆冬青樹葉。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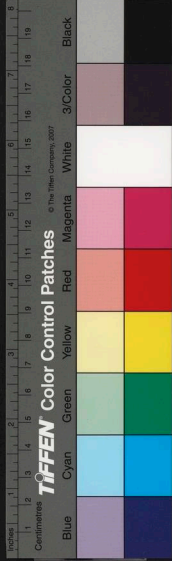
第十一傳

戮姪僧救全少婦

孫老嫗規諫賢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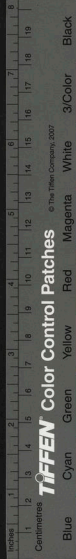
于公因出巡過城南。偶見旋風吹捲冬青葉甚異。遂問左右曰。此葉甚大。其樹必大。何處有此大樹。言未畢。傍邊一皂隸稟曰。城西南有靜米寺。寺前有二株大冬青樹。必是此樹。葉吹來。公聞此言。遂問離此有多少路。皂隸稟曰。離此有二里路。公即命人役一齊擺道。逕往寺來。果見巍巍一大樹。即將此葉比之。相同。公曰。此處必有冤枉。早見兩個僧人出來迎接。公細觀二僧。俱帶惡形。即為問之曰。前日有人告汝二僧謀害人命。埋此樹

公馬竄前。捲來捲去。公暗想曰。此時當盛夏之際。萬物正茂。為何有此敗葉成堆。捲來。此必有異事。遂令人拾取葉來看時。其葉頗大。因問左右。何處有樹。大冬青樹。葉道。言未了。傍邊閃出一人。此人不知所稟何事。



下二僧聞言面如土色口中雖然抵賴言語先自塞塞公雖見僧如此無有見証難於動刑乃即命人在樹下四邊開掘掘不  
二尺米有一屍帶血噴傷頭皆勒斫乃僵屍也公見之曰寬哉  
寬哉盛夏而屍不朽壞豈非冤乎心中大怒喝令將二僧拷掠  
二僧不待加刑即招道半月之前晚間見一後生領着一婦人  
在此經過僧等三四人正在此乘涼偶見婦人生得好遂起謀心  
用繩勒死後生埋此樹下公大怒急令人進內搜捉又孥住兩  
個僧有一僧跳牆而走亦被孥住搜進西房深奧之處果有兩  
個婦人一個正是其夫被謀死者又問此一婦何來婦人哭訴

曰妾因夫死七日同一九歲兒來此山中做粥麥飯衆僧見婦  
人獨行一齊強褻進寺三日前說兒子被虎跑去不知真假望  
爺爺做主公聞言大怒即審為首僧寘之典刑為從僧三人問  
發充軍一燒火道人并幼徒俱釋放將寺中衣服都給與二婦  
寄得小兒是僧拐去賣與人家公自捐俸資贖還俱看親人領  
回去訖將屍另葬於滌澤園中自此人又皆稱公為子青天子  
城隍子公明鑑如神雖婦以女子亦傳誦其德政公一日正坐  
堂見一老婦直入廳前痛哭不止公問曰老婦何事哭泣老婦  
訴曰婦人因兒子為事監禁獄中只得把十歲孫兒賣與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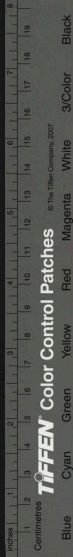
要救出水子養婦人的老命。賣得身銀三兩。趕早進城。要付兒子。救他出來。將身銀放在飯籃裡。送飯與兒子吃。就與他銀子使用。走到路中。婦人忽然起來。只得去東厠上解手。不敢將飯籃放在坑板上。就掛在橫樑之上。婦人心忙。要去得緊。忘記拿了飯籃。走到半路。猛又起來。急急轉去尋時。不知何人拿去。如琴銀又沒了。孫子又賣了。兒子又救不出來。婦人左右是死了。久聞爺爺是青天。活城隍。要與婦人做主。查一查。訴單大哭起來。只把頭在地上磕。磕頭破血出。兩邊皂甲那裡鳴得住。公曰。你這婦人不知人姓名。又不見人跡跡。且曠野之中。又沒

箇見証。東厠之處。又沒箇鄰居。這樣沒頭公事也來混債。那老婦抵死叩頭地下。告曰。爺爺包龍圖魯新七寸二件。及頭公事。爺爺這一庄事。斷不出于公。被老婦說了此言。一時奮然起來。叫那老婦且起來。待吾與你尋獲還汝。老婦見說。即忙起身。朝上拜了數拜。曰。好箇青天爺爺。尋還了我好。公仍理別事。老婦見公理別事。半晌不與他尋獲。又跪下大哭起來。兩邊皂甲喝不止。公令不可聽他。存心一奮。心中轉道。反被這村婦激惱。公欲差人到縣取銀三兩。給與老婦。忽見兩箇喜鵲。從老婦身邊一飛飛到于公案邊。一回。又飛去了。公仍理別事。老婦又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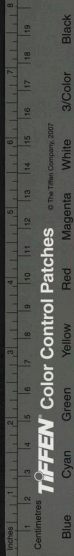
哭起來。皂甲又喝不住。正鬧嚷間。只見二鵲又飛下來。到案來。遠索了一回。于公乃頓悟。暗想曰。吾廳上人役頗多。况平日無。燕雀到吾之案下。今二鵲來得甚異。便問左右曰。此處有人叫。喜二否。兩皂甲齊聲稟覆道。有箇喜二。公問曰。這喜二作何。營生。皂甲稟道。是趕早賣炊餅的。那老婦聽得說賣炊餅的。他。就道。爺爺婦人轉去尋時。路上撞見箇賣炊餅的。公曰。是也。即。叫兩箇皂甲分付曰。汝可好好喚喜二來見。就令他帶炊餅担。來。切不可驚嚇他。吾在此立等。二人唯唯領命急急來到西門。見了喜二道于爺喚你喜二見說吃了一驚。心中慌亂道。公差。

我一向本分營生。又不為非。于爺喚我做甚。二人曰。汝自去見。想必要買你的餅。叫你連担挑來。喜二見說愈慌道。都爺少什。麼吃。要我的炊餅。公差我原不叫做喜二。我是姓程。排行第二。鄉音叫做喜二。想不是我。不要差了。兩箇差人見說焦燥起來。道。老爺叫連炊餅担挑來。不是你。是誰。一邊說。一邊拽了担。便。走。動。若于入看于公正在堂上尊等。兩箇差人帶喜二進見。驚得喜二聲已出不得。于公見了便問曰。喜二你無甚罪犯。汝。早間曾拾得甚物麼。程二聞得此言。心中少定。復道。爺爺。小。早。間。上。東。廁。拾。得。一。飯。籃。並。無。別。物。公曰。正是那飯籃汝曾動。



度稽二曰。小人不曾動。公曰。快取來。老婦人一見稽二。拿這銀籃進來。大喜道。爺爺正是。就令當堂開看。果然有銀三兩在內。公即給還老婦。因問曰。汝兒子為何事監禁。要銀使用。老婦新道。因欠王府債負。被他囑縣監追完納。于公聞言。雖然不樂。又取自己俸銀三兩與老婦。差人一同贖還孫兒。一面寫牌。着該衙門釋放老婦之子。用好言發回稽二。仍給銀五錢與稽二。稽二叩拜而出。人皆稱公神聖。又一日。公出外。至途中。見一夥小民。皆被繩索連串縛着。於道傍。公即命住轎問曰。這千人為何事的。衆人齊跪下訴曰。是王府較比房錢的。公曰。止有

朝廷命有司比較錢糧。那有王府比較房錢之理。公因前日老婦欠之子。欠王府債負。監禁獄中。有司承奉追比。今又見這許多。又受此責限。心中不悅。乃復問衆曰。汝等既貧。府中房屋居住。怎不還納租銀。以致如此。追比。衆民哭訴曰。小人安敢少府中房租。但因水旱不均。旱時府中又不肯乘晴修理。若有大雨。家家水滿。難以安身。租銀若或欠少分文。雖家守鷄鴨之物。亦皆拿去。准租內中。總有少一二箇月房銀。在不得。搬了出來。不分多少。一槩拿去。三日一限。追比。寔出可憐。望爺爺作主。救拔衆人。草命。公開衆言。心甚憐憫。即叫帶到院中來。衆官校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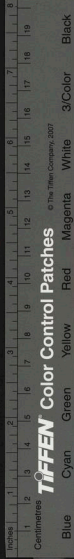


帶進院來。于公即提筆批云

豐年諒不少逸，款歲須從權免。晴時收盡衆之醵豚，雨下當  
不過屋中水滸。雖少欠一二月之房金，何必期三五期而責  
限。比較尊何國法，擬移任從民便。余王若妻房錢，等待年  
豐于爛任滿。

于公批畢，即發放衆人回去安心生理。若少欠者，待年熟時完  
足。衆人各各叩謝而出。公即親到府中見周王，極言時荒民貧  
之苦。周王一聽，從有後府中一應債負房錢等項，俱皆蠲免。  
一以見周王大德，一以見于公惠愛。周王自後常請公赴宴往

選述出百花園說公賦詩公述第五批百花詩賦每花題咏此  
首文詞華麗，膾炙人口，手極尊重。至今珍之。常時開筵暢飲，王  
亦能賦詩，每相屬和，亦是一代之盛事也。于公省巡二省，必經  
太行山過，一日晚間公觀此山，只見前面一夥人，各執鎗刀器  
械，火炬齊明，一齊擁上山來，不知何為。



第十二卷

化盜辨寃真盛德

判疑拔吏見無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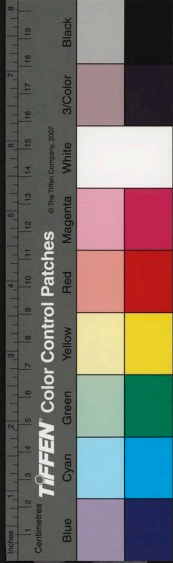
于公每巡歷二省。從河南抵山西。必由太行山經過。此山連亘數百里。時常有盜賊出入於中。當日公巡歷夜行過此山。只見前面火炬齊明。鎗刀器械無數。吶喊而來。手下人役遠望省見。相顧驚駭。不敢向前。于公見了。大聲曰。吾何惧哉。喝令左右止前。手下人役只得就着驚恐。聚在一處。緩緩前進。那夥盜賊漸漸將近。公乃大聲叱曰。汝輩何為者耶。知吾巡撫二省。于侍郎。否。昔在名荒。今來殺戮。汝尚敢如此橫行。將欲來劫吾耶。將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尋死地耶。汝衆且聽着。吾自蒞任以來。莫非有偏私乎。莫非有剝削重斂乎。莫非有資盤汚行乎。莫非有暴虐酷刻乎。莫非有坐視民飢貧而不賑濟乎。莫非有鯨寡孤獨而失於所養乎。莫非有大興工作而役汝勞力乎。莫非有撫馭乖方而激汝為盜乎。數者之中。有一於此。汝衆當明言吾過。甘受爾等之侮。若其無有可速散去。即宜改過學為良民。上不污祖宗之名。下免自己分身之嫌。中不留盜賊之名。道真於後。若仍不悛。蒼天不佑。國法難容。群盜見公威風凜凜。聲若洪鐘。言詞有理。皆感激。相頌曰。果是子翁。我等不敢為非矣。言訖。盡皆奔散。自後盜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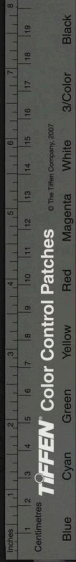
絕少。亦于公威德服久之一驗也。于公自北還。拜克從山西。還歷到河南省下。多日。有布政司左參議劉孔宗。自持廉潔。一毫不染。與人評素寡合。雖於同僚之中。少有不合。動輒面叱。其過馭手下。久役書史甚嚴。在任多年。遂為衆所排擠。當時有妻兄不遠千里而來。欲圖姐夫濟助。劉孔宗少少與之。釐費。冬。心遂出境外。其人懷恨。乃得封衆。回劉參政是我姐夫。凡事皆重托我。特差人遠途接我到此。謠語月餘。賺得十事。得銀百兩。假言進內說了。劉姐夫畫名諾矣。事無不諧。其人暗中騙銀到手。竟自潛逃。劉孔宗不知其事。依律問放。為事之久。其人見事不諧。





寫遺囑付汝時正恐汝害他性命他的遺囑寫說非吾子也一句  
家私田產盡付與女婿而外又並不得爭論觀汝岳丈取此子  
之名為非就有主見久矣豈有自生之子說非親生而辱名敗  
門乎豈有父取子之名為非是美名乎吾今為汝岳翁點明遺  
囑之字句云非吾子也而家私田產盡付與吾女婿外人並  
不得爭論公勸句讀畢遂判七分與其子三分與女婿作為撫  
長營業之事公後謂其小子曰汝父在日取汝之名為非乃一  
時之權詞耳吾今與汝判明家產非之名不美吾就與汝改名  
曰衍衍者為世相承之意小子聞言拜謝曰以公祖改父之

即央親人前往半路拿着騎銀之文箋各處打告有平日怪孔  
宗者又從而排擠之其誣錄之久又恨孔宗逆他事違孔宗夫  
人衆官交章劾論于公察知其寃乃直跪力陳孔宗之寃孔宗  
方得無罪孔宗深感于公之德其夫又立誓日奉三餐祀公後  
孔宗立官為工部侍郎亦公之疏雪而致之也于公二日生堂  
見一後生告姐夫謀佔家產業公差又拘其姐夫審問其故姐  
夫訴通小人怎敢謀佔他又家產岳丈在日自謂此子非岳丈  
親生有遺囑令其管其家產非敢謀佔公曰既有遺囑取來驗  
看其人即呈上公省罪笑語其人曰汝岳翁有智人也他當日



各敢不終身佩服。遂叩謝而出。此子因公之德。後來讀書領貢。薦授鳳陽府教官。後子公被誣死。衍上疏明公寃與功。乞加建祠祭祀以報之。此子即儲衍也。子公因院中堂鼓舊損。聲音不遠。乃令一老吏寫牌取鼓。吏持筆半胸。寫牌呈上看之。不中公意。公傍立一小吏。公命寫牌。小吏承命。即提筆寫云。巡撫二省都察院于。仰造鼓舖戶。速辦堂鼓一面。務要緊棚密釘。輕擊遠聞。置之軍中。三槓令敢勇之士先登。懸之省下一。鳴使聚斂之官警退。今欲筆故。鼎新爾當用心整飭。院院中隨給價銀。如製不堪定行究治。

小吏寫罪呈上

于公覽訖甚喜。遂問小吏何名。稟曰。賈瑀。乃是府中僉來伏侍老爺。于公見他敏捷。心中有意擢舉他。一日于公出巡未回。賈瑀見院中屏風上。有一幅唐人韓幹所畫五馬歸廐圖。甚妙。高處畫着一條斗方白紙在上。賈瑀看見筆力甚健。一時秉筆。援筆遂寫一詩於上云。

一日行千里

曾施汗血勞

不知天廐外

猶有九方臯

賈瑀題寫罪。既而恐懼。欲塗洗。又不可。不數日子公回院。賈瑀



伏地請罪公問其故賈瑀稟訴其事公觀詩畢喜曰汝無罪不過一時乘輿而作非有意為之何罪之有吾前日見汝能文今又能詩可為小有才者自後伏侍上司當小心謹慎不可造次正分付閒遠值公榮桌至敬公處命賈瑀取一木片觀墊平正其案桌遂不至敬公因謂賈瑀曰汝既能詩何將觀桌之事為題作詩一首瑀不索紙筆即占一詩云

寸木原因斧削成

每於平處建功名

一朝觀進基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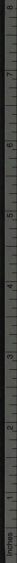
能與人間定不平

公聞賈瑀所吟之詩極口稱贊曰觀汝才華若此不宜久處於

下遂即收為本院巡吏後考滿進京考中除官經歷後累官至工部員外尋陞江西參政典蘇州府知府况鍾同登三品之職况鍾亦吏員出身累陞至蘇州知府在任十九年食泰故俸蘇州士民仰戴稱為况青天若賈瑀與况鍾亦可為吏員中傑出者賈瑀若不遇于公亦不能甄拔到此于公在任年久過天旱時公即誠心禱雨雨隨至遇年潦久雨公即虔心祈晴指日見旭所以二省人民安阜盜賊潛消家家樂業也不期公之父彥瑒病故公聞報即日斬衰就道而行百姓聞之潸泣固留公謂百姓曰為人在世忠孝為先安有父喪而不奔回守制者汝輩



不必苦留，決不可少住也。公遂換馬單騎，急急奔回守制。百姓  
隨路泣從者千餘人，有赴京保留者萬餘人。朝廷見百姓等苦  
保，旨下奪情起復。公再三哀祈乞終父喪，詔方許之。二省士庶  
王氏等，合建生祠侍奉，報公之恩。其時入京官員俱用在任土  
宜人事，餽送當道。惟于公廵撫十餘年，未嘗有分毫土宜人等  
餽送當道，并相知者。公丁父憂，繞闕不期，母夫人劉氏又卒。公  
獲丁母憂，朝廷遣行人汪瑄來，欽賜諭祭，營葬畢，行人奉旨，迫  
公還朝。復任公再三乞終喪制，朝廷不允。公復上表章懇乞  
終制，後朝廷方允。不談于公守制終喪，且談會朝廷新命一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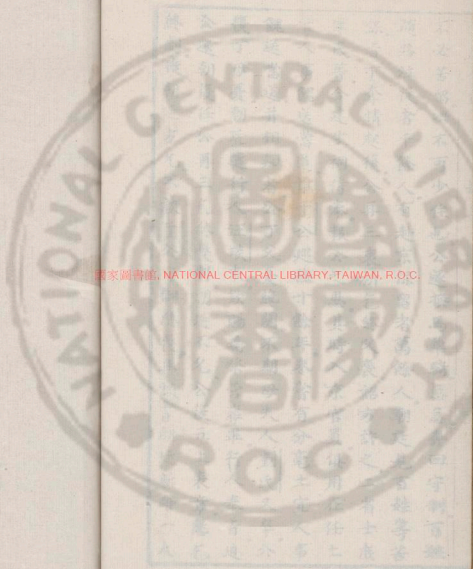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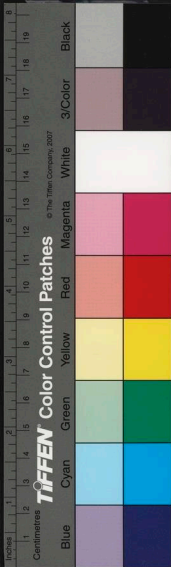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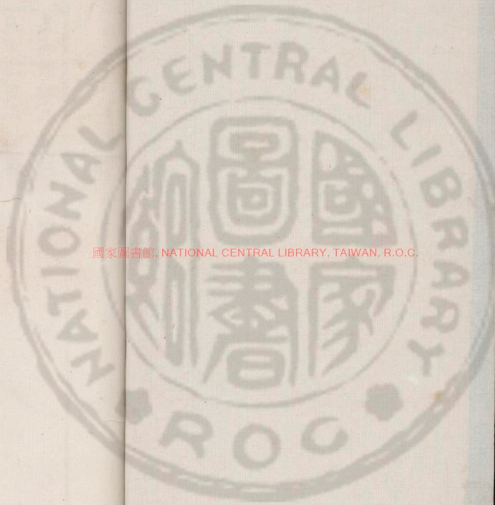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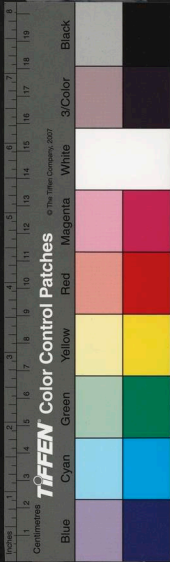




叙和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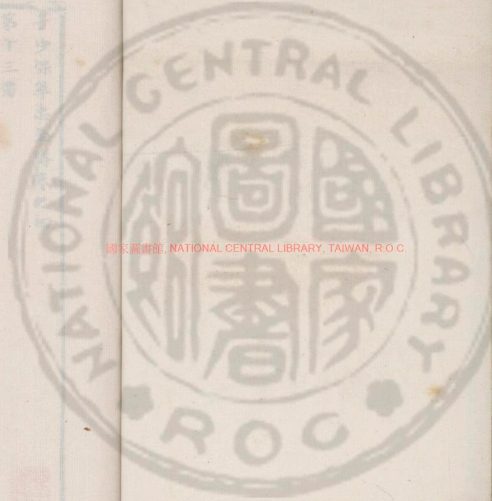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王榮可後誅錄

太后無怒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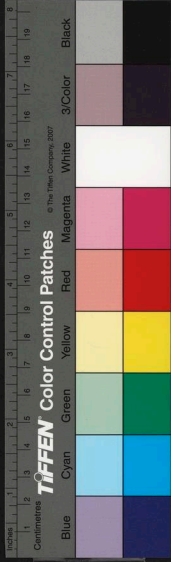
宣德十年丙寅前直正故管保時止故帝年方八歲母臣公輩前  
 請命以太后起朝承運無政制中有三楊閣老輔誅拜家一位  
 是以丙春和議人姓楊名過守士奇輩東里時人稱為面楊字  
 初第二位乃是胡廣不首聽入姓楊名濟字弘濟既得歷居湖  
 廣之東故人籍為宋楊宰相第三位乃是阮定定安燕人姓楊  
 名宗字勉仁號說庭居湖廣故人稱為面楊字相繼二人而其

3437513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蔡依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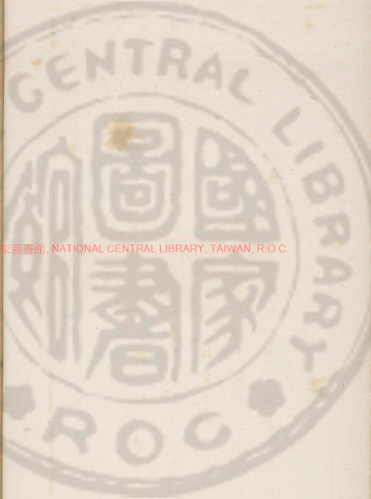


少保孫志全傳卷之四  
第十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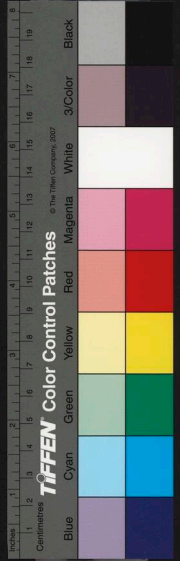
王振時確誅諫職

太后盛怒暫徇情

宣德十年駕崩，後正統登極，時正統帝年方八歲，羣臣合章祈請命張太后臨朝垂簾聽政，朝中有三楊閣老輔佐邦家，一位是江西泰和縣人，姓楊名過，字士奇，號東里，時人稱為西楊宰相，第二位乃是湖廣石首縣人，姓楊名濟，號澹庵，居湖廣之東，故人稱為東楊宰相，第三位乃是福建建安縣人，姓楊名崇，字勉仁，號默庵，居閩海，故人稱為南楊宰相，繼而又而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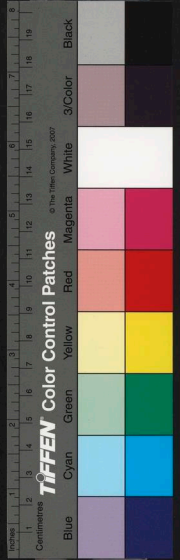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稱之故曰三楊。三楊闖亂舉政，果然國家寧謐，更兼止有張太  
后仁聖懿明，兼臨天下，果皆民安物阜，正舜日堯天之時也。正  
統年幼，獨喜任一中貴人，遣中貴人，乃是山西大同人，姓王，  
名振，自幼奉上旨，揀選進宮，翰林官教習經史，頗通六藝，擅作  
聰明，能吹彈歌舞，兼有才思機巧，又嘗不及，自幼伏侍正統  
及今帝登位，凡王振所奏皆從，因命掌司禮監事。王振既掌監  
事，遂作起威福，愛人趨附奉承，廷臣少不如意，即得上旨，或譴  
或奪問，或調遠方，或革職，自此以後，人皆畏俱王振，而振見人  
附己，前行無不遵依，乃至憲發兵救復安南。即交永樂年間三

征交南，俱皆臣服，又屢叛屢伏，至于宣德年間，又叛，蓋朝廷因  
久勞人民，而征遠國，遂舍之不伐。此時王振欲立威外國，乃發  
兵十五萬，命定西伯，蔣貴充總兵官，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  
征安南，木麓川思任發，奚名連歲，興兵，遂使中國之民，困於鉅  
鉅，兵連禍結，所費輻輳萬萬，時有翰林侍讀劉球，素懷忠耿，見  
王振專權，妄起兵端，國家耗費百姓怨嗟，乃上疏奏劾，振時正  
統帝年幼，凡奏本皆由王振之手，振見此疏，大怒曰：「耐這廝  
無理，汝又非言官，干汝甚事，遂蓄恨在心，思欲害之，偶值編修  
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得以祀神，尊王祭祀，王振看見此本，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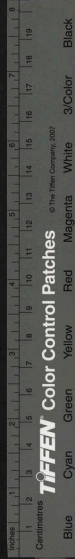
怒曰翰林官反越職僭言朝廷官爵擅自邀求輕造譏謗竇神  
祈福前月劉球本土有選徵臣以隆祀典等語振乘此機會即  
矯上旨擗董璘劉球二人俱下錦衣獄中振後與心腹錦衣指  
揮馬順言曰董璘之事尚可恕他對耐劉球這廝勸我安起兵  
端獨專大權要我萬歲爺殺我汝為我決不可輕放他馬順  
領命遂重加拷掠逼令劉球招董璘之事是他主謀劉球抵死  
不肯承認忽一日王振令人持一紙與馬順順即到獄中使捧  
劉球到一僻靜之處布置劉球公見了惡刑驚得魂不附體  
口中只叫曰吾今為國去奸反遭汝等奸邪毒害吾死之後只

夕訴於我太祖暨太宗之靈仲吾冤抑被害之辜明吾忠義執  
國之心先擒汝子後誅汝身馬順聞言遂捫其身而死甚是  
酷烈可憐忠義學士劉球為國除奸反遭馬順毒害而死此後  
人人畏懼無人敢劾王振這劉學士遭馬順之害一忠忠魂不  
散逕附體在馬順兒子身上歷數馬順之惡馬順見其附體於  
子多請僧道禳解求釋只見其子口中說道馬順汝害吾甚酷  
吾今已訴知上天不過七年之間汝之死日此吾无恠酷也汝  
今解禳何益禍不旋踵矣言訖其子口鼻流血面目皆青腫而  
死馬順見兒子被劉公忠魂附體活耗而死心中甚懼悔之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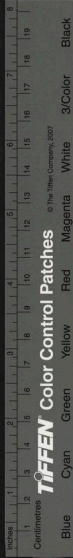
及王振聞知心亦驚恐遂稟言即放出董璘歸田里王振正令人釋放董璘忽宮中內相到來傳出張太后旨召王振振聞召驚得面如土色然想曰此事只我與馬順容為之張太后安能得知正慌懼間又有內相催促王振只得忙至宮來朝見張太皇太后太后屢問得王振弄權因此親臨別殿先召大臣楊士奇張輔楊滂夏元吉寒義楊榮胡濙等朝見張太后太后正中端坐左右女官皆雜佩刀劍侍立擁衛東首時正統帝端立西首直下英國公張輔同諸大臣皆恭立張太皇太后一一動問皆有獎勵之詞及問至楊滂巧襲曰昔先帝嘗稱卿忠誠不

意今日得見也你道太皇太后為何出此言當時洪熙為大子在南京監國時永樂因漢庶人出征有功心中甚喜庶人囚其喜每進諛言毀謗那洪熙有奪嫡謀太子位之心那時楊滂做學士時若苦泣諫永樂帝永樂大怒遂下滂於獄中十年滂雖在獄手不釋卷人譏謂之滂笑而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後來到洪熙登極即放滂出獄遂陞大學士兼文淵閣當日張太皇太后見滂故有此言稱及張太后顧謂正統曰此六七臣皆先朝所簡拔以貽與皇帝者凡有事必與之議若非此七臣所贊畫者不可行也正統帝唯唯受命沙頃宣王振至俯伏階下



太皇太后一見顏色頓異曰汝伏侍皇帝起居聞汝行事多不得令賜汝死侍衛女官聞者即掣劍欲斬王振那正統帝忙跪下求免諸大臣皆再三叩懇張太皇太后曰今皇帝年幼未能週知事務若留渠用事日後必誤家國矣我今暫聽依皇帝暨先生之言赦振自後不得與渠干國家大事言畢張太皇太后即命駕回內仍命上賜英國公并諸臣等酒飯諸公飯畢乃辭拜上而求後宣德崩張太皇太后將宮中一應玩好之物不怠之務悉皆罷去又禁不許差中官出外辦事若差出外恐其生事凡有大政事必跪啟奏皇太后太后令付閣下議定施行每

隔數日必遣中官至閣中查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輔臣即以帖開某日有某中官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皇太后乃以所事給之相同則不究問設若王振自斷不行閣下議者必以詔切責之由是王振不敢為非終張太皇太后之世也且不談張太皇太后之事且談于公丁父母之憂服滿起復當時山西河南二省士民人等有千餘人上言懇公復任旨未下公朝罷乃拜訪象官象官俱來拜賀公一一回拜于公亦拜謁王振適值少卿薛瑄亦到瑄所各相見禮畢王振不遜二公之位乃遽然上坐于薛二公即曰此非禮也論及朝廷之禮叙爵則吾等職



品相同。論今日相見之禮。吾等是客。公是主。豈有主坐客位之  
理乎。言畢。二公亦高坐於上。不談言語。茶罷而別。自此王振與  
于薛二公不睦。過十餘日後。于公早朝回歸。忽見前面大喝道  
聲。行人迴避。于公只道是那鄉王謁陵回朝。忙下馬迴避。隨從  
人說道。非是那鄉王駕來。乃是內相王振。于公聞言。跨馬前行。  
觀看。果是王振。乘着四明車輦。隨從人役頗多。猶如駕到一般。  
于公看見。已是心中忿怒。不期王振跟隨人役。倚振之勢。大聲  
叱曰。兀那甚官。此不避俺家王爺。于公見喝。指着從人。叱曰。汝  
仗誰之勢。欲人迴避。正論口之間。王振垂着車輦到來。于公曰。

汝有何德能。妄肆尊大。擅敢乘此四明車輦。兩下逐爭競起來。  
路中過往官員看見。齊來解勸。于公對眾曰。昔虞舜曾製此車  
輦。巡遊天下。採訪民間利病。恐不能悉知。顛連幽隱民情。故制  
此輦。名曰四明。即大典所謂明四目。達四聰之旨。招求四方賢  
才。採取四方言路。洞燭四方民情。他今妄自尊大。擅乘此車。僭  
越無禮。汝謂朝中無人乎。誰不識汝妄為之制度乎。吾因汝是  
皇上寵異之人。不與汝較論。前者拜望禮也。汝又高坐無禮。今  
又使從役叱吾下馬。汝視文知無物耳。吾豈銀汝哉。言畢。即將  
王振車前橫戟亂擊。眾官見于公言詞有理。心服其能。遂勸開



各各散訖。王採心中懷忿，欲尋事申傷于公。又思得于謙是  
宣德翁翁簡任之臣，又懼那太皇太后在上，恐其知道，因此不  
敢傷于公。公明且遠，遂託疏劾王採。正統帝覽之，欲將于公發  
錦衣衛責杖。又省曰：此臣乃先帝簡拔之臣，若發下去，倘有差  
失，使朕有殺諫臣之名，遂留中不發。于公見奏不下，又因父母  
之變，過哀，遂染成一疾，乞休養病，願以孫元貞子來二人代巡  
二省。候明旨不下，原有千餘人在京乞公復任的，聞得公乞休  
養病，眾遂往通政司、都察院等衙門告乞公復任。又晉周二王  
亦各有來保留于謙復任。王報接著二本，遂與心腹王毛二人

計議。王採曰：耐前者于謙當眾言吾之過，吾決欲設一計以  
害之。王毛二人忙搖首曰：難害。渠日前于謙固劾汝之過，那萬  
歲爺欲發于謙，到錦衣衛責罰。又沉吟半晌曰：于謙是個好官，  
况又是我先皇帝簡用之臣。朕若一時發他下去，倘有差失，壞  
朕的名德。後來因見于謙病本乞休，要以孫元貞子來替代。故  
此看吏部知道此事，惟我二人知之。且張太皇太后素知其能，  
難以害他。况今二省與周晉二王并官民人等，俱有保復之本。  
依我愚見，莫若乘此機會，仍着他前去巡撫二省，免得留在京  
師見他動氣。若差他前去，眾官到說汝有容人之量，那萬歲爺





又見你不念舊惡。愈加信任。王振見二人說得有理。隨即依議而行。遂票出旨。着吏部降于蕙。二級為大理寺少卿。仍差巡撫二省。公聞有旨下。只得帶病辭朝。而行。時正統十一年三月廿一日也。公辭朝到任後。未知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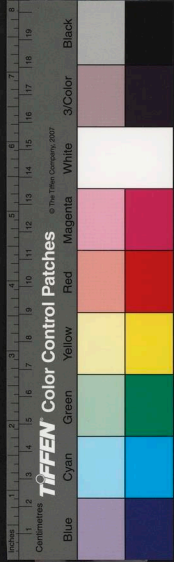
第十四傳

權璫蒙蔽勸親征

王師敗績於土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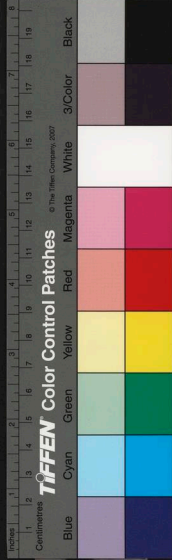
王振見于公遠去。心中消釋其忿。不期張太皇太后升仙。二楊閣老俱皆老耄。不能理事。病者病。殂者殂。朝中大權。悉歸於王振。振遂肆無忌憚。竟差譯使馬雲馬清陳友李讓等三百餘人。前往北外太師也先。先處買馬三千匹。使臣領振差使。運到瓦剌地方。來見太師也先。也先見南朝使臣到。心中甚喜。乃殺牛宰馬。大宴使臣。甚是恭敬。又着許多婦女吹簫弄笛。歌唱隊舞。馬雲等吃得大醉。因乘醉中大聲言道。汝這般亂說亂舞亂跳。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甚好看。吾中國有的是美女美婦。歌舞女樂。笙簫管笛。何等齊整也。先聞得此言。心中就慕想起來。沈沈半晌。衆部長一齊說。起中國果有好婦女。其時伯顏與昂克二人。即開口道。俺聞漢時曾有公主許配俺們。這如今既是兩家和好。何不結為姻親。衆部長聞言齊聲道好。再三言之。馬雲初時尚未應允。後來一餐吃得大醉。就亂言亂語。應承也。先聞允。心中大喜。明日遂選良馬二千五百匹。詐稱三千匹。又多備寶刀弓箭。駱駝貂鼠等物朝貢。一來進貢。二來作聘。其馬價銀緞。一一皆用別物償之。馬雲等辭別也。先帶領衆軍一齊到京。那裡敢說起婚姻女

樂之事。又把也先抵償馬價。犒聘之物。隱避方敢來見王長。五取即親自來點視馬匹。止有二千五百匹。少可五百匹。雖有駱馱五十匹。不足馬數。取乃大怒。遂把這朝貢的人。毫無費賜。又把馬價減少。反到回驛館。大言責備來貢的人。那來人聞言。悶不樂。不敢回言。記恨在心。急急回歸。當時也先送馬雲等同衆回兩進貢時。即誇示諸多部落。仍稟知脫脫不花。可汗道。南朝自遣使臣來通和好。又許俺們和親。不日即有好音來也。諸部落聞知。俱各前來稱賀。誰料這些進貢的回來。見元將事情說了一遍也。先即問趣賞賜并婚姻之事。衆人齊答道。還要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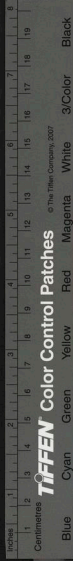
起賞賜婚媾之語。說得俺們性命回來十分之好也。先聞言氣得昏倒在地。各部勸起也。先大怒。遂與各部誓約。點起衆部併諸處外方人等。共有七十餘萬。詐稱一百萬。一齊衝擁到邊關。時正統已巳十四年七月初五日也。其日欽天監奏。營惑入南斗也。先統衆到邊。大肆掳掠。攻打各關。哨馬飛報進京。報道北兵圍楊洪於花馬池。逼朱謫於瓦子關。敗顧興祖於獨石。進石亨於馬門關。大同宣府諸城堡俱皆失陷。殺掠人畜萬餘。各處烽煙競起。王振聞報不與衆官商議。力勸今上位親征。正統帝遂下詔親征。群臣急見有旨下。即便連章進諫。皆被王振

阻遏不行奏聞。此時災異屢見。王振竟不省。仍勸令上位親征。明日又發旨下。將欲就征。衆群臣即時至五鳳樓前。執章候諫。王振一見衆官。即問曰。衆官員至此何為。衆官對曰。特諫止聖駕不可親征。振曰。汝衆官不聞瀘淵之事乎。衆官對曰。今時與宋時不同。昔契丹無故犯宋。興兵乃貪兵也。兵法云。兵貪者敗。且有寇準決其謀。高瓊施其勇。故能成功。振聞衆言。反諫衆曰。宋獨有人。吾國豈無人耶。遂不聽衆官之言。接了許多諫章。徑往內廷而去。時正統十四年巳巳八月初六日。傳旨下。着公弟邨王與太監金英興安等留守內都。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



高毅都御史王文學士陳循高輅江淵等皆留守北京權監察  
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巡撫江西取回南直隸巡撫侍郎周忱入  
朝取回巡撫河南山西侍郎于謙入朝遂命英國公張輔公年八十三歲  
成國公朱勇為先鋒平鄉伯陳懷都督井源為左右翼正統  
命王振同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瑩學士曹鼐張蓋等官  
扈從親征當日共點兵五十餘萬正出行之際忽然雷震奉天  
殿殿中角椽俱折棟瓦皆碎文武百官見此災異即合章俟候  
於午門外諫聖駕王振將昨日衆官諫章蒙蔽竟不奏上今日  
復見衆官刻於午門之外乃一馬當先問曰今日聖駕三發汝

衆官何得再諫衆官擁住諫阻王振曰自祖宗以來每每親征  
未獨今上也汝等不識時勢安曉兵機大喝軍士擁聖駕前行  
諸文武大臣只得匆忙隨車駕出得都門連日颶風苦雨軍士  
慌張行至大同聞得敵勢甚猖獗王振遂矯上旨先差都督井  
源等二萬人馬衝陣不兩日報捷并都督兵大敗不知所往王  
振聞報忙矯傳上命差平鄉伯陳懷領二萬人馬接戰平鄉  
伯領命遂遣人馬與敵交鋒身遭五箭尚猶督戰可憐忠勇都  
督終於箭射身亡此時成國公朱勇連勝二陣怎奈援兵不至  
手下軍兵苦戰一日一夜米糲不食充饑兵士紛紛亂竄朱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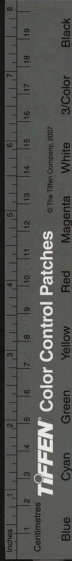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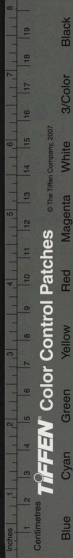
見勢已去大呼曰吾念為王振所賣奉命有功無功應贖乃天  
殺也今日盡忠報國死亦無恨但得人殺也報知我主上即速  
回駕庶不有失顧謂親兵指揮伍宣曰汝素忠勇可豫命殺轉  
報知我聖上可急往附近關津回進不可遲也嗚呼舉大呼一  
聲自刎而死親兵指揮伍宣見主帥自刎泣下數行豫命殺出  
果然英勇當之者死左衛右安邊殺數十人身中三寸濺箭血  
汚袍鎧死戰得脫奔至皇上營見王振報曰朱爺自刎全軍  
沒吾今撞死殺回可速請聖駕轉往近處關塞不致陷有失悞  
王振猶自不悟尚叱伍宣大罵曰悞國之賊到此尚當藏

耶大呼曰吾主將盡忠而亡吾敢不守義報主而死連呼數聲  
天子殺予亦自刎而死營門外衆軍遂焚其屍且箭鏃將滿一  
升諸君皆嘆息悲咽王振猶然蒙蔽不聞此時英國公張輔老  
病卧於軍中聞知此報身不能起忙令人代奏速勸主上急往  
附近關隘而回不無恐恨大事王振又阻竟不報聞尚書王佐  
知事不濟只得俯伏於草莽之中祈請皇上速轉振又矯上旨  
令退學士曹鼐等見勢急迫假作書以和為名速請聖駕轉然  
後再圖別議振反大言曰堅儒不知兵事阻撓軍機當有欲天  
監正彭德清見王振尚發此言乃大聲斥曰莽驕示警決不可



見屍橫遍野血聚黃沙此時將士雖欲奮勇奈兩日飢渴力不能支頓宇雄兵五十餘萬皆王振一人所致也大臣死者尚書鄭瑄王佐英國公張輔學士曹鶴展岳等皆被難後人只收得衣冠歸葬王振亦被亂兵殺死正統見文武將官及王振俱已遭害上有親隨四五百人皆非猛將強兵乃慌忙下輦坐於高崗大石之上親兵俱圍繞其下不多時只見兩員敵將飛馬奔上崗來殺開親兵竟衝到上前衆親兵俱皆驚散未知如何

後上前去若着疎虞致驕乘輿於草莽誰任真咎振尚欲還將交戰曹鶴曰臣子固不足惜但住止禁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又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日暮有黑雲如鐵營中又蒼皆驚次日車駕至土木王振有輜輳千餘輛在後未至因此稽留等待遂駐兵於土木十四日欲行而敵已四圍合圍見我兵勢亦堅不敢輕進不料我軍屯營之處水草全無軍士不得食馬馱不得料衆軍飢渴連糧三四十處皆振三四丈深不見一毫水泉衆軍見無水泉盡皆荒亂過止不定王振忙令移營敵又見我軍亂荒遂仗鐵騎一齊衝殺過來我軍勢不能當一時大敗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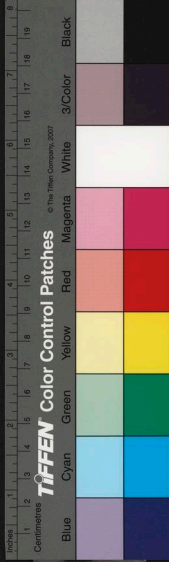
第十五傳

正統蒙塵北地

于謙扶掖朝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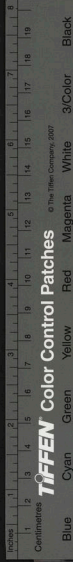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當時諸文武大臣。只說危車駕巡邊。整飭邊務。不料王振強脇諸將對敵。故逢此難。時正統親見百官并王振被害。即忙下筆。坐於高崗大石之上。此時尚有兵士。忽見二員敵將奔上崗來。殺歡親兵。一個提刀望上身劈來。上將身一閃。那刀早砍在石高處。只見石上火光沖起丈餘。那將吃了一驚。即收住刀。慌問走上道。汝是何人。上不解他問的言語。不慌不忙。反問那兩將曰。汝莫不是也先乎。汝莫不是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顏平改莫不是賽到王大同王乎那兩將見間大驚異即奔下  
崗來報與也先半路中正碰着伯顏帶人馬衝來二將便道俺  
們在前面高崗上見一人穿的帶的與衆不同俺用刀砍去不  
能傷犯反砍在石上那石沖起火光約有丈餘因此俺就不敢  
傷犯特來報與太師知道伯顏聞說心亦駭異道莫不是中國  
天子麼改且休去報與太師俺與汝同去看箇定落方報伯顏  
領了衆兵一齊進來果然見上坐於大石之上端然不動亦無  
懼怯伯顏見了歡喜不盡道看此人衣服異常行動非凡想必  
是中國天子也高崗中又有放箭射的其箭射到上面前時春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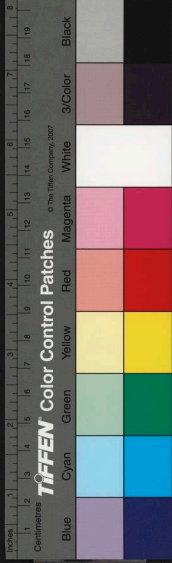
劉璋在面前地上如帽毛相似一箭不能傷犯伯顏見了此異  
大喝道不許放箭衆兵見此神異亦不敢放箭因說我們前月  
拿得南朝一箇太監喜寧在此他拿喚了俺們何不帶他同去  
必然認得遂通知也先那正統見伯顏與衆兵去了止有校尉  
袁彬在死屍裡逃得性命一見了上放聲大哭奏曰我萬歲爺  
爺為何親自到此上乃問曰汝是何人袁彬答曰奴婢是校尉  
袁彬也上曰汝是校尉不須啼哭也汝不可說是校尉只說是  
隨車駕來的指揮言未畢只見伯顏帶領喜寧一齊擁到喜寧  
把臉望上一看忙對伯顏等道此正是俺國天子伯顏聞說一





齊羅拜扶上坐馬而行。一運擁到也。先營來也。先一竟上到來。與衆頭目各各掌朝天。數次道中國天子在雲端裡坐。今日天賜俺們一會。當日尾刺強敵可汗。聞知一齊俱到。不半日之間。四下附近國王將帥紛紛集至。應得瞻天黑地都來觀者也。先忙宰殺牛馬并羊鹿野味數千隻作虜賀筵席。大家暢飲也。先乃製一寬大牛皮寶帳。甚是奇麗。奉與主上為行營。此時內有表彬哈銘<sub>下指理髮</sub>伏侍外。有高益蔣信劉滿。見沙狐狸等囊袋也。先即將親妹進與主上侍奉枕席。主上即用好言對也。先曰。緣敝太師厚意待朕歸國。那時多差官將聘取令妹。朕

一朝人主。今若與令妹野合。可不輕了太師。使後人談太師過失也。先復進美女六人。主上又曰。待朕歸國。取令妹時。即將此六女為媵。從庶不褻了太師令妹也。先見說。愈加恭敬。且談土木。有逃生得命的軍將官員。皆蓬頭赤腳。踰山越谷。或有中箭。扶瘡壞足者。奔到各關。喊叫開關。各邊守關人。看見自家官軍。火速開關放進。問其消息。衆人一齊慟哭曰。五十餘萬人。馬盡皆殺沒。今聖上不知何處。我等逃得性命。回來報知。守關軍將聞言。盡皆號泣。震動邊民。飛馬報進京師。都中文武百官軍民人等。盡皆慟哭。若浚者。妣慌慌亂亂。不知所為。群臣請奉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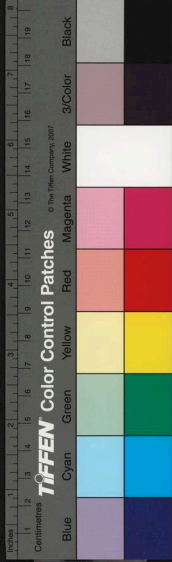


臨朝請皇太子權朝。時太后遽降懿旨，即命鄭王監國。鄭王雖承奉懿旨，尚猶豫不肯出朝。來太后惶惶，問內使諸人曰：「若朝中有人能安寧家國者，重加爵賞。」當有太監興安奏曰：「臣婢保舉一人，此人可寧家國。」太后忙問曰：「汝今保舉何人，能定國家人難？」興安奏曰：「臣婢所保之人，就是先年扈從我宣德萬歲爺爺駕征，當破此漢唐人的臣子于謹便是。」那太后聞奏，喜曰：「此臣今在何處？」興安奏曰：「于謹雖巡撫河南山西二省，前月我萬歲爺有旨，着他回部理事。此時該到。」太后聞奏，速發懿旨，三道，遣路令人召而擢用于謹。是七月二十三日，聞有旨召回京。

聽用。又聞得說朝廷被王振勸親征，權傾足曰：「吾常慮王振當權，必誤國家大事。今果然矣。」此行必然不利。想我祖宗時士馬精強，將相智勇，故可親征馭敵，威鎮邊方。此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况兼將帥不經戰陣，如何可去親征？必壞大事。幸有聖旨來，召吾當速行。即日單騎出省，各官俱送不及。百姓聞知，擁住馬前，苦苦挽留。于公曰：「吾非不欲在此，奈今主上親征，此行必有疎虞。今見君父之難，決不可留。」百姓聞言，各各洒淚。于公不顧百姓，飛馬星夜奔至京師西安門。早已有太后使臣迎，着于公公聞詔，即大哭飛奔入朝。此時羣臣俱在廷放聲大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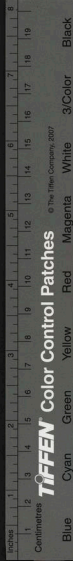
太后亦垂簾下浹于謹忙率多官上前奏曰臣等誓當迎復  
主上歸國但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奉太后宣捷降懿旨立皇太  
子為太子宣卿王上殿令其輔國庶社稷有人國家不搖動矣  
太后聞奏降詔即立皇太子為太子年方三歲仍命卿王為輔  
代總國政輔安天下維時太后宣卿王衆官亦各上表請卿王  
上殿監國卿王上殿太后乃退朝于謹即令殿頭鴻臚等官鳴  
鐘擊鼓聚集文武遠近臣僚大小官員紛紛集於闕下時于謹  
王直陳循高穀王文胡濬等官請卿王上殿左側就坐令殿頭  
官披儀鴻臚官鳴班錦衣衛官大排儀仗照班朝參正分行

禮之際只見錦衣衛都指揮馬順從傍大聲揚言曰今上位事  
情未知何如汝衆官豈可胡亂行事即時分散儀仗殿中那喧  
大亂給事中王琰見馬順呵散朝儀侍衛心內忠憤不平厲聲  
大罵曰馬順逆賊平昔助王振為惡禍延生靈傾危國家今日  
至此尚兀弄舌分散儀仗紊亂朝綱真好黨也吾聞亂臣賊子  
人人得而誅之王琰口中罵說一手即掙住馬順衣襟一手即  
劈面一拳打去衆官見王琰忠義激發一齊忿怒爭共毆打亂  
拳亂脚頃刻間只見馬順滿襟血污眼珠突出腦漿塗地死於  
殿廷之下後人觀此足見劉學士忠魂附子之言不差年月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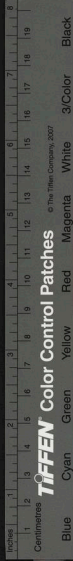
又索取王振心腹王毛二人宮中秘匿不肯發去衆官見不肯  
發二人出來仍又喧亂不止無從朝儀卿王復見衆誼諫不止  
心亦驚疑即欲回宮者數次于誼一見急忙上前一手拽住卿  
王袍袖印請西向側坐王尚心疑未坐于誼復上前扶掖請王  
端坐王方坐定于誼大聲言曰衆官今日雖為忠義激發然  
朝廷上豈宜如此喧亂馬順好臣悞國打死勿論衆官雖聞此  
言見內廷不發王毛二人仍復喧亂不息卿王見喧亂又欲回  
宮遂復前奏曰今殿下若不發二人出來恐諸臣忿不已非  
安國家之計也殿下命內中速發二人為宗廟社稷之計王方

先奏不得已傳王旨內廷發出一卷王即命金瓜武士登時擊  
死於廷丁公忙掣武士金瓜在手大聲宣言曰今附黨奸邪俱  
皆打死衆臣各宜就班如再喧嘩者殿下以王毛二人為例衆  
官聞言方絕依次就列羣臣皆相向慟哭聲震殿廷于公又奏  
請卿王宜即醫諭俯慰羣臣公復傳王口旨曰王振奸臣悞國  
啓末后處候降旨施行卿王即是都御史陳鏞帶領五城兵馬  
後軍都督抄沒王振家產于公復請王左坐受羣臣朝拜公令  
鳴鐘擊鼓仍排班鳴禮羣臣拜舞口稱千歲拜舞畢于公復上  
前泣奏曰北敵不遁氣滿志盈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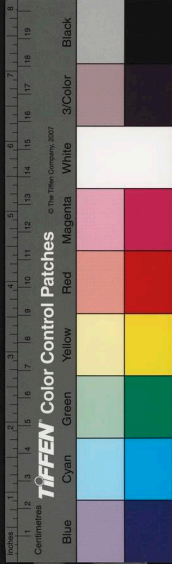
為條計即於邨王面前誦書邨王見公能為聽其區畫公遂傳  
王令旨着都督孫鏗范廣孫安雷通熊義柳溥衛顛張軌等守  
護京師勿違節制又添奉乞裁楊洪石亨罪犯邨王乞奏又傳  
令旨差楊洪等緊守宣府勿與浪戰仍差楊洪之子楊俊充遊  
擊將軍率軍兵井口外歸順人等前往涿州保定真定滄州河  
間等處往來巡哨但見我國遭傷軍兵即令收撫不可棄散又  
傳令旨飛符着九邊將帥許實劉安等緊守城堡勿與浪戰又  
傳令旨差四石亨同楊寧王通等守護京師又着万彪領遊擊  
等兵延賊防守以防不測又宣令旨着金美費安懷恩等忠良

內相防守內賊邨王見公一一區畫皆是定國安邊要畧知人  
善任之謀心中始安百官見公外據內靜處畫得直遣將發兵  
謀猷絕勝皆暗暗稱羨俱先辭朝而出邨王獨留于公在殿公  
復請令旨飛檄於緊要關津邊鎮出處選能行快手飛騎急赴  
邊鎮着將士依令而行邨王親見于公謀畫心中甚喜回宮仍  
着內使十二人張巨燭送公出朝于公從五鼓進朝直至一鼓  
方出左右見公袍袖皆星星碎落公從左掖門出此時吏部尚  
書王直與多官為國憂心尚在午門外候公動作一見公出王  
直同眾官即拱手曰舍田之事變起倉卒賴公鎮定天下幸甚



于公遜謝不敢當遂別衆官即在朝房假寐未及五更太后深  
知公能且人望所屬即陞于議為兵部尚書兼支二休公於早  
朝固辭尚書職太后內旨不允卿王亦不允辭公只得就職謝  
恩公上前奏曰今日駕輿未返大敵隨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  
及坐視君父之難者一槩宥宥則他日誰肯披堅執銳充鋒冒  
敵况偏君父於遠庭委生靈於丘壑乞令法司議罪庶幾鼓舞  
人心激厲將士卿王嘉納其言於是令官查勘將士人等失機  
者六名見敵退避不行救援者十名臨陣逃回者二十餘名于  
公一一檢視明白即啓奏曰賞罰必行後能效效效鋒若挫則

誓可復驚輿可返矣卿王允奏公辭朝出回部正思二叔回駕  
與之策早有人飛報進部竄道有部官在彼營中得脫而回于  
公見報忙出都趨朝來看不知此官是誰



第十六傳

景泰帝初從登極

于尚書用計破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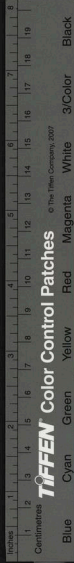
于公正回都料理兵務設謀救車駕回京忽聞人報忙至午門  
看時乃是本部員外項忠戶部主事李賢二公把眠車裹着外  
甥在內于公忙揭簾看時相與慟哭公問曰二位處聖駕北行  
何計得脫回來今主上在於何處二位必知端的項李二公大  
泣吞曰吾二人與衆官危駕直至狼山土木地方扎營三日軍  
士無水飢渴特甚王振無謀荒令移營欲就有水草之處軍士  
亂動不能止遏不料彼兵用鐵騎衝殺過來軍將飢餒不能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敵皆為殘害。劇大人嘗大人吾目見彼馬衝倒而吾二人乘亂  
伏於深草野之中。半日忽見衆兵擁着了聖上而去。吾等欲出  
奪救。奈無寸刃在身。只得咽嗚泣下。此時未知如何。于公聞言。  
啟聲大哭。奈管一齊擁到。亦皆大恠。俱問項李如何得脫。回京  
二公答曰。吾二人日以伏於深草草窠之中。捕些嫩草充飢。夜  
則望月而走。五日夜行。得是破皮穿。方能夠得宣府。及至宣  
府。又恐守閫軍兵不能認識。打下矢石。遂將身上衣服照耀。守  
城軍兵方絕。放下篋籬。升到城上。着人用眠車護送到京。言罷。  
淚如雨下。曰。只因王振一人。致使我主上蒙塵。折將損兵。遭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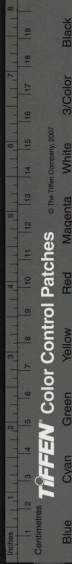
大變。悞國至此。可急設計。救還駕輿。自古國不可一日無君。今  
已七日矣。于公聞言。泣奏太后曰。今士庶荒惶。莫知有主。倘有  
不測。其如宗廟何。乞太后念社稷為重。早定大計。以安社稷。以  
慰羣黎。天下幸甚。太后不允。所奏。明日閣下。陳循高穀。尚書王  
直。于謙。明傑。又率百官伏闕啓奏。太后垂簾。群臣奏曰。今皇上  
實為生民覲征。不意蒙塵。臣等雖奮死前驅。必欲救君父。還國  
奈路途兵戰。率難以重利回駕。而國家豈可久虛君位。乞太后  
聖慮思之。或立太子。以臨群庶。或命郕王以輔嗣君。伏乞早建  
大計。早慰生民。太后見羣臣如此。乃遣太監金英傳太后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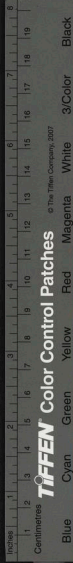
皇太子幼冲，未能處理萬幾。郕王年長，是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以安家國。旨下，衆官見時方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是齊臣交章勸進，宜早登大寶。郕王固辭再三不出。太后復降旨讓王。郕王不得已，乃尊太后為太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封汪氏為皇后。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諡忠烈。改明年為景泰元年。景帝於是月二十二日登極。遂傳旨云：朕無一德，汝諸大臣列侯勳戚，并軍民人等，共推戴朕為君。奉太皇太后命，奉祀廟社，謹以是詔布告中外。是日，陳循于謙等率文武羣臣，各

各山呼拜舞朝賀。於是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天下始知有君矣。景帝坐朝，受羣臣朝賀畢，于公即上前啓奏曰：北敵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太上皇帝，欲既得志，必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備。計通者各營精銳之兵，畫棟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直急遣官分頭召募官軍，起集附近民夫更替，回漕運，差衆軍，令其操練應用。又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造成攻戰器具。今戶部尚書周忱，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未有愆期，貢賦未嘗稽欠。此正危急之時，乞令周忱兼理二部事務，則軍需有備，器具易成。奏上。景帝嘉納，一一施行。遂改周忱為工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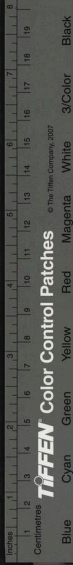
乘支二條王公後奏曰京城九門最為緊要向者宣府大同等處尚為打蔽今已殘沒敵可竟犯京畿前日雖着孫鍾范廣等將帥領軍守護還宜急取石亨柳溥為緝帥劉營操練權武揚威使敵聞知不敢輕進亦乞遣能幹忠義給事中御史等官若王縉葉盛程信楊善等分頭巡視勿令疎虞復請旨令各城門外居民倘被賊迫脇從順則賊勢愈衆不可復散宜即令五城兵馬排門曉諭遷移進城各聽隨使居住勿為敵人所掠又奏各邊等處曾經兵馬往來剽掠殘毀者亦乞差忠勇能幹將帥撫臣前往守鎮安撫速保奏劄都御史羅通前往平陽等處巡

撫恐彼處居民被寇抄掠荼毒中原因而不安仍保奏軒輓年富羅亨信等前往大同宣府鴈門等處巡撫人請劄奏將顏彪魏中俱令策應白洋易州紫荆倒馬等關開口外相機巡勦又奏差都督同知杜忠叅議葉濟前往偏頭等關守備又請劄都指揮石端王信張智等前往大寧真定等處把守仍請劄都督俞事董斌劉琛徐亨王楨等前往石龍李家莊雲川永寧懷來等處分頭把守又請劄都指揮王以王敬沈真等前往涿鹿茂山等衛把守仍各請旨諭云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和睦將士安寧衆庶同守城池整束人馬互相應接不可坐視如有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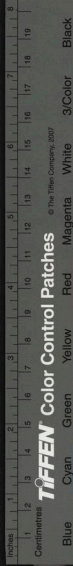
開臨樓櫓城塙墩臺濠塹倘有殿壞淤塞務要挑築高深堅固  
無得坐視怠忽庶應故事如違定以軍法決不少貸于公又奏  
曰前日臨陣見危授命死於王事者宜加褒誼賞恤其後以勸  
將來察其臨陣逃回不肯上前對敵坐事君父之難不救者并  
愆失軍機者乞請陛下下一查明嚴加誅罰以警將來凡一切  
軍旅之事臣請一一身任之如其不効乞治臣罪景泰帝前見  
于公倉卒定變整肅朝綱今又見其奏議詳明安遠要畧心中  
大喜曰卿之所奏皆是為國嘉猷嘉謀任人得所悉你奏施行  
于公在殿奏事正欲辭朝而出只見諸多內臣紛紛齊至殿中

奏曰今賊兵數十萬乘勝擁來將至京都勢不可當百姓荒荒  
逃竄不止伏乞我萬歲爺速遣能事官員英雄將帥以救國家  
之難以拯百姓之危時景帝聞報大驚未發玉音于公忙上前  
奏曰今陛下勿憂臣遵線所奏伏乞陛下容臣調度景泰帝聞  
衆官亦皆力贊于公公即辭朝而出逕到通州壩上有寮屬忙  
諫問曰今敵兵長驅將至京城為何先到通州此乃不圖其本  
而防其末也公荅曰諸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敵人傾國長  
驅而來人無糧食馬無草料必先趨通州副掠入畜糧草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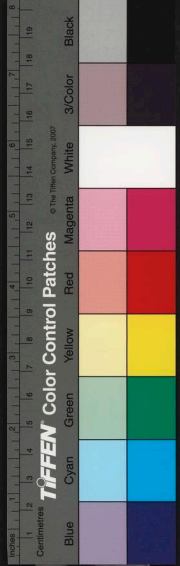
久困吾邦之計。吾若不先去料理處分。公為所揜奪矣。言罷。火  
連催人親到通州等處。查視倉廩。果然糧食甚多。于公急出示  
曉諭軍民。并從軍家族人等。即令搬移京城。住扎。仍曉諭從軍  
家族。即將倉糧預與開支。准作數月之糧。隨人多寡分支。使軍  
民一舉兩得。從軍家屬。照數多給三四個月之糧。附近居民。貧  
窮者亦各給與。令其速撤京師避難。如此分給。尚有盈餘。公即  
時令人縱火悉皆焚之。傍有衆曰。倉糧芻草。乃國家養民之本。  
況氏以食為天。令敵未至何故。悉令焚之。此事關係甚大。不宜  
造次。公即溫言答曰。吾豈不知。余事有經權。即今從行。并守獲

各關軍馬萬萬。而通州糧草堆積。負朽。令吾盡與開支。使向日  
色從陣亡之家得食。一以慰死者之魂。一以全生者之命。而今  
守獲邊方之族。亦得以飽。畏於家。令其各無掛念。且預與兵糧。  
軍兵得多月食。人心堅守。今敵畏驅星速而來。此地糧草又多。  
一時搬運不及。縱可搬運。豈不勞人損力乎。且大敵隨至。而勞  
人費力。安能使其奮勇。則糧草皆敵人之物也。故若得之。則人  
得食。馬得草。足以資用。久困吾邦矣。以方張之勢。因飢餓之民。  
其為禍豈淺鮮哉。吾今用堅壁清野之計。燒盡芻糧。收括人民。  
使彼進無所掠。退無所據。豈能久居乎。衆屬聞言。咸稱曰。我朝



廷有福寔生我公。公真社稷之臣也。公謝不敢當。于公正焚芻糧之際。飛馬報道。敵兵來也。公聞報。即令諸將嚴守關門。勿與浪戰。且避其鋒。兵法云。避其銳者。擊其惰。吾自有計。切勿與戰。囑令已畢。乃曰。此處無足慮也。吾當速回調度。衆又問曰。公何疾來。疾去之速也。公答曰。今寇兵到此。無所撓掠。吾急回調度。必挫其銳。使彼知吾國有人。必然悔懼。則上皇歸國有日矣。言畢。即轉回京。敵兵果至通州。見烟焰冲天。糧草盡焚。人畜毫無所掠也。先在馬上嚙指。謂其下曰。南朝可謂有人。俺們切勿輕進。列寧王即答曰。俺們既已到此。難以久留。不若直趨京城。看

他。臣子如何也。先依言。即領人馬。迎奔京師而來。此時于公早先到京城。正遇見石亨。亨二十年間屢功。封為總兵。公見亨甚喜。曰。想二十年前。旅店相逢。蘭古春之相。真神鑑也。石亨致謝曰。蒙公見飯。盛情多矣。公拂然答曰。吾為國薦賢。何以致謝。亨有慚色。自前因為正統蒙塵。亨不救君父之難。故劾。逮至京來。公以亨威勇。遂薦石亨。楊洪。柳溥。三人可用。朝廷免奏。更加陞石亨為正總兵。提督京城九門。當時石亨曾與公封議。欲盡起京城軍兵。前至通州接戰。又欲分兵前往大同。宣府。紫荆等關。抄掠。故後公曰。石總戎所謀雖善。明亦危急之時。敵勢猖獗。若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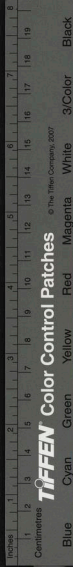
將京城軍兵一齊差發出外，其勢必分。分則勢孤，勢孤則難應。敵倘彼規知我國中虛定，不若四散攻劫，連直長驅突至。此時欲掣回人馬，急切不能。在京軍民正是惶惶之際，內無固守，外無援兵，非萬全之計也。石亨固請必欲掣兵出外，庶不驚擾。今上與百姓兩下相執已久，公厲聲曰：「今國家存亡大事，在此一舉。豈因汝一人之偏見，誤國家之大事，遂比退石亨乎？」忿忿而還。成雙之心在此而起，公即提兵出城，身先士卒，躬懷甲冑，整頓人馬，皆城札起九個大營，分佈九門，令有成望謀畧。文官王琳、葉盛、程信、楊善等總之，仍開德勝門諭衆曰：「汝等受國家厚

恩，當以死報劬。為人最難得者，忠義二字。惟國家有難，方顯忠義。臣孝子烈士之人，今事機急迫，不可有一毫差錯。倘有差錯，禍患立至。且賊長驅而來，不劫掠則殺戮，與其遭彼之害，寧可對敵而亡。總是一死，不如盡忠而死也。生則成功，有賞爵，死亦揚名於後世。衆軍聞諭，人人感激，皆願奮死以報劬朝廷。時激諭方畢，也先假意送還上皇歸國，遂長驅直前，四散攻突。衆軍嚴整，堅不為動。敵人知吾國有備，稍稍引去。第三日也先復領大隊人馬，至城下對營，亦安下一大營。此時我上皇亦在也先營中也。先見我軍雄威嚴肅，不敢加兵，我軍亦不輕發一矢。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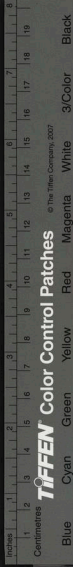
喜寧因降也先反凌也先邀我大臣六七人出城遇陳前以奉  
迎太上駕還宮為名飛騎報進效廷景帝遂問羣臣羣臣盡議  
不當有中書舍人趙瑩挺身出班奏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  
臣死今太上皇隔在邊廷未知真寔臣願往彼營中察其動靜  
死亦何恨羣臣聞奏莫不嘆羨嘗有閩老高穀壯其忠勇之志  
即前所聞玉帶與之通政司參議王復亦願同往朝廷即加王  
復為禮部侍郎趙榮為鴻臚正卿遣去彼營皆排列露刃夾之  
而行王復趙榮厲聲叱曰汝等不可無禮自古兩國和好必有  
來使以通其意今汝等觸吾赫吾五等豈畏死者也先見王趙

也震之言即令收刃遂問二人汝是如官王趙答曰吾乃鴻臚  
正卿趙榮侍郎王復也先道爾等小人未可議和可令于撫王  
直胡濬石亨楊洪等前來議和趙榮共聲答曰吾國大臣豈肯  
輕來者只因奸臣王振誘我耶太上皇帝說邊上有好風景因  
勸我太上巡邊玩景所以百官扈從來此不料與汝對敵以致  
太上淹留後處今新君即位號令嚴明百姓無不忿怒且因下  
勅上之兵勅以萬萬不日搗汝巢窟迎復太上也吾今承命到  
此待吾朝見太上回奏新君那時差官迎回太上重加賞賜太  
師庶不失兩國之好吾眾大臣豈與汝輕見哉也先見趙榮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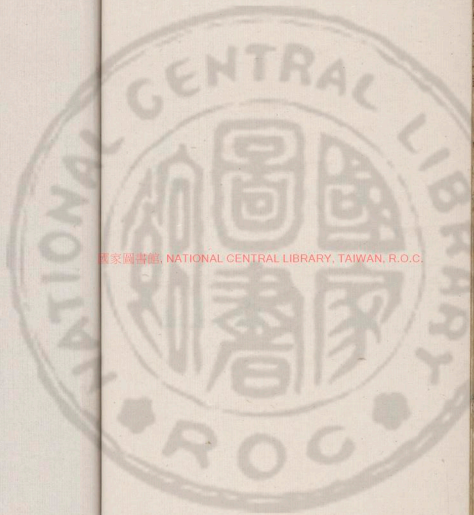
言不遜。恐見上皇於軍中，透靈聲息，遂不令榮等見上皇。令人  
逐二人於營外，又使人邀求金帛，級及萬萬計。景春見榮復二  
人已回，乃命禮部官至軍前來問了公方畧。于公復奏曰：今日  
了，恐知有軍旅之事，他非所取計，乃令人代奏。力言和議之不  
可聽。景春聞奏，遂不復遣官去議，和兩下對壘。七日，敵亦計窮，  
只得漸漸退去。公乃潛地令人規知敵移，太上駕遠，乃率都督  
范廣等發神機銃砲，打攻箭弩齊發，敵兵死於砲銃之下者，收  
十也。先不得停留，連夜遁走。仍邀太上駕去，飛軍奮欲進擊于  
公。急傳號令，不許輕追，恐傷太上。止令追之境外，果獲敵餘

免向人唱凱歌，回大勝歸城。京城軍民人等，皆笑喬迎。接于公  
應城未知後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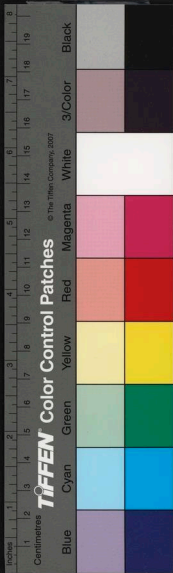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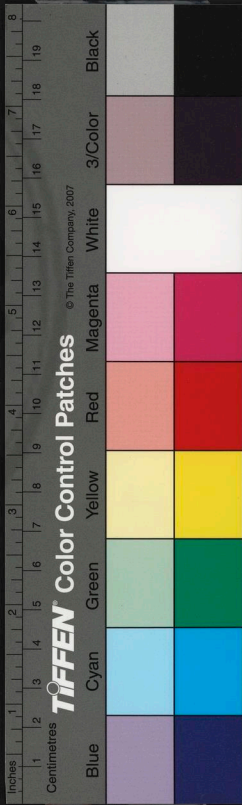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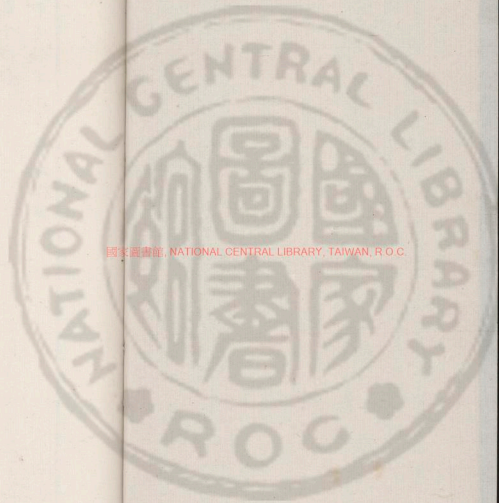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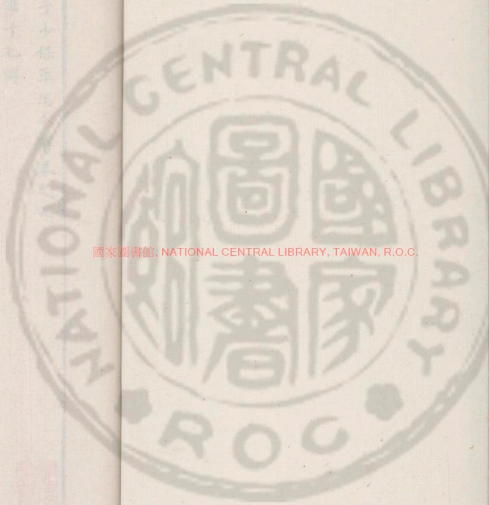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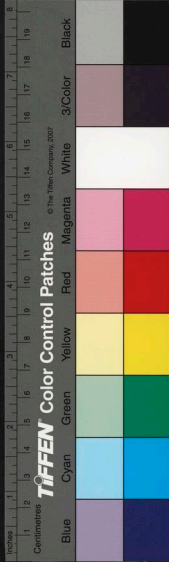


予少保孫元吉...  
 第十七...  
 公身時...  
 運而沙...  
 贊公曰...  
 四尔多...  
 嗣子...  
 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75/4 ~5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五  
第十七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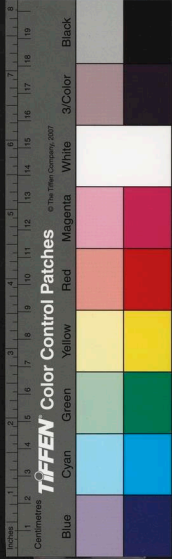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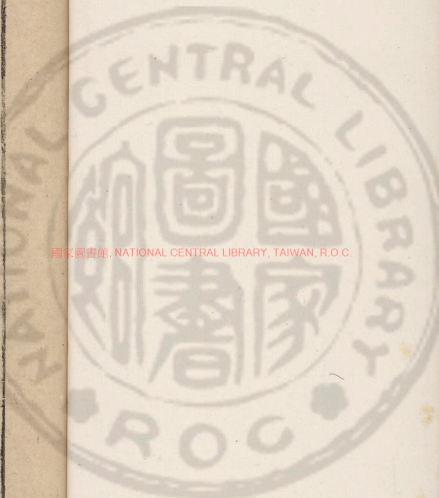
徐理首倡南遷

于謹力爭北守

于公當時泣勸三軍軍心感激勇增百倍殺退也先也先連夜  
遁回沙漠于公率得勝軍兵回朝衆多壯民盡皆欣仰察案亦  
贊公曰觀公今日事業雖宋之李綱未能及也公問贊言即曰  
四却多壘卿大夫恥之今敵逼城下但不與盟幸耳何敢比李  
綱乎嘗言朝廷論功特加少保兼總督軍務公固辭不肯受職後  
朝廷再三慰諭公而辭奏曰臣微有犬馬之勞感蒙聖主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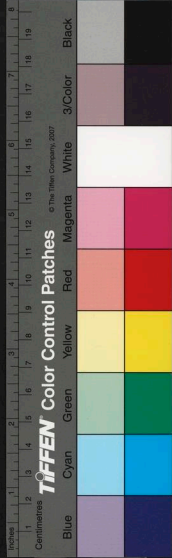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顯職臣斷不敢當的最泰不允所奏仍慰諭之公不得已受職使啓奏曰今敵兵雖然退去太上拘留在彼他日必仍假送以和為名自有無厭之求從之則削我國脂膏違之則達其變擬此理之與勢必不可和也倘今之計莫若遣將練兵養威蓄銳倘彼再犯順我即聲罪致討無有不勝矣景帝深嘉納之公日則入朝奏事夜則宿處朝房出則經畫軍務進則防豫事機時值邊境洶洶訛言不絕公見京城百姓惶惶一日四五次驚恐不定誹謗諠言公聞民謠心甚不安曰若如此則國本動搖非安社稷之事即令後軍都督五城兵馬等官鳴鑼曉諭不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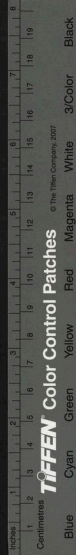
謠言如違斬首決不輕恕民間禁止方始寧靜公將緊要事漸漸安輯不期十月初一日飛馬忽報也先擁了太上皇帝徒紫朝服來送駕將近京師其勢甚盛也先自從被火兵殺敗之後仍收集各路人馬喜字見齊集人馬忙上前來愛也先道太師這裡可假送他上皇歸國為名俺們徒各闖去將他上皇當先在前遮避聞上有人看守者見是他上皇在前那敢將砲銃箭石施放那時任俺們擄掠又好索取金帛也先見說大喜道此計甚妙遂依計而行果將這上皇擁在前面運投紫朝服而來守闕軍將看見了上皇在前都不敢跪放銃箭那上皇擁至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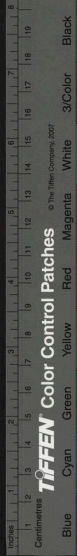
下差人叫守城官軍將帥出來相見要金帛一萬犒賞也先部  
下頭目城上都督等官見太上召諭遂開關相見正開關之際  
喜寧等一齊擁進衆官見勢不好便忙叫開關早有都指揮韓  
清進門不及反被射死又掠去男女數百邊上人民一齊喊哭  
震動京師京城人民慌慌亂亂晝夜不寧時有侍講徐程即徐程  
見此聲息忙冷家人搬移家小往南回家當有相知者問徐  
程緣由徐程答曰吾觀天象前者榮或進南斗致有此大變今  
又見賊勢猖獗則知為禍不小若留家眷在此必遭擄掠之害  
京城軍兵聞此言更加慌亂晝夜奔馳潛躲者不計其數又甯

內相詹進言中宮中聞言亦治裝將起懼京帝聞知即忙上殿  
宣問羣臣可否早有徐程向前奏曰臣夜觀天象祭今大勢非  
遠南京不可如其不然恐有不測之禍矣景帝聞奏遲疑半晌  
時有二三大臣復勸徐程之言為是景帝帝惶惑不知所出動  
搖云宮徐程復大聲言曰除是南遷方可免禍於時羣意洶洶  
俱辨南遷之計宮中盡收拾金寶珠玉細軟之物取車數千輛  
欲載資裝而出此時于公巡邊繞回只見軍民搬移不止又見  
宮中車輦已發數百餘輛在於午門之外公大驚詢問此事荒  
進殿廷奏事景泰帝聞得公回即御便殿詢問可否公忙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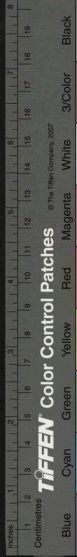
誰為我陛下畫此南遷之謀。可斬此人。以安宮廷。以定民志。恐後出師對敵。因而慟哭於廷。抗聲言曰。京師乃天下之根本。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資養在此。帝藏倉儲在此。六宮輜重在此。今不守此。將欲何為。若一遷都。則大事去矣。昔宋高宗南渡之事。可鑒也。若京城一失。則敵兵長驅而入。雖山之東西。河之南北。非復國家有也。那時景泰聞奏。頃然開悟。當有內相金英典。或凌惠等。亦贊公言。皆稱曰。朝廷有福。賴有此人。定我國家砥柱之臣。於是諸臣始有固志。不敢再舉南遷之議。徐瑾聞知。深憾于公。惟有朝廷與六宮。得于公力阻南遷之非。得英安恩等。

以固堅帝志。稍稍寧息。奈百姓紛紛動搖。搬移不止。于公思曰。民為邦本。今國本搖動。如何是好。即時保差都御史趙榮。即前使臣羅守信二人。親自督守九門。不許百姓搬移亂動。如違者斬。當為帝妻首示衆。趙羅二公。平日忠摯素著於百姓。故于公保二公看守京城。又多方曉諭百姓。衆百姓見二公忠誠不欺。又見于公威令必行。朝野有法。民心始定。不敢搬移。于公見內事稍寧。即遣諸將仍照前出城屯營。嚴整隊伍。守護京城。復傳詔令云。若見敵兵前來衝突。切不可亂動。但見中軍麾動。大纛黃旗。聽連聲子母砲响。一齊放殺。聞金即止。不可有違。違者定按軍法。衆官



將等得令各各準備于公仍身先士卒而出又早見敵擁表上  
在前蜂擁而來聲聲喊送駕還朝于公忙傳令令百姓人等  
俱在城上遙聲答曰我國已立君矣喜寧與衆對城上人道  
皇帝在此何得亂言于公又整令軍民答曰豈不聞社稷為重  
我國已立君多日矣各城皆如此回答也先聞言盛氣少沮于  
公在將臺之上見敵勢少衰即令右邊白旗隊裡搖旗兩城聲  
聲大叫快留下太上皇帝車駕喊聲齊舉也先聞喊聲甚急慌  
移太上馬轉公見馬轉急令建勳中軍黃旗放起連珠子母砲  
來各軍將見響動砲响一齊奮力攻殺銃砲之聲震動山岳也

虎患我軍兇勇慌忙奔走已打死甚多趕趕救里于公急令鳴  
金衆將聞金即忙收轉問曰小將等正好追殺何故令某等收  
軍公答曰諸君豈不聞投鼠當忌器且勝未足雪恥萬一窮追  
不勝所損實多况上皇在營中今奮力追殺果能救回駕與  
是乃國家萬全之幸倘窮追不及反迫君父於危亡之地豈臣  
子之心哉所以收軍者不得不慎也且宜保全宗社然後徐用  
計謀救回太上庶盡臣子之心衆將嘆服稱善景帝聞知大喜  
揚于公盔甲一副蟒衣一套玉帶一條金頂黃羅傘一柄令其  
出入張蓋以示有功于公謝恩畢復上前啓奏曰前者上皇親



第十八條

舊憲友赴京干謁

和尚鸞死教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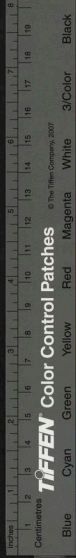
于公值朝廷多事之秋。當夜宿朝。乃今見數人遠遁。宗社莫安。生民稍息。纔回府中。早有門上官堽稟道。有爺浙江親友特來拜謁。呈上柬帖。公看畢。乃曰。快請相見。報官出來奉請。公下階相迎。曰。承諸兄遠來。足慰生平之望。此五人者。正是公之好友。乃王尚質。號彬庵。王大用。號器宇。孫祐。號菊莊。吳雄。號洪宇。和尚號西池。五人各相見禮畢。分賓而坐。各叙闊闊之情。于公曰。承諸兄千里而來。當悉論長曲。奈國家多事之秋。不能少盡朋

征。雖云天數亦人力之委靡。有見陣而退縮者。有見敵而克。以致太上有蒙塵之難。伏乞一一查勦。有功者。授之爵賞。有罪者。懲之誅罰。庶使人人知警勦。各歸忠勦力。必不損威悞國也。景帝聞奏。乃曰。此卿部事。勦勦一一勦量。功罪施行。于公領旨辭出。回部取軍冊逐一詳看。即差官夜星拿來。以正軍法。公方回府。早有官吏進稟。同省親友。特來拜謁。未知所謂。吳何親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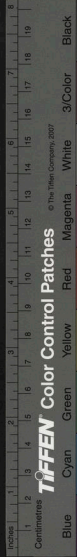
友之情可慨可愧。王孫吳諸荅曰：第輩苗芽多蒙指授，不意我公名聞天下，重整山河，才興之功，萬世瞻仰，可欽可賀。西和尚就選，當日于齋在鄢幸着書時，神人早先托夢報稱宰相，今日果然。公遜謝曰：不敢，即命設席款待。于公曰：蒙諸兄見顧，奈小弟素志清白，一毫不染，天日可表。雖然巡撫二十年，所有俸贖盡濟二省飢民，與夫踪寡孤獨者，亦無所蓄。今蒙降臨，何以報平日相知之誼。席間諸友談話，公遂問起高節庵之事。王彬荅曰：徵君高節庵歸隱西湖，小弟時常訪之人，皆仰誦其清風。今公之大名震駭天下，無不感仰其功業，但第輩聽披庸才。

不能上進，為可報耳。于公嘆曰：高兄才識勝吾十倍，可惜不樂仕進。吾常欲薦薦起共理國政，奈高兄固執，所以中止。待後仍必薦之。後顧吳雄曰：兄亦閒居已久，改日薦兄一涼職，何如？吳洪字裕謝晚飯畢，公即令于康于淳送五友到深靜寺院安歇。仍辭曰：吾不能送到，恕罪。恕罪。容日再來奉送。隨送出府門。五友到寺中安歇。于公假寐片時，三更起來酌量事務。五更即起朝奏事，區畫方畧。第三日方纔回府，正欲着人請五友相叙。此五友早在公府門候見。公請進見，禮畢曰：朝事忙忙，不得侍陪。多罪多罪。王彬庵便曰：小弟們有一事稟知，未知允否。公曰：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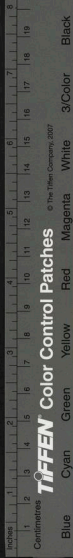
事見教王曰近有失機坐視將官聞得小弟們與公契誼將來見小弟們肯出三千金一人乞饒一死未知尊意若何公見說即曰這將官輩平日受朝廷若大俸祿不肯據死向前救護若肯一蘇捨命救後不致陷君於蒙塵矣况今國家多事之秋所重在賞罰今若饒免其死則後人誰肯為國盡忠出死力退敵乎此法雖免其死者乃存思半晌曰既諸兄見教曩時交契豈可無私吾有一法庶使國法交情兩盡五友忙問曰何為國法私情兩盡公曰但軍職等官過可鐵者了黃文書做絕了則子孫永不能襲職他既許凡三千金一個兄等止要他三百兩一

個若十二員已該有三百六千金矣吾只與一個國圖死五人便問曰如何教做國圖死于公曰吾所說不斬首便是國圖死好與他子孫襲職吾亦憐這班將官不過見敵勢猖獗一時畏死豈知當今之時重在賞罰必行一則明正其罪以警將來二則吾也留些陰陽與他們子孫以便襲職三則盡了國法四則全了朋情但有一說諸兄俱要與諱事人面諱得過其事總好表外見說大悅盡皆稱謝公又曰吾後日有令准下教場大捺人馬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務要整肅人馬選將練兵殺退敵兵迎從上皇歸國方遂吾為臣之心眾友稱羨不已即辭回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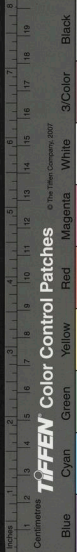
安歇。明日五友對講事人，并犯官家族，說知于公分付之事。本身所犯，罪不容誅，但留些陰騭與你們子孫好承襲。若依得所言，即當領教。否則不能奉諾。衆家屬見說有理，皆送三百金。一人到寺，兩和尚看見許多金銀，驚得渾身發抖，不住。王孫吳一收買安藏，諸將家屬各各准恰去也。晚間于公回府，王孫吳等來見公曰：承兄見教，衆皆依允，其物俱已到手。感公盛情，厚德難忘。這西和尚喜得魂驚舌縮，口中謝曰：多謝，多謝。謝謝。老老老翁爺爺。于公聞其聲言大喚起來，仍待五友酒席正飲，酒間二玉友曰：明日開公到教場閱武。小輩們寔乃千載奇逢，亦

欲看罷一觀，未知可否。公曰：兄等要看何難，須要起早先進教場中，就在軟門後邊看甚好。但捺演之處，不是當要，不可倚着。我是朋友，撞將出來，那時不好認是朋友，要以軍法治之。輕則一捆四十，不是當要。王孫等曰：虧你做這般嘴臉出來。于公笑曰：法令如此，須當仔細。若明日要看，今晚可即在此安歇。明早吾先着人領諸兄進去，談飲多時，公即送五友到箱房安歇。將及五更，五人皆起，盥梳洗茶飯畢，于康于淳即同五友先到演武場來。此時千軍萬馬在內，大小將官俱全身戎裝披掛，等候捺演。于康于淳頓着五人，徐徐行到教場，早見牌坊結彩，上



寫着代天施行賞功罰罪一班軍士見了西和尚大喝一聲道  
兀那禿頭往那裡走此是甚麼去處藍旗手見了飛走來拿于  
康于淳指在旗手臉上罵道汝這廝眼珠不生這是俺爺親友  
持着戒領進着齋壇汝人也不認得衆旗手見罵便道小爺不  
要着惱小人們不知是爺爺親友通該有罪了皆退去並無阻  
當西和尚初進教場見許多軍馬威嚴雄勇已是驚慌今又見  
喝見拿驚得面如土色聲已出不得手脚都軟了康淳二人只  
得紫紫的撓他進官廳後邊軟門後放下五把椅子坐定此時  
西和尚畧畧少定不多時只見前面大吹大打放炮放銃一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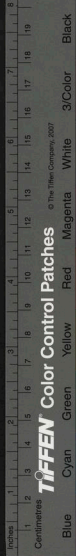
吶喊迎進于公果然聲出雲霄震動天地之威四十八衛人馬  
齊調來守衛人馬又有四下勤王之兵并替回沿河清運之兵  
共有百十餘萬人馬將校有百千餘員小官不可勝計于公坐  
下衆將官各各奏見禮畢一軍齊喊果然有撼小動地之威軍  
兵揀演一陣真似翻江攪海之勢揀陣畢將軍冊兵政功勞簿  
籍一看傳令叫請有功將帥四十八員上堂公親自簪花賜酒  
表裏彩緞銀寶給賞親送下堂曰下官不日奏上加封煩勞諸  
將官齊心竭力盡忠報國衆將帥唯謝下堂公領大吹大擂遊  
營一匝而出其餘有把總指揮千戶鎮撫百戶亦各委官代簪





花賜酒給賞而出其小校哨長有功者悉皆委官給賞賞畢少  
刻押進失機坐視不救及臨陣逃回等官俱押進教場來于公  
一一查明喝令把這一十二員失機坐視逃回者俱一銅鎚一  
個打死以正國法這西和尚合當命絕看見那進十餘人來就  
把頭伸去看者只見一聲鑼鼓响一銅鎚一個打得血光上冲  
軍聲齊喊西和尚看見一驚望後跌倒活活驚死在地王孫忌  
三人心慌即忙用手摸時和尚口中氣絕少刻面如青靛眾人  
不敢高聲跟隨又見了即時撐到後邊灌湯不能得甦人皆言  
驚碎膽矣于公又驗視諸將校有對面傷多逃回者免打傷少

者猶打四十背後傷者打一百背後傷乃被放兵追來怕死逃  
回欲傷者所以重責無傷逃回者斬首軍中見公賞罰最明人  
皆畏服仍大書榜示數張掛於通衢開示某人某處明示其功  
罪事畢衆軍將人等各各跪送吶喊吹打送公出教場回部而  
去王孫吳三人見公出教場只得跪入把西和尚扛在僻靜處  
着人看守于康道待我先去稟知老爺王彬庵道我同你先去  
二人急急來見于公公到部理事至三更方回府中王彬庵曰  
公今日軍威甚盛把西和尚活活驚死教場中公聞言亦理怒  
彬庵曰誰交你們與他進着兵糧最重生殺利害之處誰不寒



心公乃嗟呀半响。復曰：終是他無福消受許多金銀。吾欲取金，蓋他非吾討取之物，即令人取一副好沙板棺木，又曰：兄等可探西池，到寺中安穩，可將所得金銀悄悄盡數藏在棺內。然後蓋棺，庶將釘釘用纏索週迴扎縛停當。日後回杭，將索割開取出金銀安葬西池，庶無遺失之患。四友聞言，深相感謝，領教到寺中來。一依子公之言，安殮西池畢，來見于公，曰：兄等且在寺中寬住數日，小弟還有微意奉報。公遂薦吳雄為順天府通判，王尚質為鴻臚寺序班，孫祐為太醫院院判。三友感公盛情，俱來致謝。公曰：兄等何必謝，不過少盡絲日同憲雅契，過數

四友皆辭公，欲回杭州。公曰：諸兄不欲在此候缺，當送兄等起程。又送百金一人為贖，附書一封，煩送與高節庵，多多致意。客當薦起也，即差八個軍健護送西池棺木起程。諸友拜謝而行。一路有兵部勘合，驛遞差夫送程。聞是于公親友，誰不奉承。直送至杭，四友依于公之言，開棺分金安葬西池畢，送書到高節庵處去。至今三家尚盛，皆于公之惠也。不題三家之事。且說于公即將衆將校功績具奏，未知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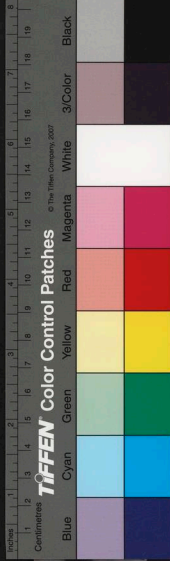
第十九傳

也先假和索金帛

高鑾副臂納綸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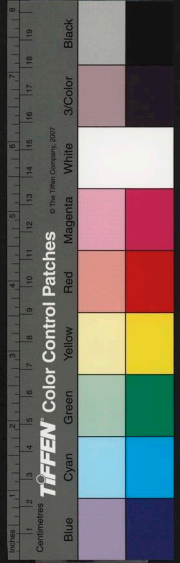
于公具本開列諸將，依功績，朝廷肯下封賞，諸將等，搃校蒙封受賞，俱頗能効朝廷。且議太上皇淹滯邊廷，也先屢使人覘視，上皇動靜，其人到上皇所居寶帳之處，只見一紅面長鬚提大刀者，守在帳前，行覘之人，又吃一驚，慌忙奔回，稟復也先，也先不信，又遣心腹人來，忙至上皇帳前，果見紅面之神，守把，驚得疾奔而去，報復也先也。先知是閻神顯聖，自後不敢懷異心，愈加恭敬，且上皇出帳常，見紅面長鬚之將守帳，因問袁彬，彬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此必是閩神顯靈來臨萬歲爺之駕也。上皇遂望空默禱於神。上皇後復位之日。特加朔天二字贈神也。先屢見有神護持。思量道。中國天子在此。又做不得俺們可汗。當時即請得知院官名伯顏等討議道。中國天子在此。又做不得俺們留個好名兒。留在此。何為伯顏聞說。即勸道。莫若俺們留個好名兒。與後代稱揚也。先便問道。怎的留個好名兒。伯顏答道。何不請天子出來。與他立約盟誓。共結和好。送他歸國。使後人贊揚太師仁德。留了一朝天子。不害他反送他歸國。這個不是留個好名兒也。先道說得是。正欲差人請上皇立誓送歸。只見喜寧忙上前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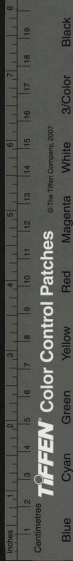
如今且未要送還。宜假送歸為名。等俺們索些金帛彩緞。滿足那時送。上皇爺回未遲也。先見說。仍依其計。喜寧自從降順也。先反唆也。先如此行計。又將我中國虛寔告之也。先休寧言。果差人假請上皇到營。說道。天可汗在此。又做不得俺這裡可汗。今日特請天可汗立約盟誓。送歸本國。永結和好。再無侵擾了。上皇聞言大喜。曰深感太師仁德。知院好情。若得返國。多以金帛絲緞相酬。永結和好。於是也。先練選數十萬人馬。以送上皇為名。喜寧引眾。因而擄孤。駕至大同城下。上皇命袁彬在城下大叫。討取金帛犒賞。當有大同守將都督郭登察知也。先假送



上皇即在城上叩拜。荅曰：「臣職在守邊，安有金帛，遂不開城門。有條遂同喜寧領上皇，仍接紫荊倒馬等關而來。關上人望見上皇在前，不敢施放砲箭，亦不敢下關開門。因前次迎接，被故焚劫，故此不開。上皇候了多時，不見有人下關迎接，即命袁彬大叫道：「萬歲親自到此，可急開門。」關上並不見一人答應。袁彬心慌，只得把頭觸門大叫道：「我是寫字校尉袁彬，見有駕牌為照，非是奸細，即將駕牌照着城上人看，見方知端的，乃開關放過吊橋，放袁彬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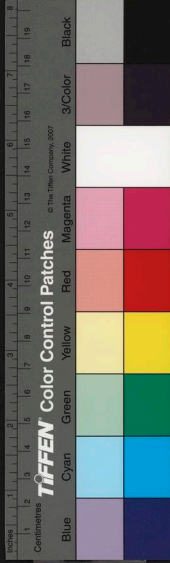
審問端的，當有廣寧伯劉安都御史孫祥

知府霍瑄等出城來見上皇，哭叩於地，齊聲奏曰：「若將陛下家底臣等之罪也。」上皇因私語劉安曰：「今彼輩未有寬心，送朕歸國，可有喜寧唆撥引填，不懷好意，汝等可急回安等開諭，慌忙拜辭上皇而轉，即命開關也。」先發擁上皇而去。又放火燒關，大肆搶掠，九邊將士一時喧沸，烽烟警起，震動京師。又民仍復慌亂起來，于公聞報，即忙入朝奏曰：「彼彼專以假題，上皇為名，索取金帛，乞賜臣職親到邊關，督厲將士，以圖方報。」景春聞奏，喜曰：「得卿親往，朕復何憂。」即降旨委議巡邊，公領旨，連趨邊境。將士聞公臨邊，人皆畏懼，思奮，各各遠迎。公傳令，不許將官擅



離汜地。遣將得令。各候披服。公後傳令。邊關將士軍民人等。若見敵兵擁上皇前來。仍照目前俱各答應道。我國已立君多日。不敢開關。亦無金帛等語。如違者。定以軍法示衆。尤邊軍風聞。令喧嚷。遂息于公。巡至大同。大同守帥郭登。謂見曰。郭某手下。有敢死士數百。欲劫駕返國。已差夜不收楊繩旗暗報知太。上皇去也。公曰。郭元戎此謀雖好。但乘危行險。可看便宜而行。若不可行。即止。吾自有破敵而寬之策。元戎素有將畧。不必吾叮囑也。公遂巡至宣府。早有總兵楊洪。謁見。公曰。總戎若在邊。廷父子戮力。將士齊心。可謂有大功於我國家矣。何草木之師。

不以精兵救護朝廷。念公老將。遂起公任事。今汝子楊俊。因私怒。復殺都指揮姚貴。朝廷屢欲加罪。吾念他有萬人之數。奏保函宥其罪。此後當盡心報國。以全功名。不可怠了。往日名節。楊洪領諾。唯唯而出。公又巡至獨石。守帥朱謙。謁見。公曰。吾觀獨石城地一帶。膏肓虛空。多有坍塌。汝為鎮帥。宜乘時修整。此處正是國家藩屏重地。今棄此不修。非但宣府難保。京師亦為之動搖。公雖有將才。然一人難以獨任。乃即飛章奏保。都督孫安才堪大任。朝廷即勅孫安到來。于公仍授以方畧。獨石度龍門等關。且守且築。以保無虞。安等領諾而出。於是各關將帥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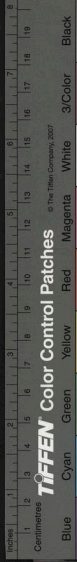
于公親囑之令准脩建功以報朝廷且談喜寧原是邊外人因  
土木之變仍後降順也先反焉也先心腹又唆也先領衆假送  
上皇為名索取金帛寧已得萬數自為得計在也先而前諫功  
袁彬頗知忙來奏聞上皇上皇曰逆賊如此朕已知道只憑天  
去初九日喜寧復領也先率兵十餘萬仍搶掠到薺荆關來當  
有守關總制都御史孫祥親見上皇在敵營忙呼開關奮不顧  
身領一千人馬下關一來迎謁上皇二乘突欲奪馬進關一頭  
慟哭一遶下關衆將一齊阻曰上皇雖陷敵營當後固效第今  
處勢甚盛不可造次孫都督聞言張目大恸曰汝等何言吾聞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次見上皇不能竭心盡力迎拒歸國今  
人見為父在彼蒙塵為臣子者安用命哉乃不聽衆官之諫急  
領人馬衝出關來也先等見來官之勢甚急又多帶人馬不是  
奈駕模樣心中甚疑喜寧早已照見忙對也先道俺見來官不  
懷好意要用心提防也先聞寧之言吩咐一齊放箭孫都督不  
知喜寧引眾作奸但見萬弩齊發孫祥連聲喝曰吾來奈駕如  
何亂射言未畢項上與身中早中三箭矣手下將士急救回關  
把關緊閉齊來看孫都督可憐一箭透咽而死袁彬見亂箭射  
死孫都督忙與通事岳謙來對也先道太師一向仁德既有心



與中國天子通好。如何又令人射死他。將官恐傷太師仁德也。先道是俺一府見關王有許多頭目擁來。心中疑惑。因此放箭。不料傷了他性命。汝今說明。可次不如此了。是日也先與喜寧領衆復奔至水盡頭。當都指揮盛廣出見上皇。奉上銀三千兩。明日又送彩緞羊肉酥酒蜜食之類。是日俱屯札在猫兒庄。第三日到八寶山。此時景帝、美、季、鐸等賞銀。并聖母、太皇太后寄來貂裘、冲冠、龍袍、衣服到來。方知是郟王即位。上皇聞知甚喜。明日發季、鐸等回。鐸等歸。忽有夜不收楊縉旗來見。袁彬說道：奉郭都督將令。先遣某等五人夜不收來。暗請上皇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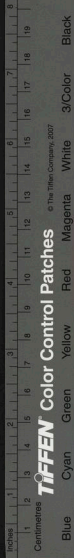
石佛寺。待也先尋覓不見時。便乘隙入城去。袁彬聞說。即時來奏上皇。上皇曰：朕命在天。此危險之事。決不可行。袁彬聞諭。忙傳旨道：萬歲爺不肯允從。楊縉旗只得去回復郭帥。第二日通事岳謙對袁彬曰：喜寧時時發撥也。先除非去得喜寧。上皇方有歸日。袁彬曰：是是。即將岳謙的話奏知上皇。上皇曰：朕儘知盜賊為也。先心腹既如此。汝可悄悄代朕寫二封書。一封奉上太后。一封與當今袁彬。領音暗暗寫完。呈上看畢。便差岳謙同那哈二人帶去。岳謙、那哈踏地到京。至彰義門外。正要打話。只見城上人望見二人。是敵兵打扮。連忙亂箭射來。二人不能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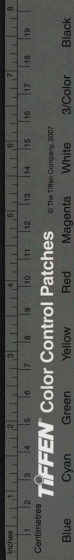
口岳讜早被兩箭射倒在地。哪哈見勢不好，飛馬奔回來見也先道：「南朝自家人都不認得，反把岳讜射死了。」也先聽得，忙傳號令，急擁衆直奔到德勝門來。將上皇藏在德勝門外空房之中。又將入馬擺開陣勢，待敵久之，不見我兵出來，知有準備，緩緩袖兵退回。二十四日仍朝北行到老營，得知院妻子、宰羊烹酒，迎接上皇。二十七日，宰殺牛馬，做筵席，在蘇武廟中，上皇宴散。出帳仰觀天象，對表彬曰：「帝星明朗，朕在此決不久。」表彬叩頭吞曰：「萬歲爺仁德敷民，終當返國。」此時上皇在暖車寶帳之中，忽下大雪，厚高三尺，惟上皇所居寶帳，一毫無雪，又常見

火光焰起，隱隱若有龍盤其上。邊人見之，皆指指責道：「此真天可汗也。」也先亦常見真龍護帳，厚雪無侵，輒相驚畏，甚加恭敬。每日設宴款待上皇，或彈琵琶琵琶唱曲，親自把盞，衆頭目齊跪敬酒，自此為帝。只是上皇在營中思歸心切，屢被喜寧唆撥，也先不得返國。前者喜寧復唆也先，殺害表彬，因此上皇大怒，又命表彬密寫肯書二封，隨即要喚獲從總旗高磨帶回朝來。高磨奏曰：「此肯臣難帶回。」上皇問曰：「為何難帶？」高磨奏曰：「喜寧因見前次岳讜帶書回朝，不料被我國守城之人射死。後於屍邊搜出所帶肯書，上寫着喜寧逆惡之事，故此喜寧教也先



道但有人回南朝去的都要搜檢明白方纔給與號箭若無號箭即是私逃運弩去開剝了以此這紙書定難帶去臣命不足惜恐悞大事上皇見蔡沉吟半晌無計可施只見高髻復奏曰臣有一計若要帶去乞另寫於小紙細細密密寫了臣自有處上皇見奏即命表彬復寫小紙細字二封呈上上皇看畢遞與高髻蔡跪地捧接即用薄薄羊皮一塊包裹御首畢腰中取出小刀一把就將自己左膊上大劃一刀即把羊皮背書納進肉裏連血連皮用刀瘡藥敷上果然只見血露刀痕不見有書在內上皇與表彬見之嘆息曰此足見汝用命之勇也朕得返闕

至加爵賞但要小心高髻唯唯領命上皇復諭蔡曰汝今回朝若當命不坐朝時汝可先見于謙令其用謀先擒善寧則也先無人引導朕得返闕矣高髻領命拜辭上皇急急而行也先與一路有人把守搜檢將髻一一搜過只見血痕不知有書在內髻復哄曰特到南朝取討彩緞賞賜你們故各部俱放過俱給與號箭高髻不分星夜負痛馳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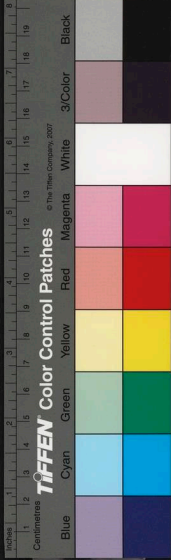
第二十傳

于公相形置地鏡

楊俊誘從喜空回

不談高鑿之事且說于公一日趨朝面奏曰臣昨聞探事人來  
 報說先大嫂人馬有再犯我國之謀伏乞陛下賜臣親到邊方  
 討其賊首以計破敵必不誤國景泰聞奏大喜面諭曰一切便  
 宜與卿商量于公即辭朝回部親領數十軍將俱辦作夜不收  
 糧餉亦莫新如此難在衆人之中去到邊方看其地脉正行  
 不數百步猛省曰吾失忘了一件要緊之物快令人取吾主上  
 所賜金項黃羅傘來來問曰老翁今日辦作甚等模樣又要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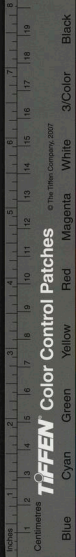
黃羅傘來何用于公曰汝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吾令如此打  
扮邊上軍士一時不知是我倘有觸犯不處則獲軍威處之又  
犯無知或者有認得我的他不知我私行來看地脉只道我私  
行覺察他隱密之事使彼反生疑慮吾故取傘隨行過軍見吾  
之傘知吾來度地脉用計破敵彼必用心把守不敢怠緩故令  
人取來衆軍聞言各各嘆服公一路來觀地脉察敵必犯的來  
路果然守邊人等見了二十餘人潛地過來一齊吶喊正欲打  
下砲石公即令人張起黃傘守邊軍士看見知是了爺就不敢  
打下砲石等汎地軍將通欲下墩迎接公忙傳令不得擅離邊

者浴罷諸軍聞令各各遵守不敢出迎公相了地脉形勢一一  
與衆暗立標的記號已畢急急回到附近開津命工匠照式造  
地雷并鋼將軍佛狼機等銃砲其銃砲形如斗大可藏藥若干  
又可安鉛彈若干造成數千其藥線長有丈餘者或六七尺者  
另用竹筭打通節眼盛藥線在內雖經風雨亦不損壞一里埋  
二十個十里埋二百個四散埋有千數令軍士暗暗埋於敵入  
必由之地其藥線之頭俱露出在地上又用亂柴燥草引火之  
物蓋覆好了仍用本色土泥罩上入莫測認于公埋銃已完復  
到大岡與郭登計議又造下着地龍飛天鋼積水櫃懸溜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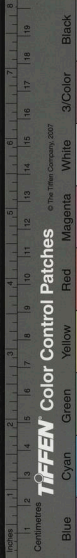
項侍敵到來。發其機軸。無不有當。于公與郭公佈置已畢。即乘路上。又思起喜寧。他知我冲圍虛。各路圍津。應要若不。則先擒此賊。倘被他識破。所怪不小。正思計時。早有冬報。稟達。有邊外總旗高磐。從北地回朝。見有上皇。密旨。要見爺。于公見報。便令快排香案。接旨。一邊喚高磐進見。此時高磐回京。正欲趨朝。奏聞。因景泰退朝。一迎來到于公。驛堂相見。公見磐。即問曰。汝來。必知上皇消息。高磐稟曰。猛獲上皇。差來的。公見說。忙下堂。問曰。上皇安否。磐曰。上皇日夜思歸。頭目伯顏。屢勸也。先送上皇回朝。惹耐喜寧。百般唆揄也。先因此稽留。不能回京。

今上皇現有御書。案旨在此。復諭總旗。若當今退朝時。先見老爺。因此先來。于公曰。既有旨來。快排香案。公即望北朝拜拜畢。請旨。高磐曰。快取刀來。割開我臂。方可取旨。公見說。忙問曰。為何割臂取旨。高磐曰。當時通使岳謙。曾帶御書回朝。不料被我子邊將士。不審分明。將岳謙射死。後被也先兵丁。於屍邊搜出書來。御書上。寫着喜寧。悖逆引壞之事。喜寧深恨在心。挑唆也先。但有人在上皇處。出進。及回南朝去的。俱要搜檢明白。方許放回。因此不好帶旨回朝。當時上皇。無計可施。是磐設此計。只得將臂膊。畫開。鈎旨在此。初時。藏鈎。不甚痛楚。如今連日。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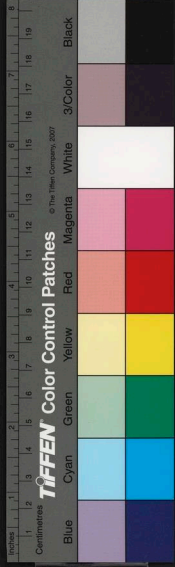
行了七八百里路。左手甚痛。右手難於舉刀。自割。乞命。令人剖開。取舌。說罷。即脫下衣服。臂上露出傷痕。此時紅腫得大了。高磐右手指着疤痕曰。快畫開取舌。公即令人剖開。將舌取出。只見鮮血淋漓。高磐大呼一聲。暈倒在地。公急令人扶起。忙灌些定寧醒魂丹。兩班跟隨將士人役。皆嘆曰。國難顯忠臣。自此以後。人人懷忠奮勇。乃高磐一人數之也。李天懌忠義。點佐高磐。漸漸甦醒。于公壯念。入厨香湯洗淨血污的羊皮包紙。乃舊靴高拆開窰。查看時。皆上單寫着他先屢欲返辰返國。皆因喜字與磁反為彼之引。謀攻掠城堡。殘害赤子。常用計先除此賊。若

得延國。願居閒地。或守祖宗陵寢。亦所甘心。公宣諭車朝。比哭拜於地曰。君辱臣死。理所當然。是臣等萬死之罪。後交定守根曰。喜寧逆賊。吾誓不與共天。即寫本賚太尉。御書奏聞。景泰帝帝憐高磐之忠。即加陞高磐為侍衛指揮僉事。景泰宣問于公。公上前奏曰。臣已有計先擒寧賊。以正國法。景帝聞奏大悅。遣朝。公回部。即請太醫院官。療治高磐之臂。御醫以妙藥敷之。三日痊愈。高磐即來叩謝于公。公大喜曰。此足見汝忠貞。天祐之也。命取銀二十五兩。與高磐。登拜謝。公又喚磐上前附耳言曰。汝可如此如此而行。至日吾自有入接應。挈他不可泄漏。又命



曰若見蔣信可傳他家中信且言朝廷優待之恩令其至日  
可同上皇往僻器而走營一聽計拜辭于公復辭朝畢乃與  
季鐸等同齊冲天龍滾龍袍玉帶等物并各壇外賞賜出關此  
路急急趕到也先處下了勅書并賞賜之物又至上皇營中遣  
上御冠衣等物上皇慰問高啓畢又曰可魯帶得賞衆頭目  
的銀帛來否啓奏曰衆大頭目賞賜臣已帶來但以下頭目人  
多朝廷着宣府等邊關備辦待送皇爺駕到即從城上送將下  
來方迎請皇爺回朝喜寧在彼聞得高啓之言心中大喜坦然  
無疑忙來對也先說道南朝既有賞賜彩緞在宣府如何不送

天可汗去也先因前者整頓人馬齊備今聞得喜寧之言即時  
起發人馬親送上皇到宣府來高啓聞得這個消息暗暗稱羨  
于爺果神算也即密地來到寨刊部下尋見蔣信報與家書并  
朝廷優待之意信感感誓以死報高啓又將于公保護上皇歸  
僻去路一一說知信乃領計即使忠勇健兒潛地到宣府城邊  
箭上刻了字號寫也先同喜寧在本月二十七日親送上皇到  
城一箭射上城去守城人見了蔣信號箭飛報與總兵楊洪洪  
即差快馬急報于公公見報心中大悅曰除了此賊上皇返國  
有日矣乃思欲擒此賊除是楊後方可但他使酒勇猛難近然



以擅殺都指揮姚貴。朝廷屢欲掣俊正法。我保奏他將功贖罪。今日必為我用。即傳令着楊俊來見。俊即楊洪之子。洪聞于公。令牌到。即着子楊俊來見于公。公曰。想汝日前酷酒無故殺死都指揮姚貴。朝廷必欲正法。我保奏免汝一死。汝可建功贖罪。楊俊聞言。叩首謝罪。公曰。吾今定下一計。非汝不能成功。今二十七日。就令汝父率多官將到城賜也。先衆頭目以下緞帛等物。件件皆放在篋籬之內。令人放下城去。汝可將純錦纏身。一如彩緞之色。躡在篋籬之內。高處再加些緞疋於上。不可露出頭角。若不認得喜寧時。但有人叫喜寧的。汝就知得是也。待客

來搬彩緞之時。汝可用心着定。把喜寧登時拿在籬裡。城上自有人接應。予汝上城。拿得喜寧。汝之功可贖前罪。吾知汝勇猛能擒此賊。汝可小心安危。在此一計。不可怠惰。俊領計叩辭于公。而出來與父楊洪計議。停當。專候也。先到來。且談也。先整點大隊人馬。令喜寧陳友為鄉導。二十三日起程。從倒馬等關。一路送上皇為各各關俱道。朝廷賞賜緞帛。俱在宣府喜寧聞得此言。一心要到宣府。故別處關津都不在心。至二十七日。早到宣府城下。城上人見上皇在前。一齊俱呼萬歲。震動小岳。城上早放下數十管籥籬落來。此時高懸緊緊的帶着喜寧之馬。城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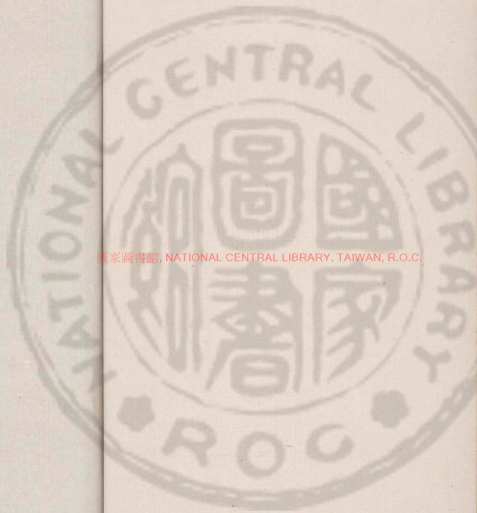


行恐怕往別國進城。乃亦飛馬緊追。城上楊洪等將見上皇逃  
後。即忙放起號砲。各處城上聞得號砲响時。俱把火箭火炬一  
齊遠遠丟射。施放地雷。發砲銅將軍。鐵佛狼等號砲。火炬火箭。  
燎着龍草砧帶中的蔡綠。登時地斃。震天。四下裡只聽得天崩  
地裂。霹靂之聲。烟焰冲天。打死不計其數也。先回馬看時。只見  
殘兵冒烟突炮而來。道中計了。怒氣填胸。大叫一聲罷了。便倒  
擁下地。未知性命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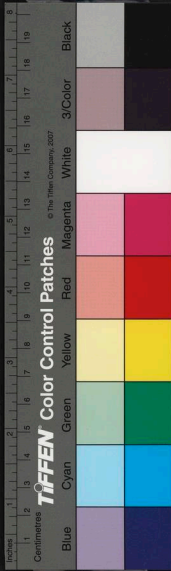
上人看見高磐與喜寧趕在當先。仍又放下數十筐緞帛下來。  
此時楊俊已扎縛停當。就跪在籬裡。一齊放落城來。高磐與喜  
寧見了。忙跑下馬來。搬取彩緞。高磐見喜寧落馬來。大聲高叫兩  
聲曰。喜寧哥哥待我也搬些與衆頭目。見見功勞。楊俊聞得叫  
聲。知是喜寧忙跳出籬來。大喝一聲。把喜寧一似捉小鷄一般。  
丟在籬裡。高磐見俊拿了喜寧。即時敲起號鑼。城上人聞鑼响。  
即將塗木繩索。一齊用力拽上城來。陳友見了。即便落荒逃命。  
也先亦知中計。忙傳令攻城來救喜寧。這高磐藉信袁彬等一  
班人。裹着上皇。往小路裡加鞭飛馬而去也。先見上皇與衆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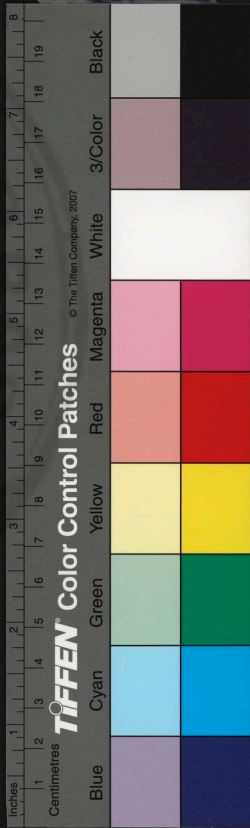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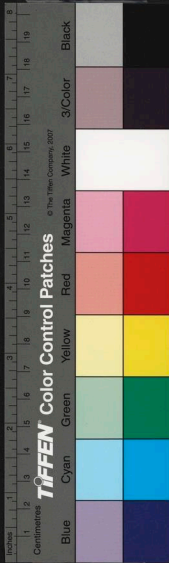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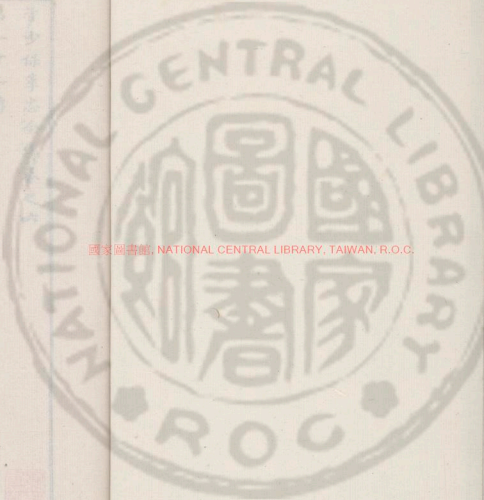


第一十一節

小國結愛歸和好

朝建七奉世臣僚

不謀也地最側焉下且坡于公因喜字村界也先歎後憂憂  
聖生民故交下此計以橋之美然上合若古下信民心喜家院  
政修政而下快行年死榮已難開訂進營中揚於用微事誠  
宋來于公下管見字為聲也曰朝廷有所負汝汝背主廿為  
引真嘆索食今日播來芳何理就喜家無言叩頭乞死于公  
即所奏請第三日皆下善則字得喜家受廷處死屍今春門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7515 v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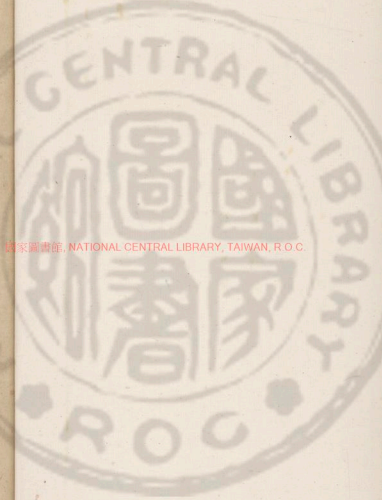


于少保李忠全傳卷之六  
第二十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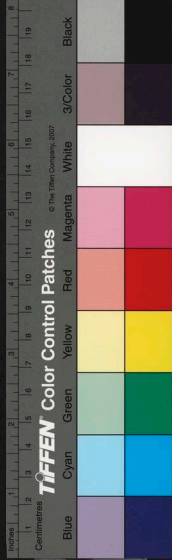
外國結連歸和好

朝廷免奏遣臣僚

不談也先氣倒馬下且談于公因喜寧引道北先數侵邊境擾  
塞生民故定下此計以擒之果然上令君旨下快民心喜寧既  
被擒後擒下扶得半死聲已難聞押進營中楊洪用檻車械進  
京來于公下營見寧屬聲叱曰朝廷有何負汝汝反背主甘為  
引道唆索金帛今日擒來有何理說喜寧無言叩頭乞死于公  
即時奏請第二日旨下着刑官將喜寧凌遲處死號令各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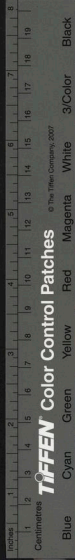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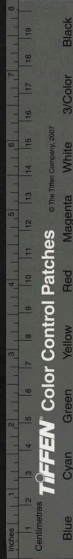
戒將來朝廷將楊後陞都督金事楊洪封侯增俸二百石于公  
加陞少保總督兼兵部尚書加養二秩之體也先看見此番如  
此殘敗心中忿怒頗有欲害上皇之意伯顏密知向前力言道  
太師一向好心甚多此事非于天可逆之事俺們一向要與他  
和好又只當領入馬與他廝殺又不送天可汗歸國復索了許  
多金帛彩緞他那裡如何不飲准備今事已如此不知消停數  
日遣幾個的當人到南朝與他通好免得傷了太師一向好心  
也先道得知院裏你說得是既如此說俺且拔營回去再作商  
議當時走刺可汗脫脫不花亦領人馬到來此時得信即於途

中迎著脫脫不花以言說之曰太師也先每領人馬南侵所得  
金帛皆歸自己帳下到於可汗處甚少及至損傷人馬則可汗  
均受其弊俺們料得敵不過南朝人馬可汗自當做主以和為  
上脫脫不花聞言道把台說的是即催人馬來到也先營中伯  
顏先將和議之情說與脫脫不花脫脫不花連聲道好既如此俺與  
太師得知院平章等俱押了花字著的當人親賞赴京請和永  
無他意伯顏稱謝隨即都押花字令人到老營來請上皇上皇  
即時親臨也先營中脫脫不花與伯顏齊道俺們與太師委欲  
送天可汗歸國都是喜寧阻住壞了俺兩家和好今日俺們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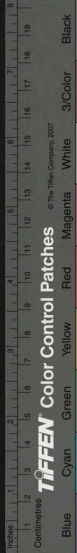
太師寔心送天可汗歸國。又恐你那遣臣子不知俺們真心。特請天可汗來當面折箭為誓。上皇見折箭為誓。如今番使隨是定。大悅。稱謝。亦即書一御押當日。脫脫可汗即先差通使三路人前來。近邊打話通了。然後差皮兒馬黑麻等起程。黑麻等叩辭上皇。上皇亦面諭勞。又有御書一封。付與黑麻等。脫脫可汗也先亦囑咐道。你們到南朝去。將俺定心送回的事。一一說知。黑麻等領諾。即便起程。又等候先差三路人通了話。然後到京。這三路人來到大同。城嶽這嶽就是大同。北關都督泰將許貴把守。貴每日輪臺。不收探聽。北邊哈察等處消息。恐視奸細。

當日夜不寐。哨至墳嶽。墩來忽見一夥北兵前來。內有三人裝束似南非南。似北非北。又當先跨馬而來。衆夜不收看見。正要放箭。只見那三人高叫道。休得放箭。俺們是脫脫不花王與也先太師差來打話。通和好的。衆夜不收見他說得南邊話來。料是通使的。收了弓箭。道。汝是何等人。須說得明白。那當先一人道。俺是女直同知第二道。俺是淨石泰將第三道。俺是哈察指揮。俺三人通是脫脫不花王差來近關打話的。若只差一路人來。恐南朝不明一路的言語。故此差我三路人通曉漢語的。庶不悞了大事。你們衆人聽着俺太師也先道。如今變與南朝講



好可着大頭目奏將去使夜差使臣來俺們硬回去報知若不  
來時俺三邊輪流攪撥得你國心不得種糧不得收你國中虛  
耗自然來和也衆夜不收開得這說話便道你衆人且暫住待  
我們稟與大頭目知道三人開言即領衆就近墩屯扎衆夜不  
收還來報知許泰將貴開帳親自來到墩邊與三人打了一番  
前項說話許貴曰汝等既是我情吾當轉奏朝廷亦即差人星  
夜到京將此事一一奏聞景帝免奏即着該衙門寫物成諭許  
貴去了群臣見成諭許貴之齊奏曰致次遣使未見的定令  
朕脫番文是寔兼有上皇御書押字視差黑麻等到此臣等亦

憂問使臣所言皆寔無疑理當恭使迎復勿令有他日以悔景  
帝關奏半晌不言于公察知其意即毅然上前奏曰今若果有  
上皇御書并朕脫等指書詳勸黑麻等來意是寔且兄弟至親  
君臣大義理宜迎復諸文武見公所奏亦皆奏曰理當迎復勿  
令後悔景泰復聞衆臣之言心中不悅諭曰當時大位皆卿等  
合詞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于公開諭於上前復奏曰今陛下天  
位已定誰敢有異議但欲發使奉禮少舒邊患耳上皇終當迎  
回豈可久留邊地況亦朝廷與臣子夫妻若於邊荒者景泰  
聞奏心中開悔乃曰朕汝汝言罷退朝群臣皆聚於午門外



伺候當有太監與安獲傳言至午門外大聲言曰爾等因欲吞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王祥富弼其人耶衆皆未及吞尚書王直而發紅亦厲聲言曰豈可如此哉今日皆朝廷臣子一惟朝廷用誰敢有不行與安問說仍復進內少刻陞給事李寔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卿先正副使馬顯陞都指揮充通使前去不知朝廷差戡使前外四事如何

第二十二傳

李侍郎出使沙漠

羅少卿奉命避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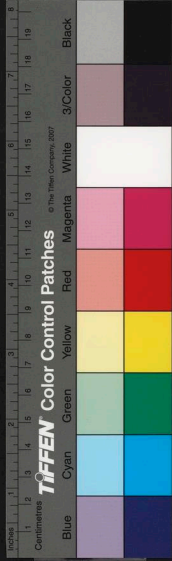
景泰因于公奏明并請臣力言請復之事乃差李寔等前往勅者既下只言吞禮不及迎復之事李寔見勅大驚忙趨內閣明白其事進朝來遇着內相與安與安見寔大聲曰李侍郎汝領黃封濟事你那裡曉得其中就裏當時景泰之意不欲迎請上皇歸國奈群臣懇諫不過于公又開陳兄弟至親君臣大義景泰不得已遣李寔等聊報後吞禮而已李寔見與安口吻只得轉出朝來收拾行李一同羅綺馬顯等并來使打點起程景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卷之二  
五  
泰元年七月初一早朝景帝親御左順門召李寔等而諭曰卿等去脫脫不花也先那裡務要勤謹辦事好生說話遂各賞銀伍拾兩并衣服二套絲緞三表裏又諭曰可上覆太師也先并得知院伯顏等內有勅書二道及各隊長賞銀三百兩彩緞二十四表裏李寔等領命即拜辭出朝本日遂同黑麻禿完等五十六人起身初七日過毡帽山初八日過興和州衛東海邊夜宿提兒烟初十日宿失刺即邊塞之處亦送李寔等下程羊二隻酒數瓶十一日到也先營中先聽聞讀勅書畢也先道你國皇帝因何差你們來李寔二公答曰自太師祖父以來至今

朝貢我國四十餘年爾使臣進馬來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重恩近日因王振擅截了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留太上皇帝擒掠人民殺害兵馬今得知院伯顏上合天道下順人心奏聞可斥說知官人持念前好同差泰政完者禿勒等責書赴京以全和好因此并我等大臣貴送賞賜給與太師并知院等以全終始仍舊遣使往來也先見說便道這事皆因馬猜馬雲小人們壞了事情以致動兵小事變成大事今你們來且過一夜明日引你們見天可汗去李寔曰此是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又道你們來得正好這事務必要成就了你們若不來時俺們七月



十六人馬已到京來丁冷侍郎路上辛苦即喚人斟酒親自把盞奉敬李羅二公數盃酒畢復令宰壯馬一匹羊四隻為下程十二日早也先差頭目人等齎錢朝賞賜與脫款可汗并得知院等勅書又着人分頭賚賞賜前去是日也先即差平章人等同李寔竊綺等行三十里來見上皇共進上絳絲八疋袞衣二套鞭米魚肉鈔煤燒酒器皿等物李寔等一見上皇放聲大哭拜舞畢惟見袁彬哈銘高銘三人侍側上皇曰卿等休哭比先朕來此為打獵遊幸之事皆王振所陷也先有意送朕歸國皆被喜寧引誘遂破了紫荆等關後至京師又被喜寧留住後皇

小黃河也先亦欲送回又被喜寧攔阻令喜寧既已交遊朕無阻擋也上皇遂問聖母及當今安否李羅齊奏曰俱安又復問舊臣存退何如李寔一一道其姓名或存或退甚悉上皇曰朕在此一年因何不來迎朕歸國寔奏曰陛下蒙塵群臣及軍民人等如失考妣差人三次來迎俱無的寔通言也先假意惟前月高啓回朝見有陛下御書花字方是寔信則爾喜寧阻住今寧已正國法特差臣等來探虛實未知也先果真心否上皇曰汝等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文武群臣早早差人來迎朕歸國朕若回時情願守祖宗陵廟若不來迎時也先說令人馬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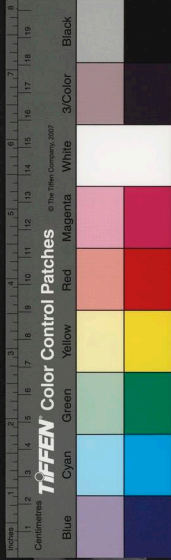
遠十年也不得休息朕在此一身不足惜當念天下生靈祖宗社稷為重李寔雖綺唯唯領諾李實詢問止聖所食方知也先每日止送牛羊野味酥酪殊無米羹李實凄然奏曰想昔陛下錦衣玉食今觀衣食粗粝不堪復以大米二斛進上上皇曰飲食小節且與朕整理大事寔乃條陳教事奏上首諫上皇昔日任用非人引咎自責讓讓避位退居之詞忠言正道懇切甚悉上皇聞奏大悅皆從其言因日暮促歸李寔涕泣而別明日也先牽馬脩酒相待李寔也先道你們皇帝勅書上並不曾說着迎回天子天子在此又做不得俺們可汗終是個閒人俺還你

們千載後圖一個好名此侍郎回去可奏知務要差三五位老成臣子來接如今若送去可不輕易了你們皇帝今日與你約定至八月初五來迎不可失信李寔含淚答曰差人來迎必須要請聖旨吾等是臣下豈敢擅約得日期也先又道八月初五日若不來時你邊人又要吃筍了再三犒哨日期寔等亦再三曰日期難定也先道若是來遲可先着三五人來回報便遲五六日亦可若不來時俺們領人馬擾邊莫道俺們失信也先叮囑平各送馬匹貂鼠為進貢之物李寔等來辭上皇上皇再三諭駕迎歸之事即於袖中取出御書三封與寔賞回仍諭曰卿等



勿憚路遠當以天下蒼生為念汝等回去多多上覆太后并當  
今皇帝說也先非愛土地所要者蟒衣織金彩緞之物差人早  
早賣來汝可莫辭辛苦李寔聞言哭拜於地不能起伯顏道侍  
郎休哭及早歸朝來迎皇帝就是了伯顏與衆強扶起寔時只  
見汝流畫血伯顏與衆當持責責稱羨驚顏曰南朝果有好臣  
于上皇見李寔眼中流血再三慰勉寔即帶淚拜辭上皇復到  
也先營來也先便道煩侍郎早早來迎寔當下辭別也先  
即同衆使起程也先又差右丞相禿斤脫歡黑麻同行不一日  
來到京城二十二日早朝復命景帝御文華殿召李寔羅綺等

宣問曰也先有怨說話李寔將前情諸事一一條細陳奏景帝  
又問曰太上皇帝如何說寔即奉上御書又條陳太上所諭前  
旨皆無遺失景帝又曰也先請和之意寔定何如寔答曰臣至  
彼國相待甚厚論和議是真但也先萬一變卦非臣所知乞陛  
下聖裁景帝曰卿等一路辛苦了命賜李羅羊酒銀鈔等物羅  
命太監牛玉於文華殿前廊下待酒飯半寔綺辭出明日羅綺  
復領把禿黑麻脫歡等進貢馬匹貂鼠等物朝拜畢把禿等趨  
奏乞早命使臣同往迎接上皇景帝聞奏不言退朝把禿等辭  
出在四驛館安下待旨候候數日不聞旨下意不欲迎請讓此





進近把无黑麻等延陵多日。昔方事多。嘗於午門外會議。可  
否。不知會議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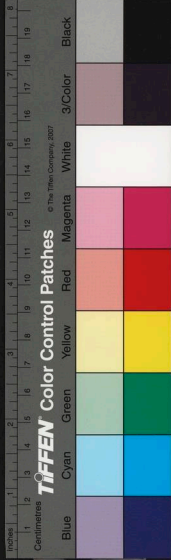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傳

遣使迎請上皇

安押永杜邊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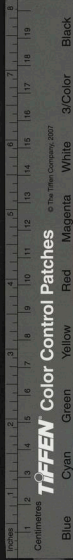
景帝旨下令多官於午門外計議。時有御火王文厲聲曰。來  
來。來。執瑊來耶。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嚮求。彼豈真心。送  
來耶。哀官素畏王文。相顧俱莫敢發一語。子公曰。防變方畧。事  
在於我。李侍郎回朝。吾問其言。寔乃真心。非虛詐也。萬一變詐。  
其直在我。其曲在彼。王御史不必多慮。吾已籌之熟矣。遂率多  
官而奏曰。前侍郎李寔回朝。臣等灼知也。先屢敗。必然後過。雖  
云人謀。亦天意也。且君臣失義。兄弟重親。若不遣使迎請上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直在彼曲在我矣此者不迎請則上皇終不得遂毫無終不  
得寧干戈終不得息伏乞遣使奉迎以承天心以安民命衆臣  
奏上景泰覽奏見衆臣同詞即日遣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等  
於一十七日啟程楊善趙榮命欣然就道曰此吾等効命之  
秋也尚書李直胡濙等奏曰迎復上皇禮當從厚詔不下有千  
戶衛軍營暗遣一帖於朝門下胡濙高穀等正早朝進門忽見  
一帖令人拾起觀之其帖上寫着上皇之出非為遊畋定乃還  
北邊方為宗廟生靈社稷之計耳今若奉迎禮當從厚迎復還  
京猶當體恤行君臣之禮虛兄弟之情雍雍併馳則庶幾之矣

復見於今日矣衆官見帖中之語嗟吁良久當時學士高穀曰  
何不將此帖呈奏感動上心足見朝野同心穀遂袖其帖入朝  
後將此帖示廷臣曰武夫尚且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亦嘆曰  
此禮失而求之野也朝廷聞有此帖震怒索之甚急龔遂榮挺  
身謂復索校尉曰此我所為也何必他索景帝後來心亦明悟  
却赦之勿罪當日胡濙忙辦儀注二十七日楊善趙榮等辭帝  
起程初二日來到邊境克昂問道你們既來迎請上皇將何財  
物來迎楊善答曰若將財物來迎後人譏誚官人受財了今若  
空手迎回只見官人們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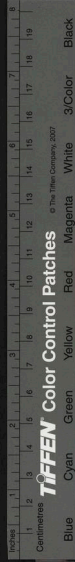
吾國鑑書上脩載官人們的好處使萬代人稱贊也先聞言說  
都御史說的是次日領善榮等朝見上皇楊善趙榮叩拜不勝  
悲慟上皇曰朕不日回京卿等不必慟哭楊趙收淚乃問上皇  
起居畢也先設晏款待明日也先又大排筵宴與上皇送行酒  
至數盃也先自彈琵琶克昂奏笳伯顏鼓瑟皆奉酒歡勸也先  
見楊趙二公侍立於傍使道特郎都御史可就坐坐二人連聲  
奏曰上皇在上安放安敢上皇顧二臣曰既太師看卿等坐便  
在下側坐坐二臣拜伏於地奏曰臣等雅居草莽安敢失君臣  
之禮也先見了回顏左右道中國有好禮數正飲酒歌彈克昂

與帖木兒亦知書通曉漢語當時便道俺們聞二位大人有大  
才藝有一對可來對之楊趙即問曰有何佳句請道那克昂即  
舉手中琵琶乃道琴瑟琵琶八大王一統頭角楊善即應聲對  
曰琵琶琵琶四小兒各樣肚腸帖木兒克昂等聞楊公之對盡  
手驚畏俱驚惜道中國果有好人物愈加敬重初八日上皇駕  
返也先率衆頭日送一日程途也先與衆拜別而去仍令伯顏  
并把台等率人衆護送行五日到野狐嶺伯顏等道此處乃華  
邊界限一齊哭道皇帝回也何日後得見天顏俱各禮拜上皇  
再三戀涕伯顏伯顏方辭別回朝惟把台表彬高鑿吟銘兵官



童等帶面伯顏獲髮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城上皇十四日連發書止封先命使人費四十五日至唐家嶺又遣使回京諭免奉臣迎接十六日百官俱迎於安定門此時百姓聞得上皇駕回皆歡呼湧躍扶老攜幼頂禮焚香擁塞於安定門之內齊呼萬歲聲動山岳上皇一則勞單乃從東安門而進景帝亦至門出迎下筵拜上皇亦答拜拜畢相抱而哭各建授受之意推讓避避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城殿中百官皆朝見禮畢大赦天下上皇擇避當日自居向城宮殿百官朝賀畢而出景帝亦別上皇面殿遂賜五百邊騎賞物彩緞發令回歸衆辭朝去訖凡

少保子公見上皇已歸此地和息寇盜衛寧惟慮先朝未嘗平開降人皆祿養於東昌河間易州序州劉進等處地方切近京師三四十餘年間人數衆多生長蕃盛得縱雜制日萌也先入寇之時多有乘機擾亂之意為害非小思今之計乘此南征未罷吾當舉其有位號者重與犒賞隨處安插庶無相聚為亂之患乃即日上疏奏聞景泰覽奏人喜即降旨曰卿為國深慮實有遠謀急宜相機區畫于公乃即安插諸降人於廣東廣西兩廣四川等處遂使積惡潛萌各為良善宗社莫安皆于公之功也



第二十四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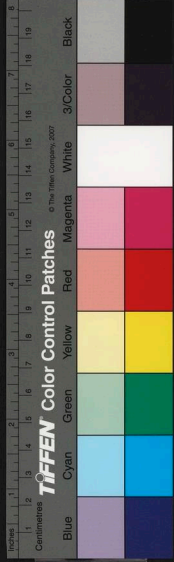
于公薦賢置州縣

徐程改詭治張嶽

于公見邊方和好并寇盜削平外無侵邊之患內無鼎沸之虞  
 乃思安內撫民之策且叛亂之後地廣民殘少官治理乃奏保  
 薦能仁厚之官數人以治之朝廷允奏各陞巡撫一員添設州  
 縣于公保奏孫原貞為浙江巡撫添設宣平雲和景寧泰順四  
 縣各置縣官管理同葉宗留擾亂之後而置之也又奏保王來  
 為福建巡撫添設永安受寧二縣各置尹丞簿典官掌理因鄧  
 茂七擾亂之後而設也後保秦李匡為廣東巡撫立南海東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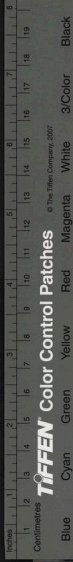
二縣因黃蕭秦叛亂之變而設也俱各置尹丞尉典務理掌  
畢于公喜曰吾料諸君必不負吾所薦正欲喜聞早有人報  
部來稟道張湫河決大水衝沒漕艇于公聞報大驚曰目今兵  
馬衆多惟伏漕糧足用今河決淹沒誠為可慮即日具本奏聞  
朝廷即勅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治理張湫石王二公到任  
一載未存成績當有徐程聞知二人潞水無戒自以為深知地  
理特來見于公公即見曰元王徐程特來必有教諭徐程說與  
欲往張湫冷水之意于公曰吾到忘了元王才能明日即當而  
奏薦見治水以紓國憂徐程甚喜辭出明日于公早朝畢景帝

神便殿于公即趨入啓奏曰臣聞張湫河決石璞一人蒞任得  
疾不能治理論德徐程頗曉天文地理乞陛下以河道委之必  
能成功景帝未及宣言傍有金英與安二監問曰這徐程就是  
前年主南遷之人麼若是此人因他識得天文地理你了當日  
之言這時候不知被邊人借到何處去也景帝聞得此言就不  
免于公之薦于公被二監當殿說出徐程之事焉說不安只得  
叩辭出朝後過月餘時值新歲群臣朝賀畢各歸徐程即造于  
公府中一來賀節二來即問起前所說之事于公答曰日前小  
弟面奏薦兄奈內廷諸人知兄之名當面阻撓使吾不敢再奏



徐珵默然不悅即辭回公固留酌不肯而出於是深恨于公明日珵帶了親隨數人一運來見閻老陳循循見珵曰元玉有何見教珵即將所事告之循曰若內監有言事不諧矣非于于節奄之事就是不佞亦難保舉公也徐珵即還至帶一條明珠百顆與循循曰何勞惠此珍貺遂留飲因談論間陳循曰依吾愚見元玉將尊諱改得自當一力保奏使內廷諸人不知事無不諧矣珵聞言大喜即領教而出徐珵遂上改名疏景帝允奏改名有真字元武留連月餘陳循果上疏保奏許彬有真二臣善度水勢可濬河渠若命治水必有成績內廷果不知為珵無

濟阻滂並以食部御史星夜馳往張畝治水有真聞命卜星夜到張畝來看地形乃點檢徒役謂屬吏曰吾觀此處工役甚大殊經歲月不能成功視此數千疲卒焉能用得吾今散遣汝等且休息數月待吾巡歷地勢然後召用徒卒感思而去有真遂乘一小舟窮河之源乃由山東濟州汾州沿衛及沁汝復往大河過濮苑始回舟其地形源流脉絡皆符之于心乃召前遣回卒徒皆依期而來築壩修補下柳填堤以製水渠以分水勢奈東堤沙灣正當洪口處今日停工築得成明日決坍明日築得後日決坍如此四月餘堤築不成許徐二公闕坐不樂許彬因



而得疾。志病回家。只留徐有貞。獨任其事。有貞見築不成。堤心中不樂。曰。前者。又是吾上木條陳。吾自謂希踪禹跡。不意今日不能成功。吾之命運也夫。嗚呼。良久。一吏見徐公憂悶。上前。曰。老爺憂悶不能築成。以小吏觀之。其下必有緣故。何不捧某召仙以決之。有貞即問曰。誰會召仙。吏曰。小吏自幼傳得此術。有貞曰。汝既能召。可即召來。以決休咎。何如。吏即請徐公焚香。吏書符念呪。令人捧香。寫符。少刻果然。箕動如飛。有貞見箕動。乃投詞問築堤不成之故。此時有貞端坐。令人叩問。毫無啟。忽然仙箕空筆。寫詩一首云。

渡皮端坐意如何

品爵似君天下有

貴封御酒吞三盞

高力脫靴猶誦護

伊丈夫兮我丈夫

文章如我世間無

醉掃番書筆一塗

汝今清事尚輕吾

有貞見箕仙寫出此詩。知是李太白降臨。即忙離坐下。禮叩。請

曰。徐某不知太白真仙降臨。失于恭敬。望乞恕罪。再三叩。請。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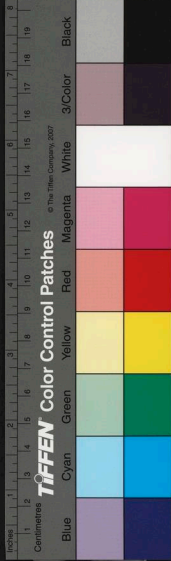
箕仍書一八字云。

若要築堤成

西山訪老僧

駕車不動而退。徐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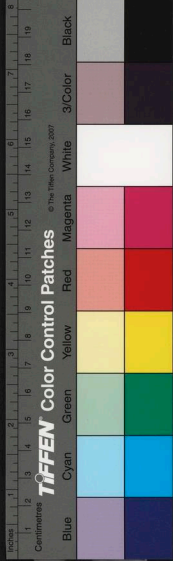
貞心下明白。即問左右曰。此處西邊可有山否。衆人答曰。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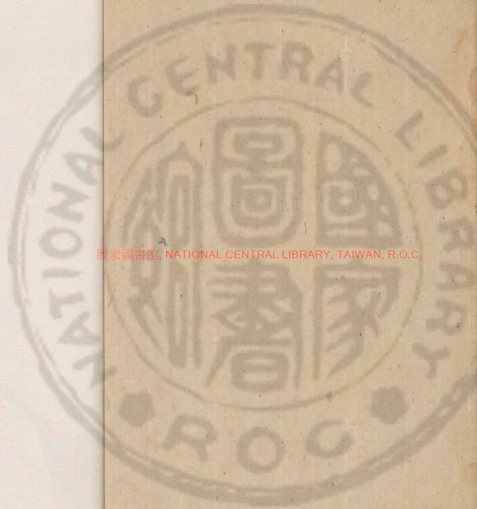




有座西山有貞後閣曰山上可有庵廢矣又曰山上寺院原無  
人家亦少只有一庵名曰寂祥庵庵中有一老僧在內誦經嘗  
有一白尾騾下小背齋供給老僧有貞聞言心中默喜知是異  
僧明日黎明帶數十餘人行了兩日將至小邊忽見白尾騾山  
上奔馳下來徐公遂令人取飯米齋供之物放在騾駝的袋中  
令人一齊跟着騾上山而東果見翠岩峻壁林壑洞天又行過  
數十里之路極其深窈幽里難行徐公遂令人持火炬而行行  
十餘里早見一平寬崇麗之處上下山壁皆如金色相映內中  
又有石乳自上滴下却接至地瑩然如玉識者謂之金亭玉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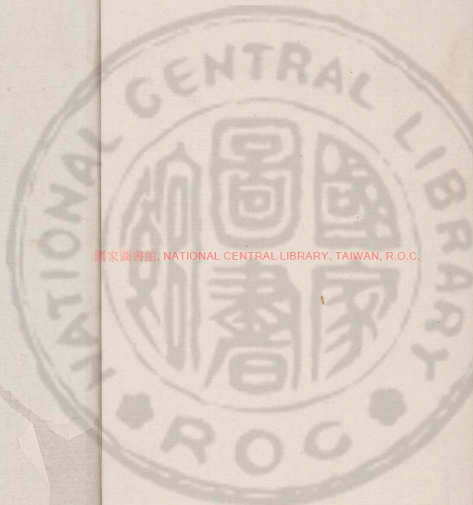
徐公看罷良久行過半里果見一石庵中一老僧在內  
誦經徐公并從人未敢進見拱候廳前徐有貞細觀果然是有  
行僧家徐有貞并從人觀看僧庵像正羨慕間只見老僧誦  
經已畢有貞忙過見禮老僧答律曰山野朽僧有何德行敢勞  
大人親自到此有貞曰下宮奉朝延勅命差築張歙洪口不料  
此洪口日用千夫修築日築日崩三月不能成一毫之功昨者  
召箕仙蒙李太白降其指示吾師今特到來望乞老師指教詳  
機若能築得堤成上紓朝廷隱憂下拯生民漂溺寔老師功程  
三乘普救群黎之德再三叩問未知老師肯指示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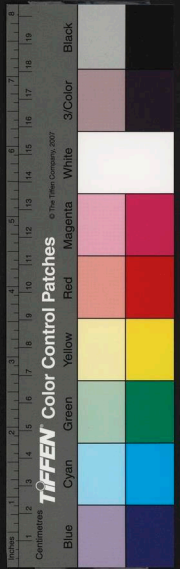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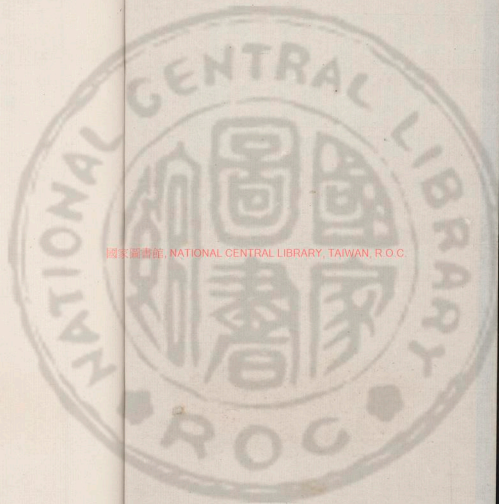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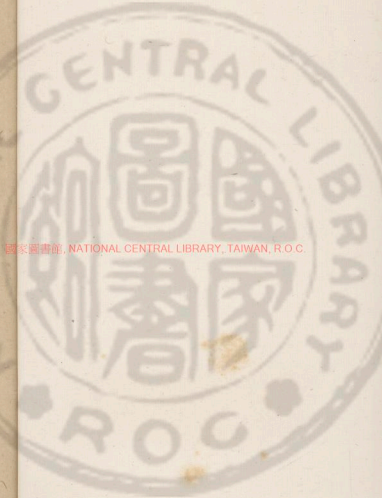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七  
第二十五傳

神僧指水怪形藏

于公存海涵度量

徐有貞當日在庵內再三叩問老僧老僧見有貞虔誠對有貞曰大人經綸天地包括萬理豈不聞仁者無欲之言乎徐公心中頓悟此語乃曰如老師之言莫非其下有巨魚乎魚性貪餌吾以豐餌巨鉤必能獲也老僧曰非小可也非易取也洪口之下極其深處內有一怪潛身幽底似蛟非蛟似鱷非鱷形長力大口能吐波發浪所以纜築得就被他哄毋非水勢之惡也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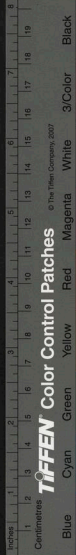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此怪在下樓決因此難築有貞見說甚驚乃曰若有此怪必用千夫巨餌方能獲捉老僧笑而荅曰大人雖用萬人亦難捉取若必欲以人力勝惹他性起連附近人家皆遭其害吾今傳大人一法自然除惡不損於人徐公忙叩問曰老師有何妙法老僧曰大人回去可急取三五千担石灰裝載多舡先令人分付往來舡隻附近人家暫離此數十餘里之外限五日不許人行動往來至日到於洪口可擊鑼為號一敲鑼响齊把石灰傾下水底急把快舡飛棹放遠待水底石灰滾化發蒸起來此怪必然煮死除了此怪那時因水勢而募之堤必成功徐公蒙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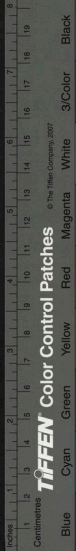
指示即叩謝辭輒急急與衆下山回府連差人取備石灰按法行之果然一夜後聽得洪口水滾如雷少頃水高接天衝倒近處房屋無數居民預先得了曉諭暫移無害至第三日後有貞見洪口水勢不高波平浪息乃令人駕快舡數隻前出哨看有舡之人果見一怪身長數丈遍身鱗甲頭如猪而有鬚前有二爪後有鱗尾形甚克惡浮死於水面之上哨舡又來報有貞有貞親往觀之果覺駭異識者曰此猪婆龍也有貞連夜併工築築又三月此堤將成忽然大雨連堤滿漲水甚湧溢有貞又并舡細察其故製數木鷺放水中順流而下又投之以物使人往



數里候着物與木鷺皆浮出惟一處木鷺不浮投之以物皆沉  
有貞曰此水源也忙令人塞之不止有貞悶思曰向者蒙老僧  
指示得除此怪堤將有成不料秋雨瀑漲洪水汎濫其害終在  
吾回思窮其源今源已知其處奈塞之不止思量久之不覺隱  
几而卧少刻見二人立於案前者貞忙問曰汝二人何人也二  
人曰我河神也先年因張楸洪水大汎民遭漂溺官司屢督工  
築堤不就役夫死者數千吾二人不忍見衆漂沒乃對大立誓  
願捨身以救萬人我二人遂跳入洪口其下果有一怪騎在下  
與戰一日夜被吾二人斬之水就退沙就長而堤成上帝憐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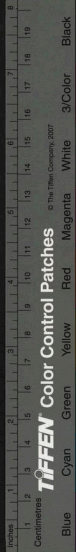
蘇三雨

文華殿景帝獨宣于公至面前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術  
機險豈堪為祭酒耶若用之豈不壞了後生輩也公見諭惟叩  
謝辭出左右見景泰召公當面遙聞有貞祭酒之言傳與有貞  
有貞只道于公不薦他又在上前說他過失甚恨于公兩次不  
知所願遂爾成誓不解冤禍於此甚矣于公平日只知輔君匡  
國練兵養民惟直道而行於心無愧不知傍忌賊怨者多時有  
兵部侍郎王偉原任職方司郎中于公見偉有才思遂保舉為  
本部侍郎鎮守大同諸處前者于公遺計於偉致小田見名之  
死遂召回同理事未幾于公以多事匆忙偶然註誤一事王



偉遂密奏於帝。一日景泰召公於便殿。以偉劾疏而授于公。公叩頭認罪。帝慰諭曰。朕自知卿。卿勿為慮。于公蒙景泰授。王偉之疏。感恩叩謝而出。王偉見于公回部。忙出迎曰。今日有何聖諭。何事尚確回進。公曰。始進內言之。既到堂。偉又曰。聖上何事議論。于公笑曰。老夫政事冗繁。稍有不吳之處。賢弟當面言之。不佞必然相從。何忍為此。隨出袖中所劾之疏與之。王偉踴躍無地。公復慰曰。不佞素無風憾。自奉之後。有不到處。煩賢弟面教。足見雅情。不佞介懷。且國家多事之秋。部事非一人可理。秘弟補成。足沾厚意。王偉此後愈加恭敬于公公。亦厚待王偉。

纖毫不帶於心。有事彼此商議。然後施行。公一日與偉商確兵政。忽有人報道。廣西總兵武毅上本劾奏。思明州土官黃珠。狀兄大變事。公正欲問時。早有武毅揭帖呈上。于公看畢。查訪其事。不數日。人報道。廣西思明州土官黃珠。有本奏上朝廷。旨下。着衆官會議。未知所議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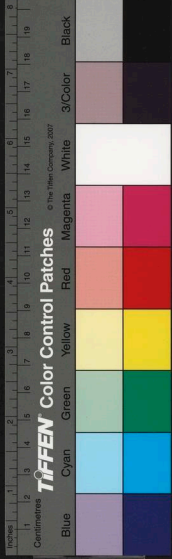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傳

景泰立子建東宮

江淵為親訪智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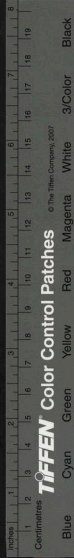
子公當日正與侍郎王偉商確兵務忽有人報道思明州守備  
 黃瑛有本奏上朝廷命各官會議于公聞報忙差人查訪其事  
 且談黃瑛原是廣西思明州土官初為宣尉司後因有功陞為  
 都指揮使守備潯州瑛乃庶出者有嫡兄黃瑛世襲思明州土  
 知府黃瑛年老止生一子名曰黃鈞應襲知州之職黃瑛屢欲  
 謀殺姪兒黃鈞奪其職與自己之子一日假傳巡撫軍令徵兵  
 思明州乃令已子糾率心腹馳勇于餘人離府城十餘里結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待至更深。爰夜破其城。攻進黃罔府中。賊斗處。黃罔墮。虐我衆。持來報仇。盡殺黃罔。并其子黃鈞。將二尸。砍為數段。納於大壘之中。埋於後園。即發衆遷墓。明日。思明州有人報至。漳州黃玘。倅為不知。驚哭倒地。隨即走到思明州來。一邊發喪。一邊令人尋黃罔。父子屍骸。竟不能得。復大哭罵。誓出示。假令人緝捕。竟身報此家門大仇。不料黃玘。令衆殺罔。父子之時。有罔之僕。漏童見玘父子。并左右之人。其夜。福童脫走。明早。竟到軍門。搃兵二處。告理。首前玘父子殺罔一家。人皆知黃玘殺罔。父子情真。事寔。巡撫李棠。搃兵武毅。察知黃玘。弑兄。劾奏其罪。玘知不可。

擒歸。心中大懼。即命其子帶十萬金來京師。求解脫之術。索來黃玘與學士江淵有親。玘子潛地來京。見江淵。惡其解禍。江淵曰。汝父子造惡深重。禍不可解。玘子再三哀求。淵不肯畫計。玘子曰。父聞京師有稱智多星。吳矮子。其人可曉。淵令人訪之。果有玘子。即造其家。見其人身不滿四尺。言語頗雄壯。玘子遂送厚禮。說其來意。智多星道。吾有一計。此事不但免罪。且有陞賞。玘子聞言。忙拜於地。叩求其計。吳矮子欲言。而又忍者數次。玘子復送千金。吳矮子曰。今上登位多年。屢欲立己子為東宮。每每形於言語之間。無人敢發其事。汝可急回。將此事奏請。即能



免害。以子聞言大喜，辭回來見江湖，說知其事。淵曰：「計雖好，吾不忍為。兩卦之珠子乃借入，做成本稿，遠值黃球，又遣心腹，千戶袁洪帶萬金來京，球子與袁洪說，知其事。候三日，遂令袁洪待素恭護朝貢。」  
臣奏有廣西都指揮黃球念子戶袁洪奏家疏奏上，其畧云。

廣西守備潯州都指揮使臣黃球切念太祖高皇帝百戰艱難，而取天下，期傳之萬世，邇來上皇輕身北狩，文武將吏十喪八九，幾危社稷，不有陛下，臣民何歸？今即位三年，皇儲未定，臣懼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奪一萌，禍亂不戢，皇上即預

運籌之事，使全天叙之倫，恐事幾巨測，反獲靡常。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

運入太微垣，與諸災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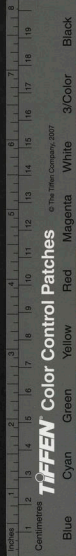
皆可畏懼。早留意萬一羽翼長成，推勢轉移，寄空名於大寶，委愛子於他人，階除之下，盡為仇寇。肘腋之間，自相殘賊。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諸大臣審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以絕親寵之望。臣不勝瞻天仰聖，急切屏營之至。

景泰覽疏畢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遂下詔令毀武毅李棠等劾黃球弑兄大惡之本，不許留藏副本。急降旨着廷臣會議釋黃球罪，加陞球為廣西都督，佩征西將軍印，居武毅之上。是



月乙酉日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集文武群臣廷議皆相  
莫敢發一言遲疑久之當有司禮監大監興安厲聲對衆曰此  
事可行即行不可即已無得咸首持兩端耳群臣聞言皆唯唯  
欲退此見興安不忍易上皇儲君之志心也當時閣下陳循等  
見衆欲退乃即署名後都御史王文等附馬象侯伯薛垣李瓌  
等尚書何文淵等侍郎項文耀等學士商輅等御史王震等以  
次署名惟尚書王直于謙給事林聰御史左鼎數公甚有難色  
不肯署名陳循自執筆勞之強署名亦無人敢寫復疏之語各  
默然不肯下筆時有何文淵對衆曰諸公不肯落筆某有屬對

為諸公首作乃即提筆曰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  
衆官皆唯唯而服陳循乃率廷臣面奏曰陛下膺天明命中興  
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球奏從景泰聞奏心中大喜乃下  
制曰可朕啓請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曰予老矣願社稷安天  
下得太乎今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欲承慈命乃命禮部具儀  
注擇日以聞制下禮部尚書胡濙具儀注景泰即日簡選立東  
宮官僚以陳懋胡濙王直石亨四人為太子太師柳海陳循高  
穀于謙為太子太傅張輓何文淵劉深俞士悅石璞陳鑑王文  
王翱張軌九人為太子太保江淵王一家蔣璠為太子少師李



錫蕭維貞劉中致羅通為太子少傅商輅項文暉彭時周旋為太子少保趙榮徐有貞李紹劉定之呂原柯潛李侃岳正周洪談劉俊李泰然聰趙昂楊欽王政等皆為春坊諭德詹事等官凡東宮官僚如公孤並支二俸景泰三年五月初二甲午日立見濟為皇太子廢皇后汪氏立見濟母杭氏為皇后封上皇長子為沂王即成化帝上皇次子見清為樂王見淳為許王汪后令居別宮乃下詔云天佑下民作之君寔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萬年於是頒詔通告中外海內臣民大赦天下是日禮部排列儀仗在於奉天門下忽有男子赤身

手執一珠紅木棍直奔進奉天門下奮力大呼道先打東方甲一木便大叫一聲只一擊把排列的香案打碎眾侍衛見之掣住這男子待罪於午門外後有詔下錦衣衛勘問眾官究問其事此人初被掣之時似醉夢中一無所知及下獄勘問那人忽然擡頭一看驚訝道為何在此把我拷打刑官問曰汝這男子又非失心瘋如何自來尋死此人訴道小人正醉酒睡着忽見一將官起來道快走領小人在亭子邊把小人手掣住打那亭子那將官道打得好感動他的心說罷那人把小人一推不見了如今許多爺爺在此拷問我為何眾官見他說得奇異相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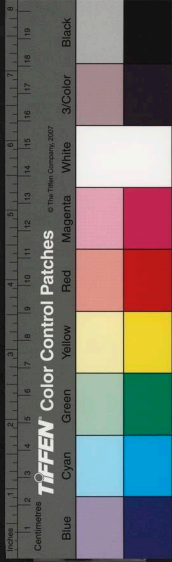




曰不知是何神使為之遂不拷問仍囚獄中此事甚異景泰既立見濟為太子凡文武官吏軍士太學諸生無不受賞時人謠云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又加賞陳循高穀江淵王一寧商輅王直各赤金五十兩惟尚書王直受賞回家將金擲於地嘆曰此何等大事乃廣西一逆賊擅敢為之乃止奉辭職朝廷不允又李賢先前托疾不署名今亦托疾不肯受職朝廷自立見濟之後四方災異種種迭見不期太子見濟忽然於十月廿七得疾至十一月初四日薨景泰大哭不已七日不朝後擇日葬於西山謠曰懷獻時于公見災異屢見上疏辭爵乞歸田里其

景泰

臣謹切見自去歲冬間以及今春時序乖和兩雪不降後於二十二日大風晝晦日光沉伏切惟災沴之來必有所由天人感召其應不虛伏念臣質本凡庸性復偏執時遭明盛位極人臣既居師保之官又兼六卿之職臣才器不逾於常人聲望弗踰於輿誦報國之心雖切而濟時之術全疎經濟之學淺聞而輔籙之職莫稱上不能宣亮天工以為朝廷之助下不能阜安兆庶以底太平之休兼且素乏統馭之能勿稱總戎之任今四方多故百姓流離東南之寇盜雖平西北



之遠報當至綜理勘定固難其人苟臣蒙恥而冒榮其奈妨  
賢而債事引咎思退分所宜然伏望我皇上宸斷罷臣職務  
遣歸田里另選賢良以代今職上回天意下協輿情以彰我  
皇上知人之明以免惡臣同位之責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奏上未知朝廷准否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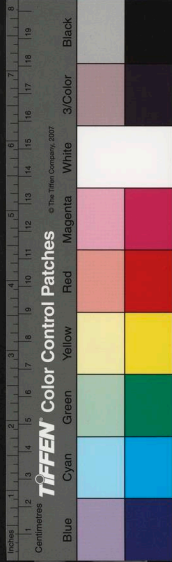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七傳

兩忠臣疎詩遺讓

安數精遇正現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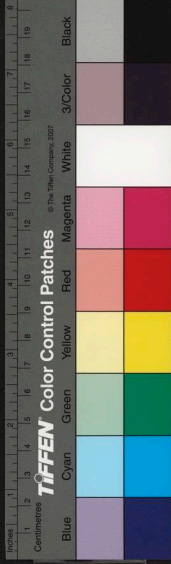
于公上表同辭景恭再四勉留只得初舊拱職帝因懷獻之亡  
日夕在宮流涕不視朝者數月時有監察御史鍾同素懷忠諫  
因景帝易上皇儲宮為沂王每獨坐深思流涕嘗欲上疏諫許  
奮意而未及後見懷獻身薨即欲上疏請復達禮部郎中章  
綸過訪鍾同還問章綸曰桐山論字有何事見教章公出袖中  
後後復儲之疏鍾同看畢曰弟有此心久矣亦出所奏之疏與  
章公看綸曰可見二人同心或得天祐感動止心後後復儲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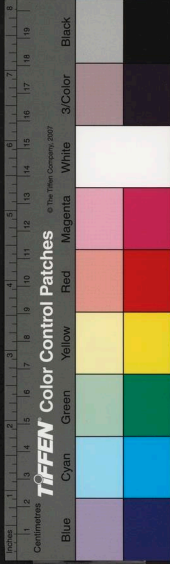
舒一念之誠。願顯秋梁公之微忱。甘受數比干之慘酷。二公慷慨注下。鍾公遂為村家人。曰。明日可擇棺木。奉朝門俟候。二公作別各呈稿。典堂官看。鍾公送稿。典都御史劉廣衛衛曰。此本不宜上。上之恐有不測之禍。二人不聽所言。章公亦送稿。典禮部尚書胡濙濙曰。二位何自處死。論曰。某等已置死生於度外。明早遂共進其說云。禮部郎中臣章論。監察御史臣鍾同。奏為奉養聖躬。以敦孝義。懇復后。觸事。臣等切見先年太上皇帝。帝躬留北地。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鑿與。未遂。故仇未報。為上皇之心。即先親之族。真藏五典之心也。賴都屬神靈。

鍾下聖筭。迎驛上皇於南宮。可謂遂至願也。昔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主。與陛下同氣異胞。陛下曾受封冊。是上皇之弟。亦上皇之臣也。況上皇天性謙淨。意無彼此。伏望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率群臣朝見上皇於南宮。以敦同氣之萌。以隆君臣之禮。則天下國家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等切見北極五星明朗。以臣觀之。是復中宮之象。不虛其位也。前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已正位中宮。而孝敦動儉之德。聞於中外矣。又詔冊世子母杭氏為皇后。是固母以子貴。而中宮久讓。而弗居。不意世子薨。臣氏痛心。皇上當復召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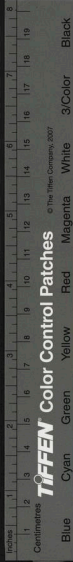
氏於正宮則六宮之儀範既正而國家之本風化之源自可表率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皇上推念同氣之誼認濟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廷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異自弭而外寇不足平矣臣等不勝激悚冒死以聞疏進而已墜西矣景泰看罪大愆時宮門俱閉乃傳旨後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官即刻捕二人入獄時章鍾二公從早晨在朝門外俱襟袖未俟候候至晚忽內廷旨出命捕二臣二公即往獄中第三日又有旨命刑官勘問必有與在朝大臣或同南宮通謀者着嚴加拷掠刑官奉旨

通大拷掠全無別大臣通謀等事二公曰此事出於吾二人本心有何通謀者今日拷死於刑下吾所甘心雖斬之西市慨然就死刑官必欲迎合上意重加拷掠幾死者五六次並無一言牽及他人但曰皇天后土得上後後儲聖心感悟吾二人朝聞衛從夕死得所矣果然景泰念忠義忽然風雨交加黃沙四起三日景泰親見天變亦有悔心乃密令錦衣衛官緩其刑拷令禁錮終身勿得言事一日于公因景泰召見便殿公候諭完乃即面奏曰臣切見懷獻太子立未踰年即構疾而薨此亦天黨有屬非人力所能強也近章論鍾同所奏之疏未為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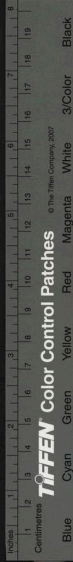
當乞陛下容宥。景泰聞言佛然不悅曰。卿亦為此言耶。即命駕進宮。公悚懼而出。當宥內監。與安見公奏語。亦嘆曰。此足見于高書忠心為國。固本也。後于公被石亨殺。有貞誣迎立外藩。不保。泰復立皇儲為言。亦公曰。我君而篡。獲立沂王。與章鍾之奏。可宥而優容。行之未為無當。此言景泰近脅臣昏知之。時上皇詰問內廷數人。人人畏罪不敢言。有此語。而公之寬不。得白。可此亦公之數也。且談遠上巡撫。列都御史。每當上本。劾奏。德兵石亨。滕。叛。冒功。將手下。狀。役。衙。子。楊。增。自。小。在。石。亨。家。做。厮。子。並。無。折。箭。之。功。乃。冒。軍。功。被。千。戶。之。職。其。父。楊。海。亦。冒。後。情。

雖之職。此皆冒軍功。擅爵賞。欺朝廷。臣職居經制。不敢隱默。謹此奏聞。首下着兵部知道。于公見了。憂罵。押着人。成。勝。石。亨。石。亨。見。押。心。中。不。悅。深。恨。于。公。反。疑。公。故。今。年。富。勳。他。不。知。于。公。曲。庇。石。亨。多。矣。先。年。上。皇。回。國。朝。廷。驟。陞。石。亨。為。武。清。侯。亨。自。是。吾。雖。有。戰。功。而。安。邦。定。國。之。功。于。公。之。力。為。多。乃。列。舉。于。公。優。次。大。功。請。官。其。于。景。帝。即。封。于。公。之。子。于。冕。為。府。軍。前。衛。千。戶。公。即。上。表。辭。子。之。官。後。曰。用。人。之。權。在。於。君。父。石。亨。烏。得。而。主。之。亨。聞。此。語。心。中。甚。恨。曰。吾。之。好。意。反。成。惡。意。知。今。又。見。公。之。成。訪。愈。恨。遂。不。遵。戒。往。往。冒。功。壞。法。于。公。聞。之。奮。然。曰。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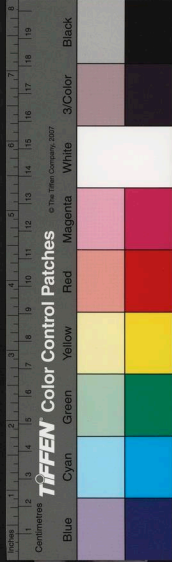
私情君臣大義安得以私情而昧公義乎即上疏劾奏其貪冒  
跪上朝廷旨下即擊杜山郭亨楊增等提問仍罵勅戒諭石亨  
并營營不許仍前周上奏思及縱容下入受財壞法知這一體  
治罪石亨見朝廷拿了冒功人等又查革了楊海官職心中忿  
忿不樂怒恨于公一日石亨逼着吏部尚書王直於途中亨即  
下馬將前次于公奏劾之事一一訴知王公王尚書答曰于節  
廉一心為國只是太甚了些石元成汝亦不必介懷俱着朝廷  
分上下官明日當設一席與二位款釋况當國家多事之秋若  
解文武同心國家慶幸古云將相知則士卒附士卒附則國家

安國家安又何敵之足畏也石雲備切勿介意吾當與公釋怨  
言畢各別王公明日果設席專請于石二公飲酒解和此時于  
公見四方寇盜稍寧又是王公相請乃即造王公之府其時石  
亨已先在王公府中等候門上人報于爺到來王石二公忙出  
迎接各相見禮畢王公即開言曰前聞二公之事下官薄設特  
為二公釋情消除值國家多事之秋正將相協和之日于公笑  
而答曰承柳庵王直公之雅情敢不領教正所謂國事交情兩  
盡之耳復顧石亨曰老兄豈不知不佞素性執直何必介懷遂  
相與坐席俱開懷暢飲款洽多時談論些國家政事因話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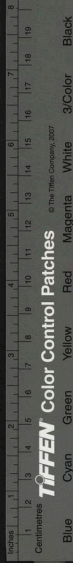
于公對王公曰。當年吾過石見於。來旅店。僧人蘭古春相吾  
與石兄并令姪魯戎。俱至將相。今日果然。真神鑑也。前年聞古  
春病亡。其徒西白來謁。吾厚贈之。還歸。亨亦曰。古春神鑑。小弟  
至今念他。不知已故。王公亦曰。吾已嘗聞蘭古春相術。惜乎不  
曾相會。坐談歡飲已久。于石相謝。王公辭別。各回。明日石亨即  
設筵相請。王于二公。二公亦各欣然。而至。亨大開東閣。盛饌豐  
簡。食前方丈。優人祿劇。送相演戲。自午至申。石亨又令換席後  
堂。後邀二公進內款宴。仍命一班女樂。吹唱勸酒。石亨見二公  
忘感。揚飲甚悅。後令人與侍。桂芳出來。歌舞侑酒。于王一公

曰。獲深矣。何必獲令寵姬出來。石亨定要款留。又着人進內催  
促桂芳。芳不肯出。見亨對二公曰。小將向日鎮邊。聞得有警。親  
領款率前往巡哨。偶見此女投河。急令人救之。問他。他道商人  
之侍女。因商出外經營。年餘未回。其妻克悍。逼迫不過。故此投  
河。小將聞言。即欲送歸。彼言若歸必死。即欲請吾劍自刎。吾甚  
憐之。因帶回家。不意此女歌舞吹彈。琴棋書畫。無不通曉。雖優  
人選妓。不能及也。今承二公光臨。正當令他出來侑酒。言畢。獲  
令人催之三四次。不肯出來。于公曰。他見吾二人在此。不欲出  
來。就罷。不必再速。言罷。于公即欲起身。石亨再四款留。親自來



冥其妻。妾只得出來相見。那妾見了于公。欲進不進。欲言不言。只低着頭。把那身子在夾壁邊縮將去。石亨見了。大喝曰。賤婢不敬不舞。做出這般形狀。何也。那妾見了公。嚴威凜凜。正氣昂昂。又被石亨一喝。把身子一側。向一聲望夾壁內。徑進去了。連身子通不見。石亨着見。喝罵曰。賤人這樣作怪。如何把身子通徑進夾壁去。汝快出來。饒汝之罪。如少邊延。拿由斬汝為兩斷。只聽得那夾壁內說道。將軍不必惱我。我原非是人。乃花月之妖。多年老桂。成精變作女身。因見主帥心地有偏。故來附你。別時宴客。尚可出來。歌舞勸酒。今日于爺在此。見他正氣昂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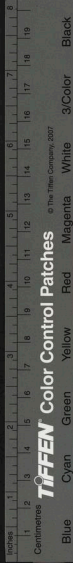
志心耿耿。神人也。我妖邪為敢。在前相見。故此回避。亦表之歎。談盡從此。永別矣。大哭一聲。壁中寂然不响。石亨見說。驚悸半响。王于二公亦異其事。皆起身到壁邊看時。寂然不聞。于公叫取劍來。放開夾壁看時。果見一老劍。約長五六尺。上有毛髮。內中有微聲。石亨見了。大怒。忙取劍砍之。分為兩段。內有血滋。滾出。腥穢難聞。王于二公皆訝其事。變驗石亨。而集破時。盡駭其事。王于二公一路並馬而行。曰。世間有此怪異之事。于公曰。古來有貞婦化為石。彭生變為豕。理或有之。王公尚今日妖邪亦稱公正。直避不敢見。若誠三思之。妾不敢見。狄梁公事同一轍。





以子觀之。公之正氣。更堪歎。公耳。子公曰。文敏。效言。未足信也。二公一路。瘞財。各用。聖第。三。日。子公亦。卷一。席。惟。生。公。赴。酌。石亨因病。不來。赴席。且。諒。不。亨。處。子。王。二。公。出。門。即。令。入。享。出。妖。樹。祭。火。焚。之。燒。得。滋。滋。有。聲。真。發。難。聞。若。等。聞。了。真。氣。用。此。得。疾。自。思。曰。吾。為。將。帥。死。吾。子。者。不。知。多。少。今。反。被。一。妖。所。制。心。中。不。樂。病。日。沉。重。舉。家。惶。惶。當。有。石。亨。心。腹。靈。旺。多。故。等。諸。人。聞。亨。病。即。來。問。安。請。醫。調。治。并。祈。神。問。卜。未。見。痊。好。石。彪。亦。差。指。筆。杜。清。來。問。安。清。稟。曰。大。向。石。爺。聞。知。大。爺。貴。體。不。安。特。差。清。來。問。安。石。亨。曰。吾。為。妖。邪。所。干。自。覺。不。樂。以。故。成。疾。

後等皆吾訪有雅卜應驗者。此訣吾之林欽杜情願言。即杜。由。有。不。知。杜。情。所。言。何。以。下。傳。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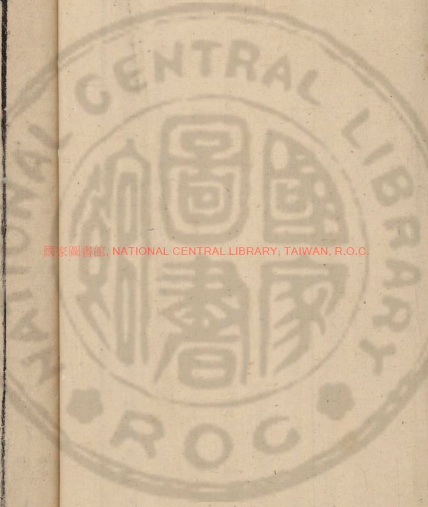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八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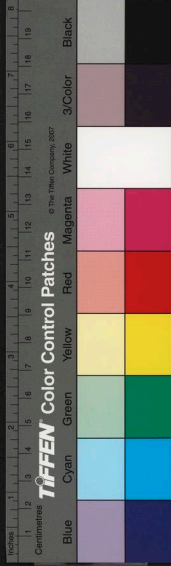
神卜李邀元帥寵

忠臣得賜御醫看

杜清稟曰。太爺嘗聞得神算萬祺神卜童先。否石亨曰。吾亦聞萬祺之名。未知他推算之術。果有效驗否。清稟曰。萬祺乃江西兩昌人也。自幼習過異爻相祺。曰。汝欲富貴乎。祺曰。富貴誰不欲。祺知此人是異爻。乃再三問中。其久因留上書與之。言曰。用此不但致富。他日貴至三品。祺拜謝於此。擡頭起來。不見其人。知為神授。觀其書。乃祿命法也。遂研精決術。以推算為名。多有奇中。若令一推窮通富貴。過去未來。生死如見。不能枚舉。但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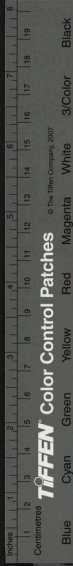
道一二以証之。或有令隱而後明。或有先諱而後顯。石亨白試言之。謂曰。萬祺曾判一使。染姓者。隱而善。驗其云。

二十年来曾一州。嘗將一物。然其類。起看。結行。海去。文者。汝成在後頭。

梁姓者。自以為吏員出身。他日必有一機。官做。心中暗喜。不料為吏將及七八年。為受枉法贖。被入告發。問徒。無錢贖罪。只得自去。當被擺站。批拽行。於吳方省。推推算之神。石亨聞說。笑曰。果臨而妙。遂有試言。杜清獲。潔白。又有。一。及。終。天生。起。背。與。醫。死。因。請。萬。祺。推。算。祺。批。云。

臘月病疽不為苦。只恐他年正月五。撞出一匹花面虎。一擊一擊鼓。這個苦。真是苦。

患疽之久。果然痊好。因思道。我家頗富。必不為盜安。有一聲鐘。一擊鼓之事。我自今以後。不進深山。何能遇虎。遂不把批語為念。過了六七年。正月初五日。要回拜父家節。乃騎一匹馬。從河邊經過。不料小兒。一路騎着竹馬。頭帶虎面。敲鑼擊鼓。從側裡打將出來。又帶着虎頭。一路跳來。那馬聞得鑼响。見了虎頭。只一蹶。把那父倒。跌落水。天氣甚寒。凍死於水。此真個苦之驗也。又有一吏。兩者已滿。意欲。北京。援。倒。候。官。做。乃。借。貸。諸。親。友。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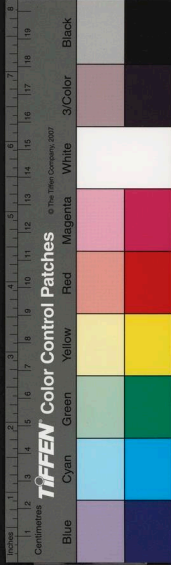


二百餘兩。正欲上京，偶路過萬祺，求其推筭。乃批云：「不要接來，不必接，不接方可省其錢。正月十五正團圓，家家歡樂處，燈下打鞦韆。」

那吏見批說不接省錢之句，欲行又止，自思錢財已得在手，如何不行，遂不依其批。來到京中，不期中途落水，銀兩已沒，又失了帖單，脫得命回家。又欲談處銀兩，歸辦帖文起批，仍舊上京。時值歲過，親友又無人肯借者，延至正月十五，見家家鼓吹歡樂，惟此人悵悵無聊，忽然差了念頭，遂死於燈棚之下。此乃是燈下打鞦韆之驗也。棋在京師，多與貴官達士推筭皆驗。

乃致富，如納為鴻雁寺主簿。主帥心疑，何不令人請來問其休咎。石亨見說，即問曰：「可著誰人請來？」杜清曰：「卑官與棋向有一面，當得親去請來。」棋見清不敢雅卻，即同清到亨府。石亨扶病，懇禮相見，分賓而坐。即曰：「久聞先生大名，高術有一二官將，敢煩推評。」棋曰：「小官才劣術疎，恐有負元戎招諭。」石亨先將一二心腹將官，與棋推卜，果有先見之明。亨乃待自己年庚，要棋推算。棋即細細推評，終卜乃援筆批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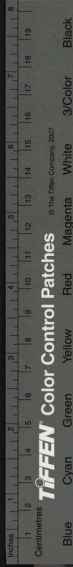
一生富貴未為足，近有妖邪來附纏。再獲功勳實軒昂，數月之間封大國。慢誇錢錦有千箱，細中逐類用一幅。既對其圖。



幾恰其屋

石亨見其批心甚服之。但丙申三四月間覺其好言，惟幾屋之句，似非吉語。乃再三問曰：幾屋之言，類先生明心告我。萬祺曰：自後自有驗處。石亨怒曰：吾所勞公推卜，始正欲指迷途耳。何故托言後驗？祺見亨怒，即曰：此亦應元戎後頭好處也。幾屋之說，元戎那時加封當造殿也。祺被元戎逼，故泄此言，即爺當慎之。石亨見說，心中少解，欲請祺為幕賓。萬祺再三辭却。亨乃厚贈，使景泰得疾。亨常召問其故，多驗。未及半年，景泰病篤。亨時奉杜清問祺，祺曰：必不能起。後暗問天位大事，祺對曰：皇帝在尚

宮，何必他求？若依某推之，應在丙午日當復位也。後上皇復位，即日召祺，遂封為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且說石亨雖開萬祺解說，心中尚有狐疑。杜清復稟曰：萬鴻臚推卜甚精，若太爺尚有疑心，何不再召童先一卜，其疑決矣。石亨曰：善。汝即去請童先來。這童先自初兩目青盲，授師學推卜之術，深明卦理。言無不中。在京師每與貴顯往來，人入欽信。正統己巳之變，上皇在此地時，有中貴人曹吉祥與童先往來，私下要童先推上皇休咎。童先卜曰：僅有一年之厄，不久即歸曹吉祥。遂奏聞太皇太后。太后果見上皇一年歸國，即命朝廷賜童先一官，以旌其



能遂投先為百戶自此馳名當時石亨聞杜清之言即命杜清去請杜清去不多時與童先並車到府清忙令童先進見石亨見了童先心中甚喜遂令卜之便笑言曰石爺貴恙不出五日即痊金錢放在象牙筒內卜之便笑言曰石爺貴恙不出五日即痊好石亨尚疑萬祺毀屋之批後命先卜之童先仍把金錢後一卦大笑曰好好好不出半年當有封爵主一門榮顯之拜後曰亦亦有幸在其中矣石亨聞言大喜即留童先為幕客吳五日之後病痊仍出提督軍務厚贈童先金帛先在帳下與亨深相契合言無不從且說于公自知權柄太重恐復危幾爰上章乞

歸鄉并景帝不允所奏後賜第宅褒功于公心愈不安上章辭景帝必不允留之愈甚于公感朝廷之恩每回家中必與其子說曰吾本書生不知兵機聖主正值憂勤之際吾分必以死報之遂不揣調度軍馬區區犬馬之勞顧荷寵異之重汝宜砥礪名節毋忝朝廷官爾孫爾之意免承教誨終身不忘父命于公身當樞密之時正群小側目之際公一心為國不計其危日則決斷機務夜則獨處朝房景泰平日所賜衣甲鞍馬袍帶涼傘悉封貯於所賜宅內時有閒暇當往一視至於俸祿蓋賞有功軍將家無餘蓄數年之間安內攘外剖決機宜日晏未遑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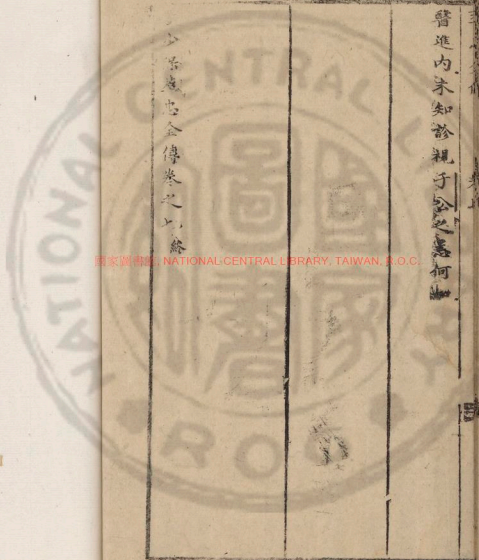
食。至晚，平章國務入朝，即面奏其事。出朝，手自書疏，夜半乃罷。公常有疾，聞孫養心不自安者，輒嘆曰：「吾遠腔鑿血，不知竟洒於何地。」聞公此言，不由人不泣。亦忠臣為國忘身如此哉。公殫力勞神，漸染痰火之疾，喘急不能理事，仍上疏辭職告退。景帝聞公有疾，即差太監安問疾，與安承命到于公宅中，見其自奉菲薄，且三年前夫父董氏病故，公遂不娶，亦不言侍妾，所以子嗣止一人。公當病時，惟養子于康狀侍。公子冕侍奉湯藥，與安一見，嗟嘆不已，曰：「此寔天賜斯人，輔我國家中興之業，乃得御音慰諭公疾。」公聞朝廷遣中貴人問疾，帶疾放袍，令子冕扶

至中堂，俯拜謝恩。謝畢，乃對與公曰：「某有何能，感蒙聖上垂念，腐朽勞公遠臨，萬死難報聖恩。」與安曰：「萬歲爺聞知先生身體不安，特命某來問慰。吾想公之貴恙，擬為國家多事之秋，勞神殫力，因此漸染而成，料亦無妨。自古吉人天相，且公素志忠貞，廉潔天亦佑之，不必過慮。請自寬心。」于公荅曰：「感蒙聖恩浩大，區區犬馬微勞，雖萬死不能稍報，恐目下所患之疾深重，頃刻痰喘，語言氣塞，呼吸之間不能上下，只恐死不塞責耳。」今蒙寬慰，敢不自調攝，而煩聖慮，與公厚德也。」正談間，于康進堂報曰：「朝廷又遣兩位御醫董宿、孫瑛來視疾。」于公忙令子冕出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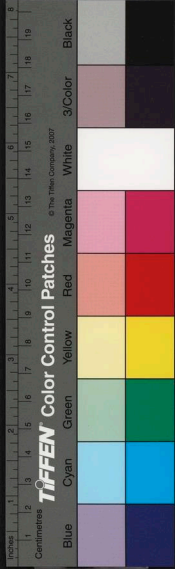


公孫越忠金傳卷之七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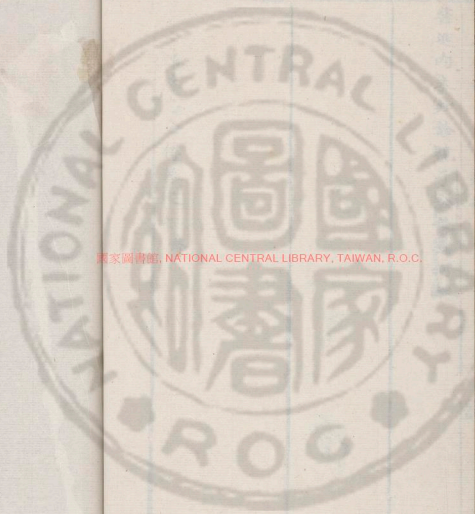
醫進內朱知診視于公之墓何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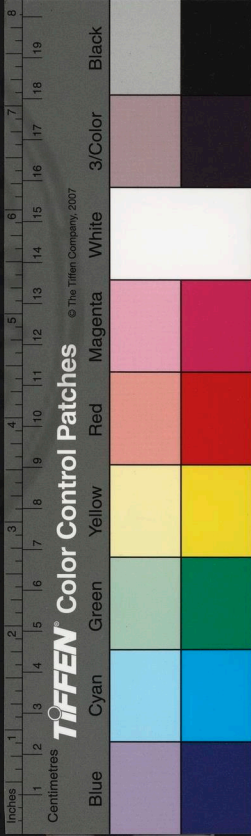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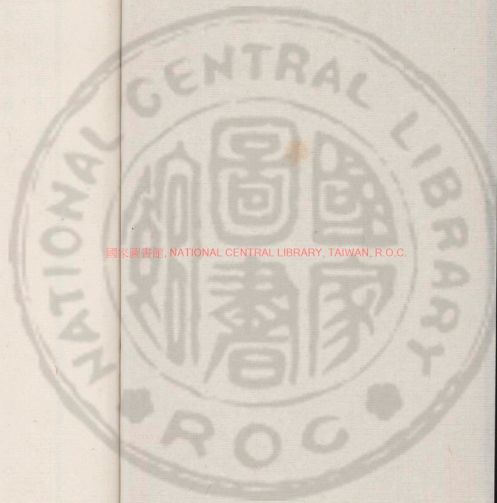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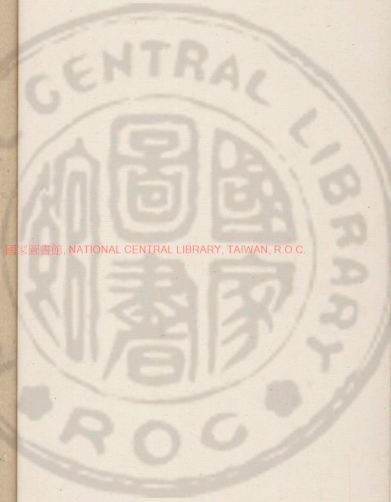


于少保華忠全傳卷之八  
第二十九節

良醫診出病源

御手親燒符流

二御醫至，典安又對公曰：「吾亦同公子出外相迎，公且安急，  
時少間好視公脉，公聞言致謝，乃趨房少歇，興公與二御醫吃  
茶之際，二醫見公家如此，發約，各相謂曰：「一富庶之家，尚多侍  
女僕從，猶且奢靡，規官居極品，身為宰輔，乃能如此，真社稷之  
臣也。」嘆美良久，于公子遂謂二御醫同興公，直至公房，診視公  
疾，御醫見公曰：「華忠，公家若登履，疏朱嘗得望見清光，今荷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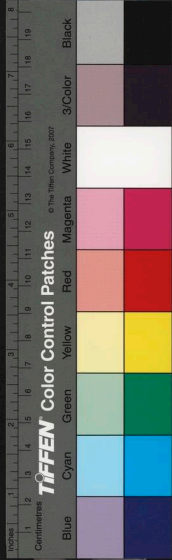
命得謁台端，憂鬱生平，公乃爾家，粒石艱謀，鑿神錢，處此恙耳。于公曰：汝聞三柱國爭驚，卷秦國事繁，多未盡，請教，感蒙皇。上聖恩，念及庸朽，勞三松，盡視，請先世，創活石，則棄指，違堅矣。二醫答曰：台臺，何出此言，謀等視公，神色五彩，不昏，聽公厚音，朗朗不憂，望聞二事，已知其真，揚矣。公曰：不佞自揣，病入膏肓，二醫曰：公請寬心，容某細加診，物乃交相，診視，細按病源，乃曰：公之恙，乃勞神過度，七情所予，痰鬱於中，交炎於上，肺受火邪，而不能降，故加喘急，頻嗽，痰壅，腸痛，而不能眠，公聞二醫講，出病源，果神妙，遂微，即挽仁，公撮藥，二醫曰：捕藥，俱絡，惟少竹瀝。

此疾非竹瀝不能利其熱結之痰，京師地寒，笋竹俱少，與安聞鄉醫之言，乃曰：若要取竹瀝，除非萬歲山有竹，必須奏過皇爺，方可採取。于公遂令人辦飯，待與公與二御醫，命公子冕侍陪酒飯，畢，董孫二醫與公辭別于公而出。二御醫具奏于公，得病之源，與用藥之方，况與安帶進宮中，復命與安進宮，見帝奏曰：臣婢到于謙家，親傳萬歲爺玉音，慰問謙疾，于謙即扶病謝恩，家中並無妾媵，止有一子一僕，供奉湯藥，所食之物亦甚菲薄，臣婢看見，正嘆嗟間，適值御醫董宿孫瑛承命，診視謙疾，曰：疾結於腸下，非白芥子不能達，疾通於胸中，非竹瀝不能利。



言諸藥皆有惟少竹瀝今京城地寒奈無鐵竹燒瀝興安奏畢  
即呈上仁醫所具病源藥方藥章景帝覽畢遂問興安曰何處  
有竹安忙奏曰惟萬歲山有竹景帝即命駕親到天壽山來伐  
竹燒瀝復撤御前飲饌即命興安舒良查賜良子謙公感恩涕  
泣對舒良曰蒙聖恩寵異之隆萬死難報良曰萬歲爺灼知公  
為國勞神遂成痼疾御醫亦具病源由此遂親往伐竹燒瀝令  
某等持來公感恩無地屢曰雖萬死難報聖恩耳興安舒良二  
人即辭于公回朝求獲命是遇款不在朝門外誹謗于公曰今  
日朝廷特賜于尚書珍饈御饌竹瀝好似唐太宗剪發賜茂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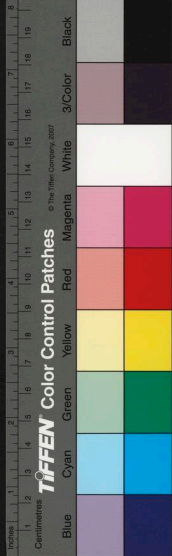
徐世勳故事也只恐日後喜恩興安聞言驚楚叱曰是何言  
哉徐世勳乃反覆小人子節庵忠貞廉士仁主替為國家而特  
加異典欽賜若論人品徐世勳安能比于尚書乎衆人聞此諱  
謗猶不止安曰汝衆人只說不要錢財不貪官爵不問家計不  
顧私怨日夜與國家分憂出力誅盡者此人何處得來若果有  
之汝衆人何不保舉一次求與國家出此力替換于尚書也是  
你們為臣子之事且吾與于尚書不十分契厚亦不過為國家  
惜此人耳汝衆人不要把私心越謗公論自然難掩衆人聞興  
公之言皆報然無以為答而散且謏于公服竹瀝之藥果然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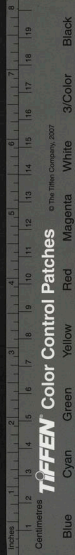
好。躍自入朝謝恩。見上。叩首。奏曰。臣有何能。感蒙陛下聖恩。垂念腐朽。遣使慰諭。遣醫療治。臣疾復蒙陛下躬親。伐竹燒滌。費來和藥。入紫聖恩。撤賜御前珍饌。天恩浩大。區區犬馬。萬死難報。景帝諭曰。朕為國家。故惜卿爾。復以嘉言慰諭。于公乃叩謝而出。自此以後。于公所食之物。皆是御院尚食監齎來。雖醬醋小菜菜品。一應雜色之物。皆是御監中出來供給。真古今罕有之事。亦帝之異典。公之隆遇也。于公七月在部理事。早有人報。道近日搃兵石亨招養亡命無賴之徒。童先為幕賓。屢卜休咎。竊慮此等冒功。剋減糧餉。又石彪乃今之驍將。一門同程京軍。

特來稟報。恐非安國家之計。于公聞言。深為有理。乃冷院廣陳。述訪之。廣等訪得果有其事。于公深慮石亨貪婪。部下又多奸陰之徒。雖一時不敏。妄為。奈左右之人乎。乃思久之。遂奏遣石彪為大同游擊。亦是公兩全之意。亨反切齒恨之。心中忿怒。曰。吾因向有一面之交。待他極厚。他反屢屢抑我兵權。勅吾將校。今又離間我叔姪。吾必欲思計以陷之。方雪吾胸中之忿。時景帝得疾。于公正朝服趨朝。欲面奏數事。忽有中貴出。宣曰。聖體不安。不能臨朝。今日衆官暫退。有事在後日奏。于公聞之心。中甚憂。群臣亦皆不樂。公與衆臣。俱叩拜於青宮。外朝去。



散明日正公又整朝服於午門外問安至後日吳景泰八年正月元旦于公與衆臣俱候嚴坐朝受朝賀又病不能設朝遣御醫董宿出衆問之宿曰今日御體畧安據吾診脈聖體難痊于公聞言心下惶惶衆人俱歡忽至後日傳旨出皇帝病痊欲出行郊禮公與衆聞之大喜各各候駕出少刻內臣又傳出曰高歲爺因見疾稍愈強欲行郊禮不期疾旁遽間嘔血甚多不能成禮衆聞言俱驚愕于公心中憂戚尤甚景泰因這番後病遂居外殿惟太醫董宿與宦官三十餘人伏侍日則進藥夜則衛榻至初七日于公憂極懇請見帝問安景泰遂召公於榻前

公猶伏問安止白朕自登極以來謹守祖宗之法前者該郊祀日期朕因蒙天地祖宗默佑身體少安欲親行祀典不覺反勞嘔血矣于公俯奏曰陛下聖壽無疆還宜保重且陛下敬天法祖心誠天必祐之勿煩聖慮也景帝即令董宿診脈宿曰聖體安矣上曰若如此後日朕當受朝公叩辭出心中甚憂且皇儲未定萬一不虞事情重大後日候帝坐朝率群僚生疏請復沂王為太子至初十日于公專候坐朝又不聞鐘鼓之聲于公憂懼殊甚衆皆知景泰病重亦憂皇儲未定于公與衆皆欲請沂王復為東宮惟內閣王文之意不然衆官曰今日吾等會議定



期後日早封進。忽有言者，出有失事。在十二日早會議來說。衆官聞言，即欲散回。惟吏部侍郎李賢對學士蕭鐵曰：「今日且未可散。乘衆在此議定，必以後太上皇太子是正理也。」只見王文對衆官曰：「今日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官見王文之言，始知王文有異謀。衆官遂散。至廿五日早，王文于謙陳循蕭翰蕭鐵等，并衆官會集於左掖門下，同寫草稿奏凱。趨向云云。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事當有蕭維貞舉筆對衆曰：「吾更上字何如？」衆曰：「更一何字？」維貞曰：「更建字為擇字，何如？」衆皆從之。惟李賢曰：「擇之一字，似非後立之意。」于公即曰：「若上後日整朝，即當

奏止。如不坐朝，當奏請沂王監國。其意有在矣。看上意何如。果乃復散。至十四日五更時分，于公在朝房歇。專聽鐘之聲。其時又不聞鐘聲响，心中憂甚。公乃走出朝房，會集大臣議請沂王監國。衆官甚喜。時宗伯姚夔見正文未到，即邀公與數大臣到其家。衆遂寫稿畢。衆曰：「此事是吾等所為之事，內中若有一人先泄其議者，係貪功喜事之人。期在十六日早進其稿，遂留於姚夔家。衆與公遂辭姚公將出。忽有急報，報公曰：「小人們探知遊說由李家莊將侵京都。于公聞報，遂辭衆先回部調度。急發牌令人戒飭各邊將謹守關隘，無得懈惰。于公心憂上疾愈甚。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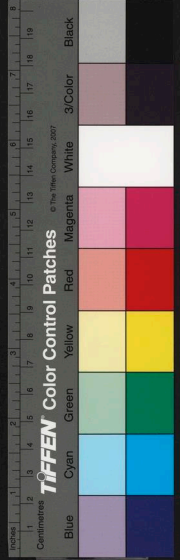
報又至乃從差孫繼宗衛穎陳達等領人馬往李家莊馬駒橋  
易州等處添兵固守差范廣倫禦京城仍差人發牌著石亨張  
輒張凱等衆用心提督固守京城九門石亨見牌心喜曰于尚  
書中吾計也誰知石亨見皇儲未定意欲復立上皇貪功報怨  
忒深謀險至矣後上皇復位之旨何嘗有北敵犯邊之事當日  
亨見牌到即命童先先卜爻泰病體先曰不起矣亨曰汝可再  
卜一卦成得大功否先曰前已對主公預言不過數月應有一  
門封爵某亦叨庇正此時也且皇帝在內宮何必他求亨聞此  
言大悅乃即遣杜清飛星來問萬祺未知若何

第三十傳

啟內宮英宗復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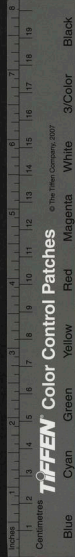
秘北斗燈臺

且覩萬祺見清到問其來意清乃密達其事萬祺即低語杜清  
曰皇帝居南宮今星臨度宜當復位何必他求可急回與石公  
說事不可緩也清聞言忙回覆石亨亨知與童先暗合乃即與  
掌兵官孫興秋張普欽等商議普欽曰吾昨日遇見徐天全  
與說公等知之否吾聞得王文王誠已遣人賚金牌勅符去取  
襄王世子矣吾聞此言正欲見石公議此若他們事成則吾等  
來子看他們享富貴也亨曰吾正為此事而來遂道迎復太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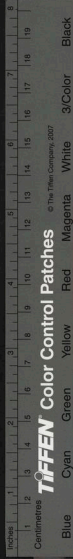
之意欽曰正合吾意事不宜遲欽即令臥暗暗到南宮通知其  
數曹吉祥去了又令人邀垣保吳璉同來商議少刻璉到衆書  
其事璉曰此天幸之大事社稷之功必須得老成人素有才望  
者計議方好衆曰老成者惟許彬楊善耳亨曰事不宜遲吾等  
明日即往見許公去言畢各散十六早于公并衆官正欲清稿  
忽告出待十日視朝公與衆惶惶而退惟公部事完即處朝  
房專候內有消息是日京師亂傳王文王誠費金牌勅符取襄  
王世子志石亨遂同張軌曹欽等拉楊善一齊來見許彬俱道  
復立社稷之意彬曰此密德社稷功也雖然奈吾老無行迹

不前不能宣力吾聞徐天全經齊才也此人多謀諸君即往誘  
之衆人聞曰徐君莫非向者治水之人許彬曰是也石亨曰此  
人果有才能遂辭許彬一齊來到徐有貞家各道迎復上皇之  
意有貞曰吾有心久矣但不得其助耳諸君曾聞王文王誠取  
襄王世子之證衆曰聞此言所以見許太當計議許公言公特  
來相見有貞即問曰南宮可有人達知否得有人內應方能成  
事衆曰已有曹吉祥蔣冕等在內前日已暗遣人達知矣有貞  
曰如此甚好吾又聞得昨日有邊報道北兵又來寇犯宜乘此  
機會調兵以儉非當為各吾等行事則莫得而測衆人聞有貞



之言首肯者數次齊曰此果有計謀者許太常之薦不差有貞請衆人來定待吾細觀天象然後行事有貞自得了異書天文地理原無不曉於宅中後園起一高臺常去觀天象當晚有貞上臺踏罡作法觀看星象一回即下臺出來衆人忙問曰天象何如有貞曰在今夕可為有貞遂命家人割鷄和血同飲之與衆即便起行仍與家人訣曰我此行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歸則人不歸則鬼也嗚呼乃急急與石亨張軌等時收各門鎖鑰開門納千餘兵守護而行是夜漏下三鼓矣有貞復令選鎖鑰諸門取鑰投水竇中守軌問曰此何為者貞荅曰若不

鑰鎖萬一的外夾攻則事去矣忽然天色晦冥衆人惶惑忙問有貞曰此象若何貞曰時至矣口中念念有詞人不得而知遂急趨至南城城門鐵柵牢寨扣之不應有貞即令人取巨木懸架令數人舉起擊之俄聞城中隱然開門登有貞復令勇士踰墻進去與外各兵逐毀壞一處城垣而進復見內中隱隱有燈火衆人望見大喜曰燈來必有人到也言未畢只見有數十內監出來問曰事體若何石亨有貞齊應曰特來迎請上皇復位內監曹吉祥蔣冕等忙引進內不多時上皇出閣曰汝等是何官衆皆俯伏荅曰臣等謹請陛下光復寶位太上猶遜疑有



五折王當造上皇後位自有天諭汝可自去須臾聞得鐘鳴鼓响公神色不亂徐徐整朝服趨朝將入朝時范廣聞變率兵至闕下于公見廣忙呵止止即入朝就班將行禮忽殿上傳旨下奪王文于謙等未知若何

貞等極陳天命有歸民心願戴且時不可失太上曰卿等是誰有貞一一宣其姓名太上又問曰于謙王文得知否衆曰不知有貞急呼兵士舉拳共扶太上登舉有貞在前引領忽然天色明朝星月交輝有貞忙催衆呼譟直入奉天殿有貞遂扶太上升御座太上顧有貞曰此事是卿為耶朕失過卿矣須臾鳴鐘擊鼓便傳報上皇後位群臣皆拜賀其夜于公尚宿朝房公子于冕四鼓時見有兵行動不知何為少刻忽聞得城南內呼譟甚急于冕慌來報知于公曰南城呼譟甚急想太上欲行後位也于公此之曰小子無知此乃國家大事若果上病危群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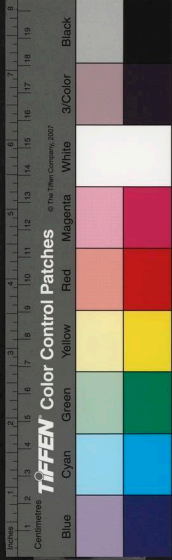
第五十一傳

遼相意班上蠶疏

吐丹忠親寫供狀

上罷復位群臣黎庶無不歡喜此時景泰病危耳中聞得鐘鼓  
响乃問內使曰今日鐘鼓响孰是于謙設朝內使吞口闕得衆  
官請太止皇帝復位景泰聞言乃曰哥哥做亦難朕無憂矣越  
二月景泰崩上既復位乃問有貞曰朕全復位改年號不改貞  
答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陛下初復大位宜新天下耳目以成  
中興之治於是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復命有貞草詔以誥  
天下即命貞以未官兼翰林院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是日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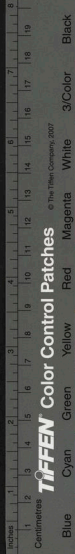




公入朝欲就班行禮怒有旨下擊于謙王文范廣并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勳等下獄因有貞批言英謀迎立外藩之故又有旨凌內閣陳循商輅蕭鏊尚書俞士悅江淵項文曜古鏞丁鑑沈敦俱下獄以其知王文之謀故擊之也即日出意諭于獄陞為禮部侍郎陞許彬為吏部左侍郎薛煊為右侍郎又諭迎復功進封石亨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張軆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軆為文安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封楊善為典濟伯食祿一千石吳瑄加侯爵增祿三百石封徐有貞為武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世指檄使入閣辦事并封其三代如爵又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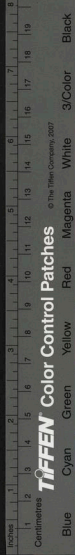
服王帶後諭前題駕功陞袁彬給銘並為錦衣指揮僉事高登為錦衣同知把台蔣信已故贈忠勇伯徐有貞遂矯旨令法司將王文于謙范廣等嚴加拷掠必令招迎立外藩之事王文不勝憤辯于公曰不必究問但取紙筆來待吾寫出迎立鞫詞端勞法司勘問法司即付公紙筆公捉筆即寫供詞云

供狀人于謙年六十一歲係浙江錢塘縣民籍於永樂十八年中鄉科十九年登進士二十一年奉命差往廣東平察孫瓚犒勞官軍清查功績一軍稱盡明孫氏懷德緩服回京遂陳孫瓚蒙恩後差巡按江西有枉氏滯獄一鞠而知全省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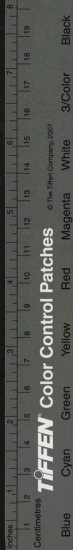
稱明察因見寧府強橫勸其不法者仁人又見長蘆一帶馬  
夫快紅夾帶私鹽萬萬募亦不避權貴卷賈之於法至今河  
道肅清民無阻擾還京復命宣德元年卷駕往征漢王狀伏  
漢庶人庶以當殿不服反出不遜之語某愆數其罪詞嚴義  
正漢庶人無敢再言二并山西河南災荒蒙聖恩親擢巡撫  
侍郎勒往二省某適歷諸處問民疾苦出示勸諭良民尚義  
捐貸資粟仍捐已休糶穀以賑飢民以備荒歲全活億萬每  
至隸城見黃河水勢洶湧民遭漂溺趨民間農暇之時令其  
預為榛柳以被搭掃之等又曠席乞之家之處捐俸令人種

樹浚井建亭使行者無枯渴之苦繼來有少憇之處又慮別  
省流民居住無棲乃編成伍甲給與空閒田地造房屋耕種  
俱為良民出役數十年間晝夜區畫典利除害二省人民建  
某生祠於白茅橋畔正統十一年還朝因觸怒權臣降某二  
級仍差巡撫二省十四年令皇上親率六軍蒙塵北地初十  
日京師大震某望北號哭急啟太皇太后乞命郟王監國是  
日羣臣見馬順呵散儀仗因忠憤激發共擊死馬順廷中夫  
亂無復朝綱郟王見駭欲回宮者數次某忙奔前掖留王柱  
定一一處分慰肅百寮奏減奸羽群臣帖然就列一日之間



區畫百端。飛符整飭。袍袖盡裂。孔鳥盡穿。翌日蒙太皇太后  
進爵尚書。某固辭不受。其時民心慌擾。訛言萬端。奸盜四出。  
百姓逃移。京都空虛。某乃令父巡視。多方曉諭。軍民稍安。某  
集衆啟請太皇太后社稷為重。乞立太子。以臨臣民。乞命鄭  
王以輔邦家。二十一日。太皇太后命鄭王為帝。保宗社如泰  
山之安。使國家成中興之業。鞅頓未定。敵兵突至。某親督將  
士。誓以忠義。遂挫敵於德勝門。通回。某慮敵必掠通州。以資  
入馬。某急往通州散。饒各定。然焚其餘。使彼進無所掠。退無  
所資。知吾有備。不敢侵擾。至十月初三日。敵因喜寧安廢。獲

夫舉入寇。九邊震動。燕姓惶惶。有留南邊之議者。某慟哭諫  
阻。力陳京師根本之地。今不守此。則大事去矣。景帝頓悟。宗  
社奠安。軍民無遷徙之苦。即日命將小師。整兵拒敵。誘郭登  
謹守大同。激揚洪父子。盡力報効。勵石享叔。任奮勇破賊。令  
孫鏗萬廣守衛京畿。督張軌衛穎昂時互援。諸將奏功。復保  
豫埋銳。袍擊敵。教懼請和。景泰皇帝猶豫未定。某忙上前陳  
奏。備述兄弟至親。君臣大義。禮宜恭使。迎從。景帝頓悟。遣使  
臣迎。今皇上歸國。兄弟行揖遜之禮。君臣賀百壽之儀。置立



十二團營，掌督精兵一百八十餘萬，設計於董興馬鞍等勦除廣寇，黃蕭卷指畫於陳璘等，收伏關寇鄧茂七，薦陶得成，誅降浙寇葉宗留，又安插永樂年間降人於東南，潛消彼執，觀觀之心，獲保陳豫王通禁城於天壽山，使軍兵無慮，徒之患，商賈得安集之防，七年之內，日則不輟飲食，夜則獨宿朝房，蒙問所供是寔。

衆官見于公親書供狀，字件大，功事事常績，無不嘆息，遂護拷掠，公寫供詞，高誦畢，只掩首不語，惟王文心中忿忿，大聲呼叫，不知何言。

卷三十三傳

西市上報報忠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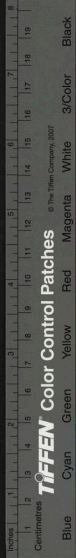
承天門忠魂魂

當時王文見于公寫出招詞，讀出功績，並不分辯，迎立外藩之事，王公大怒，厲聲呼曰：天乎！寃哉！寃哉！今日期問某等迎立外藩，有何指實？有何憑據？有何人見證？差何人去迎的？有附會官員之官曰：汝意欲取金牌符勅，祇結內宦迎立襄藩，如何抵賴？王文曰：金牌符勅，見存禁中，不奉知太皇太后，誰敢竊取而行？既言迎立襄王，必動驚人，查有何人到彼？今日若以意欲二字誣陷某等，莫不甘心，行公見臣文功辯，乃曰：王于之誠文之誠。



與項文曜等知于謙王文等謀異不舉。依知情故縱者律。奏上天順帝覽畢。猶豫久之。乃曰。于謙曾有功於社稷。衆皆然。未及對。石亨有貞忙上前啟奏曰。臣等出萬死一生。迎陛下復位。若不置于謙於死地。則今日之事為無名。上聞此言。其意遂決。法司標榜於市。二十二日早。獄中取出于謙王文苑廣王誠等。於西市受刑。王文口中失料曰。顯迹何在。以莫須有。效奸賊秦檜之故套。誣陷某等於死。天乎。昭鑒于公。乃大笑。口中但曰。生上蒙塵。廷中失亂。呼吸之間。為變不測。若無于謙。不知社稷何如。當時各統一百八十萬精兵。俱在吾掌握之中。此時不謀免

辨之何益。石亨有貞等意已如此。如何肯放我與你。彼呈欲撞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辯亦死。不辯亦死。當時蕭維貞曰。此事出於朝。兵公等不肯承認。亦難免。得常有張既在坐。乃開目與蕭維貞言曰。此輩自作自死。如何說出於朝。廷時有刑部郎中劉清聞得此言。嘆曰。真冤哉。真冤哉。既即叱劉清曰。聽汝之言。想必也是與他同謀的。一時附會。亨貞者群詆侮之。明日石亨等鑄上旨。催促成獄。法司無奈。只得承亨貞風旨。乃以意欲二亨附會上之。亨等遂被都御史蕭維貞等稱獄詞。其畧云。着于謙王文等。意欲迎立外藩。圖危社稷。合依謀反者律。陳循



社稷如令一老羸秀才尚肯謀危社稷乎王千之范都督等吾  
與汝不必再言怕後自有公論也于公復失笑吟辭世詩一  
律令人代錄其詩云

村莊居士老多癡

天順已頒新歲且

心同呂望扶周室

願我今朝歸去也

就就久聞好事多

○○○○○○○○

功獲張良散楚歌

白雲堆裡笑呵呵

鳴鑼枉載屈乎于公吟完令人錄畢即正色就刑荆人見之屬  
之老幼無不垂淚有舉家號哭者有合門私祭者有暗地號

服者連闌軍士聞知莫不涕泣當時范廣同赴法曹乃挺身直

至西市口中大叫曰當初陷駕者誰皆石亨吾提兵救駕者今

反殺之天理何在坐視斗未絕只見一婦人披麻帶紅而來乃一妓

者平日侍候范都督數年范廣見侍妓跪哭重服而來忙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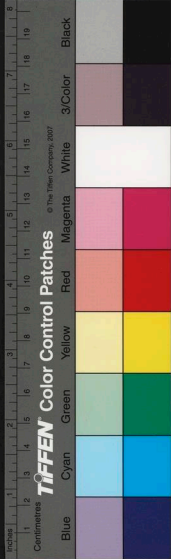
汝來何為妓者曰侍來伏侍公死後跪哭大聲呼曰天乎天乎

忠良草死也觀者莫不驚哀范廣即刻被刑其妓慟哭伏地曰

吃其頭血矣收殮時以鉄線縫接其頭顧謂范公家父曰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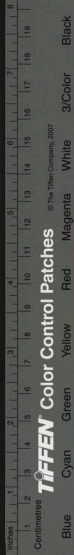
搭主翁去葬言畢妓者從後邊掣出短刀某聲曰主君死冤賊

妾死烈即自刎於屍傍衆人與法曹官等盡皆驚呀深嘆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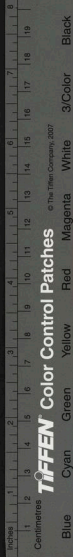
忠烈是日天昏地暗日月無光陰風凜凜黃沙四起更有屈殺  
忠良之氣不過數日正額正出朝門忽然風沙濛面天色昏暗  
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後人見了心懼急扶至東安門來人事不  
醒惟手亂指而已時人感謂忠魂復魂耳朝廷發陳循商輅項  
文暉等祭外戚後成化帝登極書復其職王文亦謚毅愍諸公  
竟事始末且說當日于公被刑暴屍市上聞公子于冕發成遺  
哀屍骸未殮忽一人道外冠服挑公之屍失哭不止後奠以壺  
漿曰某雖關外人頗懷忠義今公死冤公子請成嗚呼哀哉衆  
百姓見之止聲圍看乃是某縣曹吉祥麾下一個屬官名某耳

者衆百姓見某耳尚且如此况我等皆是于少保爺存留性命  
的反不如一朵耳耶於是衆人一齊壺漿設奠將錦衣覆蓋其  
屍號哭之聲巷陌皆震徐有貞聞之心中畏動石亨差人禁止  
不住曹吉祥病杖某耳不許再去哭明日某耳仍來哭奠吉祥  
亦不能禁當時于公屍骸乃都督陳達略守者收公屍骸葬於  
城西淺土又囑付居民看守居民思公功德者每每暗奠壺漿  
哭者甚衆公子于冕前一日已發遼東衛為軍不知父第二日  
被刑與解人行至山海關是夜夢父于公語曰吾前日已被石  
亨徐有貞誣害而死吾親難喪而魂不滅當日祈於天蒙上帝



於吾忠義勤勞，著吾為京師城隍。吾今欲朝皇帝，祈吾之寬。但借汝目光三日，現形朝見皇帝。後還汝目光，言畢欲去。公子冕著中見說，扯住父衣，夫又不止，覺來兩目失明。冕慟哭不已，遂止於小海關上。忙遣義兄于廉回京探父信息。于公既死之後，一靈不昧，忠魂耿耿，石亨有負，等獨坐時，亦常恍惚見公形影。一日承天門大火，上親臨，令內使諸人救火，擡頭便見于公隱隱炯炯在火光之中，以首建節。若有新寬之狀者數次。此時亂嚷嚷之間，上耳中聞得，前曰臣之孤忠，上帝已哀憐賜簡。今特簡之陛下。上聞言，惟曰是也。于公又數叩首不見，火亦隨滅。上

是日心知其枉，乃即召徐有貞至便殿，諭以承天門之事。有貞曰：此陛下見火恍惚，不足信也。上聞貞言，愠色而罷。明日有貞獨宿于冕遼東之戍，責言者星夜馳至山海關來。是日于冕後夢見公曰：吾已泣訴於皇帝矣。今還汝目光，冕在夢中率父大哭曰：不孝子不能收葬父骸，萬死難贖其罪。今欲何往？公曰：汝不必慟哭，皇帝盡知吾冤矣。言罷，振衣而去。于冕閃覺時，見香時，復明如舊。後日特疏，恕有違將一齊來到曰：公子恭喜，朝廷兩承天門火災，言復禁中出，獨宿公子之罪，集等懇單公忠魂不昧，朝廷悔悟也。于冕聞言，哀聲少息，對諸將謝之，乃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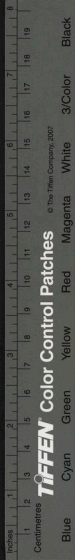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欲與于淳促裝而京噴葬父骸。將忙諫阻曰：公子未可遽到京師。今皇上聖聰明鑒，雖彌宥公子，奈權堂衆多，深慮公子東寬，倘有削草除根之憂，未可知也。况彼正是炎炎之際，何事不可為？依某等愚見，待衆倖少衰，朝廷念尊公功績，那時公子到京，上一紙陳寃敘績之疏，庶歸葬得安，忠孝兩全也。公子聞言，心嘗有理，暫止於山海關，專候于康信息。迨于康領公子之命，至京師，一路聞人說公之功，嘆公之寃。于康含淚訪問，已知主人於二十二日被刑，賸聞公屍骸何處，有人說陳都督收屍，棺葬在城西。于康聞言，忙來見陳都督。陳達一見于康二人，

收聲大哭，遂曰：自從公子登城去第二日，不料奸黨搆罪，以致恩公受屈而死。我暗地賂守屍內監，將地收殮，葬在城西淺土。時公子回時，還恩公骸，歸故鄉安葬。于康感謝而叩，又大哭一場。軍民莫不涕泣。陳達即同于康到葬處，于康即辦祭物，痛哭叩祭一番。忽有軍人報曰：朝廷有旨，鄉赦公子于冕。于康聞報，暫停一日，即別陳都督，至山海關報曰：王爺是前月二十二日被害，蒙陳都督賂守屍之人，收得骸骨，葬城西淺土之處。于冕聞說，哭絕於地。衆人同于康于序，齊來救醒，哀哭不止。于淳當日哭之傷心，血得病而死。關上忠義之官，皆送時祭之儀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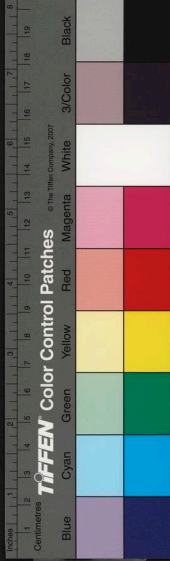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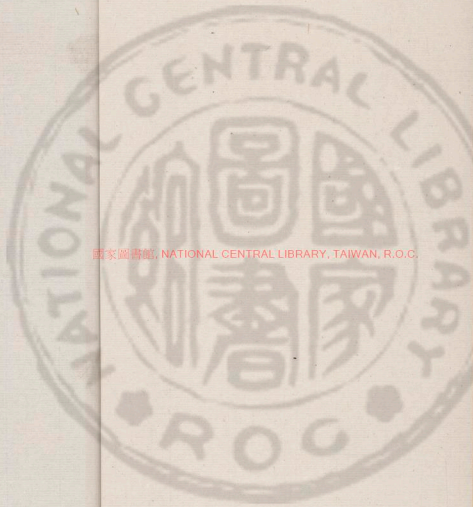
公子設靈位之處。子說。謝中郎之曰。承諾公盛情。却之固不恭。恐傷先人之清白。不孝孤銘心已耳。于是。一心要拜見父屍。請將見阻不從。謝諸將曰。不孝孤蒙恩獨寤。不枉收父屍骸。寸心如割。難萬死不辭。衆見是如此。石曰。公子豈執要去。可扮作商人。同尊使踏徑祭葬畢。可即回轉。見謝諸將。當下扮作商人。同于康一徑奔到陳都督處。相見抱頭痛哭。是深謝陳。遂曰。某感先公厚恩。雖粉骨難報。何足為報。即同是往葬所。恸哭於奠畢。遂乃差人情惜發棺。是即着子康送柩回枕葬於三台山之處。是仍回山游園。接止朝廷於三月初一日。有旨遣復故鄉。

史鑑同端大理寺正卿復召周二子進京未知召蔭何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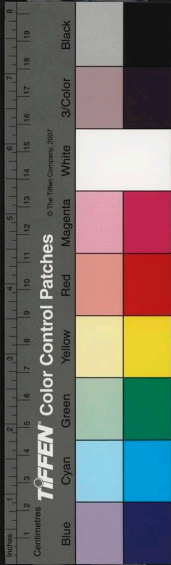
于少保華忠全傳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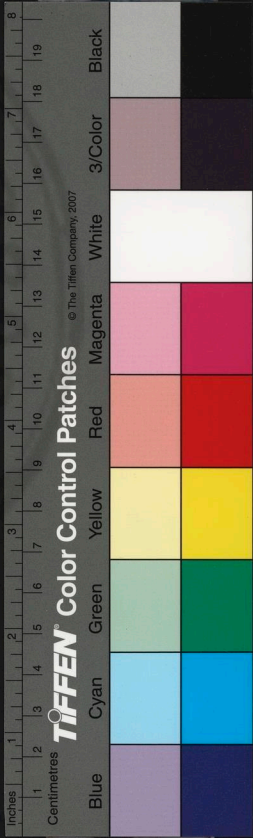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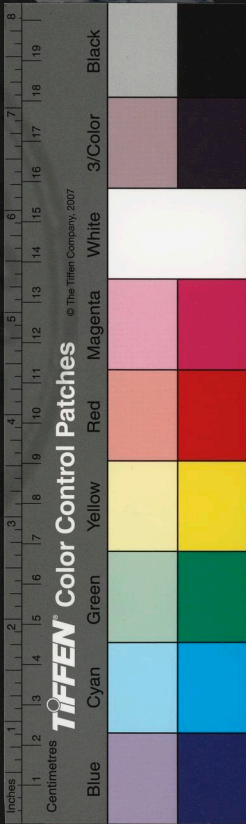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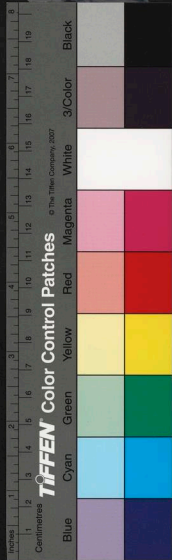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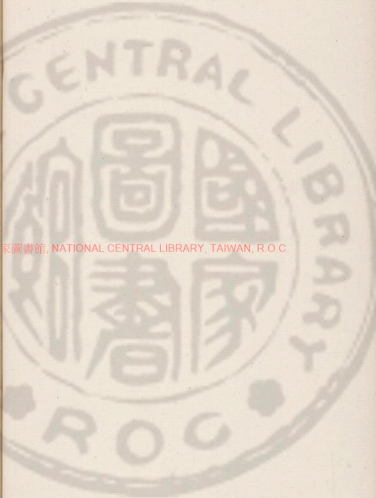


于少孫萃志全傳卷之九  
第三十三傳

天順帝評功悼枉

徐武功被劾作法

天順思鍾同之忠，復召其二子來京。蔭其長子鍾蔭入監，即陞知縣。次子迪，歷為通政司知事，又即轉陞章綸為左侍郎，亦蔭一子章之入監。後陞為鴻臚主簿，即日召還，被從以西安。羗驛，既承慶，至京，上親自慰勞，即陞為吏部左侍郎。復論迎復之功，不加石亨、曹欽等俸二百石，仍陞徐有貞、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武功伯、兼文華殿大學士、學文淵閣事。又有旨，掣前景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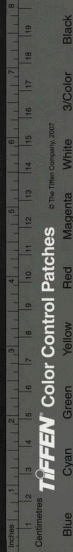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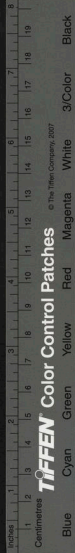
陞都督廣西佩征西將軍印上易儲號弒兄逆賊黃瑛昔未下  
早有人傳報與瑛珠自知罪大惡極服毒而死及旨下瑛已死  
復有旨命本處撫按協同三司等官勘驗寔落開棺梟首斷屍  
籍沒以警示天下廣西總兵武毅等見朝廷戮珠屍籍沒家產  
皆舉手額天曰蒼蒼果有報應也石亨費欵等以迎復之功常  
直入內殿并帶從人出入無人敢阻一日石亨領千戶關達龐  
旺彥欵三人侍上於文華殿側上問曰此三人何人也亨對曰  
臣之心腹人也臣每有機乘必與之謀如迎請陛下之事三人  
亦有功焉上復問曰見居何官亨對曰二指揮一千戶耳上曰

俱陞為都指揮亨復奏曰蒙聖恩加一都守甚好但不能朝暮  
同臣出入乞再加錦衣二字更感天恩上即允奏三人授職即  
謝恩而出當時有識者論石亨力奏三人為錦衣衛官恐有彈  
劾石亨者即發落錦衣衛來足生死之權在其手也自此以  
後石亨求請陞遷官職殆無虛日冒報功績千餘人楊增楊海  
仍復前職杜山郭亨皆陞一級石亨威權日甚其侄石彪倚亨  
勢妄為不法之事當有大同巡撫年富見彪倚勢冒功戒釋無  
不安為年富平素剛直先年見石亨妄冒不法即劾論之令復  
豹彪早有人報知石亨亨大怒即來見曹吉祥說知吉祥即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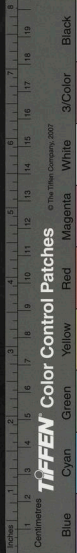
住年富之本亨反令石彪探奏年富亨又見徐有貞浼有貞票  
昔余年富到京有貞初因石亨構黨之時彼此迴護凡事皆從  
之後亨每有強勒行掣或備陞官職太甚已就有些拒却至林  
年富又與有貞交厚不肯從亨石亨見有貞不從便怒有貞不  
得已勉從順從只得行票去令年富兩下就有些參商年富  
到京有貞不發富於錦衣尉慈亨時傷乃發富到刑部獄中待  
上聞起有貞時好奏明除去上亦屢見石亨行事過妄心中  
不悅一日因朝見太皇太后太后問曰皇帝復位兩月矣怎不  
見于謙有子劄進上奏事當日上的于公之時雖有內官傳言

進宮太皇太后未知真寔因上進宮來親待問于公時止以實  
對太皇太后聞言嗟呀半晌乃曰于謙有大功于我國家為何  
就令斃死當時皇帝蒙塵若無于謙我國家未知何如此必有  
奸人悞皇帝耳太皇太后不覺淚下左右慘然上亦為之動容  
太皇太后又曰于謙有大罪只宜放歸田里何忍置之死地嗟  
嗟不已上再辭而出自此以後凡石亨輩有事奏放上皆留心  
裁察當時石亨誣奏年富阻撓軍機上遂留神不問有貞貞乃  
亨黨上故不問而問李賢曰卿知年富何如入李賢奏曰臣久  
聞此人行事公直在邊能革除宿弊上聞賢言頓悟曰此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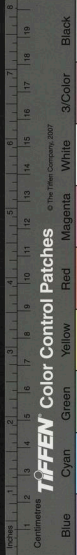
石彪為年當阻撓行事。今反奏再墜叩曰：聖心明見。上即親書旨下。放年當出徵。着致仕回去。明日石亨見上。自勅回年當因隨機與曹吉祥等。同請盡罷冬邊諸處巡撫。并提督軍務等官。其意欲無拘束。恣他設施。本年五月初九日。有御史張鵬楊瑄等。是河間府印馬還京。一路親見石亨曹吉祥家人倚勢佔奪氏田。乃上章劾奏。乞加禁約。上覽奏。謂有貞曰：御史敢言。寔為難得。當時有貞與石亨貪功。一時誣陷于公。後來見衆紛紛。憐公之死。有貞亦悔。漸漸與石亨疎了。所以上顧問有貞。有貞全朔不吞而出。上見有貞不昏。心中甚怒。後問李賢賢。曰：御史

敢言。寔乃盡忠。初職。陛下宜命戶部覈實來說。於是旨下。戶部查勘。時御史張鵬偕十三道御史。又合章劾石亨等。回寵擅掠。冒濫官爵。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以彰其威。布滿心腹。將吏假施其德。出於門者。頭爵。逆其意者。重傷。縱家人佔奪民田。屢有司多收亡命。中外寒心。上下懼。不早斥罷。將來之事。不可料也。臣等僉言。職責有所歸。不敢默。謹具以聞。如有小人。潛以此事報亨。亨疑有貞。李賢主使。遂與曹吉祥曹欽等。泣訴於上。曰：臣等出萬死一生。迎復陛下。今有貞與李賢反加排陷。嗾使十三道御史。誣劾臣等。必欲置臣等於死地。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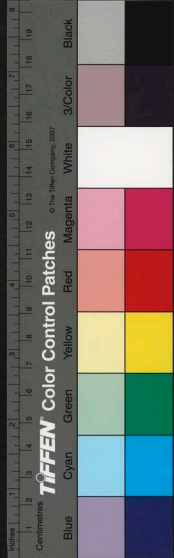
張鵬原是張永之姪。故結黨誣臣。欲與張永報讐。上見亨等物  
笑不止。不符已。乃命收張鵬楊瑄等於都察院獄中。仍命究主  
使之入。法司少怠。不究。石亨後劾都御史耿九疇。怠職。不究。主  
使之入。於是錦衣衛承亨。風去。榜訊兩御史并鵬瑄。甚急。遂詞  
連有貞李賢。上因怒有貞前日令糊不答之故。遂降有貞李賢  
俱為叅政。越二日。上有旨。獨轉李賢為吏部左侍郎。有貞降為  
廣東叅政。石亨猶處。上有日恩。貞取回。乃激曹吉祥。曹曰。當  
時我等合有貞迎從上皇。只望他為我心腹。如今反行事。多物  
住。吾想在內。惟公等在外。惟吾觀有貞。使御史劾奏之。惡。

欲盡致吾等於死。曹吉祥曰。臣索典他。一毒手便好。亨曰。他如  
今難降。廣東叅政異日止。必思他。取他回來。吉祥曰。為之奈何。  
亨曰。上嘗侍有貞甚厚。無事不密。召有貞私語。我等皆不得聞。  
彼求我。特共心腹。小內相。極知幾件。今何不將幾件密事。令人  
奏上。上必愈疑有貞。那時我與公等乘機誣謗。自然震怒。害  
之必矣。吉人等笑曰。甚善。但議何人寫本。何不呈進。石亨思量  
半晌。曰。有我聞有貞門下。教授馬士權。性秉忠直。有貞欲害于  
少保。士權諫不可。有貞不聽。然每事必與之商。不知令人詐作  
馬士權寫本。一而使一人。類給事中李秉彝者。昏夜持本進上。



那時公等在內接之多加踏毀之語於上前不怕有貞不認罪  
而成獄矣計議已定果然捏成一疏令一貌類李秉彜者待昏  
夜持上曹吉祥特令二小太監接之問曰久以何官其人曰給  
事中李秉彜也以監持進亨又貼飛語於禁內上覽奏果然震  
怒即命李秉彜付法司拷問李秉彜不知情抵死不肯承  
認朝廷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元上怒乃與吉祥等共辯曰有貞  
見陛下待之薄有請不允今上降誦廣東愈加怨望臣等訪得  
匿名謗本皆是有貞心腹馬士擁為之放戒其跡不然匿名內  
某事李秉彜何由而知陛下試思之上問疏亨情其某事上曰

勳乃曰此語獨朕與有貞言者亨即復辯曰朝廷禁內誰人敢  
進有此誹謗之語到此必是前日有貞因降職直入內廷謝罪  
之時延埃在此候上駕臨謝罪意圖陛下俯留後見不留故將  
飛語貼此并匿名同進非有貞而誰上聞言首肯者三深信之  
急命尚有貞下獄亨與吉祥人奏曰有貞宣戍內廷之語并造  
言誹謗朝廷陛下必親鞫方見真情若赴法司必然回護上果  
允奏親鞫未及五更即令鳴鑼擊鼓上御便殿命官校於獄中  
獨取有貞詢問錦衣衛聞達盧旺等又是石亨心腹特將諸般  
刑具排列專候上命加刑當夜官校奉旨即到獄中獨取有貞



有貞見未及五更，朝廷殿來，拿大驚曰：「吾命休矣！此必是石  
字筆，誅我，隨我於死地也。」口中說，心中想曰：「今日命在旦夕，不  
行此法，如何脫得此難？」官校催促，一齊擁至午門，有貞一頭走，  
一頭急急作法，即叫取水來，我吃了兩碗，便叫少住一住。官校促  
一盆水來，有貞念念有詞，連吃了兩碗，便叫少住一住。官校促  
曰：「上等久不敢遲延，有貞口中復念念有詞，人皆不曉，何意有  
貞念畢，又取水含了一口，朝天一噴，又朝看隨人擺到大炬處，  
一貫有貞又捱一回而行，行不五六十步，少刻烈風捲地而起，  
即時閃電交加，有貞被官校押進到丹墀下時，只見雷電大作，  
兩個傾盆水，電如石塊打下，押隨官校多被打傷，殿中燭炬俱  
被狂風吹滅，殿瓦打碎甚多。上親見天變，心中動疑，徐有貞之  
事遂不究問，進宮而去。氣官校見駕回宮，急帶有貞出遊於五  
鳳樓下京城平地，水高數丈，人倒吹倒數十餘株，曹吉祥門下  
多年老樹，蓋皆吹斷，石亭等見天大變，亦各恐懼，不敢再求  
問。其時都城人民見西北角上隱隱然如牛如猪之物，噴噴水  
電，有貞得異書奉于齋，當時有識者曰：「此魔靈走天孫也。」朝廷  
見天變，乃徐徐有貞被獄成張鵬楊瑄於遊籍。



第三十四傳

有貞雲陽編成

石亨謀逆亡身

上一日詰問石亨與曹吉祥張軺等向日于謙迎立外藩沒等  
 是誰知見衆人齊對曰臣等皆不知是有貞對臣等說的上深  
 知有貞誣害謙每至宮中朝太皇太后時又見太后嘆嘆于謙  
 之寬明母音下發有貞謫戍雲南金齒衛雲南有萬里之遠有  
 貞聞命不敢怠緩即由獄中使要起程際念萬里之遠有貞之  
 事而被拷掠身無完膚決不招認乃至獄中看壁以其女許婚  
 其子遂別士權往金齒而去後朝廷知士權無辜特宥赦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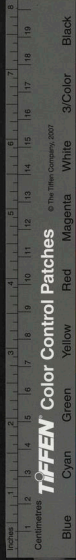
國立編譯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宗藩襄王瞻暉來朝襄王因先年巴巴之變兩次上疏慰安  
太皇太后乞命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帑藏召募勇政志義  
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燭王盡心輔政疏上時景泰已立八  
日矣至是上得疏於宮中覽之感嘆即親勅王入朝待禮渥厚  
蒲叙數日上問王曰當時正月間王文于謙等曾使人到王  
處有劉子知會王否襄王奏曰定無生因此益知王下死為寬  
矣天順帝留襄王在朝雖玩月餘辭回是時也先聞知中朝放  
了于謙心中大喜對衆道南朝頭目于尚書被哈刺了俺們熱  
意也即日傳箭大舉入塞由大同等關直犯京城大開關前着

是定襄伯郭登把守因已已守城二次不肯開關又答言吾國  
自有新君之路上復位即革郭登之職回家命李文石彪把守  
石彪倚石亨之勢反欺李文又剋喇軍餉自此兵心不服不肯  
向前驅殺以致也先兵馬直抵京師京城人民向賴于公平息  
九年今復見此猖獗人皆驚慌一齊大叫沸震安得再生子少  
保為國救蒼生京城大震喊哭聲直達內廷上正與恭順侯吳  
瑾大平侯張軌等在內蹴毬遙聞喧哭之聲少刻內臣飛報進  
宮立聞報大驚喜趨於地嘆曰于謙若在安得至此吳瑾亦曰  
真可惜于謙上顧謂吳瑾曰朕今後位未久豈可令吾民遭此



銚鎬服昔在邊外也先等不過欲求緞帛而已朕豈惜此勞傷  
 軍民乃即發旨下令齎緞帛萬餘御勅一封責其背盟入寇之  
 罪外衫緞多端各其往拜恭致之心御勅發到也先亦自知無  
 禮叩謝遺物即掣兵回去當日張軀在側聞得上嘆惠于謙者  
 再二心中驚懼而皆失色辭朝出忽見范倉於路張軀口中連  
 呼范兄范兄者救聲與之拊背左右入後不知何故軀曰都督  
 范爺與吾相見汝等何不傳報左右見說盡皆驚訝知其見尼  
 歸家無病而卒上一日與閣下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事李賢  
 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於日後况景泰病危陛下

宜光復寶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群臣誰敢不從何必奪門  
 哉且朝廷禁門豈可言奪奪之一字先非美名幸而陛下洪福  
 齊天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石亨有貞常不足惜  
 未則置陛下於何地當時亦有邀臣者臣知此事甚險寔不肯  
 從上聞李賢之言聖心頓悟猛省前科道劾石亨疏有以奪門  
 之功濫冒官爵且朝廷禁門何名為奪奪之一字尤非順理傳  
 之後世豈不被執等語此語與李賢所言相同乃深知亨輩之  
 故即欲復于謙官爵昔吉祥知之又以巧言阻止吉祥即親對  
 石亨言及上欲復于謙官爵被我用巧言諫阻石亨聞言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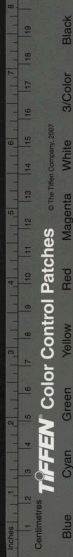
永安。急忙回家。召心腹將官。欲起歹心。石亨常往來紫荆大同  
等關。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當不戰而自潰矣。時天順三  
年二月。石亨召心腹人。盧旺彥敬。杜清童。先等二十餘人。商議  
衆人齊到亨即曰。吾今所坐之位。皆汝等所欲坐者。衆人驟聞  
此言。不知亨意。皆答曰。某等蒙主公擢舉。做到都指揮之職。心  
足矣。又豈望公侯之位乎。亨笑而言曰。汝等獨不聞宋太祖之  
事乎。宋太祖因陳橋兵變。史書上不稱其謀叛。今汝等助吾行  
事。到得宋太祖地位。我今之職。非汝等為之。而何。衆人聞言。俱  
皆默然股慄。時童先在傍乃首出妖言曰。兄等曾聞舟逆日小。

見謠言否。衆曰。不知。童先曰。近日謠言云。四方叛亂。俱可誑。惟  
有石入搖不動。此謠言正應在石石公也。衆人曰。如何。應存主  
公先曰。四方叛亂。俱可搖。按前者景泰時。兩廣并浙東。兩浙賊  
皆被朝廷勦除。搖者勤也。謂四方叛亂。俱可勦除。惟有石人。不  
能動。此不是應在石公姓石。可成大事。而不能搖也。此天意在  
石公。皆公可勉力圖之。衆皆領諾。石亨大喜。對衆人曰。大同軍  
馬最為勇猛。我撫之亦厚。若使石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此  
塞紫荆關東出上。東獲臨清州。決高郵之堤。以飽勦道。則京城  
可不戰而自潰矣。遂議心腹分頭把守。且說石亨臨御祥鳳。



樓召恭順侯吳璉、撫寧伯朱永等入侍。時石亨新造府第，上在  
祥鳳樓觀者久之。問左右曰：「此何人住居？」極其高大。朱永謝不  
知。兵部奏曰：「此必是王府也。」上笑而言曰：「非也。」理曰：「不是王府，  
誰敢如此造作？」上顧太監裴富曰：「汝聞吳解之言乎？」裴富知是  
石亨之府，但唯唯不敢答。應上知是石亨之屋，恐其僻安，諒問  
左右：「上蓋深知之者。」遂差石亨往延綏出征。將行之際，只見童  
先某杖忙進，力勸乘其前謀曰：「乘此軍威，何事不可為？」亨曰：「吾  
為事有何難哉？今天下都司待吾一代之可一舉而成。童先  
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恐時一失，不可復得。」石亨曰：「吾今出師。」

所向必克。既克有名，人無不畏，遂不聽童先之言。童先見亨不  
聽，私自罵曰：「這厮不是與謀大事，不去禍將及矣。」遂先逃出門  
容謝昭聞童先之謀，忙進諫。亨曰：「公當盡忠報國，不可妄意作  
為。」自取禍害。亨陽諾而陰寔不聽。謝昭對人曰：「吾實主之道盡  
矣。石公禍將近也。」遂留一帖於書房，不辭而去。亨乃令兵廷到  
延綏征勦。亨自恃驍勇兵強，不令人會同李文等兵。先自往戰。  
此時數兵養精蓄銳，且亨富貴已極，又地征戰，全不為意。一戰  
而收折軍數千，無功而回。又倚着曹吉祥在內，自入內廷而奏。  
反奏李文畏怯，不肯同時發兵對敵。臣獨盡力進勦，方纔退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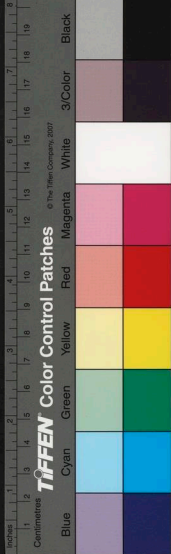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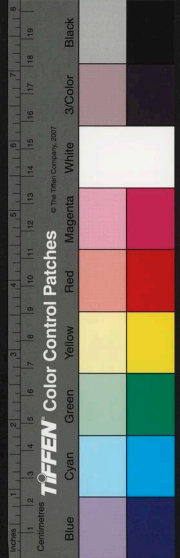
乙陛下究李文坐視之罪若以石彪代李文鎮守大同則鼓兵  
 不足畏也昔謝安舉侄謝元運破苻堅百萬之衆臣敢不避親  
 疎舉姪伏候聖裁上心知石亨無功而回又保舉石彪代李文  
 不准所奏石亨見朝廷不雅石彪代李文乃晚曹吉祥矯詔以  
 石彪代李文編督邊方上知之遂命參政視石亨李文石彪  
 之事勘得事實言官一齊交章劾奏石彪竟暴貪狼包庇禍心  
 謀鎮大同陰傷主將倚石亨之威權移人主之大柄石亨排敗  
 有功權傾人主易置文武發詔舉奸事干天憲法所不容等語  
 朝廷即差官校逮石彪下獄初石彪事發言官審議明目當大

班一齋勸奏有典石亨交通者泄漏其事上知其故召李賢  
 曰群臣黨惡交通有之乎如此不可不戒賢奏曰誠如聖諭上  
 乃降旨諭百官無故不許往近侍大臣之家及舖衣衛官震自  
 此之後朝政肅然石亨因征鼓無功獲罪石彪之事不敢入朝  
 告病在家言官獲交勸其惡止震怒令官校拿來生命露刃押  
 亨進見石亨見上叩頭謝罪上曰朕病瘳已多次矣但汝所為  
 之事甚妄頃之上仍念其功惟革去兵權以本爵歸第其年冬  
 十州彗星出見自華教重司天臺奏曰恐小人陰為不軌宜防  
 備之未幾石亨固罷了兵權怒望不犯一日走到一僻室忽見



一婢與一僕歡笑石亨大怒其僕見了驚慌奔到後園跳牆而  
逃亨穿其婢杖笞仍差人奪其僕併奪僕之父其僕與父一運  
到朝門擊鼓報首將石亨向日與盧旺等先等向謀之事一一  
報聞朝廷震怒即拿石亨下獄亨在獄中三日忽見于公立於  
而前亨大聲叫向于尚書為何至此獄官聞叫連看無人一獄  
警駭少刻之間上命內相懷恩賜白羅一幅令亨自盡遂勒死  
石亨於獄中石彪等俱棄市百姓聞亨等之死盡道于公之靈  
冤報如是其速也朝廷命斬石亨之僕差人籍沒其家產追奪  
爵勅等項籍其家資萬萬餘而寶貨不對其數內中檢出私鑄

有與各鎮軍官及數省道心腹交通之書皆約次年正月十五  
舉事上親聞大怒即頒密旨令各處撫按官拿究仍發石亨二  
子石溟石澗遠外充軍其幼子在襁褓者無知不罪查出同謀  
奸黨雖有三五漏網朝廷盡皆寬宥惟有童先盧旺等不赦但  
童先早遁未曾獲得冬人榜示繫緝捕求這童先因見石亨不  
依他言早自逃在外就於途中占一謀封未知童先既自亦若  
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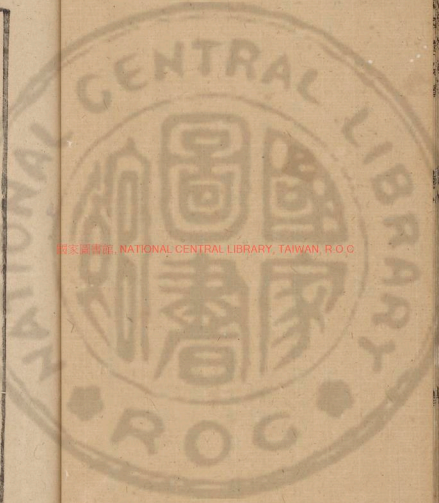


第三十五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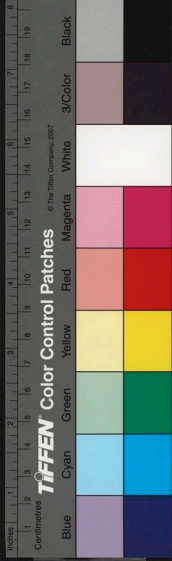
童先開替得漏網

曹欽造反亂京城

童先早自逃出行至中途就占一卦嘆曰石公事不諧矣我還有脫災之日乃一路賣卜而行後聞石亨石彪事發俱死乃急忙潛逃故友李天章處正行至涿州地面忽聞一人問曰童先汝欲往何處去又曰汝可要醫好眼目麼童先初聞叫他姓名心中甚慌後聞得說醫好眼中少定乃曰誰不要醫好眼若醫得開真神仙也只見那人曰不難汝且站着即用藥點之令閉一回又睜後鍼下二鍼少刻叫童先開眼童先時開眼來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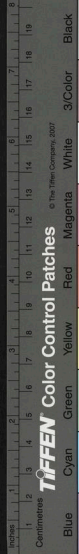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日光烟烟。世界分明。早見醫眼之人。立在眼前。童先忙拜謝於地。擡頭起來。不見其人。童先大驚曰。這分明是神人救我。心中思量曰。我今日明。別人都不曉是我。我今急往李兄處潛藏。方可避難。先乃密尋到李天章家。天章一見忙問曰。童兄之目如何得明。必有神治。童先即把逃出遇神開睛之事。一一說知。天章遂留童先住下。當時朝廷命法司榜示。挈童先時榜上亦寫着替目童先。今先眼明。皆不疑是他。况童先又粧扮別樣形景。所以人一發不認得他。推過半年。朝廷已不甚追究。童先知事隱。乃辭別李天章。扮箇商人。一運來棧。到曹欽家。曹欽見

可大驚。忙問曰。童兄何幸。眼明得到吾家。真可異也。童先亦將前事一一說了一遍。欽大喜曰。吾一向想兄。暗地令人來訪。不期今日到來。足慰吾念。欽遂留童先住下。因論起石亨之事。曹欽曰。石公做事不密。反致如此。吾每思量石公與我。皆是同事之人。爭奈言官時常劾奏。如寇深。邊采孫鏞等。每每舉吾過失。或抑我衆。吾想我兄弟。又統軍兵。皆為都督。我手下又多畜統勇之將。今衆官不時彈劾。倘有日皇上震怒。如石公之事。移於我家。則吾束手待斃。吾欲起事。煩兄卜之。童先曰。事不必卜。今令叔在內。兄昆仲在外。若一舉事。何事不成。倘卜之不吉。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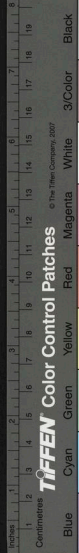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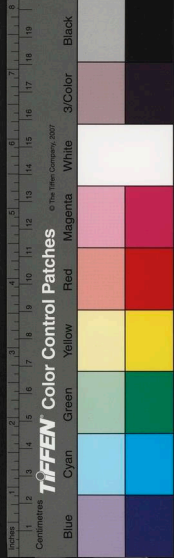
孤疑爲今之計元先差一二心腹之人就將邊外之語者潛往也先處饋送寶貨彩緞之禮令其起兵入寇那時兄弟等內中作變則大事成矣曹欽聞言大喜即請兄弟曹鋒曹鏞曹童先及門客馮益等一齊都聚於寢室計議道掌兵官惟孫鏹孫繼宗馮昂邊果諸人與我們有仇除者無妨但我等將何計先除了諸人奪取兵權則事無不諧曹鋒便道何不我們先差伯顏也充等將乘機誘殺孫鏹等衆就擁兵進內叔父在內舉火爲鹿大事成矣曹吉祥因問馮益道先生可曾有宦官子弟登臺登荒荅曰有曹鏞是太監曹節之後吉祥聞之大喜只見後邊閃

曹欽之妻賀氏指着馮益曰先生汝教人爲叛罪已深矣又將爭強混語鼓惑吾夫我非婦人頗曉書誌曹操若是曹節之子孫如何曹操做司隸校尉時立杖死中常侍二人則知曹操與曹節是同時之人非節之後明矣縱使是節之後學曹鏞之奸權逆賊至今令人切齒唾罵安可效之曹欽見說遂自扭其妻閉之密室曹吉祥與衆議定後日晚間行事吉祥自進內苑去專候至後日乃七月初三晚間曹欽乃慶恭順侯吳瑾到家吳瑾是曹欽侄婿曹鏞之女夫也曹欽每有事常與吳瑾商議瑾又上所喜信者故禁門鎖鑰皆是瑾掌管當晚曹欽邀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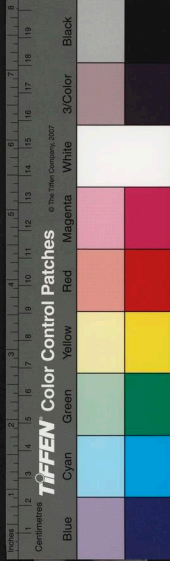
家將心事說知就索禁門鎖匙要種放千餘親兵進內吳瑾聞言心中大驚忖曰別事可從叛逆之事如何從得口中即假言曰此時如何放得千兵進去况且京兵發遣征勦只有出的如何可放千入進內豈不動人之疑汝既要行事好歹至四更開門五鼓進內方好曹欽信以為寔便道專候汝之消息吳侯詐允而出此時將及一鼓吳侯到城點視分付衆軍謹守城門直到天明方可領鑰開門若五更領鑰者明日即斬只分付三門餘不能及吳侯一路思量倘曹欽四更不見我的動靜他必然攻打倘若人多一時攻破曹吉祥見外火起內中放火為應其

禍不小一頭想正遇着都指揮完者亮亮令人巡更吳侯忙問曰來者何官亮亮見是吳侯忙下馬問曰吳爺何事心忙單騎與四人同行吳瑾曰汝在此巡更是何官何名亮亮答曰小官是都指揮完者亮亮吳瑾曰煩汝急急飛報與大明門上守門軍將人等說知道曹欽與曹吉祥通謀作亂只在今夜可牢守緊城城牆五更時未可就開門快教傳進內廷先令人掣住曹吉祥免得裏應外合亮亮聞言遂撥數人跟着吳侯乃即先縱馬加鞭星馳到大明門上一一細說曹欽曹吉祥之事穿宮內監聞此消息飛報到內廷去吳瑾恐亮亮口傳不到又急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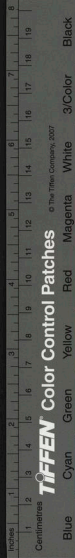
錦衣都指揮遇吳家冷門止入快報請汝家主出來有陳急事  
要議家人傳報吳侯命快取筆硯來衆人忙取紙筆吳侯隨即  
寫奏着人飛馬趕到金塘城邊大叫守門官監把這封家疏從  
門隙內遞進去不可遲滯此時屋吳忙披衣出來相見曰吳  
侯何事夜深下降吳瑾不及多言只說曹欽曹吉祥謀反在今  
夜爲之奈何我已發報數次想內廷必然知道及早我與你到  
孫都督馬尚書處報知調兵守護殺賊二人飛身上馬趕到孫  
都督家來此時孫鏜已得完者亮傳報亦令人飛報金塘城  
中隨到馬尚書家討議早有飛肯在門隙中發出着孫鏜馬昂

用心勸兵擒賊孫鏜見肯泣拜曰當以此報主恩還急急調兵  
拒守且說曹欽等捱到三更時分不見吳瑾動靜忙使人到吳  
瑾家來問消息家人不知以寔對道自昨日早朝未曾回來使  
人飛來回報曹欽欽聞報大怒知吳瑾詐允遂發兵五千令曹  
欽等五抵西長安門攻打自領兵五千攻打東長安門此時吳  
瑾與陳果飛馬正到孫鏜家來只聞得城聲四起吳瑾二公知  
是曹欽領兵來攻門急到孫鏜處家人答曰家主已到馬奔處  
發兵去也吳侯即對還公曰公可先到長安門令人緊緊看守  
我今再到馬鬚督那里即發兵拒賊還公趕到西長安門邊見



曹欽正冷人欲門讓公見了慌忙奪過疑人長鎗一軀大罵逆賊朝廷有何負你敢如此叛逆即挺鎗來棚背鎗不期曹欽部下人多一齊亂棚可憐為國忠臣倉卒間被衆亂棚而死衆人遂攻開了門一齊擁進此時都御史寇深聞變起立門首差人深聽吳侯馬過見了寇深曰寇公曹欽作反寇深聞言即跨馬一同吳侯到馬昂處發兵正值會昌伯孫繼宗都督孫繼俱在齊調兵拒敵此時曹欽放起四五處火藥只望內廷火起相慮放火多時不見裏面火起曹欽知事不濟忙調人馬一而攻打繫尚書聖朝在東朝房拘學士李賢於左掖門勒要三公罵

本奏辯云因逆果就深二人新通心致激變等情此時廣寧伯劉安大常卿萬祺學士萬安等俱到見曹欽面勸大臣罵本保奏只見寇深匹馬趕到厲聲大罵曰曹賊朝廷何等待汝汝敢叛亂京城拘繫大臣殘害百姓吾恨不即砍汝萬段以洩朝廷之情曹欽怒殺寇深廣寧伯劉安見之失罵曰狂賊作死吾欲依法以報寇公安亦遇害恭順侯吳瑾都督孫繼軍至曹欽見吳侯罵曰汝為何負我走報消息誣罵聲吞曰汝負朝廷我不負汝汝不忠不孝之徒吾為朝廷誅逆賊即彼此相殺吳公力不勝卒被殺孫繼軍交戰自辰至午未見勝負工部尚書趙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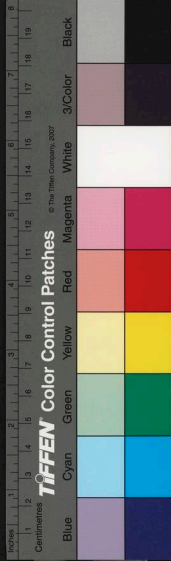
聞曹欽作亂禁文官也披了一副鎧甲騎了一匹青驄馬馳到街坊大呼曰有好漢烈男子過來隨我殺賊有功即賞大呼大呼之間果有千餘忠義好漢披掛軍器仗勇而來恰遇魯昂伯孫繼宗與曹鑑大戰趙榮即領眾從曹鑑側裡砍開進去曹鑑與孫繼宗戰酣之際不料趙公遠躍入馬仗忠義而來勢甚兇猛被趙兵打死無數曹鑑大敗而走乃領着殘收入馬尋着曹鑑正與兵部尚書馬昂兵馬大戰鏖亦來混做一處廝殺此時各將官人馬俱到俱說殺謀反之賊其忠勇之氣無不一躍當百被勳王之兵一齊擁殺曹鑑兵亦大敗只得知他身敗名裂

第三十六傳

王師駢集擒奸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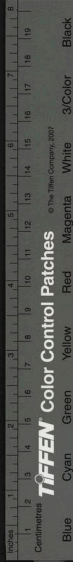
有貞無法喪林泉

曹欽等被勳王之師并馬尚書兵殺敗只剝得百十餘騎飛奔到曹欽處且說朝廷自從三更得完者飛亮飛報大明門上守門人監聞此惡信一一傳報金墉城上守城人飛報進內廷又有吳瑾察疏俱從門隙內傳至內宮上聞急報又見密奏方知曹欽與曹吉祥通同謀叛放火為應上震怒即命內臣金英恩等挈曹吉祥等眾內臣領着潛地來到果見吉祥與一夥心腹人正在那裡堆積放火之物不料眾入潛地來挈眾人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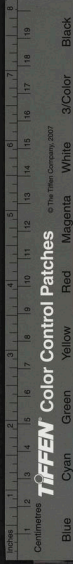
吉祥大喝曰汝做得好事一齊擊住吉祥吉祥還說孝我怎的  
衆人曰汝同姪曹欽謀反時冷瑜汝吉祥獨自抵賴衆人曰汝  
還賴到那裡去有汝親姪順候吳騭家說萬歲爺大怒特旨差  
我等來拿吉祥聞言即頓足曰罷了罷了衆人擊了吉祥見上  
上大怒即發吉祥於御史獄待拿了曹欽一同究罪故此柴門  
不開欽等不能進且說孫鏗等各勤王之師齊勸曹黨逆賊曹  
鉉中了兩箭欲走被孫鏗斬於馬下曹鏗見孫鏗殺死曹鉉心  
中慌亂被孫鏗宗一刀斬於馬下曹鏗亦被馬昂兵殺死曹欽  
見三弟吳騭被殺慌領殘兵奔回家中把重門緊閉此時王師

追殺圍住曹欽之屋大叫獻出曹欽免汝開門誅戮若少遲片  
刻攻進汝等皆為蕪粉曹欽知不可活忙奔到後園井中欲投  
下忽見一紅袍神一手提起丟於井畔此時衆軍齊進園中見  
井畔曹欽一齊擊住家小亦盡拿下衆人捉曹欽械到朝來上  
聞知親御午門百官朝拜畢下曹吉祥於御史獄中賜死籍沒  
曹欽等家產誅欽於市刻是籍沒等家資以賞將士欽之餘黨  
並流嶺南誅死節之臣追封吳璉為梁國公諡忠壯子孫世襲  
恭順侯贈寇深為少保諡忠愍蔭一子歸衣百戶還泉贈都督  
亦謚忠愍論功加孫繼宗太孫孫鏗進封侯寧侯子孫世襲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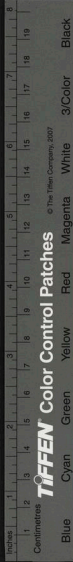
爵劉安子孫世祿廣寧伯馬昂趙榮王翺李賢並加太子少保  
進陞完者禿堯為都督趙榮召集忠義為首得坊者三十四人  
俱籍為試百戶萬祺陞為工部侍郎蔡耳加授一段曹欽有妻  
父贊三老者平日見欽勢焰常規諫欽欽未聽遂絕不往來今  
欽叛變凡一庶姻堂宗族附勢者俱加飛鼠惟賀老朝廷灼知  
免罪朝廷檢錄曹欽私書見為益有頌曹氏功德之書遂挈馮  
蓋發備衣衛究問曹欽之妻賀氏向被欽幽於密室今亦挈禁  
獄中綿衣衛究問賀氏汝夫與誰同謀賀氏心中忖度我夫不  
良何忍害人乃答曰寔無又問曰朝廷之臣誰為汝夫心腹亦

答曰俱無及帶馮蓋當面賀氏亦不肯害他不料馮蓋伴為不  
知反以言詆詬賀氏賀氏忿怒曰馮蓋休得混話向日吾夫與  
汝密室問事時汝言曹操曹節之事妾聞汝之言甚妄因諫吾  
夫被夫閉之別室吾夫聽汝之言遂致身亡家喪今反詬妾而  
人抵賴乎蓋無言分辯亦死於市朝廷察知賀氏諫夫被幽遂  
赦其罪賀氏對法官曰妾蒙恩宥理難不死先前不能輔夫為  
善今又不能阻夫為惡家亡名喪何顏立世言畢即引裙刀自  
刎而死衆問官見之無不嘆嗟朝廷以烈婦禮葬之且說徐有  
貞初被貶雲南金嵩衛時行了半載到得雲南地面在路中對



解官曰。不出一年。京師有一場大亂。曹吉祥等。不能逃其禍。後來果然。有貞行到雲南。至金蓋。只得七十里路了。天色已晚。遂同解官忙趕。回顧無處居住。急急趕行。遠遠見一大寺。有貞等忙投寺來。早有五七個僧人。捧著酒果。來迎道。不知大人遠路。有失遠接。恕罪。有貞見了。驚訝道。吾等並無大來通報。為何衆僧如此接待。乃後謂衆僧曰。我是朝廷罪人。何勞汝衆相迎。衆僧曰。大人雖今日之罪人。寔昔日之貴人。有貞曰。衆位上人。吾素不喜與爾等相識。况萬里之遠。何由悉知。酒餚遠接。必有緣故。衆僧曰。且請大人到方丈。少坐告稟。有貞遂同衆一齊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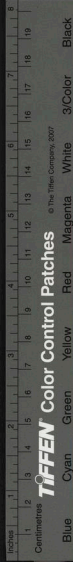
寺。至方丈坐下。衆僧曰。我這裡名佛慧石羊寺。寺歷年久。寺中石羊。頗有奇異。但有貴官到此。此羊即鳴。昨夜聞羊鳴。故知所以聊備酒餚奉迎。衆僧又問曰。敢問大人官居何職。因何事到此。徐有貞未及答。兩解官曰。這位就是當朝閣老武功伯徐爺。因與同僚不睦。被他謔言誑奏朝廷。一時聽信。因此貶謫。不日即取轉京。依然宰輔也。衆僧驚曰。果然是位大貴人。所以數日前。有一位留鬚僧人到此。說道。不數日間。有一位徐閣老到此寺中。我要見他說話。徐公見說。心疑。遂留宿寺中二宵。明早起來梳洗早膳畢。忽見一幅中禪衣之人。從寺前直進殿來。大





嘆曰徐公曰十年餘不相見也記得當初臨別之際曾說有金  
齒之會今日果然矣徐公一見認得是先年虎丘書館相叙的  
道人烏全真忙下階拜揖曰冬別尊顏何緣又得相逢也烏全  
真曰向年蒙公款留義氣深重致贈公秘書敕公二大難矣是  
蓋不可久留於世宜付還我徐公吞曰寔不曾帶來全真曰吾  
豈不知別物不帶此書曾有驗公必帶行為防身之寶公何誑  
我他人可誑我不可誑也徐公被全真說着心事心中驚畏乃  
邀全真進內沽酒市脯同飲酒至數盃全真取出先金丹對  
有貞曰此丹服之可長生不老有貞數知烏道之術以為服此

可以延年心中大喜即服之少刻坐談間烏道問起法必純熟  
試誦演以驗之何如猶貞口誦默演盡皆差失徐有貞心慌復  
慙為何如此全真曰公寄書再看仍舊精熟有貞原誑說不曾  
帶得如今又不好說帶來疑疑半晌全真即起身到有貞行李  
囊中只一摺此書早拿到手對有貞曰吾報公之恩救公之難  
可為過且至矣吾法已教汝法已塞不可久留言畢即拂衣而  
去有貞驚訝曰向日熟練法術頓然忘却而全真又忽然去了  
心中鬱鬱不樂來到金齒衛中著築一室獨處居不一年朝廷  
復赦有貞歸有貞回家從缺山經過心急馬快跌傷其足到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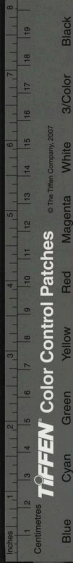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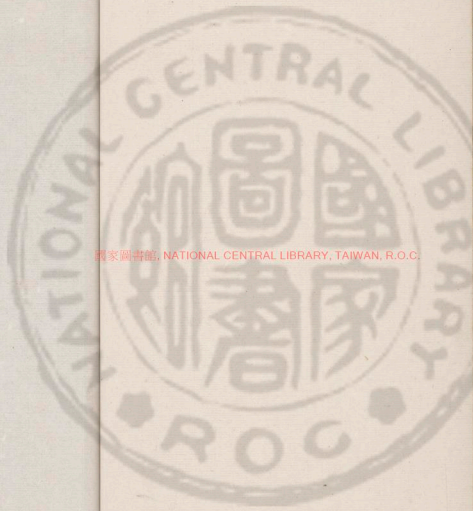
Black

遂柱門不出養病幾時忽一日門止以進報有泰州馮相公來拜老翁有貞只得出來相見馮士權曰聞公回府特來候謁有貞乃置酒款待酒至半酣士權微露向日有獄中許成姻親之語有貞見說即有難色反以他言支吾恰有悔婚之意士權揣知其情乃即辭回又以言勸之曰今日公回府優游林泉有日朝廷思公復居台輔若某向午被刑拷之時請有一言涉公事不可測也有貞雖致謝而已並不言起許婚之事士權嘆曰寒士諒不敢當相侯之女遂不多言而別徐有貞見士權已去仍戒門下之人若馮相公再來可托以他故不必通報士權亦不

後至有貞居家玩游山水閒處年餘忽一日在書房中檢書偶然檢出向年王鎮幼子譟疏稿心中殊然是在夢中見于公立于面前有貞大呼一聲夫人驚醒問是何為有貞言及夢中之事夫人曰此乃公心上索索所致無慮也過三日有貞得疾不五日而殞年六十六歲且不談徐有貞病死且說于少保公子于冕見諸權奸相總而死遂從龍門問曰奮然曰今權黨悉亡吾父之寃得白也乃即其疏陳其罪功未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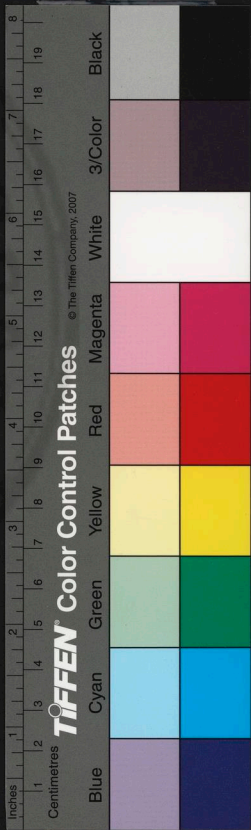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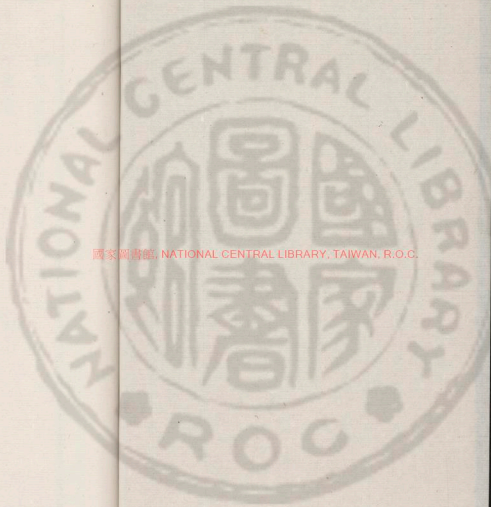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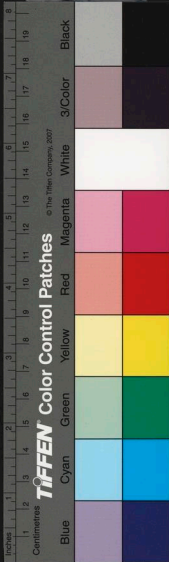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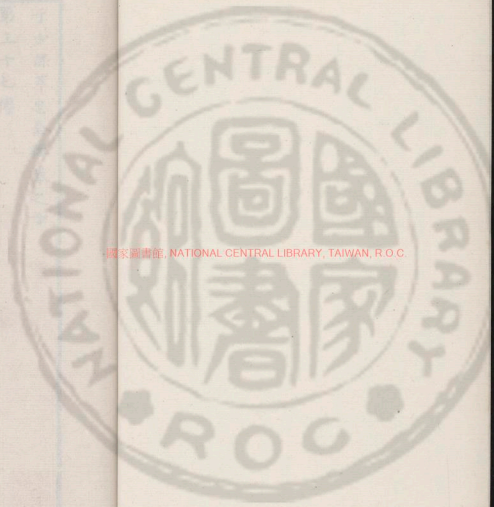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少...  
 第二十七條  
 女子初上學...  
 其初...  
 軍...  
 官...  
 學...  
 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37519 v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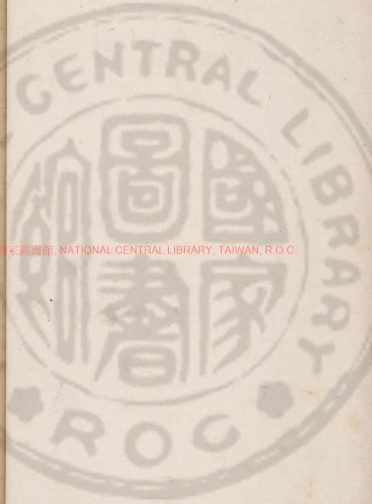
于少保萃忠全傳卷之十  
第三十七傳

孝子初上陳功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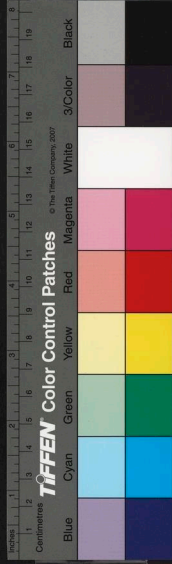
忠臣加祭贈褒封



英宗灼見于公之寬，次欲從公官爵，群奸諫阻，公子冕發遼衛軍，天順初，承天門火，于公現形，朝廷以故降旨，獨宥于冕，冕雖蒙宥，備防奸妬，寓居關中，軍民將士皆憐于公之寬，齋糧執帛，供奉公子，公子素承父志，一毫不受，惟與義兄于廉週全度日，至是成化錢詐，公子俯首跪，辭曰：「聖明在此，陳情有日，即回京叩關上疏，其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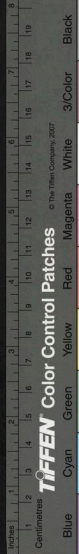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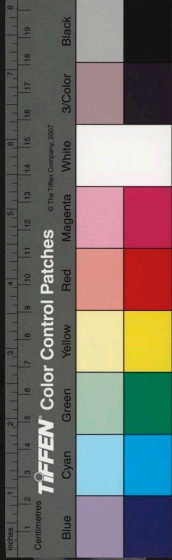
臣子冕蒙恩復命冒死陳情。臣父子謀當日尺寸微勞。全值聖明在生。若不冒死。悉陳。不惟他日難見亡父。葬地下。臣之不孝。凡為天下天子者。皆得以乘之矣。正統之四年也。先敗盟。以致先皇帝失駕北。巡京城內外之。入戰守廷中。喧亂。是時景王疑懼。事變萬端。臣父受任於危急之秋。治兵於潰散之餘。疲神焦思。竭志殫力。無所不至。先行差官招募軍士。并義勇民壯。及備民夫。替出沿河漕運官軍。隨京捺條。即薦文武大臣。楊洪。柳溥等為經兵官。軒輓等為巡撫。請勅前去各處鎮撫地方。輯和人民。以防奸侮。各處修守城池。整束久馬。以

為應援。其年十月也。先肆逆。逼回京師。中外震驚。號哭。軍民舉家奔竄。侍諱徐理。建議南遷。人心洶洶。朝不謀夕。臣父厲聲大勸曰。京師根本重地。且祖宗陵廟。百官軍兵。皆萃倉場。百官萬姓。禍重俱在此。車駕若一動。則大勢去矣。前宋靖康之事。足為明鑒。今日死。則俱死於此。決不可一步離此。臣父乃身无士卒。督衆軍出德勝門外。對敵監營。其時欲鋒正銳。而我軍久皆新集。石亨愛惜身命。只欲盡閉九門。不肯出戰。臣父以死自誓。日夜在營。親冒矢石。泣諭三軍。以為朝廷之恩。當報忠義之名。難得若事機一失。則禍患立至。生不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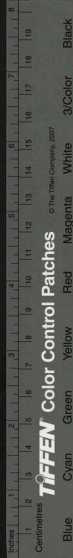
由是人入思奮勇氣百倍卒至挫敵後又峻侵遂大駕為名  
屢假遠境臣父預設方畧破敵京師無事大難悉寧此臣父  
保合京師再安我宗社之微勞也自後徵國知中原兵備勢  
強革心向化遣使請和實欲親送大駕還京當時朝廷疑慮  
日前譎詐召百官會議皆狐疑不決臣父毅然獨陳若臣大  
美不可還兄弟至情不可失敵情悔過如此實乃天心有在  
當早迎回大駕不可緩也時景帝聞言中心開悟差官奉迎  
大駕還京六軍萬姓歡呼踴躍畿甸已安神人寧慰此臣父  
定議奉迎還大駕之微勞也臣父於此數事雖皆伏屍祖宗

靈威寔出萬死一生當時輿論咸謂朝廷論功行賞宜與敵  
封豨謂賞未酬勞禍幾遂及封臣石亨等跪捧同極古今罕  
比從來入臣之死於忠者未有如臣父之慘烈也臣之痛憤  
刺心何時而已且臣父聚在兵部值天下多事之秋十年勞  
績心苦萬端衆所共知不能裕建臣今獲舉一二言之自土  
木兵燹敵逐抄掠內地出入無時臣父因見永樂年間以來  
技降者俱在北直隸山東一帶地方屯住各邊告警此輩有  
乘機煽動之勢變在不測臣父先以南征為由選其精銳者  
撥發前去湖廣廣東等處軍前聽調隨後具奏就彼安插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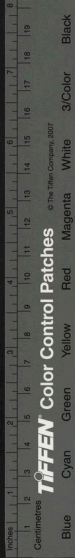
絕積久難除。腹心之患。慮部欲防。微之先見。錯劉聰念。既於未然。此臣父亮。亦見。幾為國除患之微勞也。自也先。圖犯京師之機。拔韓猖獗。始建。若守於馬門。關。遂圖代州。次逼米。謀於瓦子。口。瓦。遂。始。建。韓。若。守。於。馬。門。關。遂。圖。代。州。次。逼。米。赴援。臣父料敵必難持久。一而奏上方畧。親到邊廷。諭米。謀。楊洪等務須持重。與郭登等計謀。整敵。遣將。遣援。欲知朝有謀臣。心中畏懼。不敢輕肆。此臣父伐謀制勝。全師保境之微勞也。當時獨石。馬。營。營。更。遠。城。八。座。敵。勢。猖。獗。之。時。守。將。怯。懦。不。支。盡。棄。其。地。臣。父。以。為。獨。石。一。帶。城。池。俱。係。藩。籬。重。地。

今棄彼處。不但宣府難守。京師亦不免動搖。力薦都督孫安老練。可任。授以方畧。發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各。城。復。守。邊。境。固。完。此。臣。父。為。國。定。謀。守。在。四。方。之。微。勞。也。其。時。浙。江。福。建。湖。廣。四。川。貴。州。兩。廣。等。處。盜。賊。蜂。起。僭。稱。偽。號。毒。害。生。靈。攻。圍。州。縣。告。急。於。朝。始。無。虞。日。本。部。軍。機。煩。劇。干。係。甚。大。臣。父。不。遑。寢。食。晝。夜。運。謀。令。將。出。師。拊。按。方。畧。揀。選。五。軍。神。機。三。千。等。營。精。銳。奏。立。十二。團。練。之。法。親。自。訓。練。以。勵。將。士。令。出。征。勤。不。三。四。年。各。處。僭。竊。以。次。殄。滅。此。臣。父。內。修。武。備。外。攝。強。寇。經。營。四。方。之。微。勞。也。天。壽。山。原。無。城。池。各。衛。官。



軍四散居住。敵兵獨狐之時，喪失頗多。臣獻奏，用觀山伯王  
通往昌平縣劉臺城池，徙軍民於城中，使得以固保。我陵寢  
及山東臨清地方，事關漕運大計，至重非輕。又係京師咽喉  
要地，必先密遣細作，鄉鎮欲從紫荆關入臨清，以扼要害。  
臣父力薦平江侯陳豫可任，令其往敵相度事機。蔡立城池，  
嚴設軍衛，守護運河數月之間，人心帖然。此臣父守護山陵，  
保障要地之微勞也。臣思兵部尚書王發征麓川有功，不過  
能除邊方之一患耳，得封世祿靖遠伯爵。子孫世享榮祿。正  
統十四年，臣父匡濟多難，再安真王堂比之王驥功，差大耳。

昔岳飛盡忠於宋，誓圖恢復，為秦檜所害。至今春秋廟祀，以  
顯其忠。然當時中原卒不可復，駕輿卒不能返，空室偏安於  
南渡。正統十四年，臣父力阻南遷，誓以死守，乃用計退敵，保  
安我宗社，獲迎英宗。皇帝大駕回京，方之岳飛死忠，雖同。臣  
父之功，則過之。伏望我聖明軫念臣父謙功在社稷，被誣寬  
死乞。照宋岳飛，令王發賜以贈諡，則忠無不報，一以彰朝廷  
之郵典，一以鼓天下之心。臣父子存沒同沾再造之恩，於  
無窮矣。謹昧死上陳，冒干瀆天威，不勝感激。惶懼埃命之至。  
于冕具疏奏上，載祀節覽。統漢曰：所錄之功，與寬先帝素知之。



屢欲封錫為有責等所蔽朕全即位何忍置之遂召回前閣下  
高輒陳循等并侍郎王偉項文曜少卿古鏞等復其爵當當時  
被石亨指為奸黨者又復王文子謙乾廣等官爵即遣行大馬  
驛賜于謙祭物祭文其諭祭云

維成化歲次丙戌二月十有五日皇帝遣行人司行人馬敬  
諭祭致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  
歷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探社稷以無虞惟公  
道而自持為惟奸之所害在晉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  
其志故復卿子官遣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顧序

天理死於前而神於後允惟君子必用昭信世之德式慰九  
泉之意重爽如存尚其鑒之

行人蔡真畢公子于冕感泣謝恩復厚待行人馬斌斌辭別後  
命訖成化皇帝追念于公功大寃深乃擢陞于冕為應天府府  
尹于冕謝恩感泣無地復思吾父誰蒙聖恩復前官爵賜諭祭  
但增益廟享奉蒙恩典仍非吾為子事親之道也即復具疏奏  
聞奏上成化帝駕崩此時弘治皇帝登極帝覽奏畢顧近臣曰  
奇于謙有大功于我國家宜即傳旨着該部詳議來說弘治二  
年十一月十三日奉敕高壽歐裕等於奉天門題奏次日聖旨



下賜與贈諡祠頌。春秋五祭。諡曰肅。頌曰。旌功特賜。誥諭其  
詞云。奉天承運。皇帝制。朕惟功大者。褒典宜隆。行偉者揚  
名必遠。惟顯忠於既往。斯勸節於方來。古今攸同。豈容緩也。  
故少保兼兵部尚書子。鍾氣。稟剛明才。優經濟。兼資文武。茂  
著聲猷。當我皇祖北狩之時。征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  
膂。保障家邦。選將練兵。摧鋒破敵。中外賴以寧謐。人心為之  
晏然。地驚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構。乃貽其身。與謀  
成寃。卹恩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大柱國。太傅。謚肅愍。  
命有司立祠致祭。昭昭旌崇之典。於戲。執羈勒守社稷。勞篋

若尚表志直。愧回邪。理則明矣。軀數蕩命。永賢幽為。靈爽如  
存。尚其歆服。

府尹于冕。見朝廷暗瞞。贈額。建祠加祭。感泣無絕。乃復乞守北  
公之墓。辭職再三。朝廷見于冕。屢次哀祈。乞守麗墓。遂從所請。  
于冕蒙恩俯允。即謝恩辭朝。回守麗墓。星夜帶領家眷。回到杭  
州。時府縣奉旨營建祠宇於墓前。名曰旌功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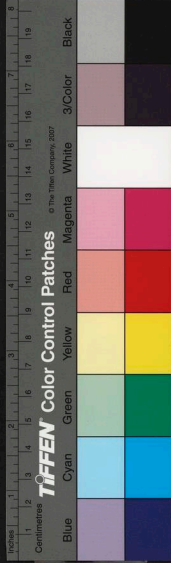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八傳

張序生修神公像

姚望堂建忠節坊

府尹于冕在家一日見數人直至廳中于冕忙出廳來看乃是  
 一友仁和序生張傑字萬英者令人賞香紙姓儀來祭奠於蕭  
 總公神前冕即出見禮曰何勞張兄光臨設奠傑吞曰待某奠  
 畢自當祈衷張傑遂令人設姓燈燭焚香叩奠畢仍又細觀公  
 之神像嗟呀半晌乃對府尹公曰某昨夜夢謁先公神祠見先  
 公正襟危坐顧某曰吾在京都任守萬姓感吾功德香火甚盛  
 無暇一臨墳墓之祠今戎方臨適值汝來特與汝言吾蒙三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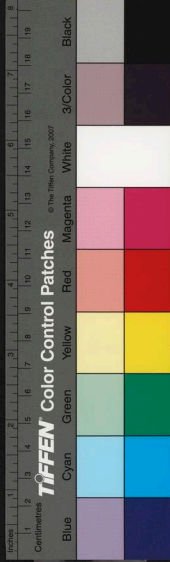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恩南北祠宇俱成近續祠連因久而吾之塑像自左肩以下  
丹墀之飾微有剝落而入朱之見也子盍為之修之某即於堂  
中領諾既而某復叩問先公曰神公遠總所言任守京都某聞  
北京城隍乃梁文丞相再葬公見觀笑顧某曰子不知吾吾即  
文丞相再世也今尚歲并大同河南上帝亦命吾兼任其士籍  
吾亦司之吾今雖沒四十年其忠魂無日不在天壤間後曰子  
知水乎吾靈若水也言畢而起某驚覺來想神公丰度如生驚  
異其事謹具香紙牲儀特來拜奠遺總觀公之像某見左肩顏  
色剝落于夏亦上細觀果然屍注拜於地曰大父靈真在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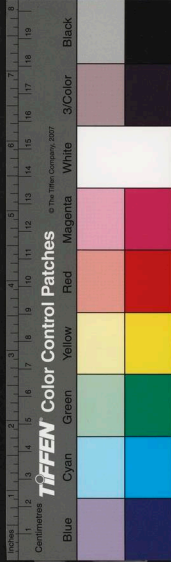
砥此不肖孤之罪也張傑嘆曰神公與靈語子如水正蘇長公  
所謫如永在地中無性而不在也顧某何人而得神公之囑有  
是董耶次日張傑即命塑像工匠修整鮮儼而去一日浙江藍  
臺姚野因歷吳山見行人伍公即春秋時伍子胥也復過褚堂  
見僕射褚公即唐時褚遂良也求至樓霞嶺見武穆王岳公即  
宋岳飛也特謁三台山瞻于肅愍公祠慨然有感遂齎香愿拜  
四祠每到一祠即徘徊久之心中念曰觀四王公之忠節皆祠  
於杭欲共建一坊一可以共播休烈一可以勵後觀瞻遂言于  
鎮巡諸公諸公聞言大悅各捐贖贖不兩月而坊成名曰忠節



坊立碑於其下其碑文云

忠節天下之末聞業報天重之公論夫聞名盛則夫遠有濟  
虧公論不明則人心無所勸此忠節坊所以創建於今日也  
夫豈徒然哉蓋杭為古今人物名區鴻儒碩輔後先挺出其  
孤忠大節尤炳耀人耳目者有四若吳行人伍公在吳山之  
晉唐僕射褚公在褚堂之中宋岳武穆正在棲霞嶺之西我  
朝于肅愍公在三台山之南守臣戴彬祀事孔虔弗敢懈慢  
乙卯監察御史姚舒奉上命督饟于浙凡民所不便與所便  
者悉裁革振舉之無遺歲未幾商賈大通國計斯繁頓海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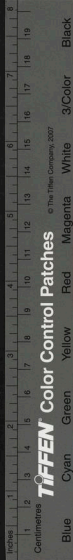
餘里歡聲洋洋於政暇即聞史傳因憶四公風采乃修齋香  
厝展拜祠下徘徊瞻顧咨嗟移時其中感懷殆有所不能忍  
者既而曰以四公生平忠義慷慨越人今祀於茲土雖少足  
以致崇德報功之念顧祠宇異處地趾懸僻使人見聞不及  
不足以廣其景仰之意亦缺典也查樹一坊以共播休烈於  
無窮哉時鎮巡諸公聞而從之又連商勸資歲踴躍應命卜  
地於吳山之東備示以規畫今有才幹者董其事坊成乃大  
書忠節於石額今註四公官籍於左右揭建坊之年月日遂  
借鎮巡藩臬暨群屬官僚往視之咸嘆以為一時盛事夫伍



公佐兵既成閩廣之霸業矣及勾踐敗越有矢以越賜吳之諫而屬錢之懷卒墮宰嚭之奸謀精公輔唐嘗恢太宗之帝業矣及武氏僭立有叩頭運笏之諫竟遭許李諫台而死武穆王當建紹之間削平群盜進兵朱仙公皆望其可以計日恢復矣夫何賊檜主和矯詔誅師乃寃死於大理于肅愍公生當正景之際調兵守護不感南遷公皆知其社稷之奇功也夫何權奸忌嫉進家肆詭遂投命於部下嗟乎此豈獨四公之不幸哉天下之事固或有成敗拙伸不諱而人心之是非子奪自有定論存焉蓋成敗拙伸者一時之遭也人心是

雖子奪者萬世之公也以四公忠節凜凜雖嘗屈仰宜喪而竟得顯白且萃聚昭揭於冷之雄藩通衢之上焉使大節以伸大譽以著大義已明異代齊芳輝映雲漢凡抗父暨南此往迺道經於下者顧瞻而嘉嘆之以興起其高山仰止之心則事雖拙於當時而深獲夫萬世之人心豈不足以垂靈於九泉之下哉故謹叙忠節為記云

姚瑩建坊之後果然往來士庶莫不敬仰其表忠之誠意焉時于府尹公聞得姚瑩建坊乃親往觀之嘆曰吾父與三忠異代並列可為無愧矣乃往謝姚公姚公曰子素仰數公功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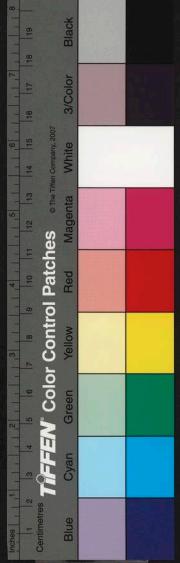
忠節不意承命繼政到此謂忠烈異代同心因興建一坊使萬世瞻仰何煩京兆公致謝且令先公功烈迥過於三公矣冕曩曰當時廷論亦謂我先君之冤死與武穆雖同而功業則大過之誠古今不易之論也冕復何言蒙列聖之失恩憫先君之遺烈今復承憲葺建此忠節大坊使先君配林衽楮岳三公先若無無恨矣吉甫府尹公即辭姚院而回

第三十九傳

廬進士陳侑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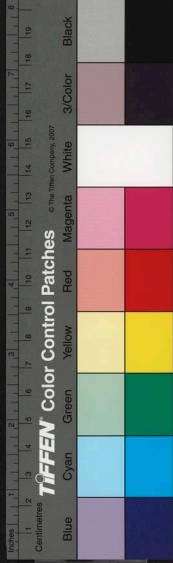
陳進士陳侑事狀

府尹公子冕辭別姚院而回為令人刻父功績并自陳奏疏及行狀諸公碑誌銘等詩文三朝諭祭勅文贈文錄成尊朝廷賜名旌功遂名旌功錄以紀父不朽之功烈府尹公壽至九十而終亦可謂能成父志之孝子歟至十餘年後有新進士姓廬名瑛者慕于肅愍之忠烈及先朝開國元勳劉伯溫三公廬瑛做秀才時每聞三公勲績不得侑享必願廷詔昭代之缺典也公幸得中科甲乃即生疏奏呈其畧云



臣職聞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夫禹之讓也善善養而惡惡短  
春秋之法也夫法與謨皆聖人經世之典治天下宜取則焉  
臣切聞先臣開國元臣誠意伯劉基有贊造王業之大勳故  
太祖念之而享於功臣之廟谷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有扶將  
國難之偉績故伊分府伯顏其有保障之功奈後來劉基之  
神像見黜于謙之身家不保臣雖未知其得罪之故切念朝  
廷忠厚仁恕恕不忘德器不廢禮功疑惟重善善也長則二  
臣之功德在國家者終不可棄也向蒙先皇帝之仁劉基既  
奉有司新其祠猶以功臣之回賜其家近荷我皇上之仁于

謙既以卿制之文賜其祭後以所拜之職官其子此固足見  
聖朝仁厚光明而善法大禹之讓春秋之法也但德之深者  
其報當重功之大者其祭宜隆二臣既有國家之大功自應  
享國家之祭報與之爵位未足賜之賚諡未足銘之鼎彝及  
于孫俱未足惟立廟繪像以享祀堂堂廟貌使人瞻仰森  
然祠祭崇隆三歲一歲代報功之典敦善之道也昔者  
太祖高皇帝鷄鳴功臣之廟後以諸功臣咸配食  
太廟之享後禮部侍郎言欲請罷去太廟配享而太宗  
文皇帝曰此係先帝言可罷夫一臣之專祭與夫太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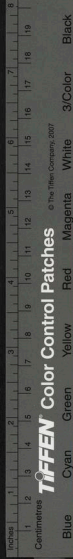




說苑卷之六

臣備孟春奉命撫浙觀風問俗飭兵師民日以惠經農因輯寧地方為務間密致求故是尚論國朝名臣產自錢塘者于謙其最著焉十月初一日謙嘗孫子足具呈乞修顏祠臣隨批布政司查議即命工修葺臣因思謙以報功有其墓之固不敢廢而謹以易名惟其似之始可無議按謙當正統初剔歷中外茂著聲猷及己巳之變據忠碑畫內固京師外籌邊禦防衛避賊寢扼控漕渠條畫立奏動中機宜社稷倚之為長戚邊隅畏之如虎豹忠肝義膽赫赫在人耳目不幸被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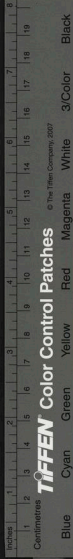
受戮思功悼枉四海一詞迨成化二年遣宮教祭曰昔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寔憐其忠弘治初年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致祭是于謙之忠已蒙累朝優恤得謚肅愍可謂榮矣但臣謹按謚法曰肅者剛德克就也執心決斷也正已儆下也今謙在國逢難愍則誠然而名之曰肅或未協歟以臣之愚而擬議以求其當必也其忠乎蓋忠之義曰盛衰純固也危身奉上也推能盡忠也盡方公正也臨患不忘國也即謙生平履歷方其擢學之初秉正嫉邪庶公有效身死之日家無長物惟是止賜區甲袍帶在焉不曰盡方公



正乎內修外攘始終一節不固處衰絕嗣乎君嘗撫膺嘆曰此一腔血竟流何地而不知有其身。不曰危身奉上。臨急不忘國乎。出謀殫慮。難計安社稷。信哉其雅能盡忠矣。以彼其行而議之以忠。似為允當。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石瑄。禮部尚書張治。初議文隱。後因言官奏易。在強則改謚文介。在冷則改謚文毅。今謚之當易。與一臣同。至其人品。無業則大過之。伏乞即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于謙照例改謚忠愍。庶者稱其是。足以慰九原之忠魂。而彰往勸來。有以定萬世之公典矣。為此具疏。謹差承表。晚齋。傳。請。使

首奉聖旨。禮部知道。禮部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歷歷部御史。傅孟春。題請原任兵部尚書。贈太傅于謙。原謚肅愍。欲議改。忠愍一節。

臣等竊惟。謚以易名。國家大典。一字之擬。議天下萬世之公。論係焉。故考遷生前。褒崇身後。必其名與其人無毫髮不相。肖而後。足以彰往勸來。傳之不朽。或有一時擬議。偶未妥確。即令再為改定。用以昭大公而協輿望。亦何嫌於紛更。太傅于謙。當己巳之年。六飛屢北狩之憂。群小倡南遷之議。物情時事。岌岌矣。謀以一身任安危利害之衝。卒能使其九鼎。





如山萬姓安枕厥功甚鉅且其精誠之志貫金石而泣鬼神  
忠貞之節通天地而光日月雖為國蒙難尤有為之稱寃而  
賜諡建祠在兩朝已有定論今都御史傅孟春撫浙之初良  
修祠事偶有感於肅愍一議謂肅猶未報其生平轍有此奏  
寔其考究謹法委屬有見但謹與原出自上裁即欲易肅為  
忠臣等何敢輕議願以臣等之愚反覆參詳豈惟肅之一字  
未足繫于謙之大節即堅之一言亦若有未妥者夫在國違  
難固曰可矜然謙之死也在壽英廟旋鑒其任即在景朝際  
據其忠若猶以違難之義伸遂非所以先朝之名也

全君臣之大義也竊得國朝以忠愍謹著二人如學士劉球  
員外郎楊繼盛以此鱗之巨偶蹈墮身之愆豈如謙者鞠躬  
報國既有忠貞不二之節而保大定額又有濟常不世之  
先之二臣更有不同先民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  
難切謂于謙之謚第當表其所以成不必憚其所以死可也  
既經跋撫臣具題前來相應酌議恭候命下行翰林院將  
肅愍二字並為更議上讀伏候聖明裁定勅下臣等仍行  
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禹支給官銀賞辦祭物香燭  
紙帛就道都御史傅孟春致祭告以易諡之意庶先臣之精



忠大節，藉以重光，且以勸後世之為大臣者，垂之稽史，亦永  
有法矣。謹佚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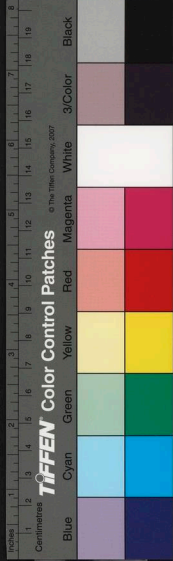
第四十條

廟聖陰恩加蓋

靖賢委疏表旌功

當日禮臣等因傳孟春奏改肅愍為忠之議，乃復疏請上肯定  
後，後聖旨下更諡志肅。先傳延興奏章未下部時，有禮部侍郎  
田以薦劾于公，囑曰：聖日有事相煩，言畢而覺。田公愕想其事，  
早出見堂官于慎行，亦言得此一奏，培未畢。旨下，看禮部詳議  
來說。二公相顧驚嘆曰：于太傅功業蓋世，忠誠炳日，肅之一字  
原未足以祭其生平，亦可見于公忠實不泯，而又託夢於吾輩  
也。乃歸後疏更定今議。旨下，二公即發文賣到浙江，傅巡撫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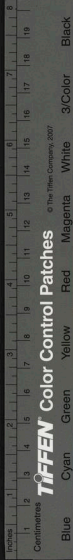
三忠全傳 卷十  
判于公祠敘登其論文云

萬曆十八年八月十有六日皇帝遣都御史傅並春論祭太  
傅兵部尚書于謙忠貞曰惟野鍾靈間氣著望先朝為  
多難以馳驅矢忠於板蕩往後嚴守力推城下之要盟  
樽俎不驚坐鎮逆倭之流議返白二與於萬里維國祚以再  
安赤手扶天不及介推之祿丹心炳日寧甘武穆之冤此卹  
典所以頻加而公論猶有未愜爰頒諭祭再易嘉名實垂  
榮於重原未風清於百世仰靈不昧尚克祗承

傳延慶奉命自往臨奠祭杭氏士庶皆誦聖天子遠忠特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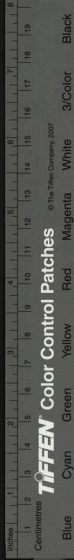
忠肅公百世流芳也逾一年有都御史太常卿鍾化民亦浙江  
人也又力陳忠肅公勲烈忠節朝廷復加恩典後二年又有兵  
科給事朱鳳翔因慨當今二臣之功食報甚薄朝廷之缺典坐  
有一友問曰二臣何人翔答曰一是于忠肅公諱次乃明梅林  
公宗憲其友亦贊曰二公之功誠然給事曰吾觀于忠肅之功  
功在社稷于孫露之侯伯亦不為過胡梅林功在東南于孫亦  
宜優卹明日朱公即上章奏聞其畧云

兵科給事中臣朱鳳翔誠惶誠恐頓首懇乞聖主剛勳報  
功以隆盛典以快公論事臣切惟天下不患無英雄豪傑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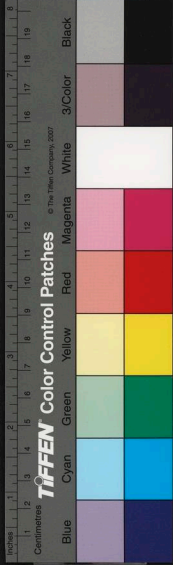
是其細故勿論時當崇利大守徐經倡議南遷二三大臣亦  
且依違其間矣向微于謹力為主持則事機一失萬事瓦解  
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獨不觀宋南渡以後日侵月削雖有張  
鑑劉岳之雄才偉畧棋布星列不能復中原尺寸之故物者  
何也根本之地搖也是于謙正色立朝力持可守不可遷賢  
於宋臣遠志今觀鐘虞之如故朝廟之當新暨陵寢之真如  
泰山臣民之安於磐石而于謙之功何可泯也嘉靖時奸民  
外比倭寇內訌東南盡岌岌也先臣少保胡宗憲以監察御史  
而定亂使數省無警羨覓登宸其功亦豈尋常耶他如早

志無以鼓舞之人若不志無爵祿名譽而志無以善用之我  
國家功令凡有功一節以上增秩有差賜金有差開有平一  
賊復一城者即賞以延世爵以通侯所待勞臣亦不薄矣至  
若矢心報主保大定傾功成再造者立之不得顧茅土之  
封下之不得補黑衣之教此其為人心之抑鬱亦盛朝之闕  
遺非淺鮮也臣素慨於中義不容隱舉思最著者二臣為  
皇上陳之伏惟聖主垂聽焉正統己巳之變先英廟北狩此  
乾坤何等時也先臣太傅于謙以兵部侍郎出而定大冊使  
國家之金匱無缺其功不超越于古耶他如平劇盜救賊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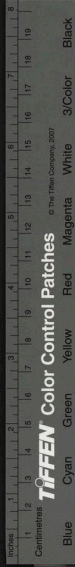
表三擒裝裱成建寇皆其餘事勿論時當五峯集鸞諸島各  
旌數萬分道抄掠勢極懸兵俱以饋事論罪朝廷懸萬金作  
爵之賞向徵宗憲惡力羈牢則隱防不固勢且滔天其究莫  
知所底止者獨不見宋人西夏失守如折右臂縱以韓范之  
威名先後經營卒不能制元吳之犛首者何也狐兔之窟成  
也是宗憲之用奇設間似不在韓范之下合黃童野史謂國  
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靖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與  
九重之向顧無虞者宗憲之功不可誣也于謙受命于鞏嚴  
震警之際定計於尋丈孔多之時志則純學識則遠天力則

宏鉅守則鎮定至其數無他物口不言功誰大聖贊處此凡  
何以加也胡宗憲雖視于謙遠遜然以駕御風雷之才吞吐  
滄溟之氣攬英雄廣間謀訓技擊習水戰凡諸俗禦用不遇  
至故艱乎數十年盤結之倭極六七省焚掠之難此其功豈  
易易者若乃高橋慢罵揮擲千金以誨一世之後傑折節貴  
人調和中外以期成此而朝食此正良工茹荼心知其苦口  
不能言者而竟以此挂吏議吁亦可悲矣蓋嘗合二臣而評  
臨之于謙之功功在社稷宗憲之功功在東南于謙之品白  
玉無瑕於本朝為人品第一於古真可稱社稷臣宗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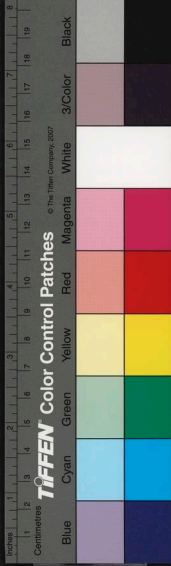
品。厥喻不掩。然比之猥瑣齷齪。以金縢為上策。一切苟且。僥倖者。相去徑庭。臨事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超若。又於九原而  
定之也。臣漸人也。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睹記。最為親  
切。然非臣一人敢私言也。我皇上。欲訊大小臣。臣。有不以二  
臣之忠。功當錄。其後者乎。然在於謬於純皇帝。勅曰。昔先帝  
已知其狂。朕心寬解。其忠於敬皇帝。特贈太傅。謚肅。臨迨我  
皇上。先撫臣奏。吹謚忠肅。并下詔。議祠。諭祭。是于謙之精忠  
烈聖知之。皇上亦知之矣。方宗憲於肅皇帝曰。朕若罪宗憲  
幾日。誰肯為國家任事。於我皇帝。復其原官。賜祭。全皇上。更

全典祭葬。是宗憲之勤勞。我皇祖知之。暨皇考知之。今皇上  
亦知之矣。今于謙不絕之。僅殿外衛千戶。墳墓。燕。微。過。其  
墓者。輒呼。喘。不能禁。宗憲。忠。酷。吏。殘。害。之後。廬舍。在。墟。于。謙  
孱弱。吳越士民。談及於此。每。扼腕。而不平。此。寧止。結。任。事。者  
之氣。亦。豈。所以。列。聖。與。我。皇。上。無。外。之。仁。耶。伏。望。勅。下  
該。部。從。公。確。議。務。臨。輿。情。務。合。國。典。此。亦。激。勸。人。心。之。一。機  
也。謹。奉。以。聞。旋。奉。聖。旨。兵。部。知。道。兵。部。隨。復。本。陳。言。于。謙。之  
功。功。在。社。稷。為。我。朝。第一。元。勳。惜。其。為。好。黨。誣。構。而。死。在。所  
聖。俱。加。贈。諡。祠。祭。恩。典。而。皇。上。亦。改。謚。忠。肅。矣。胡。宗。憲。之。功



功在東南亦為海隅一勤事之臣。惜其遭酷吏殘害。亦蒙我  
皇祖皇帝考復爵。及皇上加榮。蘇吳。今朱鳳翔所奏二臣功績  
是寔甚優。叙功勳于孫。皆出自聖典。請旨定奪。游朝廷  
即 旨授于孫。後裔。為錦衣衛都指揮。令其世襲。明宗室  
後裔授錦衣衛指揮。同知。亦世襲。  
馬守于忠肅公功大。寬深。獲崇。贈錫。未足盡其烈。而靈在昭於  
大地。千萬世不滅。是真千古一人也。嗚呼偉哉。

上卷保社功華志金傳卷之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